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二册目次

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卷 〔明〕陳建撰 岳元聲訂 明刻本 …… 一

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卷

〔明〕陳建撰　岳元聲訂

明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往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
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
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
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illegible]
朝自[illegible]
太祖開基[illegible]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
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
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
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繙閱我[illegible]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
十餘種積於簡牘久矣不能自制孜孜時
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乎治可通爲鑑
[illegible]者編年次之參互考訂正其舛疑成茲
[illegible]之不覺盈帙雖然豈長續貂荀李汗顏
[illegible]班馬不肖也哉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
[illegible]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illegible]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illegible]
垂統[illegible]
永樂[illegible]
正德凡八朝[illegible]其十四年之事[illegible]
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紀
[illegible]辭非敢自謂昭代成史聊爲後世秉
筆君子屬稿云爾啟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
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
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
焉
祖宗時士馬精强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
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眞才輩出而邇來則漸
澆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
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
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
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
自已於懷輒僭着評議或采時賢確言
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
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皇明資治通紀

凡例

一 內心

皇明□□□書重刻者無慮數十種而獨東莞陳公所輯
通紀爲海內宗實非非□錄近信是非近公文義近簡暢
敷陳茲刻多仍原本無敢師心刪削

一 參覈

鏡往而泥一人之見則偏昭來而任衆著之辭則泛故自
吾學編而外百家所纂條不厭加考核其或彼此互異而
同異殊文顯微異義定標書一之觀勿滋二三之惑

一 編合

舊本正編之外卷各有述遺其文每涉繁蕪可厭抑且同
是歲月而今人前後翻閱尋索不得快于時之觀茲特是稍
刪潤其事因其年月而編入之覽者庶幾稱便焉

一 訂補

政事之得失言行之芳穢經久論定每多自隱而之彰
欲獲全亦可拾遺而補漏義取旁求意無造作

一 條理

舊本年月聯接而上殊少清楚今月易而事必更紀覽之
爽然

鍥尙石溪先生訂合皇明資治統紀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至丁酉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十二月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止

第四卷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年十二月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洪武四年十二月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洪武九年十二月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止

僞文紀

第十一卷

庚辰建文元年至建文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二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永樂六年十二月止

[illegible]

己丑永樂七年至永樂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十四卷

仁宗昭皇帝紀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五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宣德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六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正統十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七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景泰八年正月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十八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天順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十九卷

乙酉成化元年至成化十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成化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一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弘治九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二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弘治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三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正德八年止

第二十四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五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六卷

己丑嘉靖八年至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止

第二十七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八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九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隆慶六年止

兩浙石帆先生訂合皇明資治通紀卷目終

東莞臣陳　建輯　檇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illegible]

辛卯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蘄州羅田人徐貞一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愛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開黃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illegible]

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林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於武安時劉福通之由日賢子不足謀也遂引去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惑眾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荊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羣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濠州子興見徐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時太祖高皇帝潛龍在野託身於濠之皇覺寺及是大亂寺

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卜筊得吉乃以閏三月朔[illegible]

濠即今鳳陽府也[illegible] 世宗嘉言此地有王者[illegible]

上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至 皇祖熙祖始徙淮家泗州及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最[illegible]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向鸞聯將臥忽灼爍如焚家人遽欠

走渡之卒無所見數日後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門遇一
僧詢所由告之故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
夜子果食兒啼者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太后不欲至
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天災流行疫癘大作　仁祖
太后遘疾同月辭世三兄亦先後疫歿　上孤立無依乃
遵先志遂託身皇覺寺師事高彬在寺多與徵衆咸異之
居寺兩月以歲歉散遣徒衆　上乃出遊江淮歷金斗光
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
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
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至是遇亂謀出處於神惟從雄吉

遂決計入城門者欲害之郭子興遣人追至崇見奇之與語
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
益振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與
歸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女子興甚愛之衛謂當大
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託之子興撫之如
己子馬公卒子興欲爲擇配嘗謂　帝豁達有智略
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桀
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
高后也　上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戴
爲偏大長

太祖御製文集紀夢自敘其起兵之由曰昔在辛卯有
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
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蘄黃民皆爲
逆次年徐宿蠭然盜起旻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
器聚凶徒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
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剽掠四鄉焚燒廬舍蕩
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
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民失依望棄順效逆
之心萌矣俄而胡師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
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肆擄

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理請給其賞
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者謀逆者丕是以每每蟻聚相
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妥若以禦
（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爲胡元自是絕望云
當是時尚潛草野託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倡爲亂慮
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
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衣巾皆絳惟
臧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狂兇恣之特祝
神避凶趨吉惟聖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茭投於地
神當以陽報若尚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茭

投之於地其筊雙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予乃潛思而
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依予篤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既
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以陽筊予備糗以往以
筊擲於地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
復陰之以筊投地果陰之乃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
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筊以逃之筊落地仍陰之更祝
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筊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筊不
陰不陽一筊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
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筊陰之以筊投於地果陰之予
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

分析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
得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常觀師首之作
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
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趨
趙借稱部下者多淩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兩率
二十四名鋭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繼
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
以守之又明年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
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又數年
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

正月節卽皇帝位朕許之
此論此文我 聖祖起兵之由萬世知見一統之業在於卽位一筊矣
徐壽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元威順王寬徹不花
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遣鄒法興陷安陸府知府
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古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
推官俞和述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壽輝誘之使
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
李黼戰死
三月元兵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
赤招諭之國珍降元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

大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
王大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
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
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
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
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
斬之前縛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
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
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隴西
地震百餘日○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

酒酣謡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前私語諸兒曰吾觀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多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故宋帝㬎子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遣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既犯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遂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三十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統兵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須石數里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與掌徐壽輝將趙普勝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臣惟恭柵小孤山吉星自據晉陽以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吉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吉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吉星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吉星河西人拗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方猶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
家明日彭趙開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幕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
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才畧智勇悉通[illegible]英　湯和 倜儻多智沈毅勇決
吳良 器度雄偉勇畧兼備　吳禎 自少卓犖膽畧過人
花雲 長才[illegible]毅驍勇絕倫　陳德 勇畧負志尤善騎射
顧時 勇敢善戰[illegible]訥儉　費聚 勇而有志才貌雄偉
耿再成 勇力出羣識見洞達　耿炳文 沈勇果毅籌畧威武
唐勝宗 智勇兼人才氣英偉　陸仲亨 生而武勇剛毅威[illegible]
華雲龍 才勇過人善用[illegible]衆　鄭遇春 智勇兼資超出倫輩
郭子興 智勇有力騎射絕人　郭英 沈毅多智膂力善射
胡大海 少有大志長而剛毅　張龍 形質魁梧勇力善射
陳植 長軀偉毅膂力超羣　謝成 少有勇力長而果毅
李新 材勇著聞儀貌推服　張赫 器度閎[illegible]勇畧兼[illegible]
張銓 勇力善射少喜談兵　周德興 少有勇畧騎射尤精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
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
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
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
中督令之官國珍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
糧道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
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
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為衢州
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
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仍叛遂據温台慶元等
路

高岱曰元季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為蓋亦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厥成定霸之畧特元失御[illegible]哉[illegible]悉至此也善[illegible]行入[illegible]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挾安大盜乃為下素[illegible]挹[illegible]不發又招之既從而復叛變邦之崇之以高官大爵不能彈其亂既優之以爵殊禮而不能解其兵何稱而自恥懷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illegible]之心方訌議者開之亦其擇而不擇兵也光此事在王居案巳開稽讀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作革則夜議斬其之兵未建也是在元謂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一海隅之寇耶覩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觀國珍之不可斬則知元祚之必亡矣若我 聖祖之於國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道[illegible]之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經世之畧手握然國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倚遂顛沛成敗其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來歸亦不失為閩越之元勳乃反覆觀望孤終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恤哉胡粹中曰猛虎出柙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據[illegible]六年擾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乃升爵賜之以功則使彼無失其富貴不能
手危亡則號泣聚之性可畏而爲忠義爽乃以治中行
之師略是數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朝
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率兵陷高郵元淮南行省
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
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乘
間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逃走士誠即入據高郵
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
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撝齎詔諭之詒言請李知
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
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

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泰不花
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
軍乏食且無所歸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
士費聚等數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 上曰郭公與
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則與俱往不
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佩囊與之彼以
牛脯爲獻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
即率聚等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
把頭者聚衆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

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
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
乃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豪傑響應○定遠人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衆歸附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國勝美貌長
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
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過 上
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
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對曰金陵龍蟠
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
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

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俾以悉齊俱
兄弟皆居帷幄贊與機密宿衞左右國勝後改名勝
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善長少有智計見其爲長者禮之
與語竟日皆合旨坐次審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
務畫親飾其見親信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
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
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
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
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率衆歸附復沈
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

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
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
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偽
帥并其衆○　上將兵取滁州將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
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
衝　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
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近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
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可爲驍將即
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

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爲文忠曹國長公
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脫
至是皆來歸將腐復隊　上悲喜甚文忠時年十二兒衣趾
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
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
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
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
盱泗以二人麤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捕孫價
戰士多死早住亦下世均用[illegible]　而狠戾益甚子興勢
孫逐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容整肅乃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
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土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賜濬
行省檢校擢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君之賊智
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
使爲將帥豈不足
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
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又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
牙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

箜篌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
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
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
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
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兵潰江浙參政

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將貽兵勢益振元主廉識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突圍
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
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
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
棄大事　上言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王乃召　上將
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於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終日
日暮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
兵致疑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備犒糧遣婦女倚門戟
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令耆婦
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
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
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人胡大海來謁大海
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上見器之用爲前鋒○濠州人
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驁猛有智謀二
人年皆十九○時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

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頗洩及二子來邀　上飲與偕
往畧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途　上遽躍起馬上
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反人我
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
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邀
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衣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見謂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
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
天地相朝五岳相朝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
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

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與同
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
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恭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
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
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
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匣泰
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
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我
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
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
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
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
棚穿廊兩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幷殿宇用五彩金粧前
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illegible]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
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illegible]下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

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
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
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
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illegible]以蠱惑上心也[illegible]非工之罪矣故[illegible]其可得乎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
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守與俞張天祐將兵前衛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舉烽
天祐青衣兵詭為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前天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無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天祐
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迎
飛橋縱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至城
里至于秋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
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蹤進
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②子興聞再
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
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

築壘衍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拔命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遣

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上既鎮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資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皆驍勇有膽畧　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張天祐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御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率兵擊却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滁州舊帥

孫德崖之衆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嘗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　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爲子興所執　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忽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　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德崖於是　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率衆來歸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至是率所部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滁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每出戰必鼓勇

爭先聚深喜之遇春見聚乃事剽掠無遠圖察其終必無
成開　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
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渺人被金甲擁劍呼之曰起起
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　上喜其勇
壯用以爲先鋒
按自太興淡圖所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仇成二人爲廬和人餘皆濠泗人云漢祖功業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之興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illegible]爲之股肱君[illegible]合豈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
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
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
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砦以扞寇盜
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
上駐師和州豪傑響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
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悅謂李
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楫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
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
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　上登舟出湖口
至桐城閘已擬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　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
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行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
道小港出舟苦澗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
從　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
來附諸軍既集威聲雄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
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　上
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
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逃〇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
取天下莫如愼境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時初得太平

四面皆元兵窺伺　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居巽文
通朱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爲太平捍
安〇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
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
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
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上曰足下之言甚

昔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
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
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
厚事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
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
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
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眾歸附璟本儒家子
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
至是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諸縣皆下之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元兵圍亳州韓林兒走安豐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
采石江陰姑孰口而汾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眾數
萬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
擒埜先　太祖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
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
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
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校
皆吾親故諭之即來乃為書招之明日眾皆降獨子海牙

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
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
必從陽為指顧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念失計心不
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
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祖曰吾久
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
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
先既歸收其餘眾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
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間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
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

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晉王
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攻戰以取勝隋取陳
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並進
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
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
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搖
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
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
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
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

之喉噤我已扼之舟師勢孤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玩
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宜力正宜乘時進取建
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既得
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
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
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埜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山鄉
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
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
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埜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
翼元陳埜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

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我兵失利
有來間報復之志云 [illegible]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illegible]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營破之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軍家
屬尚留和州元兵結寨采石南北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
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兼
則出奇兵橋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敗之悉得其兵艦
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衆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illegible]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此地有王氣埋
金以鎮之故名金陵秦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
朝皆建都於此隋廢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
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
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
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
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
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
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
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
能支死於兵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

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
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
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
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
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嘉
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
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兵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
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
不勝常遇春設伏破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堅寨
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

殘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
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
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
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
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
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飭
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
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郎
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

下丹陽金壇諸縣改鎮江爲江淮府尋復爲鎮江府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炳文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
爭君用貴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彭徙李實如黃瓜〔先是有讖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
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初江
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
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
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

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
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
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
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
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爲都司王
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
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
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
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

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
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天錫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
察姦僞以達汲陳爲指揮仍遣使聘鎮江秦從龍以從
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材薦仕元爲校官累遷江南行
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取鎮江
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
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從龍
上喜即命兒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
龍江迎之以入自是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
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

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丁德興率衆來歸德有膂力號
客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
塔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 上知其才命宿衛渠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
僭名號嘗有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
八月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
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
奸利負其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衆怨衆
起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成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朝命
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

謫脫脫師大潰敵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
海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强遂爲勍敵
群爭始於此○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
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
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
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
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
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恤民
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
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

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擊之敗其軍於龍潭 太
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
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據進取以其詐謀於
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城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
師以薄之 太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
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
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無謀使其勝勢不可當
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
用以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
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馳蹶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

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兵斷擇沈冰郎中徐德榮蕭肅謀士
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對衆亂欲留九
六以誘致士誠九六聞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衢州○十月星隕汾名化爲石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
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
乃奉書求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伍百兩白金三百
斤以爲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閑釁召兵之罪且許其
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

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諸軍圍而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二月長鎗謝元帥率衆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出城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晗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遁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

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遂據武關後之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亂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欲將安歸乃移書求援於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摶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援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illegible]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

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許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耿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

三月克常州被圍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支僞將呂珍復潛遁去城遂危立常遇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疋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亮祖廬州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元太平將亮祖來降　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已而復叛數與我兵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　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命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衛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紺澤盡獲其衆而還於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宜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求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illegible]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illegible]江陰地與張士誠衛通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為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浙上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illegible]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時張士誠兵據江陰之馬馱沙[illegible]征命徐達督常遇春廖永安等[illegible]船艦江攻之遂克[illegible]

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夫名衛輝等處分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illegible]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降於元士誠既數為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苗帥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於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願就招安達識帖木兒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將[illegible]州劇州師至一鼓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偽將洪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韓林兒將白不信既陷秦隴

據鞏昌以李濟喜守之不信進寇鳳翔元察罕帖木兒遣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諜者誘不信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比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內外夾攻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及李喜喜奔西川

○　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衆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揚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西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呂昇等餘皆遁去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先是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郡縣皆附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

東莞陳建輯　檇李卜世昌 屠衡 合訂　半生沈國元校正

戊戌宋龍鳳四年元至正十八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〇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冦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亟衣冠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山以圖步兆闕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爲賊不屈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巹許元琛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恆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絕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宋濂曰闕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皆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妾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illegible]壼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illegible]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糧浙東還泊龍潭遇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一　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者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遣勞送還還且曰告余公爲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者皆曰但免汝一死耳趙貴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按編曰余公之守安慶也趙普勝陳友諒引兵登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矢遂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妙算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陳氏一國而　太祖提一旅

之計渡江而東若又悉力攻宋以攻堅城不惟頓兵苦戰然自賊將帥身受傷殘則亦安能從容而[illegible]兵馬以御四方之變而出所令之計哉其兵必爲何如也以是而論今公料之[illegible]元宜爲兵用守其大勢國家效使之然乎其後友諒擧兵[illegible]凉之兵力亦有足故東而敵其之朝已[illegible]知能與陳氏不敵[illegible]而戒也陳川木虎皆有少余公討而斯六十餘年一戰而無後一日略之治亦兵下何[illegible]指友諒而[illegible]於其身受天命檢其所云然固自明也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

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樞密同僉廖永安院判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欒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欒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其子永襲侯爵享太廟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二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莫有闘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務功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令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李苗獠木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巨獲中乘流而進木寇敗之亦遁○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迎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於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寇諸路盡屯田立百六十營於山東遂陷薊通所遣將王士誠

攻懷慶爲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illegible]不花死之奔何元察罕帖木兒遣將[illegible]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illegible]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illegible]毛貴與貴[illegible]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illegible]遣西兵攻陷[illegible]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關保將兵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破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據汴[illegible]以爲都建闕

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寧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四月陳友諒破隆興○友諒遣趙普勝冦陷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張士誠兵冦常州守將湯和吳良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人

五月苗楊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嶺鄧愈李文忠合兵擊却之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郎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元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畧右埭與陳友諒遇戰敗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孫通通及鄭卒四百餘人○張士誠兵冦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敗其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將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歸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灤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將兵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先是江淮旣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河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爲所窘旣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

帖木兒亦厭完者驕横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散員成等遂率所部請李文忠納款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達識帖木兒無如之何未幾嘉興紹興皆爲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冦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獲舟千艘馬千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旣同徐達等拔宜興復率舟師擊張士

諸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僞同僉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
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
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
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
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
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
據 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
海率兵次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十二月 上

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將兵十萬往征之
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
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
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先往婺城探聽
宗顯少習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得識吳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
心回以告 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首
敗處州苗政不抹宜孫所遣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同
僉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

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
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城敵惶惑失措遂擒
帖木烈思并院判石抹厚孫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改婺
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
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
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
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將喪亂之餘
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上既撫定寧
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
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

新克婺城民始蘇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
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
人輒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
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
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十一月壬子 上第
三子生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逃去士誠
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
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息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禕

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
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
海威信將萬户沈義以衆來降〇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
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
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 上于金華曰方
今元綱乖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略者
乃可馭群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閤下欲掃除僭亂
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
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群議博收衆策共底
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
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
爲知府〇命樞密院判耿再成率兵屯縉雲縣之黃龍山
窺取處州黃龍四面斗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
來屢挫敗之〇鄧愈領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兵於
閑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侵嚴州李文忠率兵從小北門過鮑婆嶺
碧溪塢與戰大破之〇張士誠兵寇江陰艅艎蔽江偽將
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
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
禎率兵出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躡之擒其卒數人餘

衆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
之生獲其將士五百餘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未
幾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狼
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泝
大江上[illegible]無警 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
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
其能命諸儒作爲詩文以美之〇陳友諒攻信州元帥伯顏
不花的斤自衞往援誓以破賊自許敗走其兵斬獲無算
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
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折靴皮掘鼠羅雀殺老
弱以食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 王師克金華此
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
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
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
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
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
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
乃厚賜關而遣之〇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於市以絕進
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府之太平縣總制惟賢命
萬戶陳允同花十江州率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
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命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復
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
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
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壯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
所據數郡與寧越鄰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候
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

原官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illegible]
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黨續繼祖尋執趙
用殺之○張士誠遣呂珍張侵常州吳良督兵與戰於高
橋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
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自是賊
兵不敢窺嚴州○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勝柵江營
大破之賊乘舟走獲巨艦艘衝數有從逆復池州擒僞帥
洪鈞等時 上親征浙東方夏趙賊剽劫閩捷大募擢徐
達同知樞密院事諸將陞賞各有差○樞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馬闕刑之典戮軍也我 太祖觀其導從有方執金
吾遣其死也 上聞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幸致奠復追
封郢國公塑像
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鎭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
守金華馬兒本姓徐 上養以爲子
按我 太祖於國初[illegible]心腹與
將官同守如得鎭江用[illegible]如嗣
得嚴州用保兒如得處州用朱[illegible]又有本嗣
奴也先買驢真童猻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通近附庸未附命元帥朱文遜秦友
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

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
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等復大破之斬獲馬騾牛羊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常遇春胡大海進兵取衢州元守將張院判以兵拒
戰擊敗之奔入城數日復出戰復敗而入十月克之○張
士誠遣兵侵常州吳良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按我 大祖之初駐和州謀渡江也廷玉實偕諸子偕
來將兵冊師應機來歸[illegible]選擇[illegible]力廷子父子
之功實傳爲故 上之[illegible]報僉院者尤厚也廷玉
歿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illegible]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illegible]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
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
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
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
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
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
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
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

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臣乃使人潛與客交訴
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亦能安遂
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
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
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
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
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
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敗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成

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
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眞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
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鬬志胡深知天命有在叛宜孫
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大喜即出軍
抵樊嶺合攻之大敗其衆進拔桃嶺葛渡二寨遂破城下
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
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
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
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居

壽輝池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弑戕誅賞皆不稟壽輝
節制○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
上之征浙東也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
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丑禕許元
黃天錫 上皆徵用之○元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
沈眞德秀封爵從祀先聖○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
燕京大窘乏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
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國珍具舟士誠恐國
珍掠取其糧國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己不即奉詔達
識帖睦爾往來說[illegible]十一萬石至燕京

○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子誠幼　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

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恐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於朝朝廷受方氏賂准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駁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異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 即處州府 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傳信錄劉某為高安縣佐縣胥老有知天文術數之學者其書甚備基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畧

識宏遠當為一代偉人吾書盡付公基遂得盡觀其書而領其要洞林記亦云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見其聰明絕人乃以其術授基焉按傳信錄所稱胥老即此人也嗚呼留侯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而與漢俱興受書於高安之老而與我　皇明俱興果天耶果無意乎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擊分水縣斬首五百餘級

四月　上第四子生

五月徐達常遇春拔安慶樅陽之水寨陳友諒益兵來

援遏吞料彼必攻池州以羸卒守城而伏銳士於九華山
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
人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死
之初友諒率舟師入寇圍城雲與朱文遜等率麾下三千
餘人結陣迎戰三日文遜死之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
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
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
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
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碎雲首縛於舟檣

叢射雲至死罵賊不輟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
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
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
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
為偽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
漁家鞠之偽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
中天曉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擲孫氏及孤兒投之江
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
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亟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
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
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
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并侍孫氏事蹟在此千載奇聞與睢五倫其功臣錄及宋文集俱載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然太祖後於雲死求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
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羣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決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上然其策時欲謀撓友諒
張士誠同時迫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
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艑徑至友

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

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詐即以弟陳友仁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揮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

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上曰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賊大潰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

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舊城二十餘步增築樓櫓守禦之
因
按張德勝之死也 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謚忠毅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偵知入寇 上命大海出
兵援信州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以往道過衢
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
戶彼既偵知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
不可今出偏師設若卻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釋騷
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

迎戰大海擊敗之暫兵攻戰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用
申改信州路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
府以葛俊為元帥胡隆為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都陽院判于光左丞
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
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
于光等連戰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
齎書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以覘察元朝及察罕帖
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先是察罕遂陷汴梁遷其主韓
林兒都之諸將四出攻掠自不能大刀敖李喜喜之等趨關

中破秦隴關先生破頭潘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略上都至
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間直沽薊州直逼元都其
勢大振然福通等皆無遠圖兵無紀律惟事剽掠所過無
不殘滅北方苦之後皆為元將察罕帖木兒所破察罕者
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
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山
西秦隴等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
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
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
朔 上累遣博士夏煜楊憲等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

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者奉正
朔實慮張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
為名彼則無名罪我況為元朝首亂元亦惡之不得已而
招我四兄弟授以職名我兼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多發
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
之候我克蘇州彼即欲奉正朔遲矣○時安慶為長江上
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及陳友
諒陷太平弒壽輝疑普勝心不服乃誘殺之留別將守安
慶而用普勝部將張志雄使帥兵復從建康志雄怨友諒
故龍江之戰無鬪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計我師遂進克

安慶　上命前巢湖僉院俞伯仲守之友諒遣其將張
定邊復破安慶伯仲復走還至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
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尋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
舊宜宥救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
條令自盡擢其弟俞貞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二日
十二月丞上諭遣兵攻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
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

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
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
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丙午議
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率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嘉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先是
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

於反覆大事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詭
詞答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遣人
謝過至是遣其檢校撒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
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知政
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
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以進
德濟開壕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
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　上

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爲嚮導以取
江西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
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出邯鄲過
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敗宋將田豐王士誠等兵遂復東
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李會關保虎林
赤由東河造浮橋以濟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
拔長清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敗察罕以豐據
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
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
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

出宋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狥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
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
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
等渠[illegible]守
[illegible]親征陳友諒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
[illegible]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攻城自旦
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擣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巢穴

上從之遂悉師而往張志雄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
徑抵江州距江州五里許攻友諒友諒知之以為舟兵泊岸臨
下會皇挈其妻子夜奔武昌衆師遂克江州乘勝遂拔蘄
州及黄州興國黄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得友德等諸
部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從劉福通後從楊山易畧寇掠
時初從山東李喜喜之黨入蜀攻劉李喜喜之敗歸明玉
珍玉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王師攻江州
友德率衆降　上壯其勇畧以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
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
部將康泰保請降納款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

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
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
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
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
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志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
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
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
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
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
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

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
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無二無所間然長張破安慶水寨
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茲著並膺爵賞此數人者其自視豈
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
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遂
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康○偽漢餘干守將
吳宏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
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
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
漢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

定○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府友諒右丞鄧
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副僉院鄧
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詐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
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
乃還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里胥等十八
縣印詣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
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爲肇慶府未幾皆復
其舊○遣都事汪河使元察罕帖木兒通好先是察罕旣
討平河南兵威大振是秋復討平山東諸寇山豐王士誠

等皆降遠近震懾　上故命河通好以觀之㊀張士誠遣
其司法李伯昇率師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敵勢甚
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
之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
結九寨爲城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塹堙放火船燒水關
攻城甚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
一月　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將兵往援兵至伯昇
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
陳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旣降我　太祖遂發九江如
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太祖慰勞之
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
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
城存恤[illegible]勞撫孤獨收陳友諒所害骸於西山戊辰築臺於
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
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
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
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
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

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
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
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
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鄧克明旣逃歸新淦復收
集舊部曲仍肆刼掠　太祖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
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仍
使覘視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太祖責其反
覆不誠囚送建康○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
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變率兵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
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乙丑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

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
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illegible]
會劉基丁母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illegible]
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
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耿再成舊部千
戶朱綱等遂集合部將士會同鄧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
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降貞處自聞處來降于大海[illegible]喜其驍勇留寘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illegible]已具未忍發李[illegible]其衆曰勿[illegible]不發[illegible]將則事不成[illegible]兵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思乎[illegible]之以[illegible]所[illegible]之等[illegible]以二十七日[illegible]同率兵[illegible]日務英等以分省[illegible]大海至八字樓

下視等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叢[illegible]縛于[illegible]馬前曰蔣英等欲殺大海未及[illegible]英反[illegible]其首[illegible]事發[illegible]中大海[illegible]示[illegible]會[illegible]就[illegible]中王[illegible]學[illegible]賊[illegible]之賊[illegible]遠惠遂殺[illegible]者史[illegible]於[illegible]子女[illegible]世[illegible]一明[illegible]數[illegible]得[illegible]養子[illegible]金[illegible]吳[illegible]入文老[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右[illegible]遣之[illegible]仁[illegible]神之[illegible]方與[illegible]河[illegible]

炎被執幽之空室賊不幸[illegible]守之[illegible]炎[illegible]賀仁德以炎[illegible]斗酒[illegible]炎[illegible]死[illegible]主[illegible]炎曰此[illegible]于道[illegible]乾命[illegible]等率兵[illegible]賊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illegible]許處州復下以丁[illegible]部守之[illegible]按[illegible]愛[illegible]書[illegible]人[illegible]莫之[illegible]丘之[illegible]國公[illegible]嘗夜出[illegible]境[illegible]馬[illegible]

烈爽下上於星辰之猗圖未書志也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
處諸全軍馬（諸全卽諸暨）〇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其同僉
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
忠以嚴州兵少兼客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
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檄於賊境鄧榮領兵五
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克
日進抵諸暨勒捕賊兵見檄其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寨
以待決戰時吳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
李平章部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

令罕士飽食鳴鼓砲銃聲振天地一鼓出城賊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滿野呂珍部下先鋒渡河溺死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容嬪復展二里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葛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池口聞變旋師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籓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況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

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初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訃聞至燕元帝典極優渥贈官追封穎川郡王以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向火星埠元將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於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寨

七月平章邵榮狙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之

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觖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縶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

大將朱文正復取吉安○元將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
府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
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
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
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
賢據神山寨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欲震動十一月常遇春
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得漢八陣指揮餘黨建昌南昌之
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敗之俘斬三千餘人○安
豐人劉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
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持兵負固於

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政將
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
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
大統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
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
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
於民俾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

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
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
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
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
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
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入城遣將左君弼出兵助
珍又戰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
往杭州私易貨物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

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因謀
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
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二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
陳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屏若
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
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
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
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
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
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

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
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
物耳會陳氏復來侵　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
駐南昌時友諒憤兵濫城日促乃作大艦艦悉其所有兵
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泝江漲直
抵城下其氣鋭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
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
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
方應之殺傷甚衆於是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
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

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鋭卒開門突戰斬其平
章劉服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
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
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膂箭
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鷙馭下嚴肅一號令之
加旗幟爲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指守軍令不違尺寸
平生未嘗看書而臨大敵識將略如古名將合
臨敵不擐甲身不衝遂及於難　上痛念德勝不已後
追封梁國公配享太
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内外阻絶朱文正乃
遣千戸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從古道軍士潛捨命王者遇
友諒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
至暮不至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
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
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
友諒兵雖盛而戰闘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
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
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
友諒兵所執友諒詔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

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
親督舟師二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
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　上
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
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
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勢[illegible]方湧　上舟遂脫通海與
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

傷會日暮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建康明日己丑　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
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
退縮　上不悍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　上命斬隊長而
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遂進曰彼舟如此大小
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
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綱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
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間
湖水盡赤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
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張興祖趙庸復以六舟

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盡力拒戰我師望見六舟無所見意
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衍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
見之勇力愈倍合戰益力聲震山海敵兵大敗永忠等遂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戰我師
大捷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遮
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
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
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
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獲
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

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
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停復起
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
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
僥倖逃遁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
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
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
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
犯日決勝　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
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

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
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
走追奔數十里力戰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
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〇
初　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
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為
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乃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
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役使陳友諒乘我之
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

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
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諒
勢強大號稱巨敵既敗　上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
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　太祖爭中原固非一
人而當時僭號稱為腹心之敵者當友諒尤可慮哉
友諒之勇悍鷙猛本及其時而僭號役衛尚設疑
怨大困而氣不得展蹐而勢復振觀其江敗歸還據
安慶九江之失猶奔武昌及徐達諸將不旋踵而有江
州之人從皆以敗鄂之後復創日之關而能據城邦敵蓋
深識兵法不可不使彼從開拓甘驅老有謝就亦一世
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於先後之機哉　太
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警殺攻
至無虞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
非敗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眾已得
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勢可乘則擁眾逾涉江湖以取

龍江之敗及我　太祖出兵救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
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
兵之道當如是哉況其氣小而志驕狃諸而多忌猜
太平遽稱大號至於受命之日遽於僭行之而安慶
非羿浞之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人趙普勝其視我而後　太祖
之宏規偉度人懷感德矣豈待鄱陽之戰而後勝負
可分耶雖然我　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
士誠之不達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
友諒既洲諸將勸之西據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擧擧
以東吳之乘我為慮耳但使友諒能駛之而不欲以擾事
告人而一歸於成敗豈足以測聖心上之就坐守吳令而
不能出一步以被金陵則天所以成我之功也天之
所與固非人
力所能奪哉

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
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彼困乏屬羣將計無所出帳
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

行舟貌然若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
者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既起而迅飈猛作倏
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
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
之與衆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竟不能死　上乃
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
俛頭謂　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
及克浙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〇
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脅元守臣達識帖睦邇為
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弟士信稱丞相即

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浙西
達識帖睦邇久擁虛位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〇是月　上復親征陳理
十月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
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
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
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上至建康
庚午閱武於雞籠山還遣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

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
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
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速移呼
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
爲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
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
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戸程國勝千戸姜潤鎮撫
曹信等凡三十餘人〇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
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
平常至金陵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

平爲首辭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無多終不醉曰恐
學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煆之火息啓視甕坐晏然無
令於蔣山寺寺僧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與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更餓
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戶旬有三日遣問如故 上
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
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
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
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
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

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太祖曰陣變
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
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
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
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
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
汝等宜識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東莞陳　建輯　檇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校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奏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擾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illegible]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征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二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偽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槍躍馬齊臂一呼賊應手槍墜○偽將岳州潘張來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我師擊之擒潘張悉其衆復擊擒其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啣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　上憐之命宮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仰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覩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令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致死鬬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新淦土豪鄧仲廉叛聚衆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俞通海汪興祖

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暹
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
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
克其城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死難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
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設給事中○置翰林院以陶安爲
學士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勸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幽達識帖睦邇于加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脅普花帖
木兒爲請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
[illegible]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

又賜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
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
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爲知院
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
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夾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
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
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
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偽丞相
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
誠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後擊
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炳文守
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時偽漢將熊天瑞尚
竊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
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輒據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
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
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進

攻贛州閱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叅謀
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
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破城之日殺傷
過多要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
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
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
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
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
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吳二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
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
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
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
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肅斬之
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二月日有石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
萬寇諸全新城閱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
忠即率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
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
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
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
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於中求生
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
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
文忠仰天歎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

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千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間
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震
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
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僞同僉韓謀元
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
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
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謀士
推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讒出守淮
安諸見士誠不甚設[illegible]策乃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

種之參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
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
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
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稱皆敗惟將弟士信行事吾
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
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為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
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
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
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

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令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
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頗謂近臣曾同曰兵不貴多
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延閣軍把募兵多有冗濫者
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
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曾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
思男子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
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情款　上
待士之誠○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

寇邊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
等討之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
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
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柒柵友定大懼率銳卒
併力來攻琛失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
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
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歿　上
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
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
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

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
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
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欲寧彼之
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豫軍恤民則仁
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隄使
所聚之水浸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
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兵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
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上命釋
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
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

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
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
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
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
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國寶擊潰
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温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
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

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
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
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
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以故集慶路學爲之徵
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
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
蔡港以疑我師　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
不度其有許今觀望有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
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决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

還兵水寨禦之令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止老之師耳
其意悔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則此死解不戰自潰但
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
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
還軍泰州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二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
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
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
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來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寇退　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
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堵一境帖然寇
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按
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蹶蹴羣雄而顛倒之首
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
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臂故遣耿炳文守長
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
勇足以禦敵孤城血戰於貔貅萬竈之强者數年吳人
一跡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釁僞漢
而滅之以是滅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

與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公所以滅吳也議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圍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臣按善守謂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捨挽强與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類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我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歲星逆行犯房○丁亥白虹亘天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衆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先是馮勝等攻高郵守將僞僉院俞中固守不下至是達等併力急攻始克之執俞中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統兵爲偵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三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擊馬騾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于是 上嘉其知命識微以免生民齊斧之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鄒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 上言淮兵遂

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上即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寨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起兵進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于是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

獲沂都并君弼裨將資元帥而遁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旣
而元將竹貞引衆兵表援救我師與戰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
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嘉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
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
省叅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
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

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實治國
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
聘命叅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
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征蜀之張本哲武昌人
始仕陳友諒爲御史棄之來歸[illegible]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忠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謚
極哀痛後世祀享於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illegible]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迎直周圍五
十餘里○元以有定取閩浙改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勢甚張諸

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
臣羅良爲不下數曰賊豈人爲乎乃以書責其悖逆之罪
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圍其城良誓死守踰旬月
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
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其氣
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太祖以淮東諸
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
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
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
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

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
用事者黃葉蔡三叅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
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
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
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
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
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
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
江南群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
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與之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

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
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埸
賴諸將軍入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
下故今命爾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
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
其墓又爾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
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
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
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
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

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
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
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
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
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拔其院州鎮正直趨湖州之毘山與敵兵水
陸鏖戰敗兵大潰遂抵城下寨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
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日塡壁溝壍

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遇春等與戰彭駙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
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
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
誠倚之於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遂以呂珍等徇于湖州
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
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
文忠遣指揮朱亮祖取天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
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聞之

懼遣其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貢款
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
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聲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
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命傳彝入城次第翌日遣歸
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
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
釜即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兵革事凡得兵三
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
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剖蔣英劉震心血以祭
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

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
於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因
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
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
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忽忽計無所出
時指揮茅成攻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
先登弩左脇中矢死事聞 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
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
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
民大悅偽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

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 上與群臣定議以明年
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
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
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
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
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
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畫綺繡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
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
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搆為宮室已甚作者之勞況遠取文
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
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
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為平章政事命復姓李
氏○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
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
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
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
為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
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據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
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
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
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
而不還于今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
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
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
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拱桁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
[illegible]之衆生[illegible]於近郊恐閣下自
以成功遂[illegible]連結禍[illegible]一發首
尾莫能救此深為閣下[illegible]人來[illegible]是
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illegible]能使刻
日將命以汪河鐵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
下知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禍閣
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illegible]天下將分兩北使擴廓能聽我[illegible]天下亦將分為[illegible]

[illegible]者其忠[illegible]皇明成[illegible]一大[illegible]

指揮歲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降擢德為
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
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二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
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
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槊刺韓乙墜
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
陣于城外令士卒皆臥槍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二
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戒[illegible]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
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二[illegible]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

餘匹擢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
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
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illegible]
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illegible]太
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illegible]租
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
[illegible]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
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
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
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
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
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啟隆
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
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
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
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
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爲舉任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乃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檄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於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　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將士莫能仰視

按俞通海濠人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復塑像於功臣廟弟通源亦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　上詣廟大哭久之復嗚咽涕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郡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甘味得乎民

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上即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厭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有歸眷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遽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遽已稱帝我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焉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誑誦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窘○丁德興

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謚係祀于功臣廟

時姑蘇圍益急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時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姬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事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失一問故論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

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极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於公士誠俯首沉慮良久曰足下

且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决也壬子士誠復率兵
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
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
軍遇春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
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
參政謝節等會食方舉案進樵未及嚥忽飛礮碎其首而
死其城閶門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多所中
傷兵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
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
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

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
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驍將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
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
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
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
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使陳
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
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
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
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
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
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

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蓋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將將得以義遊水天祐竟遣至士誠所為選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可謂嚴遠哉將北使來因獲其使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　上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
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
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殄滅張士誠兵強糧富今亦
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勳自
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
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為宣

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
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旣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
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旣平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
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廉而視陰事覺命都
督馮勝等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
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
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
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　上累書責其
慢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粮二十萬石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

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
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珍引舟師
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垻道追至餘姚與合戰敗之大獲
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珉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珉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珉
乘城拒守士卒無鬬志往往逃潰國珉度不能禦以巨艦
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
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對
至城下分兵攻其西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稍進

詣其兵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謝伯通亦降○太廟成四
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
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　上謂給事中吳去疾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
相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茂
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
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先制
禮儀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
國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
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

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
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
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兵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
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
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
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
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
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
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撩撮指
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

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馮勝
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
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
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
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
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
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綱行之際須嚴
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
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
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
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
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
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
故命汝總兵徙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
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
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
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聚
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
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閩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

之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
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上旣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
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
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
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

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
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
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
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
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
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

尸為天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
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
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承命罔
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
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
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
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告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
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
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
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
左相國李善長參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
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貨

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
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
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
戊申曆來　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上
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
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
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其
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
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
降進取嶧州下青州遇元將迷速兵傅友德擊斬五百與

戰佯敗走達麾後軍齊進俘斬甚衆奔沂州元將擄院
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
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　東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府衆致康
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守將陳秉
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
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廷與祖于軍
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己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
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復睿

降 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吳禎
等自明州（即寧波府）艤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關其西
南水部三門二鼓克之守臣曲出道〇上出視圜丘 世
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
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僅樹五穀身不離畎畝
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
所服不過穢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根糲飯而國家經費
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
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若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
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哉 聖祖之訓太子應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是月癸丑李善長率
文武群臣奉表勸進 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
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
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以為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
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
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
靖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勅所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
以即位禮儀進 上允之

東莞臣陳　建輯著　橋李臣高元璧訂合　庠生沈國元校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
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
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
按時京師霧雲連旬城市陰曀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霧獨霽中呈北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率師
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無虞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勸
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
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
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
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
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飢餓懷糗
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奈爲
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　后先獻郭氏
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爲寬緩卒免于患殆尤難於
長孫皇后者朕或因賦御詰怒小過輒諫朕曰主忘昔日
之貧賤邪朕復爲傷歎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
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按高皇后之德無與媲美其以志貧賤間揚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儆尤爲得樹風化之道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
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
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
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
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
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上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
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
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兼兼太子率更令
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
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內當啓問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
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
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
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

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
忘也
按我　聖祖此舉眞超越千古之見可爲萬古法也
勑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
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
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
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上聞於是善長
等奏人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
以進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
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

後昔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何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
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
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百名小旗十
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條伍有
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
朝官軍各回本衞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皆造銀罷
以金涂之○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自舊內遷居新宮

○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
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
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
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
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
等當深戒之○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
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
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
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

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
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
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
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皇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
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
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
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
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祭執
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
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
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我師圍急數與挑戰不出
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
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
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
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兵
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勢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
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
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
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啣藥飲之

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甦遂械送
京師　太祖以賜胡深子禎禎臠其肉以祭父深云

史臣曰陳友定方國珍皆元名臣也其遇元盡不誣自舉義兵計殺假元名號擁兵以斜宇月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其皆窮蹙數郡無遠圖我太祖既克漢吳北攻中原辭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甚易然豈非聖武有以鼎言力以肆討不臣則其役屬標牌勢不能[illegible]中原豈能上爲斜其漢高帝滅秦據有天下定中原而削除群雄悉兵曾不能踰嶺以一矢至文帝遣使招撫詞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我 聖祖之南征凡役無幾而功奏海外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盛哉 聖祖之所以功高于古也

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
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

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
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聲勢
甚盛璟遣指揮彭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
等二千餘人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子師已克寶慶
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
等聯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
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
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
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
郡亦相繼來歸此無它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慴無固守之志若先遣
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
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
潮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
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悉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勅潁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
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
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嶠福建取廣東參將[illegible]師
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
既下令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
縱侵掠○又敕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贊
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
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
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
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

闕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攻南陽斬其
守將中樂王元輔進克隸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
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
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上
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
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
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業 聖上
淳思得侍左右備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在此將之勝若主之勝遠甚
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
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決若觀戰陣之事
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
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遣
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嘗
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捨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
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
逡巡與守按壤若欲獻計歸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

丘于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其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翻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衆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

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達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畀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催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持奴支[illegible]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蓋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illegible]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將偽參政邵宗愚據三

山寨殘暴鄉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擒宗愚及其從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賚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

民身欲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郡即輸誠來歸
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取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
陵兵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
兵克永州先是璟圍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
祖勝表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
盡力窮仰藥而死參政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
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緣城入子賢復率
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
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
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

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三十七員軍士共
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
南諸山寨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滿答見勝進攻慶青寨克
之黑山寨守將關風遁去又克仙人寨獲守寨什夥孩等
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
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
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餘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
其前鋒大呼殺入敵衆敗北追斬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達
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
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遇

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
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二
人所據○大軍克嵩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力有謀
畧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嵩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
以孤軍戰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
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
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安在翰林　上嘗賜以一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
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
節制鄧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

命未幾擢都督僉事○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
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
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
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聖
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
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
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
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
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
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

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內嬖惑人其於嫉妬惟明王能察於未然其它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旦夕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幸汴梁議[illegible]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將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發傜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

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賦斂之當議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定國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用昧以聞疏奏　上嘉納之

按異端闢闢名說第一大哉其言精粹剴切綱理要聯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

六月選卒伍能疾行者二百人名曰刻期以通捷報立百

戶所以領之○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
兵棢娘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
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
遣指揮丘廣攻奪關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監斬
獲百餘人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祖等亦自
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
勢窮遂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
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賂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
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
空虛人無鬭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畀歸爲

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斯璟命諸將率衆遞進也兒吉
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
柳州招諭兩江溪洞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
各遣使賫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
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
亦降進克梧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
平章歆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
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
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

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
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
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
臘山寨擒僞副樞張成同僉劉微等六千餘人斬之俘士
卒三千人于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之○將潼
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
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
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母妻子戰鬭
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備于道路
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肅清中原拯民
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
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
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
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
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
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
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
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

天師爲號變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眞人印○是月癸
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越二日乙
亥又黑氣起百步内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灤渡河取衛
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彰德降縣尹胡中
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
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
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狗部將侯僉院進
克臨清獲元將李實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導遂檄諸將
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閘以通

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
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繼
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擇鎮海口望風奔走至薊西務元平
章俺普泵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
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皆遁○師至通
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
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
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
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
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

王孛羅遂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
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還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
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
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耶
辟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
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
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
燕京攻齊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從齊化門樓執
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
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

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給餼令士卒毋得侵擾以民安堵
市肆不移[illegible]
按傳信錄先是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illegible]于我朝者不必深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蓋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不著其名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我太祖既國初奠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illegible]

上得天下後後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月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改元宮人○設六部官員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貲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壬為禮部尚書世家賓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禎為刑部尚書盛原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伐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憲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寘于法基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剎由是與善長失忤　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命參政詹同等求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

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善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

按開國文臣[illegible]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illegible]二人俱止封伯此奇無封者也

元將士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守將郭興禦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矛大呼橫衝其陣敵眾披靡興乘勝奮擊之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辛一

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朱州府[illegible]遇秦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州○克河間俱平[illegible]元都[illegible]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

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眞定元守將孫平章弃城走○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詔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

元平章白鎖住弃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弃城遁破磨盤寨獲僞參政俞仁戰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將軍徐達帥師發北平道眞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垛寨遣陸聚攻東于寺寨及井陘風山城山鐵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弃張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馮勝既克澤州元擴廓帖木兒遣部將韓札兒來攻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

大敗璟等失利○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斯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躔次爲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砲聲擊雷大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閱月亦有身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與今同樂勳閥應不負昔者之多難但若難一來朕心悦矣其至京詔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基官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及臣先人足矣

劉基行錄 太祖伐陳友諒師首導勝將兵攻某以命劉基授方書某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

氣起即伐兵必勝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散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鄉收縱其後擊之可盡殲也家[illegible]信至夜半諸所指處果有雲起如某言家以爲神[illegible]遂被擒[illegible]基書見[illegible]所指[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知天合[illegible]人[illegible]有雲呼[illegible]國有如此臣[illegible]用非[illegible]以左右代[illegible]非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在於是年[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用焉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

士戶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貢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
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
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
何孟春曰秦不能去漢興三代時人以漢不能復而
文爲之本存者亦十無四五矣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
文物又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
民盡習胡語胡俗非天生我 聖祖出而正之斯世其
混淪
矣乎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
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親衛侍太子說書命
諸臣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榷古今評論文字是日命
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遣使頒詔報

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
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
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
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
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
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
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取太原聞擴廓帖木兒以
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進攻北平孫
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

原彼出兵來救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批亢
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
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
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
卻之敵退於城西指揮郭英登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
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
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
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
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
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

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
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衆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
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急從帳後出
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師餘衆
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
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俘斬甚衆釋其兵卒賜資遣
皆平○前秦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
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上嘉重之擢爲
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由是
取敗○詔來春舉行耤田禮

按古者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犧牲歷代多行其禮已廢至是 上命耕之

一日朝退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
怨之身亡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
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爾等亦任顯
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
矣然躬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

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
赫然何嘗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奢淫
佚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
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去朕何敢驕怠常
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
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
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
煃遣使朝貢○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
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
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

一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
後以霜降日致祭○御史高原侃上言曰京師猶習元俗
喪葬設宴作樂娛尸絕無哀戚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
之大者乞禁止以厚風俗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
之制

己酉 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
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
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

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
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弃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于後代元右丞余闕
守安慶衆寡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徇義與闕同[illegible]宜
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
貞弃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顧時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
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馮國用趙德
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
西北平河南及泰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

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
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
以極于海悉皆勘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守豈期
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群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
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欣然來迎
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
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惻焉已將山東行省
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
秋二稅所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
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

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
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
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火崇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
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
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
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
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
建業廣興王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
業之初興師旅定群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
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
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
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又除
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賚勅
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
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
未還故也於是爾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
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弱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
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
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

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網羅英賢渡大江遂西取
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
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
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
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而無窮之榮
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
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
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
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粮餉而不畢仰於民特借以累民
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

若六壹課長奉司名七滿內游課三百隻並與清通末[illegible]
直等決斯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次陝西有衡[illegible]
課歲終則從若從舉司其所游出於課如日上以待會[illegible]
於額者理其高販各照上所定行鹽轉貴過界[illegible]
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illegible]
所關內繳部所在未銷[illegible]
商納粟中已給引請[illegible]
貴之法[illegible]
行其引[illegible]
所在退引[illegible]
行商中鹽[illegible]
丁夾帶[illegible]
刑罪[illegible]
史行[illegible]
當職[illegible]
有專所[illegible]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講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檉詹同為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香及祝文進　上署御名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皆存諸禮官副在有司○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本日馬步為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耤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製太廟　歷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

二舞所以金飾木柄蒸于各廟仍照六舞祝告焚之○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稿修撰楊刑部侍郎程徐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益為禮部員外郎徐為刑部侍郎肅為禮部主事○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首為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為同知王毅為副使○詔立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禮

部尚書崔亮奏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為侍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任元都就學曾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弃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鬭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

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辯博善爲說辭　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雖深意實淺近卽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　上謂

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

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惡有賢否君子小人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禕待制○元將也速兵犯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將曰吾兵少不可與戰乃以計疑之使指揮勇等卻走之○大將軍達承制遣兵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叛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鄧愈敗有暴

命孫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依
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為效尤早歸田里轉
禍為福彼如負固兼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攻唐
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
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督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
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
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
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
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

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
在關中人以兵眾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
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當
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為我有向欲與足下
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
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
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境或可相從後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富棄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眾以南地荒涼或不樂居
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illegible]妻孥亦不能相保矣且

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
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
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持之與西入吐番思
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挈所部奔臨洮○四
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
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
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
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鬪其地產
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
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

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
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恐亦以慶陽
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
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善處之良視元將猶強北
奔者為優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
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
象給廩賜服有差○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
及東宮官屬之制○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
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上曰朕為生

民王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
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
見祥瑞亦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蘇
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大倉衛守禦
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幇及其
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
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
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養民罔敢
怠荒蠢彼倭夷屢肆劫寇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率
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

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閏進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趣至臺州
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爲聲援乃遣兵抄
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
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趣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
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
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悃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
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

惻然于心也○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
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則創制禮儀于
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
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
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
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上嘗謂濂曰古
之帝王富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
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
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
治乎　上深然之○詔封安南國王王姓陳名日煃○元

也速復侵通州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
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春征進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
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乃討至大寧也速遁戰敗走進
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此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
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
遇伏大破之斬其潘將佳兒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五千
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
而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極
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追念其功不
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

古城莫不稱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造太廟罷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撣枕簟篋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醬醯醢司服守祧數

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頒諭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能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眞州爲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

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煮人汁丸泥嚥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按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或以爲二人非也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甚優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巳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

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illegible]
九月師次馬邑元遊騎數千猝至文忠出戰敗之擒其將
不華榔帖木越次白楊驛又擒[illegible]四大王時天雨雪文
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
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
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
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
其飢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
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
勝州癸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兵退屯盧里命脫列伯

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
殺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至是知事不濟無復南向意矣
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覽疏張昶十葉命宋濂等作
傳[illegible]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客秋薦進士
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
與人言災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幸南昌
都督僉事鄧愈因爲中書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
盡[illegible]燬除盡惟桂亦爲灰燼惟一室存耳及指揮康
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率兵伐
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
進中曰當然之祭祀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
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愈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
自出如期果出遂破賊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葬其[illegible]

[illegible]上問何日[illegible]中曰當在七月丙
戌[illegible]乃乙酉蓋日[illegible]是日[illegible]一日實在丙戌
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以[illegible]人稱[illegible]
與人言當[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云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論
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
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
壝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
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上從
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
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
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

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illegible]
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illegible]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守
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使人出沒尤當慎戒及
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詔
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
教化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
況[illegible]習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
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
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

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
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知縣克勤樂
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剛肯悅服○遣
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秦寡斗爭君不能控
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底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
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
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三人者又爲圖謀分據秦晉互相攀援殺民益
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
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

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illegible]
[illegible]朕思君前日宗社淪喪[illegible]
今遠竄沙漠欲効漢北匈奴倚之策矣然出沒不常以爲邊
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於是
咸附若命將北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
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
示機策若圖乃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
之○以　部尚書朱昭忠職降爲蘇州知府○勅葬常遇
春于鍾山之陰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
刑以無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
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
惟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
深有所契卿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松之上
宋濂作頌以獻
十一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
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
瑞[illegible]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
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
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

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
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凉
薄曷足以致斯翰林[illegible]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
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
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
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　陛下尊賢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
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據然朕存心警惕惟恐
一不至焉敢當此一或[illegible]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

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羣臣皆頓首謝○陜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
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温以兵挫其鋒保保
兵少却退明温收兵入城斂兵退閉城數重温堅守不與
戰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
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
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
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
兵去事聞陞温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 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按溢治兵文武才兼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世皆稱之
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論議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先
有諍論 上委曲從之平生無一言善行不可稱紀一
至是母喪哀毀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成疾而卒 識 ⊙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
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
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
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
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
於私愛惟賢是用苟非賢者雖至親以至公削戚之禍何由而
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
禍上下[illegible]大小[illegible]蔽諸威福之下移則

無權臣之患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
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
後世子孫以時親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辯者之常典以
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
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
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止曰汪廣洋何

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
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
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
其可也

按此[illegible]
[illegible]
哉真
乎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illegible]諭至兩國皆聽命罷
兵○李文忠以所俘[illegible] 上曰彼亦爲其

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東莞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合訂　庠生沈國元校正

庚戌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

按王姓陳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軍伍從張世傑扈從帝昺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與同行者計窮謀渡山死馬王未及行疲極而寢者昏仆惟聽然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汝也王猶未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從寐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擊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與舟歷北歸舟者將舟木中統領護王至舟之中身按日取飯與之食居數日忽颶風暴作舟覆舟元將人恐備求禳術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

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問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盱眙津里鎮娶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太皇太后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卒宋濂曰王之平生不可知得此神人之跡則其積德之深厚可想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休嗚呼休哉

詔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恭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命制四方平定巾

二月北平守將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荅右丞相哈海等○大同守將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荊麟等十八人○上行後苑見巢鵲翼雛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今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illegible]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鄰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為頻勞今年稅糧亦與蠲免

臣建曰時中原甫定遂蠲東南數郡未平即蠲之蠲免租稅歷考前代創業之君未有如此者也[illegible]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

給殘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聖祖諭戒十有二一曰黃窮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我祖所以加意于窮民而發戶人才亦皆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聞州有所庶矣後之爲政者若窮者資斷爲不自其有遊惰者斷又不問善惡惟於窮者則簡賤之恐亦非先王受寶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率兵討之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勢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以不足償所費今爾入其境擊之但使遁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愼無逐利輕動璟進兵至覃垕寨攻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牛仙山山勢險峻視其寨三

面崇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進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由是垕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之計遣使來請軍餉上降勑諭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爾命參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澧州失利之罪治爾勑至璟乃督諸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上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

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㭎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設以朋賓設置相傅官屬以隨之

按守謙文正之子南昌王姪孫也[illegible]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illegible]而卒

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學知名元實學字少卜調學開元至正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學士待報於達京師元臣成論告身素與吾將死于燕嘗從人張千勤學勿死學不從竟趨盡其坊井中夜之非後所於報恩寺郝欲投井時大梓說出之聞白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遂乃世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聞素坐素履聲[illegible]

紛紜卷臣府素 上曰是謂順服將謂文天祥耳素堡
帶以名流亦典背 上曰素首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
者六人含闕廟上遂有是諭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友諒
所殺不屈而死 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 上初渡
素號以文學稱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皆
言李令守闕以愧之素至和陽年老體衰而死
使一表忠有條于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
順宮元兵敗于英與乘驛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圖形求之
廷著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略謂古之事
君臣女之適人一女之無二夫身不事二君之道一食其
祿必身不辭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止
以從兵故予英朝思瞽泥 上知其志不可奪遣之
出宮范素之失節視予
英樂與儀觀不殺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
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
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以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

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後以宮殿欲營臣家
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汴梁市而立
定四海之民之義號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近北
里於新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
京師○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遣使齎書與元主曰
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
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
之有順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渡淮歸心
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籍我

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
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
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
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
便殿召舜欽入見親撰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
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
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于
殿前廉南面布宣畢其君臣拜伏聽成禮而還○初大

軍既克元都元宗室四大王者遁入静樂背嵐山中聚衆結
寨首圖至是寇武州掠殺人民 上 挂與指揮鄭亨率兵擊
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王太王殿忽的帖木兒
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於其營落獲王
公以下百餘人降其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
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遇胡兵於
三不剌川力戰歿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與虜戰于莊郎
刺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
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
長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

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惡將軍移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底克敵以乘事姑息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按先是劉基言于　上曰臨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可取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illegible]真八刺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營建中都而竟亦罷也皆竟如基之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之子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二十八日以疾殂於應昌府文忠等遂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若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太原所至朔疆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洛馬河與元太尉賀驢兒戰死之事聞追封乘安郡伯[illegible]

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與旺鎮守其地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泰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俾失所○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兇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

闊地立爲義塚敢有狃習說以焚葬說者坐以重罪刑部著之律照刑火所○令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又惟習於武夫而文士都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夏至祭地于方丘○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

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〇戶部奏蘇州逋税三
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
賴其力今和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
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
幷所逋免之〇詔嶽鎮海瀆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
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
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〇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
自禱祈至日四鼓　上素服艸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
蓆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
子捧精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

霑足[illegible]
[illegible]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因諭之曰
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
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知
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
制勝以樹勳立名下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著
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㓕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
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

保富貴矣〇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孫遁
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
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
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陸氏曰觀此足見　聖祖不問其顏而於節義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
詔示遼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
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
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

到日凡遼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候織來朝或
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
牧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
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〇中書
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侈大
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
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
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
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聞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爲然[illegible]改之〇李文忠遣送元主孫

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教之但令服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待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

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勍訪求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處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浙鹽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

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等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壕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矢石交下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遣師往援克興國公傅友德領兵三千往援夜至雞頭關中山岩上列炬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火驚遁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至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廿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其節文制度名數纖悉具

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
綉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
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
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
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
者處斬

按恩初未造黃冊特有此令即黃冊之嚆矢也

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為編修○
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為左丞尋以罪誅憲入中書欲盡

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斥更用所親與欲持權務飾奢
以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桱賀憲曰觀
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即奏擢為
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　上覺之下炳
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　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
誅○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上聞訃震悼追封
蘄國公親臨與祭○大將軍達命諸將西征土番克河州
招諭土番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
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河敵孛子于是河州以西甘朵
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詔徵江南諸郡
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
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
諄諄屢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謝刻而為
書以基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
膳日一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熙太和日一
舉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寢之○命中書
省遣人收瘞遺骸○京師及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
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帝子著
為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秦遷卒追封安遠侯尚[illegible]
為文述其功遣太牲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蠻酋
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為寇故命
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復遁○改司天監為欽天
監○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
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有着花靴者責之

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廉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侈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徽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上親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從西師亦凱旋相率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論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朕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服故至今朝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推堅撫順勞勛俱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有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後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嘉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丁德興
濟國公　加封吳良成泗國公
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
券數上其文不能悉錄姑
以爲勸有云朕聞古帝王之
以伸之故成德嘉聞于四海而
三尺劍率眾數千居羣雄
爲帳門所心膂從渡大江
丁元宗戰成營所臣無不來剋不一二年隨集兵
數十萬來西伐日不戰剋爾用守國運籌謀揆進取
紀律未常撫士卒整飭軍民無有志誅之言
此上天以授朕朕病知之治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
爲何有功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漢蕭何
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
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
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
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愼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
其嗣人必圖後稱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

歟○初欲製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
是忠懿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
準其式而加損益爲有差第焉等剖而爲
三一頒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焉
按漢高祖謂吾所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者
人人而已我　明皇與李韓公之勳烈無與蕭何韓國
公之將略除於韓信劉誠意之謀計符於張良乃若常
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諸人皆無非三傑之儔匹而視
入將驍平其後我　朝開國元功視漢十
高光爲光矣其大業之成豈偶然哉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旣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
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興祖
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
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以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
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
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終麗於法唐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
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
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
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累
意氣迢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

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驍騎
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兵長衛士尹吳富此又不可恕也若
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固削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
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
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
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
諸羣臣宴畢因諭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
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又之常情
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

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見卿耳徐達率諸將稽首謝　上退御華蓋殿與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

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撥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御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莫不感動○上御罷朝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皆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

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月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命尋選東宮官屬李

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不許
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
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
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忝知
政事胡惟庸爲右丞○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
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
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
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五

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
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illegible]
可不討命卿等帥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
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
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諸將陛辭　上密諭傅
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
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
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
命○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備況
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備中書其

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
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
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
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
其給之勿緩○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並治城池濟南
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命馮勝往陝西經修城
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御史臺進
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
縣官之數○製玉圖記一賜　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製
玉圖記二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以[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五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
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
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各衙門
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
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臣曰先聖帝賢王
以及歷代帝王曾平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
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王三
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
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
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二須

成縣祭漢光武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
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鄂縣祭神農寧遠縣祭
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
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
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
縣祭唐高祖禮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
祭唐宣宗○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隆
進奪電屋溫湯關○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
臣廟
閏三月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諭上因謂侍臣曰古

之宦竪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
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是
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未可驅除朕所謂延
宮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範豫
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建康福壽死之
遁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上追褒其
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也宜立祠祀之
三月湯和等克歸州取夾植寨峽及寬原等關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

郡地圖遣使來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
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是利處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
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
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
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僞
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
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

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濟至五里關世
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前奪飛石所中而死友德
督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
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據天險為其平章莫仁壽
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
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國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傍
羊角山南傍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為飛橋三於上平以
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等物佈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
於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通夔州指揮李榮
出白鹽山下通奇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

泝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壕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
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
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
蜀人望風驚潰友德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
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
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遂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
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
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
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以兵戰於城下友德
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羅瑚聞友德兵下漢

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救漢州
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洪
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拔
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
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三千
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illegible]○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
秋糧○時湯和等師駐[illegible]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
恐其逗遛緩事適傅友德[illegible]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
精銳冒險深入克階[illegible]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
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illegible]止在今日若候水退然

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日所以詔爾者獨不記憶乎
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舊夔府鶴平
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
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
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為濟南知府初至官榜于
通衢諭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
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為師選諸弟
子員於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社禮各立
社學民墾廢田者閱三歲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
役使務狥民便此愼于庶獄月錄[illegible]省時永嘉侯朱亮祖

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淵將屬克勤師卿趣五千夫浚河塘
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
法
五月詔勵風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壘石之固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
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參
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

民從今施恤刑而又重之祿吏明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
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
之治也宰慚而退○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擁金
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
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振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
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五綱
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
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譽守非不嚴人
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
盜備于中原僭名號者總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

帝于蘄黃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帝于姑蘇明昇
稱帝于西蜀後因帝之三兆皆擁兵數萬鄰據中夏雖亦非
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渡江與將軍會
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以將軍爲名家遂縱歸
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定中原南過
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海一統將軍爲倚房權元羣祖
乃自亡元帝急定天下以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
居金山大張旗令吾兵將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
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如昔就彼順其水草猶可稱雄一方
不然捌鬣百年之遺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舉之後先惟

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水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
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
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
艸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
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
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
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
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
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

之其將鄒興中火筒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
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
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
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
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
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
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寒豈
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
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

附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當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湖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請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不御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李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鬬志寒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

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入官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鑒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循資服充位而已也○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於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遂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愼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俚詞以爲佐歡甚者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

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illegible]

湊閩洲其人猶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家譜長諸漫搜成抄皇明他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

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吶哈出據金山屢邊爲患乞益兵爲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領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龐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廟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警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皆可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初保寧城有徐氏女年十七遭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父識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邊城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

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卜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其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殊使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爲安遠知縣

八月改鑄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依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合驗入內請寶如大都督

所先今吉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偰斯
國故民提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舉詔○上平書閱劉基以大象事畢條答
上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
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漠沙三佛齊國
王哈喇禮八剌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獲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空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
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旁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十伯都不花儲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皆送京師 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漢有僭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高麗國
故爲入于漢矣未還云洪武五年正月陳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視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與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
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
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
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
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
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
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
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評汪興祖以有過從征
歿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各路遴權
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
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咸化而後從而嚴之郎餘慶
輩以贓敗者猶杖脊黥面後宗世多爲擢拜至元而
漫無忌憚無守貞節雖以此我雖時贖亦不貸賊無
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當時有善政了得孫

所當遵行爾大小臣工永爲鑒戒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懼請罪　上曰朕備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等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稽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値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震是時府倉儲粟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恵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五　終

東莞臣陳　建輯　檇李臣岳元聲訂　岸生沈國元訂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孼梁王把匝剌
瓦爾密所據特遣翰林待制王禕行承吏吳雲持
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
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
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　上謂
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券成　上給賜顯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
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
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
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
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
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領
時都督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
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
○馮勝等遇元破王兵于[illegible]力戰敗之斬首數千
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沙不丁朵兒之兵至永昌又敗元
將朶兒只巴於忽剌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
元平章不花戰敗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
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
戍守既而闕衆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
哈剌莽來虜遁逝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
負乃留輜重率輕騎驅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
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
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
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鶻海虜來益衆文
忠據險爲營示以羸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

渴欲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令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
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祭牲以祭顧時與
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
戰時奮勵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
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
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
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擴指主
司

二月　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位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
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

甚心予罔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內外諸臣惟日偸肥其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關於
心有司人心日險遂致上煩朕夙夜憂勞未明從朝〔…〕
勝臣民矣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厥職〇戶部言四川
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
貯送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命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
僞僧〇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輪車一千八百輛

以備軍用〇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
赤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
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〇復
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劉弦五開潭溪
曹滴洞淚鴉芙洪州古州等處蠻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
使復業凡平尚泰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
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寧〕〇元泰和州學正劉
于辛

按于辛字光輝吉安永豐人元末爲泰和學正山中原[illegible]
處辟[illegible]見辛[illegible]上[illegible]召至
[illegible]以疾辭[illegible]
[illegible]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覆實俱奏表門閭如制
〇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〇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著令皆得而
意綱申飭爲拳拳〇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
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〇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
績〇夏至祭地于方丘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是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
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
歲豐乃王者之禎也〇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〇作鐵
榜申戒公侯〇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〇定宦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〇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〇壬戌
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

令羣臣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並
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征西將軍馮勝
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將士勞苦諭中書省必以丁粮
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
十一月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
還京師先是禎督舟師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五
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公侯都督指揮千
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
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
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
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
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
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
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宣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夫厥華固無足道而吾觀于今小書不設何使其爲明君良臣而都後者稽考累朝當行不為諱抑也夫此諒治關大典上五滿遠及于是安請徐尚式事例徵勸處一書以爲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
以示中國其有鄰不殺待者不久皆殺即殺君家待來幼
主至削髮為僧然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
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劉混
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寇起汝穎蘄黃開君家天
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甚衆為將帥者之黨示亦不崇社
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
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古生為閫
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
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
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入則歸二生宜啓之毋
教人絕父子之論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
保如其不然中國大軍出沙漠旌旗數百里縮首於陰山三
生者忠于君自當判斷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
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其祖見雖熟慮之

十二月内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
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
他處盡殺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
朝陵謫修政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
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
校之績

癸丑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
務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徵孔克
表爲翰林修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

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
省參政以汞奸怠政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郡貢舉
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資美者肄業
其中河南解額内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内選王璉等
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
皆授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彦良分
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
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
均之秀入武英堂俾肄習政事翰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
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彦良浙之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

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彦良對曰道在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
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耳　上曰元氏以
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亂
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彦良曰法數行而數
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
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彦良侍　上曰卿何官
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彦良曰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
峻隘不如卿也彦良受知于　上如此○廖永忠言東南
倭夷寇扰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請令沿海軍衛添造

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
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從之○上謂儒臣詹
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
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
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
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永爲世子
孫之法也○江西行省商民匿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
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
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

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阻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
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〇二月改羣牧監爲
太僕寺〇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
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
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〇會計在京官吏俸給
及各衛軍士月粮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
奇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
王〇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
本文藝次之〇大軍出鴈門西北循長城外傅友德爲前
鋒虜聞之擧衆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學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
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
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
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
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
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〇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于　上甌處之間有地
曰談洋僻絕岩險民多負販私鹽聚遁逃爲梗宜設巡檢
司蓋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常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
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
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祖地以談洋距
山面海有王氣欲謀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
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
欲逮基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既而基入朝
謝恩遂留京師不敢歸〇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
軍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洽擒僞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
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剌河大敗其衆斬首
六百級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〇太僕寺丞梁埜僊
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

東北至　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
使軍民足食從之〇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〇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
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
里俱繫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
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
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

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徐達遣指揮李[illegible]入奏分遣李文忠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中書陳寧為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俗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illegible]唐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illegible]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丁丑流御史[illegible]先師孔子時胡惟庸

劉基湯晃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弟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晃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略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賚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

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illegible]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率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寸木之功亦甚艱難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詔禁四方

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
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
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
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
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
變之而卒未能近時名爲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服當
其彩絲殊異古體且使事甚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
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
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按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賀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嗚呼惟書聽以進而把其他如謝陞官謝賜表之類一切華去不用以省[illegible]繁文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温以恒
言注釋群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
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
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
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
類要

天順目錄[illegible]高廟看書議論其發不襲常俾排糸[illegible]公曾[illegible]宋[illegible]過關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聖祖說經篇篇易明白如此

鑄大和鐘成建樓于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
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
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其部落甚衆又招降偽國公
吳花都等萬八十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
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

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
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
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置
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待　上燕于乾清
宮之便殿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校對日曆同
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趨右順門旁　上適乘
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詰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
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
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

所卽和詞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大明律
成宋濂撰表以進○滁州遣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
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
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
十畝每耘耔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
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
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
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褘吳雲等先是褘奉
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

緒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
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效若朝命奉籍版圖歸款
方則凡地土民安者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
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守將命遠
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衆不欲殲於鋒刃耳曾
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
據閩廣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illegible]殲惟
少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
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況
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孰若擴廓土地甲兵孰愈中國
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
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
游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
褘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乎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
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
梁王殺我使以悶其意褘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偶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
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建閱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　上

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以[illegible]觀爲之
記○命曹國公李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
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
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陝
置兵衛備武連年士卒憊息兵節用取諸郡都督僉事
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
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疲夫百養戰士乎若徒疲民
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
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
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

俾其專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俾各專之○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法服其四廟荒蕪者悉蠲其徭役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二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則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陞辭 上諭之曰瀕海在京師數千里外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傷于刻

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傚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遠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蘭州八里麻民鄧買的叛又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蒲沙與其弟火石及徃招之鄧買的不從者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詹同解部事以呂熙為吏部尚書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皇山之陽也○置鋪治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十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正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由宰饋牛為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牲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斯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按李本讀通紀序略曰劉黻請言繁蕪事辭須屠類皆功利之術天文寬仁之德後深其說將壞人心我子生于諸未而則室班學禄之制已去其籍並漢武欲時度書籍出諸僭縱拱之不曰濱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

陰謀之書推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至宋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施以為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禮乎要之不敢盡信也哉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識絕古矣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番之新安人元末以文才為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太祖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進葡萄

前使者相繼十途寇氏爲甚且朕性不喜飲兕中國自有
林米供億足之後無復進獻者矣文綺羔表進獻○有御
史自廣西還言土官貢大象　上覽而責之○命文忠督兵
攻大宿高州大府岸克之斬故元宗王孫朵朵失里擒承旨
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
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宗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
徒荅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行省命靖海
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
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

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迥京卒葬以侯禮文輝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命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
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備考諸書以報于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
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
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爲虞夏商
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
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
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宋濂侍問曰天下雖

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
者雖奇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
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歷起居注遷考功丞○中
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
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
君子孫國亡就俘纍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
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
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

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
氣運之常耳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亂
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驕恣操縱擅逞之志於諸
鎮鎮互相攻擊日殘生民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剝民以供
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
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
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一二萬流離遐境意圖中興君
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勢比至正時低昂若
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殘卒數十人千騎欲與全盛
中國相抗尹多不知輕重若何不諭君明天理若能悟我

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審
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天
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
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君在應昌所
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illegible]去今寧不
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識禮等護其
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
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
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
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

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
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
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
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
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為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等處皆古燉煌地也而沙州爲要蓋其州有玉門東鄰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金符回賜仍詔其酋長立爲四衛各賜一印曰撫端同真苦先推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
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
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
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
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撥田畝以善長
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灑神木松若枝臨五年十二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應時屢降如初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爭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
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未

遑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靡已惟兵後苦殃者朕失
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于戰場屍
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
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
會聚失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惻傷今詔
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令居存養使不失所

並論此詔即大禹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雖考三代而得人君子惠困窮恤鰥寡求有如此罕觀者

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
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

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服中乘鑑窺形貌已蒼顏效
皓首矣朝思暮者鬢鳥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執銳
提三尺之鋒錯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
命於白刃之秒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
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面惟功臣庶子無所
託者有之所以朕爲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
府將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
不　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纍章○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
各省衙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上對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固者
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
家之注各有異見朕因注之以發其意○時道靖海侯吳
禎徙浙東故耕方氏台溫明王郡故兵籍至畿郡無籍
惡少扶私遷怨憂引平民爲室爲兵瀕海民擾寧海知縣
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
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滁州人擢
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令刑部侍郎李
治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市馬○禮部尚書牛諒罷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優賚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
書名曰洪武政記○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
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
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
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
如此者衆特以濟鄉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
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
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

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宰輔拘常禮朕懷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世通
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
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
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
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之意詔刑
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中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
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滁和之民畜馬恐所司牧養失宜
或損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

不能其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群遂能北
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
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
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務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
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
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
中材或墮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
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詔
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學立師令今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
鄉僻壤莫不有學
臣按自天生烝民必爲之司牧撫輯與教二者而已此
皆從諸二代而降教養兼盡未有如我　聖祖者矣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民
間皆竝銅私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　上以宋有交
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
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遠許遂
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舊韻
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常設置有司頒
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爲何有
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農桑學校績由
甚與朕意乖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政有無農桑學校
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
慶侯廖永忠坐罪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與之才虎視鷹揚之勇
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勳觀其鏖
戰友諒於鄱陽禁士識務共會取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
而轉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于談笑之
頃收拾寶備貴顯開國之元勳千古之名將不是過
也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太祖謂其僭所善儒生窺朕意

飾以激封爵止封爲侯而數其過書于券
以激責其所以然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基言胡惟庸不可相惟庸以爲不可
既而上竟相惟庸基以洪宮綠著之禮
言於驗者其亦恭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啇奸
謀深忌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拳
石基強起上出此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
文于遣使送基還鄉未月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
數月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飼服闕即進之且戒之曰勿
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我
無益也庸後上必思我有所詢密爲我奏其略以爲

以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乎苦　上至
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利義形於色知
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異甚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
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
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
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
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
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致
恐滋久爲國大害辭甚切直疏上　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
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還○七年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六

五月遣内史趙成往河州市馬初漢中以西番產馬其所
用果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設以羅綺綾
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
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宜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
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
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程役其
膏腴水田皆灌莽流移之民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
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
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布政司遵

行之
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
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
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
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
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内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
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六

永使于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
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物有司如朕之志
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
講武事詔太子賓客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　上閱輿
地志得滁梁古蹟命内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
之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
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屹然相屬淮水
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朋民免修阻之患昔
人有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

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
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
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
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甲寅甘露降于鍾山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
場親覩甘露被枝懸垂上下有若貫珠命採而嘗之入口
甘如飴餹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
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懼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
懼或災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
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
爲己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工役屯種
於鳳陽令各處人民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
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
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詔江陰侯吳良
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
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
要職 上愈厚之舫川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飭
其將王命蓋州衞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

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
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聞虜至督勵士卒分
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
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剌吾
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
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
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作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
里沿河壘冰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沮隱然如城藏釘
板於沙甲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
城山間蓋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萠兵以俟四
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
兩山旌旗蔽空鼓譟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
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
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粟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
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
身免○上諭御史臺臣曰糧長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
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
免其輸作使仍掌税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鈔贖
罪制可○陝州人獻天書剿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
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嵩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遣使齎勑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爲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遺臣伯顏帖木兒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令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嘗爲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擧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値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春政尤多驗年以疾卒于官○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

書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蘇伯
衡經歷能此還京師將行次中途丙戌桑見只班要切施
之

按伯衡金華人陳友諒破江西選之仕不從王師既至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禮史事翰林待詔 [illegible]
[illegible]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
稅吏部以聞　上曰稅之所有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
恢辦是額外斂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
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illegible]者皆不以指爲從我夫爲進末從之猶恐其遏抑四民之中惟農最苦 [illegible]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誥之曰頃以炎布爲民所稱亦
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起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
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馬歌
召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欲嘗侍宴　上强之至
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
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

御製文集誥文有曰爾濂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爲無事本制非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未嘗授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璽誥如此蓋不以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
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
大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
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
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上言
三事尤切直

按居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開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務於召心又矣銳不求言猶鄙言之況有朝廷部集用爲萬言書言三事其略曰分封以後患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大節之類誅殺人如蛾蟻使民不自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五刑之外 [illegible] 假使治貸之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illegible] 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從下豈易得哉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得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亂之紛紛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爲所收乎此亡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竊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之地並乎王畿而秦晉燕楚齊梁吳蜀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

不[illegible]詩伐有事則爲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後[illegible]至[illegible]也書奏　上怒其疏間我骨肉[illegible]繫刑部問狀病死獄中

李祺爲駙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祺善長長子也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祺父子恐失禮久失問候朝參　上宥之

七月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遂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誅無賴被誣者釋之

秋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者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偏諭諸將一禮嚴密雖左右將校令勿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範[illegible]去者可以使令○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務使能馭不能以剛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操縱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皆如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　上諭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瀉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人[illegible]因遺書至正[illegible]不敢取逃入山不出[illegible]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illegible]乃貶之[illegible]其奏[illegible]次子孝孺以身死而克勤[illegible]五十[illegible]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illegible]正殿後爲寢殿九

臣以一間爲一室奉安斧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
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僉事沐英爲副將軍
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制
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山是刻夕左右皆累日時詔許
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
問侍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
詰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
新紀備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者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
幾誤罪言者邪○勑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按英字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于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彤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濟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轉和怒焚其驛舍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置酒予英至欲與相見予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至不受退而上書言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制平群雄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數息南山復罔所拘致京師垂叉渡江復得稱仁七年之久勑勞有司既達陛下之恃大臣然之常備難死罪不足以贖其罪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請不濟天誅反廢其疾以英爲賜以酒鐶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捐大其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誓永不棄布衣退縮以行其智識淺薄適義主請知爲什至七命罹焉食肉卜在五年提無尺寸之功

以報國士之調艾國家板蕩院顏失節何面目見天下
上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苟女
適屏仕方朝司馬光日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
之士中君以爲陛言乎嘗予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罪精
器械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閩宋之盛古未有也猶
以爲未足崇學校明人倫爽以死節之臣義盡謂治
天下之本以英一人之義夫以以死節之一天下之義人民
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
夫[illegible]
漢[illegible]
陛[illegible]
之[illegible]
遽不行於四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廢節義者
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下嫦謝門以自
英豈肯哲學術開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逆而樂危亡顧義之所
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則焉之罷仰止古人死有餘
自青天然伏鐵鎖不知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
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
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
可奪勑有司送出塞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六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閱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寵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流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于官犯贓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棄

處州季汶卒汶字彥父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薦琛等歷顯官知名當世惟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宋濂辭歸濒行賜綺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一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嘗曰大江流不可行宜從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歲一來朝○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宋濂抵家上表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二月上與群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肅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illegible]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illegible]十有餘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驗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天體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先儒家亦皆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特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夾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并牛馬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嘉獎官之璉以未終喪

衍市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
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摹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敬父
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採古則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為崇
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焉歲
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荊蘄
新被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五六月迄未發賑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
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
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
民為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毋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寵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申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諸巴國入
賜以介郡

貢其國在西南海中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蕃殖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象官跨馬皆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皆積稅布男女咸務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其俗美矣
九月勅中書省免浙江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
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
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
即位有年常以勤厲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
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
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
不欲暫安但祗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
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
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朕與卿等其勉之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
正為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謹身殿上見其
喜皇太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賜與
賜自是日侍　上遊息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
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為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
至元升為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與通天冠絳
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

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帝為上
祀其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
官具祭服詣舊墻以還主告○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
宋濂來朝乃召詣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況有事於天
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為朕記
之傳示永久○改作大內宮殿成

按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兩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門內曰奉天殿[illegible]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illegible]宮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武英殿 上齋

[illegible]居也[illegible]
[illegible]增蓋規模[illegible]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illegible]
而後知人情必請練而後[illegible]若[illegible]事不[illegible]
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也[illegible]
予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illegible]覺之際處置若有未[illegible]
自今後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illegible]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illegible]
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
卒訃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車駕臨奠親擇
瘞葬地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洪偉

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
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入郡之民
皆懷其德○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
襲○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眞鳳陽人國
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
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眞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
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夷
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
虫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耳不虞
眞之死也眞死王大恐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軍士
[illegible]曰[illegible]眞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
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即
襁褓中封為西梁侯以報眞功○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
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
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
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
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
省將必假威福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
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酒

婦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
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御批 [illegible]高廟鑒前朝內侍不許讀書識字[illegible]朝[illegible]
以給事宮[illegible]於內侍監 二者之所[illegible]宦爲[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患觀之 高廟元爲思患建諸 聖祖北論[illegible]
書[illegible]之清除[illegible]閹寺之要萬世 聖子 神孫宜
定 遵[illegible]
[illegible]制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帥師討平之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眞人張正常卒子宇初嗣○是年
復以汪廣洋爲右丞相○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聽納以擴擁蔽今布
政司卽古方伯之職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
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
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
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則爲賢才天
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
詢事考言之道也○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
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
奸僞○丁玉討松潘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
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
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天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
向○上以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勑中書省
議減鹽價定擬凡輸粟于各處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
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
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

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字桂良彥爲晉
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
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
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
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

後世 上徙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以葬 皇考妣即今之 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婁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illegible]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為亂[illegible]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其朵降其萬戶乞失迦夾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𩲡三副使汪舒朵首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蘇松楊台海溢○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按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倚多平原膏腴宜稼少雨繁茂沃土宜穀使藏果其[illegible]上下親押無寇盜男女椎[illegible]

九月有星孛于天弁○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賜中都國子助教貝瓊致仕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子為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是年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為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桂為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其妃武寧王女楧為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王廣寧五衛[illegible]

[illegible]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是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燁 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太祖勤民事務敬其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類異而後同[illegible]

能領則夷彤服矣等濮滕之衍以以受嗣官継損之若
之未嘗復古習工之樽而插斗敘謀有翼亟現諸不在
祀典者莫不峻制而興防之飛可謂盡贊 聖聡一洗
汙除矣豈非滑負之編禮十九學典籍之功 觀于二正
時典勢寶然乎必試各之遵于州自隸
兩生于自命中爲建處而爲十事作矣
○西平侯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
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
納等遂于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
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
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
守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督理隴西西番等軍務
[illegible]鳳部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
府知府董倹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
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學
名立于兩間斯成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
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
游觀在苑中若有啟沃未明而以不足乃終日緘默若有
講説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
豈朕昏昧不足以閫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及選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言輔
贊而緘默如故無與事朕之誠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不憚不倦今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入君所就
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
人三緘其口 曰此古慎言人也孟軻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
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
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
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
[illegible]上以春秋本諸國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
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
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敘各公之
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蕪所以內中國而外
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illegible]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塑像祀
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illegible]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
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
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兵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俟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丹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之夏税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illegible]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都督馬雲征大寧[illegible]

[illegible]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illegible]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illegible]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濱中國東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限大山國王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屬國百餘訶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千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世傳其與蓋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長者邪馬臺卑彌居羅甚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書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其俗男子冠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喜用兵恃其寇盜賊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屏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錢寶男女蠶桑耕稼錢鉤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二年又寇□□轉掠浙東□□是年遣萊州□□□□□□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臨致來表賀並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又遣僧祖萬里遠聞寇之王遣使同二僧人貢是年寇海鹽澉浦瀛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久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萊登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却之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詞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遣使齎敕諭宋國公馮勝時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即放歸俟農隙之[illegible]未晚也○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illegible]莫大於欲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舍禮則欲肆爲君而舍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舍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

侮者論如律○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
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
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
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
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實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
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
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倘有不進與知諫者在於忠已
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用以東宮侍書張紞爲道政司左參議翰林修撰
爲右參議○開甘水渠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
忠以爲言命府官役工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繞民舍
始得甘飲○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諭禮部
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
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隱德藏光甘于窮約不肯
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
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
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按子中西城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
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醫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
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
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敗復走島嶼浮海獻捷元
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
未幾而福建已歸附子中隱匿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
子中變姓名浪跡于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
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
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
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廣信自廣曰
如有薦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及之後至
是立本遣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非晚矣
乃具牲酒祭其祖父湖
及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遇爲翰林編修○永嘉侯朱亮祖鎮廣
東所爲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其數十事上責亮
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
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廣洋在京
頗耽酒色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
不言通察其然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出爲
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爲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
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
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頗聞惟庸挾
醫往候基病飲以毒藥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平
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訪求卜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詐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
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
前走衛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

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
弗為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
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
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
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
六人

按惟庸自楊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密言于　上[illegible]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己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銜而報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既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益權要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其家庸令[illegible]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illegible]數選[illegible]及士命魏文進等為[illegible]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以親故往來惟庸家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善長未答會惟庸子[illegible]于市奔入[illegible]中[illegible]死惟庸殺[illegible]者[illegible]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illegible]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illegible]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illegible]連坐[illegible]

胡惟庸謀逆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
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侍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憨況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名滿天下文倡四夷爭千金求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illegible]記[illegible]等書傳于世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
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illegible]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illegible]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
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
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
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按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抗者十餘年　上恨其民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籍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額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

時也至是乃命誠其領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
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元國
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
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
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
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
不知所措皆俯首就縛獲其全部以歸◯僕斯為吏部尚
書改禮部劉崧為署吏部尚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
[illegible]部尚書◯諭太常諸王持侍忠道[illegible]

卷之十　九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為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
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海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
利益帀　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
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等收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
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
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京支錢鈔以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
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運分司即驗場所屬地方總其丁
產多寡地利有無官則革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為民便從之◯是月燕王
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潮致仕各御製詩文
賜之◯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涼德託於萬姓之
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
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
奸惡鋤根剪蔓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
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illegible]焉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
[illegible]未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署
吏部尚書劉崧致事既罷為吏部尚書◯復以湖廣漢陽
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州長寧縣為歸
州桂陽縣為桂陽州
六月朔受朝于正殿◯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
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衛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
恭讓為漢陽知府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
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

卷之十　二十

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時胡惟庸事覺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嚴奉天殿○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美即胡廷瑞改名）時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illegible]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illegible]人君遇災而懼克[illegible]太祖者

罷諫院官陳鋐爲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宦人受刑既沒身當侍悉前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遷等累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此出宮門納韡中佯醉脫韡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儒王本李祐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部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老辭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壞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illegible]任俾興國治當竭誠報効無蹈前非其有曾任未代者[illegible]妄行則國有常憲[illegible]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侯楊環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遣還（爪哇即古闍婆國久名蒲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鄰底勿諸國國王宮磚牆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尚四丈地覆板藤花席地而坐民居茅茨得重[illegible]了內王蓬頭貢金花冠有[illegible]說帽東鵰縲短刀號足跨象或乘牛民男女頭交椎髻上衣下[illegible]男必佩刀刀極精巧刑無徵杖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南麻中國古錢衡量借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黧黑猴頭赤脚坐[illegible]）

無檳榔飲食與巴筋蛇蟆虫蝎與犬同寢食不得衣被止婚男從女家居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吉祭婦裸被髮跣足禁用絲帨燕衣金珠飾寶衩衣衣水葬火葬大葬棺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采用青盤枝皆依香蘇木檳榔木吉貝則挂烏樣鵰鵰紅綠白點鸚白兆自依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爪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諭責王遣絕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illegible]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由古北口獨當一面[illegible]州高州益迷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為難辨　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上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虛耗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創編賦役黃冊[illegible]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illegible]一里之事[illegible]

二月李叔正為禮部尚書○以鄭選為福建布政司參議[illegible]

三月大赦○復提刑按察司○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illegible]大誥[illegible]五郡[illegible]先是[illegible]免征稅至是又詔免馬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

征頁矜獄稽鳴呼　聖訓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愚至深矣民之受賜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為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直學士待制[illegible]遂設至是官制始定○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illegible]

四月命國子生[illegible]向說苑及律令[illegible]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illegible]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illegible]勠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illegible]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帥[illegible]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　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仗[illegible]時[illegible]服鳴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姦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illegible]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搆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復大理寺

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　上議征之乃祭告嶽瀆諸神於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繼承祖宗保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蠻歲爲邊患斯也稍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益肆猖獗恃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攘堅撫順以清西南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蠻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勑賜慰勞賜田二莊○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

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寛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咽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趣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龍江禡旗纛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十月壬子朔日食○定考覆殿最法○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
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
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
輩文武兼資難矣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
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
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爲武人
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
酋安瓚羅鬼苗蠻仡犵狫聞風迎降○時閩廣東寇盜爲
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衛延溫三府山寇
[illegible]葉丁香等遊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
之[illegible]平福安縣亂寇江子八○江陰侯吳良等討[illegible]
悼殺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illegible]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撫元梁
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爲備
心及其無備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霧
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
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命鼻夫精我時作欲濟勢達里
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

後軍以禦之所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
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
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
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
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
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悅而軍聲益震友德自率衆數
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
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
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
[illegible]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
[illegible]日雲南平而友德等兵亦取諸蠻城烏撒初友
德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
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勢聚兵赤河
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
兵威振盛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具蠻冦
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
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
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
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
土酋率衆援之寔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

其酋長多中弩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定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附○令翰林院評駁諸司奏啟○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召致仕刑吏部尚書李敬劉崧爲國子祭酒司業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illegible]揚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譯[illegible]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聲音既成　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二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殷統爲左參政○沐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以次皆下○

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守不可[illegible]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illegible]上關英兵緩下關爲犄角[illegible]遣胡海將[illegible]

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師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　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illegible]我逋逃擾我彊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illegible]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罪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遂將遣使齎　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東文學江叔瑜等　詔有司各以稽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泰曰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蠲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illegible]除未有下民又如此者

賴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潮陽龍川河源歸善及
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其支糧循役之法
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
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
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章麻哈首元末土
官[illegible]所徵道及蒙官隱占今遵元舊則漸次城之有所不足
[illegible]以糧賞雲南府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
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
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
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並可
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蜑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
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鞫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
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勅
非之其後凡罪囚俱送法司二十六年臣謹既置刑部
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訟矣只宜依洪武晚年
定制為是且武夫麁恭
其於[redacted]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
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
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
首三萬餘級餘黨相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
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承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
于德章上言家本附州界下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
[illegible]得其取其地以獻于朝　上諭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illegible]所絕之益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害財其
害甚大況控制遠境貴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
[illegible]害此人但知逸利不知致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
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祭
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鈦
為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
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
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
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illegible]拜乎遂再拜臨

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仲賢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愕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歲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詔遼東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比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遇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濟字來學河南洛陽人元末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去終喪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上命刑部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訖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眞定孝婦劉氏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徙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藥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久之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踰月而卒劉氏廬之舍側閱中欲還合葬于夫葬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謂侍臣曰此一人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
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學士宋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羅
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頼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
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
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八月命永昌侯藍玉（步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凉侯費聚為副總領官
軍會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悉服來降置貴
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
[illegible]軍需有差錯改正謂將空印紙塡寫咨呈補發事發
[illegible]怒曰如此弊端我遂大行考校議用半印勘合出納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察院等衙門各置簿冊二扇合空紙之半鈐各地方撥寫字號用印完畢併簿底簿發諸有行衙門所司直隸府州縣所掌內並底簿於勘合紙本衙門與諸凡行移在外事發用合各填寫號數下各處方照字號相同將關去事件未行完報如發紙盡完照字號接如前各收司府州備貨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報其本衙門存留清理一體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浣濯之衣纔諸飾斂不甚易其衣裳毀弊猶補綴工諸婦有不遵者亦俾以繪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下母者惜也　后謂未有子當育　上兄子文正皆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養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眷甚於嬖恩以下有恩視無寵有子者得少加

原太子諸王愛之甚篤然令　諸學詳切懇至治王諸
以衣服器用祖制者必切責之　上以賊武治天下
后嘗說之以寬仁　上每前殿決事后必遣宦之知
節　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　怒何人因泣諫
曰　上怡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輕怒致殺人死者衆
枉苦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
多從寬文正讀江西崇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從以文正
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驕縱自渡江以來乞太
平破陳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
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有舊親雖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慈言　上欲察之后又
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
之　后諫曰其家之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而上
而疚之殺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嶺南
幸太學課諸生有儲孳孝者集所御
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后病不
肯服藥　上問之曰生有命死生之於前何益
若服藥不效　陛下得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
[illegible]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
[illegible]當為汝貸之耶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illegible]終身[illegible]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
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
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
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
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弩於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

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寇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聚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詔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按道衍即姚廣孝也蘇人好讀書工詩 [illegible]

設科取士○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士優劣○以應聘儒士沈十榮爲翰林待詔○纂監察御史印文白繩愆糾謬○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韶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

哉故勑天下徵聘逸賢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衛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新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幹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嘉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illegible]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illegible]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爲恂等復固辭一月勑賜放還

殿閣詞林記 [illegible]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讞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討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沈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眷寵○刑部
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
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况一
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
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
成式榜示中外
冬十二月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illegible]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監察都御史[illegible]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
唐勝宗[illegible]視陝西城池[illegible]
衛校卒凡六十萬六千餘人得良馬[illegible]二萬以[illegible]馬合
萬三千五百匹[illegible]
[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終

東莞臣陳　建輯　檇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校正

癸亥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illegible]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謹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覽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賞罰少公[illegible]觀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悲之[illegible]私昵知誠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昵暱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二月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上謂沈等曰朕閱古昔帝

王立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傅友德等平雲南[illegible]部川相破佛光寨進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illegible]前後[illegible]一萬三千餘級獲[illegible]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illegible]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illegible]之外有[illegible]有國日入百娘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昔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國子生瞿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其妻張氏恥之曰夫者非但倚聖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今爲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

[illegible]不難陛下紹創元芳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而謂
于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其心焉上陛下留心聖學
親禮儒臣制論萬方卓然與興漢制治相表裏陛下豈漢
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宋奕世積德以有天下
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
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
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劉希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
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覺而惡之曰竭澤而
漁害及鯤鯢焚林而畋禍及麛鷇汝張巧密之法以罔民

民其能免乎濟大懲○倭寇浙東

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周訓周有立政用
憸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
帝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夫
馬變人人不怨畜夫馬者乎況小人中懷外邪而其言
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
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徇其義乃今合附會且是不可不
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害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

人不以爲[illegible]門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
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襲文升贈例○定文官封贈廕敍例十一條
○遣御史錄囚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
戚係乎令之賢否故激揚清則風紀之官責司之今御史
及按察司遍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民利病悉宜究心若狗私背公矯直沽名背察瑣細妄興
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宜布朕意令
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

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
僞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
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者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
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
國俱給勘合文冊○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高麗
遣使張伯崔涓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illegible]

[illegible]

安六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按興一名子興[illegible]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爲滁陽王廟碑[illegible]

議[illegible]○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振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令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皆血祀之宜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作祠致祭四川隆州土神乖休侯李龍遷隋[illegible]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illegible]宋立廬陵王後唐[illegible]爲彭澤令彭[illegible]舊有

祠守邛宜祭祀[illegible]山廟宗正爲京畿令高[illegible]抑兵過境縱掠百姓[illegible]捕而斬之李龍遷圖譜之於朝流建州卒塋於隴宗後見夢上帝立廟賜名謚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黼與其妃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剄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陞大學士吳宗伯爲檢討尋卒

按宗伯金谿人中舉科狀元性勁直不阿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召還尋拜[illegible]蓋亦召還拜大學士尋復以[illegible]失人累降檢討初宗[illegible]集讒者見其文賞曰此見吳先生氣終不能掩云所著有南宮使交成詩玉堂諸集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illegible]

[illegible]

洪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賜葬
鍾山配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茲文忠[illegible]勁　敵[illegible]成　扶[illegible]生　常師全[illegible]淑　上音命兼領[illegible]　武全才侯于景[illegible]公
四月　上詔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illegible]見諫
邪言務諂諛諂言近于忠讒言近于愛誰不悉十逆言則
絶日聰而讒人自去不敢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絶
矣鐸對曰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

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
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知罪惟讒佞而諛者决不可
容也○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諭功進封友德潁國公食祿
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
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使成張
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者征南當及子孫世世
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俟後令副與先卒亦授世襲侯
爵鐵券加祿同餘陞秩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
庫門官品秩○諭遼東守臣禁高麗
五月鄒俊為大理卿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為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敕言貫索七
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
訟理獄無囚人若此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
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官各勵乃
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
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
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衆秀才人才必
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

行著名者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衆有司而驗之親書
制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illegible]
按是春始開科舉[illegible]式[illegible]復中舊學之令　盖欲二[illegible]行不[illegible]不使天下有[illegible]矣[illegible]行[illegible]本[illegible]　聖祖之[illegible]　之弊[illegible]之[illegible]　萬世[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
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絶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
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
靜夤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
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
深可鑒也所以著此令以戒未然耳○潁國公李文忠有

六月令御觀宮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
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
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推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
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道於禮而
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若刑
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
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
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為虛文也○禮
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河南大水禾稼為盡命駙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給
民戶口糧為賑恤○有貽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其
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
司于內○皮作局大使許[illegible]上書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
[illegible]簡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
力[illegible]選擇賢才揀精卒以守[illegible]興武舉以羅英才
[illegible]刑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罷
富室以惠窮民重征役以[illegible]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減亡

朔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上善其
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
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
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
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又曰為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
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以通經儒士陳亨為
右僉都御史林芝為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巽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為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初為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退隱于家國初
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留與戎務籌畫
禮待甚厚稱為先生而不名　上駕幸其第咨以機
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
為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
問賜宴[illegible]其出入前後賜賚無算時
[illegible]上亦允其誠未嘗為拜命其
[illegible]辭退弟終一致王是卒遣中官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illegible]州侯曹震請開四川
[illegible]道從之○[illegible]等十七人為監察
御史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
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
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
年矣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illegible]差一分五十秒辛巳
至今[illegible]歲
冬至[illegible]伯玉
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
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
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
奏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茂言

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
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
法方合天道賊泰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
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
子爲曆元仍依前法推算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
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其地不必建學夫聖人
之教猶天也人有[illegible]人之教亦無往
[illegible]尚直循

得寧居遼東請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
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
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
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
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illegible]婦[illegible]二人之命冤結由於犯
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
之男詔從其議○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
從之○是年修祖陵○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

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
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
陶垕仲奏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
弱貧苦賴兄扶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任司憲欲捐俸給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
復聚處貿戴生成許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大方得[illegible]許公不大施如步後卒于官

松州衛軍士糧餉令旁近州縣運給以其控制西番要地故也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〇録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洪武元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轄守歲鎭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宜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軍

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

按[illegible]武寧王天性端[illegible]上下咸敬而愛之傳信錄記其一二事是故云[illegible]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illegible]賜[illegible]武寧[illegible]所居[illegible]馬中[illegible]武寧[illegible]北[illegible]內也卽起趨丹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此念信[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武寧[illegible]一[illegible]色也則以重乎[illegible]之[illegible]且不[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今其[illegible]遺[illegible]女[illegible]求[illegible]以侍[illegible]武寧因[illegible]不從[illegible]遺數十金以助其資裝[illegible]謝[illegible]武寧之[illegible]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旣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按黃子澄初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遜國時建文之難丁顯後投建歸德[illegible]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畧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推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弊饋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掛的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邊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
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伏其怠
歸急擊勿失不必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
翰林院承勑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勑監等近
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
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
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
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能復弭蓋奢侈

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怠敗鮮克有終可以爲戒○思州及
五開山諸峒蠻夾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
師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
出劫掠和等師抵其地築大營濱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其
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德興[illegible]榮葬賜甲恩
[illegible]安者蓋[illegible]徽哉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懇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
鈔五萬俾還鳳陽○詔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
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

盜邊官糧凡七百萬石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處
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
丁廷舉言法司遂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咎朝廷下詔遂
將[illegible]以息天下之謗仍榜
[illegible]天　[illegible]部郭桓
胡益王道亨刑部等[illegible]刑部尚書王惠迪[illegible]部侍郎
王志[illegible]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禮部等[illegible]部尚書趙瑁圖
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同謀下落[illegible]人于吏指
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必欲除奸復安[illegible]
害吾民是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

以居君位其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瘼仰天
俯察求治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援
吾民者大赦不赦○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
宋訥以嚴爲衆所憾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
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得實以徵專擅
威福并文徵等誅之○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
猺獠以險爲蔽殘虐其民及官軍討捕畢不能獲兇頑自
[illegible]良心者陳景文爲知縣
猺獠皆應募役威後使吏撫子平方始復及側誠使守令
得人示以恩信[illegible]不革心向化爲良

民乎　上嘉納之
五月以河陽指揮僉事濤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
極服不常軍餉不給進能諳地用猺甲兵由是軍不乏食
事無廢弛○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
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伐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誑之
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懿之心萌則巧僞之
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
物我之累矣○上謂侍臣曰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
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

向背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illegible]
六月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赴朝覲其課
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訟其
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上觀漢書謂侍
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
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
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若
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亦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

避私嫌乎此其於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
亦漢之聰明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
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
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道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詔曰嗚呼天位難哉朕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
食以措生民奈何内外之臣數用非當罪在予一人以致
上天垂戒災于萬姓水旱相仍今陝山東北平雨水愆期
農艱栽插歲苗有稼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
如命撫綏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
本處耆宿速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

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
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頃
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醫者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
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亦
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
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
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
意不生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

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
知問學宜令詣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
幾得其實用也○詔以麥鐵公劉三廟入祀典○以進士
方升滌德逵等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邪國之蠹昔唐太宗用房杜致外
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至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
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
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
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

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
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
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上御華蓋殿命朱善講
周易至家人 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
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
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
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太白經天○築漳
河堤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illegible]居首選以理學為己任洪[illegible]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illegible]大學士以疾歸[illegible]等集

十月命平羌侯費聚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叛酋平之○命蜀王閩武于中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諱
椿最有賢德博通經秩芬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
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illegible]武餘暇召儒臣李
叔蘇伯衡及名儒來復輩與[illegible]文治無虛日後建
實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illegible]前已之又
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illegible]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illegible]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 上[illegible]罹被戮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illegible]其因花雨璇穴香手捉象家近郎[illegible]座中紅弗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illegible]出上方瑚堯遣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

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斬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詩詞京師天界寺 上日幸寺見其貌[illegible]命蓄髮授官[illegible]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illegible]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今皇集行世[illegible]謂二人為[illegible]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至京論
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親事
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領重日用
錢粮十緡季用又病瘋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背力豈足堪
此吾旦夕必死汝求吾骸骨歸葬爾煦悍惧不敢離左右
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告枉甚重令

豋巖告而請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謀於父
使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請不許皆死萬一吾父
由詐得免雖殁處萬萬無恨遂走赴北京於通政司通政司
以聞 上憫其情遂赦李用復其官仍録此得免復官
者十有四人皆[illegible]骨肉為城
下土矣已而煦感疾疫李用傷煦疫亦甚亦死時人莫
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按關初修實錄時所載工役焦哲孝廉楊居升萬言書亦謂洪武間立法過嚴然亦必復之罪一時法縣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萃為
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

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
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
作者俱例釋放○上以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
利以獨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勑勞
之
十二月舉孝廉○是年高麗國人立王禑為王禑貢布萬
匹馬千疋謝是歲封禑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諡恭愍
丙寅洪武十九年
春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

貴州等處勘平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
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其行文
書盡行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使
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千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鼓
淮米者聽以是商旅輻湊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
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與侍臣
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
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與之莫不厭貧喜富
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節興作節徭
役以安之○蘇州府吏諸常熟縣徑由中道入公堂知縣

淚萸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 上嘉其能勑勞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御東閣與侍臣論曰聖人篤于仁實
者不舞智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
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
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
阜民
三月陞慈谿知縣黍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為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
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白虹貫巳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

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為令○河南大水命賑民
饑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求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嘗選士
魏安仁等六十八人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僉事使知自新
今已習其[illegible]六人所任[illegible]遂不可得
矣其各[illegible]出之○上聞嘉興府[illegible]知[illegible]不齊撫
剛正能守[illegible]有人齎勅往[illegible]當所府官[illegible]行
人王良至郡奉賑不[illegible]備無賑　上命有司發倉以
安黎庶命禮部遣人齎詔以勞仍令歲[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之○處
州麗水縣民有貴卜者嘗于謁[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闕告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逆知縣倪孟賢詢之父老知
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
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
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
妄告者罪賜諸耆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
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
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
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歲許冠帶與
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

委[illegible]為生自[illegible]月前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者為令未幾
上復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
順[illegible]不以尚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舉其以人
興於孝弟以為治道隆平朕君臨天下行養老之政
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七月詔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年踰六十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衛武公不以耄老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廢之也若年六十
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國子監博士吳沉致仕
沉字濬仲金華人洪武[illegible]為[illegible]待制國
[illegible]大學士考功[illegible]其德事[illegible]為全書[illegible]是
致仕
蘇州府吏錢英訐究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寘死之
以聞　上遣行人齎勅併禮諭勞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至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
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
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

[illegible]以貨爲賦而[illegible]役而役皆足稍爲商賈者[illegible]與甚
家鼓舞出入及內藏[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則其名物[illegible]
[illegible]中出[illegible]如此何足爲[illegible]太
[illegible]可[illegible]耗[illegible]內
[illegible]資使以[illegible]行
其所[illegible]皆由[illegible]不[illegible]故也○命禮部製　德祖玄
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
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奉衣冠
祭告○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
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
詔候數年後方徵其稅以[illegible]之衆○賑旱蝗郡縣
十月頒志戒箴書凡百有餘事皆[illegible]唐漢爲臣悖逆者
賜羣臣及將官諸生講讀使知所警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等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
北平[illegible]征
十二月[illegible]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
南[illegible]民[illegible]三代漢宋之[illegible]

居中土宜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
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illegible]而[illegible]安下[illegible]大業
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illegible]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
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illegible]能可[illegible]貧汙不才
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虞庚之世命夔典
樂天神格祇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漸代因之未
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俗樂不可復
用書奏　上嘉之○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
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犯憲章欲倣
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詔條所載未能盡
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
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
詳盡焉　上親爲之序
按先[illegible]者梟首此建[illegible]
作[illegible]一本
若犯[illegible]臣
民[illegible]後來[illegible]遂有大誥減
一等之[illegible]後人不知其原[illegible]以爲凡犯罪者
大誥[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何可
[illegible]減
右都御史詹徽[illegible]之刑以懾民玩　上覽之
曰用刑之道[illegible]中則[illegible]濫如爾所

言恐流於濫其可救

丁卯　洪武二十年

正月命將北伐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木華黎之裔）尚擁衆金山數為邊患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二十萬往征之○遣錦衣衛□□詣修闕里孔子廟○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懌暢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宗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為蒼生也○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穀下穀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閉已久復請採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殘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老民言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豈宜效之 [illegible]

二月　上躬耕籍田禮官言[illegible]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 [illegible] 本也朕即位以來恆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翰林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大息以為天人之大法也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為惓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為訓釋○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註

[illegible]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其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又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君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太原府交城縣大通冶所歲貢雲子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緣治兵器當用雲子鐵命

復設之○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蒞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罪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不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不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濫刑之失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納哈出屯金山[illegible]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時臨江侯陳鏞[illegible]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歿

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illegible]一曰龍安一秃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肯從至是大將軍遣之納哈出[illegible]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illegible]勝率[illegible]一軍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illegible]納款[illegible]勝遂進藍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營壁之張[illegible]出開之乃指天嘆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illegible]詣玉來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illegible]酌酒酹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流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illegible]之于是其衆亦降凡[illegible]餘并得其名愛馬[illegible]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illegible]如不肯降[illegible]遣人論之乃納弓矢拜于地亦來降勝以

□□納哈出復加慰諭令欵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
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
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
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
其降衆俱行甚懟之乃設伏於途俟大軍過而邀之英等
後至伏發英衆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蹶遂見執自剖
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
是殁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追封金山侯諡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
驚潰虜衆耶令械送京師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
廟　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
揚而授鉞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
俎豆偏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學立舉廟甚無
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
祿五萬石○眞臘國貢象及香
[illegible]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洪武六年來貢王是[illegible]
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
襲先是眞旣歸附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
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
其三子○上謂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勅諭
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
忠留名于世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
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其爲
勝專爲己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

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
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
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
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衆共大集於將軍亦赧
哉○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壻也勝奏于衆軍中折之茂
不堪出不遜語勝惡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
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旣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安
置廣西龍州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

行此及其所部官屬並賜衣服冠帶以指揮千百戶有
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樣安插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
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秩侯紀信晉丁文忠尚書令卞壼南
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
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爲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藥可以治疾不可無疾而
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
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將其富強

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殞絕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
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
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
十一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要
處立營屯田聽征進○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
河南府學訓導蔣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
英總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
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中有長征則知寇典往

科條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士卒
立勳業保爵位云○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以唐賢相張
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illegible]

[illegible]

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
功歷陞千戶指揮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往返每歲一行
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封都督朱壽者亦以
督運積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
縣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孳生之給其費不經
令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

〇八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番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〇雲南平緬蠻叛結昔十馬龍也那何之摩梁防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〇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奸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縱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仍還復其官〇時浙江道御史淩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有廉得其事以聞者陞右

都御史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伯顏阿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〇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〇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〇大將軍藍玉送降胡男女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

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為臺凡二十各高三尺有奇間以石欄杆陛為磴道臺之上琢為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為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壝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為常式〇平

緬復聚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肆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驍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三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畢不能象以　之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槍其中乘以標之勢甚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

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右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孫敗戮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從前英賁戰益急三軍大呼奮勇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賊衆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其帥刀斯郎斯郎埋各中百餘矢僵象背上餘衆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夷入貢賦不復反矣〇廷試進士賜

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也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狀元建坊自此始〇上召試官陳宗顯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毁譽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〇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己賢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曰誠如 聖諭〇東莞伯何真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爵東莞伯

按真初與元末群雄力圖珍陳友定[illegible]占據廣東保境安民[illegible]粲然歸順[illegible]明大兵一時[illegible]事上嚴畏威惜勤一[illegible]寧高皇帝論二十年來[illegible]於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為識時務之俊傑[illegible]可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

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畧無所得遽言班師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卒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

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
九人其虜平章同知院囤帖木兒將逃失馬藏伏深草間
禽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剌等二千
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
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
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
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
遂班師

按前元順帝崩于沙漠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
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國人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
木兒立九年欲依王保保至也速迭兒之地為
所弒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自是日衰皆君弱號微今
附錄小丁子即元裔也正史之中未見元裔迭日
吉貴爲者不復之稱皆小王行之號恒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發於治世舜
之時與咏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
災祥在德誠使吾德康濟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
國家之興不專於此也○東川蠻叛以征南將軍潁國公傅
友德左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陳桓左右參將曹
震葉昇帥師討平那都皆叛從征俱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賜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等封其子璵爲西涼侯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訓練軍馬雲南達兵至常德
四川等處皆被命啟翔侯張龍練兵進至貴州

遣使人送虜王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
保奴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者　上怒曰王無禮
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　上謂之曰朕初以元世祖王中國時有恩惠
及民不可無嗣今欲從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
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彼護送居琉球仍
厚遺資遣之○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海
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戶部郎
中劉九皋言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

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　上曰山
東地廣民不少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
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
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王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
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窺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
哉今惘惘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
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
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
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旣終天
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殘胡無知猶立王欲爲不靖故
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illegible]命以底成功自此[illegible]邊庭
無警民息肩矣今之勞[illegible]戰伐之苦[illegible]宜安然爾等可以
坐享富貴[illegible]　上親賦平胡詩一章命羣臣
和之○御製[illegible]武[illegible]敕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
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
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須含勤於點視六曰謹
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

所蓋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
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客
過龍海宜築城[illegible]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illegible]
上村置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
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晋安燒府治大肆剽掠
因[illegible]晋安[illegible]州營爲寨傅友德[illegible]請兵擊之蠻衆皆緣
壁[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三百餘人阿資遁逐
越[illegible]都[illegible]貢於越州敗之斬
其[illegible]大[illegible]五十餘人阿資勢蹙與其將請降初
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
險豈能盡滅我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
分兵追捕至是勢窮乃降○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
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改[illegible]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
陽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官於古者善惡成
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鄧禹寇恂賈復金日
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
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諸武臣者日親講
說使知勸戒○將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斂激變

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
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敕頒使覽觀知所鑒戒
○敕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敕曰養兵而不病
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
於農農必受斃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
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
此策樹勳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
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
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全寧侯
按[illegible]梁國公謫[illegible]元
[illegible]念其勞改封涼國公

作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賜手勑褒嘉
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
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
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illegible]縉進學
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illegible]年十
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授爲庶吉
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御大庖西室諭之
曰爾縉試以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
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誠尋兵部侍郎

沈溍忌縉才誣其御傳胥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遣御
御史袁泰恃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
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上慮縉少銳養將爲衆所陷
令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
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
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按解縉[illegible]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illegible]

[illegible]

以卓敬爲給事中敬性剛毅論事無所顧避 上器重之
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閒白於 上曰宮
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
以令天下耶 上咲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按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是文中選擢戶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于建文之難
徙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升開國公○秋陝出所部達軍
有安置陝西者中途皆遁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
[illegible]等處剿平之
[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其王[illegible]立[illegible]子日[illegible]主周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八 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九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　仝訂　庠生沈國元　校正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今晉王爲左
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勑褒賜溫州府平
陽縣知縣張礎勑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
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
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
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十封往勞以旌爾能

爾其領之○初魏敏卓敬輩凡八十一人爲給事中設
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事繁
本源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陞刑部右侍郎趙勉
本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溍本部尚書[illegible]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
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
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
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
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
胡海駐寶慶衛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
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
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
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
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
虺蚊虿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疚所
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
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
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
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
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
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
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燉家英通源各賜賚有差

臣建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
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
復役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于世猶焉未也衆子庶子
皆官之焉非于尚公主則女爲王妃焉猶未也其還鄉
也有安富燉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
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
者故從功臣多不報終
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詹事
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　上謂吏

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總領唐鐸為人謹厚有德特命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illegible]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寇漢奚為奚契丹時大寧路敗北胡朵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歲歲朝貢○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銀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蠻迯昔安遇冠喪其王兒皆死之

六月[illegible]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師尋召征軍諸將皆還○虜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授趙撝謙為瓊州教授

[illegible]洪武十二年[illegible]

臣名

十月徙民墾開田時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于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泗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人戶告願應募戶部以聞 命賞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泗州募化居民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百夷遂平○上以故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八郎領撫寧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

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今朕歎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陷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塗苦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追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為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上謂侍臣曰典

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
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
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雖於衆人能操自
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古者進之是以勸善惡者去之是以懲惡故太陽出
而羣陰伏賢者來而不肖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
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
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
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
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
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臣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臨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
而仆於平地者惟於險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
治平何可不慎○擢德州同知陳襲爲太僕寺少卿襲故
元南臺御史大夫醜的之子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
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鈔錠
十二月倭掠寧海○徵士梁寅卒

按寅[illegible]人世[illegible]家貧力學累舉不第
[illegible]

分爲三府寅在[illegible]局中[illegible]諸將[illegible]服其成將授
以官自以老辭歸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
爲梁五經寅年八十二所著有易參義詩演義
禮書考[illegible]春秋考義及後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
論要文
[illegible]門集

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
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別賜步兵萬爲咸陽建
第賚　諭之曰雲南諸夷心服于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
回雲南○南安侯俞通源卒

按通源巢縣人從兄通海弟通淵來歸洪武三年以
平閩廣功封祿千石[illegible]七年[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年後以黨事發
子從祖誅
不得嗣

是年詹徽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安南黎季犛殺其

主陳日煒假煒明來貢○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禍而立其
子昌爲王遣使義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
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魯王卒　上諭禮部李原名曰
父子天性譌法公義服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命晉王成祖率諸將分道伐
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贛賊湖紫叛命
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庾
度天火嶺六古里洞擒獲紫酉夏三入古皮等械送京師
還次賀山擊斬獲兵丁條分道勒捕散巨部落俘獲亦千

計還京夸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千家是年
海卒○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朞年
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
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旣以失節難論定制詔從之○
通政使薛瑠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
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習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
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旣有志於
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効若遂
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
之旣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衔軍士缺伍不過失一

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初江
南人戶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
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
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疋爲孳生種
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
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
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
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
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
爲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
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卒
訥滑州人洪武十三年徵諸公車除助教陞祭酒博學
嚴於學者翕然歸之陞大學士令國學成才林計繫無望
臣以繁之　上特遣諭祭酒訥者以嚴重不易治言笑俱
學規立師道尊榮以發一生是夜卒　上爲文遣官致祭
敕對文臣曰昌無給貴賜許給印公訥其文遣行
人致祭于宗爲治喪葬山上其文子復祠名河業
凉國公藍玉討西番叛將祁者能徐䶊出大渡河擊敗之○
蘄州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申定官民服飾
三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怨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嘗附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
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蹤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
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
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
揮觀童往諭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
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
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無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
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賜之
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衆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
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

道人報捷京師　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厥
其銀印金銕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
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使佐爲副都御
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

論曰表競後　聖祖于北虜本營征其忠信云自克元都平闊
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
明者二　又樂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
不與其當時民服兵革亦甚若其勞費數辭結等屢以
爲言然不知我　聖祖命一命將出師奔奉以不從爲
戒以不得已爲言豈樂黷兵于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
知國家之後患在北虜耳觀其表之廟訓有曰東南
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讐不可
不嚴爲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
成祖繼之亦嘗三犂虜庭蓋其心即　聖祖之心其
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本
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爲大患而已已之變也

先皇敢于抱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于　聖祖之深謀
而遠慮者至是爲大驗矣其貞漢高安劉之謀哉將遠
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勝遠衛
西據古而六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
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
遼之道近與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藩東勝受降夾而
河套之患殷又登寇不復吐蕃番日四患陵而河西
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微
大漢又岌岌乎殆膺之災矣兆裒得職自異月殊識亡
賊竊發于中上修其睽讓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
則其兆于是邊把人之憂誌
三復聖謨而重有感也已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
百官期年奔喪之制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
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

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
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
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旌南忠進二宣
撫司叛蠻韓國公未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
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不問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
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撈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
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
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枝惟解縉虞部郎中王
國用論奏善長冤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王書曰竊見

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
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
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
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之事理
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
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在
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
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
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
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
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與之哉當元之
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絶宗祀僅保首領
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親見也且人年邁精神意慮
鼓舞倦矣偏安苟容斯善長有之謀者圖之急之強暴
難忠臣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之親無纖芥
之嫌何得忽有深謀急發大不得已之諸若此爲此者
必有深讐宿怨義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求脫禍臣子未有爲此者今謂善長與之故慨然起此謀
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尤非上天之意也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慨惻

爲明之循願　陛下作哉於將來也天下豈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從恐四方之解體也事私寬縱姦臣杜口莫敢一人爲　陛下言者臣誠懼悠悠其諫戲誤　陛下爲一歲悟甘就誅戮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驤薛顯陳方亮厭忠於號凡二十八人〇詔求

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必先知之所語平淡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鼾鼾如常時既入武當從求天柱峰湖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中甞遣使富平丘玄清禮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下[illegible]展旋業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遣詞了不可見召丘玄清至與語[illegible]之并[illegible]察御史[illegible]之室爵不受老[illegible]人常[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定東宮官司經局官制〇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〇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玉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〇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冊曰昔者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類者爲爾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歸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俾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illegible]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〇江南北海溢〇河決江南

八月召涼國公玉還京尋詔還鄉賜賚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〇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各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

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
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
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
隸府州縣事煩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詔考定使節之
制禮部奏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
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
金具面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
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
今官○夏長文爲僉都御史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
不世襲也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爲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
政又爲惟庸黨布政使沈立本所務發憤成疾卒于官及
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璉子薦襲封增祿三百六十
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置閤門使依宋制
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命禮部試
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
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
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
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攷野記云　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推天
陰下民二節蔡沉註說當渭學臣七政左旋然宇偏簽
合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數　主曰朕自起兵至今本
書盂步覽焉可猶繻生𠩄說因命諸儒臣以正爲書傳
會選詔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
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日月五星隨天而左旋
今何朝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以
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乃一節俱以
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
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
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者以教民賓果不得悲慕而
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發不能爰背衆不得悉寡而
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本皆付之
天而君但安閑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
佑下民作之
君師之意哉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
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

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
親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
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

木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臣纂尚書會選孟
子節文罷日微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
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明日
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我何嘗嫌汝
不用憂字宰等驚懼
謝罪未幾皆遣還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
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
孫吾輿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曰韻
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景
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賜遼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華昌教授李本立
爲翰林院編修○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
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
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國子生程
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
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
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赫以歲督海運有功者衛進爵賜號航海武
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七十子典養指揮
時有鄞人袁珙者字廷玉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
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
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界內藏真太平
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
時探亂反正爲邦一統王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

主好程後孫琪爲太常寺丞子忠徵序班出金綠紗
賞拱還侍北京召拱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滿歸諸
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徵進傳交衡書文初文宗召
問忠徵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徵人東大成書諸後
餘忠徵戒諭會有詔王子重齎者遣往觀票本無他
異宣德常侍上謂天顏堅宗人有急變誤上者
未七日崇安反書至官尚
瑱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上閱
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故事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因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否皆賜以爵則
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
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
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
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觀貴池人會試殿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
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
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遣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
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

馬匹甚多遂至金散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逵逵兀剌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侯金[illegible]封[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降[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功[illegible]王[illegible]人爲[illegible]公[illegible]者[illegible]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孫恪張馬鑑房寬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爾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逃逸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河決原武入淮○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緣皂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蔚有古風

傳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illegible]民[illegible]數爲微行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命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

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臣按我　太祖設法垂憲不獨見于禮樂刑政之大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illegible]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遊[illegible]　上幸[illegible]占虹霓詩二句云[illegible]命續之友信應聲曰[illegible]　上大悅問其籍[illegible]人[illegible]久不至遂入朝[illegible]　上[illegible]有學[illegible]遂[illegible]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據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

偽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及其國公閭
桑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稱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龔先
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
千家○翰林院侍讀陳廸為山東布政司參政擕煌弭盜
民其得之
九月遣主事覺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
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為上所
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
而揉之為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
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閘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鹽鬻者送京師而以
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給且請罪狀詔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十月北平大水免其田租○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
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
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
選有司以為保民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
省[illegible]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
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
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
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易不能熟知何
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
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
丞丹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
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税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
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皆
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

老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俟等詣
闕乞命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令仍令禮部宴賚而
遣之○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
二制民之產三興療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叅贊
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
志欲定都洛陽為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
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
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

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大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徵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徵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徵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逖爲周府左長史徵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

綺襲裘[illegible]

壬申[illegible]

正月都督統兵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顆洞及三門谷米古州蒲洞克銅鐵鑪○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園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懼而退○靖江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昌王[illegible]文正子[illegible]文正有罪[illegible]
上育守謙于宮中教訓[illegible]長俾之靖江[illegible]陰賊
狎比小人肆爲淫虐[illegible]還京師戒諭
之守謙復[illegible]復[illegible]俱使居鳳陽力
田冀知稼穡艱難以保[illegible]七年[illegible]以其久歷艱若復
其爵[illegible]南[illegible]猶不忍置罪仍召還
安置鳳陽尋復橫恣强取民馬[illegible]鄉乃召至京[illegible]
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子贊儀爲世子[illegible]好學能[illegible]

二月命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逃洞○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論曰按洪武之尚[illegible]矣也諡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illegible]之諡其于宗室[illegible]王尚有許即[illegible]秦二王猶命之曰愍[illegible]不以予[illegible]天下公族終高帝世文臣[illegible]諡也[illegible]建文而待制王[illegible]得諡[illegible]其諡小臣者亦[illegible]之得諡者[illegible]之文臣之有[illegible]也文[illegible]于國[illegible]于[illegible]二品而[illegible]諡[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有諡也自[illegible]公主之有諡也自[illegible]仁宗之[illegible]

[illegible]

自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蓋亦可也又若于謚有所
之以上謚可也爲安劉吉征蛮張謨者易之以下謚可
也凡此類者皆謂與天下共棄之操法于
貴謚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列侯諸將練兵西北諸衆○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
主

三月克揚潮三達及龍泉兩洞俘斬賊數多諸洞悉平
○勅續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㷆謚曰懿文○涼國公藍玉征
罕東西戎部落○都督總兵瞿能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會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道淵屢立戰功克紹父兄遺
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巂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劵世襲○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
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
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
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
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
陣今忠雖坐罪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
陞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黔寧王謚昭靖
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
減少是月丁酉卒年四十八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

附三代皆王爵英爲人寛洪說殺識列前見高漂附
慮遠喜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下代居喪不
賜元待　上以悉以愛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
屯田簡官撫修息政務興利剔奸蠹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
爲樂
上
臣撫
修文
而傳
才長
洪武
鄧閩
虎武軍府參未
授駙馬都尉
爲鸞觸異域至我　朝所聲撤畢
許四長　太祖天威皇算之所致
以之法木不可諒米然然四子皆
鎮雲南政勇有父風嚴計中叢冠
西平侯永樂中以平交趾功進封
工武界任都督亦鎮雲南兵守禦

選秀才張宗璉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閭閻古今孝弟忠
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
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寬
寬則不治故宋蘇軾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亂之言雖殺可
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嵩
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
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歷指古人身在
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衆伊尹寧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
宋李沆事以責之復　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
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
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乃曰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

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謂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劾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爾諭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寘之極遐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日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illegible]爲國朝所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鬚手刺爲花[illegible]官好剌擇既遣人學于國學矣皆稍變舊來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溪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于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靖寧侯葉升

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耒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焦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秩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皇長孫允炆爲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遺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賜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心齋大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曆數[illegible]陛下但當[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識曰一辯皆知爲恥不得其傳國璽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祇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寡敵僅其遺孽歟數萬軍民困苦是忽其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惜此區區無用之璽而不安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逃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錢實而民寢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從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漢賈誼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顯富兵則顯強城池則顯高宮室則顯壯疆土則顯廣人民則顯衆於是多取軍士遠賦殺務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聞大赦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上節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錄此疏三千餘言陸容謂修法稱賈誼論事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放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授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按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鄉身爲文章講解深厚鄉人呼爲小韓子見者聽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游濂門下多天下名士一旦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未嘗以文藝恆以明王道爲己任逆修所歸月異而歲不同區域以

爲朱程復出宮中病絕醫亦處之泰然洪武十有年以異沉爲見 上喜其舉動端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雲芝非霧論 上奇面試來于輔親定焉上註釋至孝孺獨不對曰與人也吾不不能至用留爲于孫光輔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首將終身是歲徵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其時乃除是職 陳建曰孝孺在洪武建文閒卓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 太祖以大用之臣必先召儒孝孺圖繼世其才而非 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語曰知臣莫若君孝 太祖深知孝孺哉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 命改爲朝鮮○疏鑿溧陽銀墅東壩河道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臙脂壩凡三百六十丈計役蘇州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

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盡事惟勤役民勿暴爾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十月定王府筵宴按察司僉事坐次王府筵宴舊長史主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事上 上詔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十一月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越嶲衛鎮守之○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陽

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馬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
澤范椿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命僧錄司造周
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因徒逋卒往往易
姓名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故有是命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
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刑部尚書楊靖遞一武官將離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
珠卒持至僚屬俱駭愕靖徐曰安有此大珠必偽物命碎
之 上聞而嘆曰千金之珠畧不動心遽斥為偽物而碎

之免至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上患熱
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腳僧詣闕下云天眼
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觀其藥二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
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之
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
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更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為
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
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

二十五年帥師征越嶲還至戊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
學溫恭謙讓撫綏士卒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
退居一室蕭然如書生之士自少官貴家無餘貲人皆賢
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濟陽廣寧
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
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與人做物管子曰工商
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仕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
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
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

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
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著衛移置京畿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
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
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
素狠愎不學恃功驕恣莊奴假子數百奪民田民訴
於御史玉毆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至喜峯關夜至喜
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訐
其私元主妃者 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宴必止悖傲
無人臣禮在外專黜陟將校至違詔出師進征西自意望進
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
為太師乎及奏事 上不允玉退曰上疑我矣遂為逆謀
錦衣衛指揮蔣瓛上告捕訊 上集群臣廷鞫玉無辭
詞侯舉等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也其附黨照從誅連

人王大學曰穀即吾寰潘并從獎軒鶴慶侯張翼普定
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
侯葉昇并翰林典籍孫蕡等坐
于宗省坐逆黨凡殺數萬人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
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
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
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爲尚書○上自即
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儀等
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

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
號虛實之等第編類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
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
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
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
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復祖訥之
仲子○倭寇浙東

四月大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論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
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
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
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
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
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六月除新蔡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舉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効
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

擇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浦
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
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親殁哀
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
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
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
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
實必死而覈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

司參議　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
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
友以聞遂有是詔○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㮵余
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欲斂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米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表裏及鈔寄從書吏米鈔
減平之半仍以勑書勞勉之○赦胡黨藍黨○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

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勑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
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歷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
即訊覆罪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兵擊敗之
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橞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
提督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
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
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
克新敷奏充暢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
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
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
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賑濟貧民○勑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
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
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爲鳳陽儒學○榜示
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
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
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剏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

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
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
父母皆坐罪○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
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
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
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
可一日而忘備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
聞
二月倭寇浙東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

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推誠
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
隔絶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
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
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
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悦然
悔悟亦已晩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
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
何從生哉○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
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出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監生爲之
凡齎捧詔勅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
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
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命
韓王藩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欲其知敦親之義進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從同知史
孟通奏○更定蕃國朝貢儀較舊制更爲簡便矣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
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
軍（按當初比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亭堂其樹
碑于先墓皆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
童軍役（按安童永州衡陽縣人父文友戍定遼以年老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侯後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止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

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
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
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
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
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
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任亨泰爲禮部尚書○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
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黑
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
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絹衣被

八月偕文軍叛平羌將軍寧正討平之○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凡陂塘湖堰可潴蓄備旱潦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擾吾民○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觸犯國法罪當大辟但臣年老父子情有不忍願以男從軍以贖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倘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先是　上以宋儒蔡氏所書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命儒臣定正之尋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以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

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寰宇通衢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東北至三萬衛西極西州校番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州甘肅爲疆域者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六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一萬一千七百有五十四四境四夷之驛不與焉

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而山林初起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審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

東莞臣陳　建輯著　桐李臣岳元聲訂合　庠生沈國元校閱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都督周興總兵宋晟劉真副之帥師捕野人○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土酋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累爲民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徒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詔土酋悉從征設誅購許得不能逋復多置營堡相持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illegible]

殉井誅同惡三百餘人雲南震服[illegible]

二月李太師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官言兗濟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屢遷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纂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番回以疾薨諡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令固疆圉

諭遼東曰遼海之東遠爲首疆中夏就宰斯地咸守乃有邊州諸將共竭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因輒犯[illegible]

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户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女直部野人鬼迭來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　友德養卒○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

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
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盡改其法至國
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 皇天
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
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
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
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
臣論無赦

冬十月倭寇金州○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
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去廣民
稀瘠偏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以[illegible]
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illegible]民
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illegible]
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
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
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齎勑往勞
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
後任詔許之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宿衛軍將

此葉北大配補

命嚴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兩指揮[illegible]等怠棄
于天若闕七卒以寡敵衆遠盡諸將深謀從徐張瑞已
嶺朕甚慕之○論南南曰南與燕南中有[illegible]于[illegible]
且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等率壯士逮從北賦其論
之○論西涼曰寧夏涼州之域[illegible]沙南[illegible]表羌
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寒冷[illegible]退[illegible]生[illegible]等[illegible]邊
甚勞朕甚勤之[illegible]役勞爾[illegible]宜[illegible]集[illegible]武[illegible]多
仁以服戎羌○論寧夏曰寧夏之[illegible]山[illegible]河[illegible]人[illegible]令
之以爲藩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illegible]清河[illegible]令[illegible]命[illegible]
守北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衆其晨昏深謀[illegible]急下
至日固守衆干
戶亦御劄附存

倭寇金州○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
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
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
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
實朕已皆有詰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衙置處所
儲蓄糧餉驛有一萬至萬石或三六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
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彼直抵永平[illegible]
境侍達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根軍士飢困
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
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誓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之作暫宜
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
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illegible]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 野蠶成繭

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内偶爾何用賀爲
○有道士以道書獻侍臣請留觀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
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
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
武等州叛蠻
按龍州宗壽土官趙貽堅之孫也洪武初貽堅稱藩納款[illegible]
[illegible]
貴州土官阿于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數年多疾[illegible]止春秋之每歲於京召
入覲賜以安車[illegible]
賜綵鈔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illegible]
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
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illegible]
謹願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illegible]
按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illegible]
[illegible]
善談論
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衞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十本
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燕王國于雲南
○題擢善爲宣化知縣○更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
尚功六局及宮正司[illegible]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
設内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illegible]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
奉天左順右順北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内織染針工巾
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内承運司内府供用二庫東宮典
[illegible]
膳典服三廳典門官内使[illegible]○免五府糧[illegible]
三十六歲渡江至十九[illegible]建業[illegible]
旌旗甲仗[illegible]應供給皆出於江東五郡之民[illegible]
以此平定天下[illegible]朕老矣思民劬勞無[illegible]
藉學今年合納官秋糧並行蠲免少藉前日之勞○又詔
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
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illegible]
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
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
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
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
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
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
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
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且群
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
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
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
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
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
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
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
其敬戒之哉

謹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
恭讀　聖祖訓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
之士自矜己長自古國家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無不繇此焉識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
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
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
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
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
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云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
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
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
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三章見我　聖祖慎重兵刑之意焉見為
承祚之慮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難
嗚呼艱哉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子
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　郡王孫授輔
國將軍食祿八百石　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　玄孫授鎮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　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二百石。（按自古帝王宗室分封日繁日盛……[illegible]……不可勝給……[illegible]）

冬十月，册馬氏為皇太孫妃，光祿寺少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別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首獲黃世鐵、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首莫金，分兵勦江南蠻遊花寨等處，從賊擒戮，其叛首陸飛公等餘番[illegible]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以開設奉議、南丹、那州、慶遠，因衛河池、武河、懷集、賓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illegible]）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惬朕心，聞之愈益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具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詔刊行之。○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門克新為禮部尚書。○上嚴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周布，以浙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赫為監察御史。（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illegible]……之道立賢之無方也。）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其前一歲[illegible]朝之制俱革。○朝鮮王李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命濟寧、常州、武進縣夯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

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
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淮安府及徐
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
處各給一石使種之
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怨無忌謂侍臣
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
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
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

耳又曰漢末之時宦者雖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
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
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宜使令豈
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
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
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頒表箋文
式于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

謝恩如式錄進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
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宜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
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
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illegible]皇曾孫文奎生太孫
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子[illegible]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同

○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
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
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
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
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
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
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潤水剌
宗那革賈丹能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
有勇略鎭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

勝計諸夷慴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
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
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
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
費○是年鑄渾天儀○定大理寺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
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軍馬提調屯田○劉觀耿清署左右僉都御史○頒爲政
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職統及僉書案牘次第畢士月給
廩饋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
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
鴻臚寺外夷通事亦隸焉○勑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
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先
是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首領
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而邊衛將士遂防不嚴以致私茶
出境國課馬政兩受其弊故命兵部諭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
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落者
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
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直司
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
王揖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
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
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直爲藍黨餘皆
胡黨戮幾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
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
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
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
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坐
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
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汝
毋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
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
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
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倘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孰
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
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恩恭為刑部右侍郎人有昏夜以金遺恩恭者恩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恩恭言于朝　上善恩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恩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壬子朔日食○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廚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楚王湘王率都督楊文韓觀顧成兵征諸洞蠻平之○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詞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獨[illegible]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illegible]侍士尋獲學士易儲事覺寢又考　文皇帝[illegible]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　聖祖果有[illegible]懿文[illegible]秦晉二王而不果爾進[illegible]武末二王相繼[illegible]聖祖臨亦長驚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謂運遲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易待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諸關大臣皆承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關縣河橋巡檢司吏其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illegible]其[illegible]

七月左都御史楊靖暴卒○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衆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乎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

小人巧於修飾多所隱蔽故君子不察于此則君子亦為[illegible]辨矣○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河決開封○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定諸王見東宮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以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鳴鼓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
令凡遇婚姻疾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
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
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
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曰
遼東海運連年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羨餘今後不須
轉運止令彼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糧米可于太
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
司知之其　山館糧儲發軍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庫

收貯倉儲之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
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
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績
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逼索交至竟莫能
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
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
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
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
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
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州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
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
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
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哉古語云天不與亂豈
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
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
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和也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

忠藎以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諡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
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
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
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㭎薨諡曰
恭○齊泰爲兵部尚書
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
于　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遷兵
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舉無

造又欲考諸國儀奉出從中手删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樂虜○黃福爲工部右侍郎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剌思與土官也初王阿鼎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叛所屬屢不見救遂據什木瓦寨其地險阻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

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發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脩初行御醫事太祖兼餌奔效風雨即免元禮朝太祖崩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寧廣寧王過燕請王子皆奔喪至京太孫道太祖哭問勞元禮諸元禮閣王題合蓋字大輔莊王請王爲賛詠太祖元禮或曰文皇以舊恩賜元禮院使者疾也初洪武丙寅文皇患疾幾公藥無功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所生物以茶王對日得之矣投一劑疾暴下視之皆細蝗也諸元禮請元禮曰元候已瘥矣太祖悲憐治也元請元體侍曰臣嘗奉命療王于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有育即復京師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諸臣諸言所言霍宣療上令元禮治之不且命僧一劑而愈有妃嗜疾屢痼治之悉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覺病

後病死于宮者頻中翰士頗受元禮方書元禮秉宮孫神事我我與方書宮不肯一日請元禮值仙出有書人無柔上務神去元禮歸驚嘆自失宮不發痛終以書授于盛啟東韓叔暘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爰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

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王[illegible]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羣雄多遊酒肆佽皇踐爲暮常獨充下人等采賢傑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志慮勤于聽斷四鼓則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閒即與諸儒講論經史審治乃選宮監老寒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休有陳論無問早晚皆令引見四夷作小警絲多不安思邪患之宜節于自奉非宴羣臣不設盛饌之功崇儉尚儉料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兹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從引古蓮此言成文協與諸自爲詔勅須刻即成思如宿搆用兵料敵機知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于禮祀東望愛奠競畏若神將臨誠心愛民尤恤食弱語及稼穡艱難每爲涕泣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其紀綱禮樂制度物防範弊不常具細慮懇而進之三一言勸爲治雖吏政備湯防較兵務發民不息上發剩頒管度務節

若從用為見嗚呼其
謂聖神之極矣
朱祿曰帝有度越前代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
也獨秉仁智也敬天勤民也一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
謂評以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撫夷狄以復諸夏
二祭紀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
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中興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帝本天縱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
並起恣為殘虐天下大亂倘為所困之不得已起兵
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義
探虜寇平二天下歸日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章典舉廢墜寧定之
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黜異端表章經籍謹祭享之
敦嚴官寺之防禮里之罰正神號之號嚴祭祀之典
參祖制推殺詳審法度詔兵戎所條[illegible]
辟群端取無因表里法決治臻際日暴志食[illegible]
清問究孝知流神思攻[illegible]上初不讓害虐
退朝暇延接儒士講誅嘉[illegible]又見[illegible]王嘉言等行
之殿應山入省視先部請命冷揮掌云就或命侍臣
揭下採取授詞混混千言皆濟雅高簡[illegible]物請求[illegible]

臣下勤引經史尊萬至于聖賢[illegible]
有典奏書足法萬世[illegible]
勤慶集誦通貫[illegible]
人專務修化三十餘年史請民安海內[illegible]
蠻然其過古遠矣[illegible]
庶州志黃史日國之初取下多兵[illegible]
有賦罪惟甲未終即定之去非遠[illegible]
者不法旬巳位宋矣以故[illegible]
御民以恭祭祿由中[illegible]
[illegible]

如太平一府當差累閥閱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故園雜記[illegible]有戒行嘗傾修永樂大
典時老太倉與稱寺富家云此等秀才皆是許[illegible]
的米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
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
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少才能天下士大夫
遠便是選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
飲食衣服宮室輿馬[illegible]多少好受用幾時
身事來到來今[illegible]今日國家無貧士大夫
天下士大夫[illegible]國家多矣這便是[illegible]
之說[illegible]
論曰天厭元德兗州聚[illegible]之孽爭作恣民皇皇高祖
[illegible]起草萊指揮[illegible]所向
克戎取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皇太孫[illegible]
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illegible]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又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襜于西直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鈸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寢先是　太祖
不豫多暴怒遣謫罪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
以然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當深更夜分侍衛懈寢隊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
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
進之于太明門外群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寔　[illegible]
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　太孫寨　太祖靈輿后[illegible]
本同祀西宮殯禮之主斷不然矣　[illegible]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illegible]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illegible]
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
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
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
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

矛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詳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
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十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
年而懿文卒辛　高皇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
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貳四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赴
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illegible]

[illegible]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為重恐得徇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朝
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請皆如禮義不能違古先王之定制
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
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
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
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
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
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何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経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
爾等寧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
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皇太后呂氏[illegible]

門金川時遣人迎太后至遣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illegible]
宮火起俟徐王[illegible]居[illegible]何還居太子陵不知所[illegible]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illegible]

[illegible]

未可謂建文時政舉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鄒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鄒義巴人初名璘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 太祖嘉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 太祖欲用義遂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進太學選入禁廡書詔授戶部主事有劇中爲是欲陷之 太祖并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遂乃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十三十一年累官至兵部尚書聞五月受顧命輔 皇太孫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孫諸中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所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

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拜呼子澄黃先生之言是也即位偽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謀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潤蒼莆田人洪武中以文學諭嶺南會教貪不能節依黃偏黃桂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即位以文學應薦知徽州府元年受節良實是冬建郡亭采至任父老走京乞留屢疏務責不許勉勸郡奏郡徽之北山時爲哭墓下衆人名爲太守山貢姓除其弟彥因成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 太祖見之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時周府王聞其賢爲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則雖能自用其才有光大如可待之于高祖能用其才光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于孝孺之用之當於其行而觀言言之未嘗不中後高祖待以用之當流之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矣大臣縉紳之所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與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遘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有如時尚見之所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行者行之難行者從之人之從之也易難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斟酌時措之宜也余觀後世方孝孺以周官之制輔建文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縱其此書當首知其然而有以爲之辭歟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按倫有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授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 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太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諭 太祖心孝以謫滇南在滇閉門以訓化不忍歸其其人難發遷轉賢皆知向慕 帝即位香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綵几王紳各一倫于表賴謝其略云扣紳

不聞有宸翰之賜曷繇逢舊學于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拔以戒或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凡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熱先時賜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獨莫氏中綜理生業而僭然負奇志暇日益求經史百氏弱其指揭宗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聘爲教授蜀邵紳痛父遺骸未返血書白吾請王爲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其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諒等薦之遂有是擢時寒義居吏部與時齊沈紳以書責之

廢周王橚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侍郎訊景隆大索金寶士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鎖
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
為護衛

尹直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然自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激發亂之要自有法太上默銷之其次譬諭之衆建宗支俾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罪[illegible]曰議親之辟不可得也[illegible]法令未布[illegible]諸王之心[illegible]又可禁乎[illegible]征于法者[illegible]

又長夏[illegible]忠林良李成張[illegible]

敷劉敗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愿苛皆西宮內朝寢宮史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崇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用之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按道衍蘇州長洲人姚姓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illegible]

[illegible]

今何東北[illegible]
之日此豈釋子語耶斯道[illegible]
燕王道衍往燕化持北平慶壽寺[illegible]
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十乎[illegible]
別遣出太平幾日方啟王曰[illegible]殿下將無
作皇帝子 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illegible]
貫事之道衍進言[illegible]
常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illegible]
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
衍大笑以其形貌告燕王亦聞珙名託以勾軍丁召珙
至燕使北與飲日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
一見即趨拜曰殿下何其為也日太平天子王大喜
館之北平道衍所舍之寺[illegible]
[illegible]
王甚重之[illegible]
非之責也靖難之謀[illegible]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東帶歸省親

按太學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illegible]不歸省者今歸省孝養他且出仕將盡忠君[illegible]斯亦不古意所以彰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學[illegible]三矣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假列賜歸省士林相稱頌

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紞為吏部尚書

按王景名景以字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illegible]上召入對高翰資錄○張紞富平人洪武中以通經為東宮侍書歷試右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左參政陞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illegible]裁定其民率從其便二十六年入覲為天下第一賜璽書曰[illegible]命官撫字[illegible]行為天下[illegible]任今五年[illegible]其功[illegible]天下十二[illegible]召為吏部尚書

其人如天資件尚倒足使居要求法遂日新則下志兵執而執識學粹明根拆按如量才授任士大夫有稱冠之房爲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爲翰林充編纂官

按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不屑苍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近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特命三十六人任纂修翰林纂官奇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高者張紘紘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按陳迪宣城人初以儒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爲翰學訓導中二年以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歷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參政二十八年遷雲南右布政使至是復爲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以臨江府推官劉冀爲知府劉儁處瑚爲兵部左右侍郎○命何福爲征虜將

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蔡銅鼓衛城召徐輝吳傑還京○長星西見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以馬京爲大理卿

按大理寺洪武二十九年至是復改爲司清辭後盡準建文官制惟大理復爲寺存焉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叛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所遷蠻寨從待命詔諭班師北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詔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群臣宿衛疲于伺候職廢業弛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

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豫帝召齊泰問曰　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　帝領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

計○遂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徙四川受教于蜀王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以王鈍為戶部尚書召鄭賜子安東起鄭從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召朱惲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史

按有年盧陵人徙沅州洪武中以明經為郡史學行著聞辟官義興縣吉議通許議書不解舞議凡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　上起有年徙中樞宜可補為山西布政使巡撫雲南召入力言諸蕃當從寬大察加防範勿遽求討不議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為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徭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盡釋剌面軍及徙人還鄉里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一

東莞臣陳　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令　庠生沈國元訂正

己卯建文元年（是年爲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其號，稱洪武三十二年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

上御奉天殿 [illegible] 己卯出舍皇城

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禮　上 [illegible] 大祀殿兼圭

奠幣興俯拜晚如禮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

孺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詔養老命官賜民爵 [illegible]

糾○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勅修

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

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遜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

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 [illegible] 長官司吏目程本

立 [illegible] 纂修官

[illegible]

人皆論戎吏王見教坊鐘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illegible]

有異聞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illegible]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瓛僉左

都御史景清視渭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職 [illegible] 王真二人及三司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詔尊仁孝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 立妃呂氏爲皇后 封弟允熥吳王 允熞衛王 允熙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詔薦賢 養老 墾田 興學 考察官吏 旌孝弟 賑貧 撫獄 恤民 減蘇 松 嘉 湖田租

按 先是 [illegible] 皇子生 頒命文奎 [illegible]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 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 掌前府事 ○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按 [illegible]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衛府紀善 留史局

[illegible]

[illegible]

更定官制 先是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上言 文武並用久長之術 六卿 [illegible] 府 [illegible] 所以示均 [illegible] 宜並爲一品 國子祭酒師表天下 不當在太僕下 武臣子弟宜立學 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 已與孝孺等議 乃大加更定 [illegible]

按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陵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燕王來朝 行皇道入 登陛不拜 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 至親勿問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 酷類 先帝 夫北平者 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 宜徙封南昌 以絕禍本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 量時而爲者勢也 勢非至剛莫能斷 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 袖

之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
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按鳳詔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靖難兵入毅夫恐臣劾之不報樵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情詞稱上曰予生盧陵忠節之邦素負剛氣之習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緣朱郎復一死之外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悖吾文天祥楊忠襄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投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任主事復秀敏洪武七年相者相之曰此公必爲名御者[illegible]牛馬之歸此入門乃忠臣也坐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部給事中時諸王多備成衆嘗上言[illegible]是朕處不及此因以爲宗人[illegible]文皇即位[illegible]重之察之獄以[illegible]家親[illegible]皇帝曰[illegible]少節後泗計年劉珠傳其事衍誦之白忌負敬立朝抗

[illegible]
免民貧者錢○華松番衛[illegible]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齋戒[illegible]
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illegible]
林侍書○設海上邏檢以散騎常侍張彬祭[illegible]
之[illegible]
按建字士建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illegible]擢廣東道監察御史[illegible]成雲南玉是召入[illegible]皇帝[illegible]稿草詔不可改命建建强受之歸而懸問妻子[illegible]無傷先生耶建撫曰我所爲此正恐累及汝[illegible]
一夕[illegible]
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御史練(?)衛經歷周璿左僉都

御史
按璿山東諸縣人以言事擢用與司中俱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也 文皇遣三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
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
三兒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
賴脩騎射能守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illegible]
之瀕行煦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illegible]
喜曰天賛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還[illegible]揚州黃彥清陳風俗彥清至

京師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illegible]坐其旁觀之[illegible]
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適旬[illegible]
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辨其塵置之高處候[illegible]
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淳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illegible]
陛下德化雖中本三載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
鬭諍辨徹內朕呼而論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illegible]
愉備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
貪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失○宮之
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
有子孫敬四方風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

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矣

[illegible]

逮北平右布政使郭資按察使[illegible]副使張璉至京師時

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璞受燕[illegible]為心腹辭連昺及

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璞[illegible]于獄西以放為民

璉降為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泰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調騎指揮關童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指揮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

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等勤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illegible]

[illegible]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天下問民間

疾苦貧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

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為之備　燕王深憾之

[illegible]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

微禍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　上曰求

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illegible]

進士

夏四月并衛所◎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

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

巳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死◎齊府人曾名源上變告廢

齊王榑為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四以兼儒學為左

拾遺朱微為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為翰林修撰[illegible]

[illegible]

以趙清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關平王甥也壯勇如方

上特信任之時時令密命并來軍中諒能效職

六月仍留縉為翰林待詔○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

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誅之 文皇

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太

子澄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圖燕者而 文皇不得不生

心矣會燕長史葛誠入奏還具洩其情而張昺等每

遣御使至燕傳詔宜早為備 文皇聞知之因託疾佯狂

走呼久之被邊稱病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

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昺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

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深然之謀益急○遣中官逮

燕府官屬將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獄訊鞫

燕王將起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人往燕逮至府官屬

秋七月都指揮使張信叛歸燕○壬申燕府將謀兵起掌

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

長史葛誠作讀余逢辰死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問

僧道衍起兵之期對未可至是逮燕官屬又密敕張信手

殺 文皇信吾指月日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

自不敢弄女所謂洸也不如轉禍為福信然之因請見

不得入請乘婦人輿以入 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

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

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

家命者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瓦墮地碎 文皇不

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也乃決定謀時謝貴等集

兵布城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

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章以獻府中 文皇急

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貴昺餘

無能為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

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

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疑濱

果入為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從尉峯將

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刃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擒縛

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誠

等不屈皆斬之聞名聲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

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朝自苦

朝廷已聽吾自制一方矣亦下

余逢辰字彥章宜城……為北平都……集兵……

都指揮使……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按金忠與相士袁珙同縣人忠當戍通州不樂行珙一見曰此尚書骨法也引當大貴北行勿憂忠即買號矣忠精于卜至燕邸召入以起兵命忠卜之吉大吉遂署紀善帷幄用其謀後爲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illegible]

書曰 案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之安奸臣皇考賓天皇太孫嗣位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illegible]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illegible]搆禍五弟不數年間見削奪[illegible]剛王[illegible]王其輕徙流離行路矜惻[illegible]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藩燕二十餘年寅畏心[illegible]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息藏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illegible]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悉北平城內外甲馬騎兵十衛[illegible]晝宵喧[illegible]遍圍守城府[illegible]人[illegible]猶念臣[illegible]皇太子[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天也[illegible]奸之心[illegible]奸臣得志[illegible]

[illegible]天宗社以保全骨肉[illegible]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害必已[illegible]陛下未除之[illegible]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江北蝗有司請使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illegible]窮之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飛寘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通州衛指揮房勝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叛降燕靖難兵破居庸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illegible]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于是瑱走投宋忠 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勢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從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戶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尸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人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師餘衆各全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勇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俞瑱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降瑱雖兵既克懐來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是日將校被俘不甘降憤懣死者百餘人

後懷來之戰本朝將多新被中丞亦寡自力戰奮呼殺陣死陳質以都指揮宋參將守大同有威名陞都督同知常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常命目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illegible]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illegible]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共三十萬分道北征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嗣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棣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棣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illegible]

[illegible]宗廟告出征也○誡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illegible]文皇聞北[illegible]

天下嚴[illegible]來而[illegible]以
相[illegible]難之成與

告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令京
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內府○徵滿成指揮僉事伏顒等
入京復其官○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

將北征

[illegible]

罷北平布政司以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
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贈故[illegible]待制王褘為翰林學
士謚文節

[illegible]

[illegible]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

[illegible]靖難兵過真定求炳
文[illegible]人民分入城破閒副將軍李堅都督甯忠都指揮成指
揮劉燧等俱被擒都指揮潘忠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
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銳鋒九千
進據雄縣約忠為援十二日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夜飲不
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抵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戰
歿潘忠來援松 文皇先遣譚淵伏千人伏月漾橋水中
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鄚州 文皇曰炳文在
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將炳文兵營滹沱河南
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擄
脫還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

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攻破其
東南炳文出城逆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
督顧成河北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
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輒以幾
萬為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吳傑率師來援真
定兵潰滿降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耿炳文還炳文稱
老將善戰至是敗績報聞 帝始有憂色召群臣問計黃
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

下中堅利鋒倘克是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謂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門沈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避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　帝然之親餞景隆于江滸賜尺玉帶斧鉞代炳文還京○谷王橞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illegible]

不起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介守下詔獄[illegible]自經[illegible]家坐其家不許得歸葬璟文成公子字仲璟豐貌偉論英發

傳經史究極精微撰著詩書洪武中召見[illegible]伯溫兒以為閤門使日侍左右會封谷王[illegible]臣見璟推[illegible]授長史并秩[illegible]

[illegible]

召遼王植谷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illegible]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illegible]太祖之[illegible]則孝康之手足[illegible]為天子而弟與子

[illegible]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頼以不乏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易亢任重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諸將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矣攻堅城在前大軍同擊必成擒矣諸將曰出兵少奈何　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illegible]戒守勿出

〇靖難兵拔永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
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逃去燕兵
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
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僻遠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
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
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趍
之必克之第行亡挽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
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貞貞

悔曰吾失斯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勞是松亭師潰諸將
部悉降燕
按宋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力戰多
斬獲既而不支被執罵不絕口死之上聞之加與
文皇檄中所謂凌
遲萬段者即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遂
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備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為之
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
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
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戌卒皆從大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
自此愈盛矣于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財貨隨寧王還

北平自後大寧弃與朵顏諸衞其行都司遂于保定而寧
師東北遂失一蕃籬矣〇李景隆師圍北平不克聞景
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
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
營于鄭壩村觀曾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為戰
非受命不得輒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
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飭部將選勇士時時夜縋城攻
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
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
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守是連夜汲

水潑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
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
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
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
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休息凍死及
墮指者甚衆 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
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
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一
營盡破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

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
日九壘稍稍皆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
棄兵糧亦夜南奔景隆遂遁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
臣等皆以景隆統兵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竟神謀制
勝料敵無一不[illegible]何其神也　王曰[illegible]等所
言皆萬全之策[illegible]可為
常法但後有南北無難於言

夜自[illegible]而美[illegible]謀此　文皇[illegible]
景傑[illegible]之雄[illegible]也[illegible]

燕府再上書述傳檄天下

其略曰臣聞本宗[illegible]見[illegible]奸[illegible]積加大惡上[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謹[illegible]宗社大計[illegible]然不
[illegible]
未去臣[illegible]楚[illegible]秦晉諸王不難去矣[illegible]王無罪此又
[illegible]其[illegible]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illegible]副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十六日[illegible]
[illegible]七月初旬[illegible]引兵入[illegible]
[illegible]

罪黜都指揮俞東以城來降燕○省平安衛

十一月從江陰侯高廣楊文鎮守遼東　副以攻燕○岷府興州

奕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illegible]

隘究　燕王知其銳氣後衆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
救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邊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
遂出紫荊關攻廣昌○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河北
指揮使張倫等自叛南歸結盟報國
按張倫勇悍負氣節常言聽其忠義卒感蘇州與宣府諸將等共兵攻北平不克死其難[illegible]衛官軍南奔結
盟報國初從吳傑平[illegible]從
盧廣等多戰功後死義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
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起居甘
而尚之手而從什[illegible]生游命賦木村居詩日千仙[illegible]
而不泉通一夜春雷[illegible]龍長蟄之兵對言今日用人徇
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責才用人之道劉

皇明資治通紀　卷一十一　三

[illegible]尚寄視擢為[illegible]按[illegible]林[illegible][illegible]仍[illegible]力[illegible]
[illegible]林至御史大夫當景隆召還守寧執之
其罪固請誅之不聽慎遂卯首言此賊[illegible]國奸臣
[illegible]抗法不從除之請先伏誅遂至[illegible]新諸將兵渡[illegible]
[illegible]紀請罪從參首[illegible]府直史[illegible]用道上書論大計指[illegible]
[illegible]極罪用事者怒且訴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
各直論于[illegible]吉[illegible]論止[illegible]命[illegible]子寧被縛至語不
[illegible]命[illegible]其舌且曰吾不逆[illegible]周公輔成王子寧
[illegible]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戕夷其族成坐戍[illegible]
十一人所著詩文名余川[illegible]集正德中江西學憲李
夢陽爲金川書院祠
子寧刊其集行世
[illegible]武官襲替兵部關吉五府○加景隆太子太師
按景隆定[illegible]子[illegible]為監[illegible]　上不得盡聞且云
將[illegible]大出[illegible]有[illegible]命[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
吉[illegible]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燕朝燕居之所置聖
訓古其中以尚父丹書之言及書[illegible]壁色之戒命方孝

[illegible]之節○從燕王侯于[illegible]縣[illegible]內○選募謀勇士以[illegible]禦
爲錦衣衛鎮撫開甚元爲所鎮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保衆用[illegible]命親王監軍[illegible]則可免生民于塗炭
謀[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用本[illegible]出[illegible]被[illegible]此千[illegible]後
北兵[illegible]南失利[illegible]者[illegible]北[illegible]勒[illegible]本[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大[illegible]日本有才[illegible]不得究用方略用之[illegible]發本[illegible]
葵之[illegible]州[illegible]光沅州人[illegible]諸兵[illegible]善[illegible]假信[illegible]
[illegible]深[illegible]徵[illegible]引步兵防衛舟有功不知所[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　卷一十一　三

殺留守指揮同知李申○[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從[illegible]
上書願使燕披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士臣饒上書[illegible]燕國大臣[illegible]
其詞曰[illegible]與人[illegible][illegible]名世[illegible]
太祖[illegible]內[illegible]同心[illegible]孝皇聖明[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內[illegible]明君王[illegible]內[illegible]帝王之[illegible]
可[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三軍抗[illegible]六師克[illegible]
知[illegible]意何出[illegible]言[illegible]義[illegible]許[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帝者[illegible]王者[illegible]君臣之義夫[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厚[illegible]奏[illegible]外未見太王
[illegible]大[illegible]生[illegible]若大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或[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與周公[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兵[illegible]守任事者
下[illegible]文臣[illegible]漢[illegible]王[illegible]七

[illegible]

院編修

[illegible]

以錢芹為行軍斷事，[illegible]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砥為翰林

[illegible]

罷齊泰黄子澄仍留京師[illegible]

文皇再上書請[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
王忠李遠叛以城降遂遁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
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
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
度俞吉士監試

辭貢舉宮表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的爾重北御史高翔侍讀方孝孺無為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李上札子以爲孫然諸如故○接黃觀貴池人字瀾伯一字尚賓初從父姓許後復姓黃學元黃學死節觀登自孤孺業舉發書含筋業其中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禮部官二〇文皇索書簡兩人謂草詔招撫其家詞所四年登奉部尚書募兵上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已而赴水死右日吾內必死覆諭有志節知其不屑也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內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翁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家給出市令有夫人急揚二女並一家共入投淮清不可死觀曰信婦至李陽河間上南將服東向哭拜投淵中事朝使者令身人急身之得其屍以歸文皇命東象龍取冠袍之而斬于市播其家造並逮嫁之常思之得何遜傳其事正統中縣令張淑遠傳為故惠及祀黃之所王長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好明經萬起爲家爲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十餘上以參見求之行與諸生宦泉州之提刑度宦陳便宜方奉詔書每四年奏死社稷四年秋論戎河州生部不疑其族卒年四
七十一
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
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

☐☐一時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爲察院一　詔曰頃以
治獄繁滋易御史臺為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循祖宗神
靈刑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舊☐☐史府專糾貪殘舉
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
定為二十八人○改景清為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
德彝為右拾遺錄省改選○以黃觀為禮部侍中依增置掌尚
寶司事○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書略曰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停宗藩不宜加兵自剪其枝葉而本根搖矣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及剌丞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
隆援大同○靖難兵還北平○景隆遺燕書時悲與攻戰
同急景隆擬引兵出紫荊關○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景
得戰內兵東從其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孫
定知府御史拔降燕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六
十人　制曰稽諸☐☐邇來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
時黎民於變時雍☐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鯀之
兇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性惡之人不任受化歟朕
仰☐☐成周治雖然不用刑與☐☐何以比屋可封克追☐

[illegible]之世也○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靖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
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
稱得人翰林名顯永樂後者甚衆

按胡廣名靖[illegible]上嘗擢第一[illegible]

[illegible]

有國上風龍當一面顛危憂有餘而馭下大寬[illegible]

良才不足定亂然區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illegible]

之晚矣孝孺附然書善悲以忠孝期致力王家[illegible]

[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一

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illegible]

定乙榜舉人署教授舉人謀乙榜者署教諭訓導給俸三
年入試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
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
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諸武弁犯法
被黜者悉赦走降燕燕兵復其職

朱鷺曰人主[illegible]

[illegible]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眞定以圖燕○靖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
亨李彬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
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illegible]

[illegible]而鬬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危亡
[illegible]多無益也況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
不相而分數不明進者鮮材將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
不[illegible]之耶服而風行草偃其將收被[illegible]失志喪氣在
[illegible]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喪三軍之
之資耳等[illegible]其形矣其中兵[illegible]多望[illegible]將[illegible]足為吾所
謂敵雖衆或使其馬兵破吉軍之[illegible]
夫茸悲軍[illegible]
營[illegible]
已未[illegible]
暨于[illegible]
吾且破之爾心[illegible]
會都指揮[illegible]
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illegible]
馬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觀河流[illegible]
東西始知營在上流[illegible]
庚申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
省吉盡[illegible]發之是日景隆[illegible]進戰破燕後軍房寬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一 三十二
[illegible]走[illegible]安[illegible]燕王[illegible]戰[illegible]軍相持[illegible]指揮[illegible]其[illegible]
數千令[illegible]燕[illegible]兩軍[illegible]百[illegible]
精兵萬餘人[illegible]
諸兵乘敵[illegible]
後塵起[illegible]
彼衆吾寡[illegible]
進矢[illegible]
三服[illegible]
之[illegible]
景[illegible]
折[illegible]
通[illegible]
者[illegible]
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
善用之[illegible]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興[illegible]景隆以六
十萬衆而敗是文之所以成功而不善用之[illegible]
多而將不任也[illegible]文之論用兵可為萬世鑑矣
又曰景隆再以數十萬衆大敗南軍至此事勢不可為
矣[illegible]文之亡由黃子澄之薦景隆誤之也景隆[illegible]
括[illegible]文皇方[illegible]其來而[illegible]乃中敵人之所[illegible]
為[illegible]國雖然[illegible]子澄之[illegible]天將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子澄之[illegible]將[illegible]大[illegible]
雖[illegible]
故[illegible]不[illegible]文[illegible]
雖[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獲學教諭王
省死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定州李景隆[illegible]敗[illegible]不支奔濟南[illegible]
州[illegible]濟陽[illegible]王省[illegible]
之歸[illegible]生[illegible]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
之義何如[illegible]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二 三十三
[illegible]濟陽[illegible]
文[illegible]
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死于[illegible]
副[illegible]
朱[illegible]
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
兵攻濟南景隆北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
禦却之
吳陸之南奔也鐵鉉臨之以臨邑城一時城堡望風奔
潰力謝節端手撫激涕泣以死自誓相與盟守濟南以
須後援遂籍入燕兵月集旦十士卒日景隆自德州來就
鉉丁丑燕王己亥濟南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入城燕兵攻城鉉等力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射書招降論答射歸
羅兵辛巳令其下木城中人俱鉉
曰無恐鉉乃令燕王入京之令
鉉伏勇士開門燕王入用下之中燕王
大怒乃以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縣城上師
不敢擊鉉出不意奪兆夫突擊北
兵皆破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充參將嘗從長興侯曹國公出戰
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夾河殺燕南大將四

年累敗歸附宗劾夐命守雅安與宋山東助鉉往有所
戶主欽御史陳瑛劾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自縊卒
李○尚寶亨濟陽學教受學于教諭王省時省在濟南
城中故爲答論已教至說文皇作論秀才耶好人官之
圍辨其及紀綱時爲錦衣衛指揮倖用勸就殺事用事
以軍旅孫身于書生他食糜有年于義不可綱京于
上得遣歸于
九十七而卒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城遁歸誅之
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詹事府官○八百媳
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濟南圍急于茂等討請和以息兵得成至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前得濟黃乃解兵歸報以爲
辱命下獄
尋釋之
七月都督平安率二十萬衆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
燕餉舟復德州聞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
北兵圍濟南三月堅不能破燕王憤不懌術者曰
師老矣于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稍振
朝共以爲終須被滅
然耳不復爲意矣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置學士一員○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額
九月皐門成遂改題諸門
承天門災茲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
天象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皐門午門爲輅門端
門爲應門前
門爲路門
陳建曰自古人君繼體守成莫大于法祖故詩書所稱
不日繩其祖武則曰監于先王成憲曰毋作聰明亂舊

章聖謨洋洋也夫考建文數年間官制舊章紛更殆盡
只此已大不是矣于祖訓原旨危我子孫欽承勿一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皇
法之初意而天地祖宗亦孚佑于無窮矣建文親承
祖訓陵土未乾忝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
孚佑焉故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建文只此一事已可以
致亡矣且改易門名官名豈應天變之急務豈濟時艱
之長策祗爲分成要之策而祗自速其招尤徒使靖難之
師得以爲辭耳方正學一代稱賢不能救正其君之失
反從而稱周禮以附會之愚故著論以附于春秋責
賢者之義
徵洪武中功勳誅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以壯士
滄州○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爲
犄角之勢扼兩北津燕王密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

堅守火船內應定州降禁中尚完忽小奇不獨榮傳新
王棗上易收兵攻之可日將爲群言征遂至通州
沿河而南夜直沽盡夜燕行抵滄州城下漸營訖等始
貯倉卒收兵具出戰被虜入城中燕兵使毀城東北角
八都督程達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
餘人皆被擒時降燕者數萬人燕斬諸將凡殺降卒三
千餘人賊款
千北平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詔獄

羅義言兵渦而上書欲上北平書云數行以陰撫衆去
德有陽言欲遣天下之事必本明勝逆之自成敗之
勢猶歸之漢又得天下之者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
以寡敵衆朝廷寧成者不能深得勝衆無一易甚宜謹
守燕上以義書付廷議下獄詩譏從
文皇出義獄中擢戶科都事中累陞參政

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上以鉉庸完守首功賞欽等語其三代及銀幣有差官軍
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鉉爲大將軍總兵官節制
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
子澄因泣數日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前方有劍
黑諸借哭云恭
天褒隆寵之句

平燕將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參贊
軍務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庸駐德州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
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
王遂至臨清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營東昌遣
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營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

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且列火器毒
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
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麾銳大戰斬
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
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潰　燕王易服杳躍馬以
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噪擒斬萬餘人
燕兵遁北庸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丙辰直戰燕又敗救
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
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
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衝以一騎

殿後特葉也　帝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
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眞定滄德
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國
子助教王紳卒○詔舉儒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
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初翰林方孝孺等集古訓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
孜治亂賜名鑒戒故有是詔賜愚士髙孝孺爲其子師以
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洪領修書事進講於漢書
明年病卒詔給冊歸葬後唐愚士名之岸以字行山陰
人少負奇志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
字有文名愚士得從公卿間宋濂器之當道者臣臨濠愚
上在長歸葬來父遂定辭荒鄰城望平鄉不遺弄有得
瑾未諳罪若林心愚士衆觀奇偉婦問多識爲文蔚洪
古長洪嗣常派泰蜀燕亂問多兆未而上言起經亦備練
之典以瑾遇遂卒君子惜之○鄒瑾承豊人洪武末爲

辛巳建文三年 [illegible]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酉朔擬命神樂成有事郊廟[illegible]頒示中外

[illegible]

歷城侯盛庸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歸北平東昌之敗道衍曰前謂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整頓[illegible]進逐召募勇敢士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illegible]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謀國事

二月燕王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自為文祭之涕零如雨自脫所服袍焚之以表亡者在福見王憤悲謂朱能曰王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

[illegible]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逼近宜如乘其未出先逆而擊之不可坐受其制乃戒顧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眾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況彼軍相為猗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

出迎戰先來擊者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軍分兩陣賊聞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懼試觀吾破之[illegible]不復退矣○

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加戶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調大理少卿江西[illegible]良輔河南湖廣肅政[illegible]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illegible]左補闕胡閏[illegible]大理左右少卿

按閏字[illegible]友鄱陽人博學敦行[illegible]

戰數[illegible]軍圍[illegible]分日不顧執之[illegible]
既奴充殺汝[illegible]遼伐邊[illegible]奴[illegible]
誓二十一年釋歸無[illegible]郡人競之[illegible]日此忠臣[illegible]
也何日[illegible]尚遠于郡人私議曰[illegible]
將行[illegible]
散詔諭勸 文皇遊師[illegible]
死虜

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
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辛未庸兵至單家橋[illegible]
庸結陣甚堅[illegible]
而不可動乃退[illegible]
譚淵務[illegible]
諸軍並得等力戰[illegible]
保定[illegible]小郊[illegible]
武等從庸與火器不及[illegible]
後亦小部都指揮莊得[illegible]

燕兵者以都指揮[illegible]
[illegible]

真定諸將[illegible]家[illegible]與靖難兵大戰擒
其將薛祿已而[illegible]不利援安敗績
三月吳傑[illegible]藁城敗績

初安與吳傑[illegible]北出真定[illegible]乃還
與王[illegible]將日吳傑[illegible]守則爲上策[illegible]
遂我不戰是爲中策[illegible]
[illegible]
王時矢于[illegible]
安安不自持急下[illegible]
退奔[illegible]真定城下[illegible]
敗就安傑入保真定南兵降于燕者[illegible]
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虜[illegible]
燕之使[illegible]
世好忠

後論此自靖難兵河[illegible]此定城三大戰靖難皆有風斯
之異先敗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自此而南非我
敗之形成矣嗚呼昔[illegible]高以大風而脫[illegible]木之圍
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功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何往非
天[illegible]
木[illegible]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諸齊泰黃子
澄靖難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詔大理少卿薛
嵒報之

書信[illegible]

[illegible]其恐亦人事之致然者也夫聖人[illegible]
氣況人子當至上[illegible]
天[illegible]
將入山[illegible]
乘夜[illegible]
表[illegible]
而禁[illegible]
別遣將[illegible]
軍[illegible]謂來意[illegible]
王怒曰是[illegible]王令蘇[illegible]當是時上下[illegible]
保伏[illegible]
奏諭往來
具議評
陳建曰方黃此策誠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矣夫以文
皇祖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其為區區衰術所[illegible]自施其
備而使敵人得乘其敵耶必不然矣且方黃推務集兵
不知選將似此舉措尤未為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

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真
定之敗以二十萬衆[illegible]
[illegible]
禮部成頌行天下○翰林侍講唐愚士卒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奉明詔[illegible]息民而當時未申[illegible]
[illegible]

謫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illegible]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illegible]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欽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illegible]之北兵日擾城下燕
採清出兵追之賊引去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　燕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者[illegible]清不敢不
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賊　下[illegible]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illegible]

于平村敗績

[illegible]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先是方孝孺言於帝曰燕世子[illegible]高煦及三郡王[illegible]世子[illegible]方此事三郡王[illegible]世子孝孺[illegible]知之因言于上曰[illegible]王北面以[illegible]遣事乃可圖[illegible]王必北歸[illegible]世子得書不啟封[illegible]

[illegible]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約衛道攻北平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限衛道田人[illegible]獻[illegible]定銓選法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莊謙率兵[illegible]本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劉江[illegible]

[illegible]者及年未壯者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illegible]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使范浙江

十月真定諸將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羊角山敗績昭諒走寨破

[illegible]

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翰林修撰王艮卒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以[illegible]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

[illegible]

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靖難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

[illegible]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罷神武錦川鎮淮等衛劾
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殷[illegible]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大祖受[illegible]命輔[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燕王[illegible]
[illegible]

詔禁差中官得外橫洪武中中官出使約束甚嚴不得
與士民交易至是有恣暴橫聞者詔許所在有司但遇暴
橫中官宗及士民即時擒縛送京于是中官怨氣密謀北
燕矣
按靖難事云永樂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
府[illegible]至是中官有密約內應者請須直擣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
詔史部試翰林史官擬士論節以次敘用仍留士奇于翰
林 通進康紀善程通長史()龔泰為禮科都給事中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illegible]
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以徐司馬消為左
右府都督文參將率偏師北進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僉官親涉之刑
[illegible]
壬午建文四年 是為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
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衛水○靖難兵攻破東阿
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以行人使川[illegible]元年謫東平吏目兵起[illegible]
[illegible]
請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
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死之
[illegible]

支乃令衆氏次于有爲還曰放歸白大人子職井先盡
実己穎諸察院日入宇擧公察部情哪嗟劉雄不能平
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將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
三軍空復萊長城吾徒雖死於無憾望采民報遣史明
北兵夜入城斷通路將斃其子不忍去遂自經死
報國遂自得死其子不忍去遂自經死
忝蒙之南閩與其妻皆被害
其事唐于清
之俱不屈
又有欽縣令
武中應訪林知欽縣
歸民安其治北兵至
鼓欽民耳力不足懷但以死
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於鄉賢

置四川英武前衛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徐州

按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爲洪武二十四年進士三十年署祭酒上元年實授奏須宜學致一新北兵至泗奏請起兵泗西蘭募武勇六月衛還歐輦命日謫成貞州交趾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輯夷民安附永樂十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敢事敦達時以太學師史治宜時稱焉

二月內師集濟寧偷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初置京衛武學○更定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　燕王至淝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將二卅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字本忠仙居人義討甚高博術上世貧甚不妄取一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經術一時學者波知府禮爲邑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戴之燕兵將至聞攻破蕭恕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恕之子濂從

役俱發北
寺種瓜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其將王眞敗之時安軍營于小河東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遏燕騎兵合戰斬一將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眞眞勇將也　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眞何功不成至是戰敗敵一以當百安將驍騎圍眞數币斬之　燕王見大敗將兵御之乃力自奮戰安操長鎗馳追幾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掖去是役也燕軍大懼議北還

按革除遺事云先是王嘗夜夢與安戰戰急一男子羣稷英勇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王驚而覺王得脫問其姓名曰華城隍神也至是一一符夢　成祖天命在躬百神呵之理所宜有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將兵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蘄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霖各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視釁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　王已不

久[illegible]數日矣命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
無兵乃召鄭祖還京何福孫軍無援遂不能禦

[illegible]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人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垣力戰
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璧會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
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

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己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及馬陸深塹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illegible]騎脫走　王繼性善等南
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吐蕃寇[illegible]保寧所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illegible]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至
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
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敗

之遂克盱眙縣

時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兵[illegible]福未能等以小舟潛濟[illegible]庸發[illegible]軍駭未盡棄其戰艦軍資[illegible]兵遂渡淮駐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
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遣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
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　王會
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從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高郵以達揚真渡江可無後顧虞　王曰不然鳳陽樓
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
池粟饒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

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眞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欲
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將佯孫岳備禦甚
嚴也

[illegible]

斤力士將上諭力士出追衆甲浴擊中爲千戶徐政所
轉尉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illegible]江都知
縣張本欲守滁不聽其母曰天命也可逐乎遂與政以
城降本故不若剛劍亦不屈死附揚州世指揮也正德

中紀彰名
京本洲

靖難兵至儀眞○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
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
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
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
詔督不懈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illegible]

[illegible]

知府孫鎮令
[illegible]人中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謫戍

山陽後薦起上院亦不能○徽州知府黃希范與令[illegible]
明十洪信服北兵起九修武備[illegible]川門矢守素服不治
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防禦策[illegible]其家[illegible]史
氏[illegible]時彥回已知徽州有[illegible]希范[illegible]陳者聞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眞孝孺曰事
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至相與決
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
成郡主往許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
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紳使燕還以
爲衛鎭撫軍前差遣二人齎書燕王將以緩師也

[illegible]

刑部尚書侯太傅御淮安[illegible]○徽州知府陳彥回糾

衆勤王詔○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illegible]

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按張彥方龍泉人舉文死事以令當中之[illegible]勤王兵至江上為燕將所執[illegible]縣衆死者[illegible]周經前知縣事[illegible]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為永平縣典史[illegible]故通北中力不支民多逃散乃[illegible]遂歸[illegible]民[illegible]其[illegible]數年子[illegible]代[illegible]年八十[illegible]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

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文皇前日之敗欲與議和北還會高煦引騎兵至大喜遂起援甲復戰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大潰[illegible]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將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麾下有部將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illegible]衆降燕且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復葬于白石山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出戰高資港敗績燕得陳瑄舟遂

渡江庸帥海艘出高資嚴陣以待 王奮力先登大戰庸

竟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先是黃觀嘗言鎮江要地守非其人至是驗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

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等至軍中但伏地稱臣請罪納款而已 ○癸亥再遣

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

景隆初往議和[illegible]天命難[illegible]至是不敢行[illegible]同諸王往[illegible]文皇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上[illegible]群臣[illegible]哭[illegible]

[illegible]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升分道出師禦戰 升後安置死國除 ○甲子

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為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至金川門

于金川上書 皇太后 [illegible]○李景隆及谷

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守者謝慟哭去之京師大亂

[illegible]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

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按冕永豐人為御史勁直有才略廷殿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吾欲效節必不為時[illegible]已而法官希旨逆罪夷錄其族[illegible]

大內火 帝以崩聞皇后馬氏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

中如沸 上欲逃不知所出諸內臣諫言不如遜去 上

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哉[illegible]上方急時一官樂[illegible]太祖遺篋至曰我受命[illegible]
大數則發[illegible]得擲應能度牒[illegible]編修程濟曰數也何[illegible]
何必召[illegible]生錄僧譜給爲[illegible]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
其傳言[illegible]上前袈裟[illegible]遇去[illegible]從[illegible]文皇即位後
心宮發之宮索不得又[illegible]僧[illegible]洽[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事[illegible]洽
凡十二年得命[illegible]事中胡[illegible]開[illegible]他上所至
[illegible]

日我[illegible]食千[illegible]
[illegible]從池哭不能御[illegible]後命從[illegible]
內號[illegible]老佛以吾[illegible]終焚[illegible]西山不封不樹[illegible]帝嘗賦詩[illegible]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一

又有貴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
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
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
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
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
晚朝[illegible]太祖
默然[illegible]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云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illegible]名者吏部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
[illegible]兵部侍郎劉季篪大理少
[illegible]胡靖李貫編修
[illegible]解縉給事中金幼孜
[illegible]吏部郎中[illegible]禮部員外郎宋
[illegible]王達[illegible]桐城知縣
[illegible]至大位
[illegible]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illegible]令解散復業○御

吳布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遯行
清江[illegible]吳[illegible]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
餘人相與[illegible]引去[illegible]遁者[illegible]文皇悉罷
不調已[illegible]然[illegible]歸[illegible]復
其官[illegible]多矣
[illegible]
雪菴[illegible]尚名[illegible]不如其[illegible]是[illegible]和尚方[illegible]
西南[illegible]大[illegible]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
里[illegible]和尚[illegible]山[illegible]遂與之[illegible]往來白龍諸
山見[illegible]水清[illegible]寺[illegible]
賢[illegible]有力[illegible]之寺和尚[illegible]數人入居之[illegible]夕誦易
乾卦山中人[illegible]景賢知之不[illegible]不能安和
尚和尚亦知景賢意[illegible]寺因名[illegible]寺和尚
好讀[illegible]時時買一[illegible]誦之[illegible]小舟[illegible]中[illegible]朗誦
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
莫之知景賢[illegible]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illegible]日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一

注酒一壺[illegible]至[illegible]飲不[illegible]人飲半酣
[illegible]和[illegible]歌竟[illegible]而[illegible]和尚顧而[illegible]指[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成案不甚工然意[illegible]真發又能[illegible]人或曰和
[illegible]建文時節[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名不[illegible]若千[illegible]銘人[illegible]
[illegible]

出買然良自縊鷖宮寄宿慶壽寺中怨發州市中若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中坐說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湖上山賣柴入市口不二價人初識至臨海東湖上人教入縣庭歌詔喪歸遇諸子登極惟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而溺死亦不知其姓名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艮大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牓故左班官負曰奸臣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子寧方孝孺黃觀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紞茅大芳等盧迥侯泰暴昭陳繼之薰庸曾鳳韶王度高巍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牓王鈍黃魁戴德彝叔英劉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昺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仲高不危廖

昇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右續牓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皆從厚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甚眾乘機讎劫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懇復并釋張紞紞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為奸則非亦有之餘俱殉節死矣○太子沮赴水死至斧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詣問　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遽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川王景彭議禮葬之時宮人遺戕咨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泉杖哭闕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下那步永

巳巳　燕王謁　孝陵遂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遂與宗孝康皇帝王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

熙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甌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諡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至今威休盛冠國朝武臣非典經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齊太被執至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

親之親以太爲首高瀨等二十六戶皆戮逮抄沒充軍乞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北謫衛多道死者○黄子澄被太常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當福逃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之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旣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嘗[illegible]活之以勸天下[illegible]赴闕之哀聲徹闕下[illegible]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illegible]何不立成王之弟[illegible]草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絰[illegible]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若按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誅發其給諸高氏皆加稅爲曰令世世罵翔也[illegible]成以逆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佑聖閣○有前御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illegible]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illegible]

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illegible]

敬建曰三[illegible]之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illegible]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詳前

[illegible]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擢[illegible]士黃偁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入御備左備顧問

縉英偉敏宗[illegible]淮大奇之凡觀[illegible]寓意雄姿日御奉天[illegible]臣[illegible]說寂爲[illegible]

以[illegible]都督李增枝節制荊襄[illegible]○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劉璟坐交通藩邸論廣西 上即位首召

用之璟請追戮建文黃觀諸臣 上不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置山東都將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紞暴卒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紞[illegible]太息曰此奸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紞[illegible]小欲以易[illegible]不乞何恐紛紛爲紞懼自縊

[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哉[illegible]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磔殺之[illegible]○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侍詔解縉爲侍讀中書舍人黃淮爲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翰林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凡殿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illegible]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 上既登極璟以家不赴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誡僕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順天心毋自苦刑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下獄自經死

[illegible]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

丘福淇國公歲祿二千[illegible]石 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

張 武陽城侯 鄭 亨武安侯 大 真同安侯

顧 成鎮遠侯 王 聰武成侯 並食祿一千石

陳 珪泰寧侯 孟 善保定侯 郭 亮成安侯 並食

[illegible] 石 王 忠靖安侯 徐 忠永康侯

張 信隆平侯 李 遠安平侯 食千石 徐 祥興安伯

徐 理武康伯 李 濬新城伯 唐 雲新昌伯

趙 彝忻城伯 陳 旭雲陽伯 張 輔信安伯

譚 忠子淵新寧伯 食千石 以上並世襲 房 寬思恩伯 食祿

八百石世襲指揮使 房 勝富昌伯 食千石 劉 才廣恩伯 食祿

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李景隆茹瑺忠誠伯 食祿一千石 以終本身

王 佐順昌伯 陳 瑄平江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駙馬王 寧永春侯 不預權賞 以罪 [illegible] 世襲 [illegible]

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 [illegible]

于世自曰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

位 因北兵為洪武之三十五年 又二月 詔更元 [illegible]

次從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封 [illegible] 國公 二公 城陽侯 等十三侯 [illegible] 一與

安 [illegible] 功 [illegible] 曹國公 [illegible] 封 [illegible] 伯

侯 [illegible] 等 [illegible] 伯 明 [illegible] 駙馬 都 [illegible] 表 容等 二侯 追 進 晉

功 [illegible] 封 [illegible] 等 [illegible] 五伯 三 [illegible] 後進 [illegible] 功 進 封 新 [illegible] 城

侯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路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功 追 封 新 城 西平 二侯

皆 為 [illegible] 陽 伯 [illegible] 各 五百石 已 進 封 [illegible] 遂 二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文皇帝之世 凡再大封 至 [illegible] 太 [illegible]

皇帝之 [illegible] 功 進 [illegible] 侯 為 忠 國 公 封 [illegible]

十 一 侯 [illegible] 又 封 [illegible] 功 一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終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江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師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議臣然莫主實在軍攻堅破敵自 [illegible] 又大 [illegible] 不迷

十餘所定事府不過三四而已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意

衛 [illegible] 而下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也定典之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川之下 [illegible] 又復 [illegible] 之今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門

馬 [illegible] 黃河而 [illegible] 功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易 [illegible] 而後 [illegible] 知

後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下以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族

者今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也 以 [illegible] 自

孝宗而後 [illegible] 政始知愛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而不 [illegible] 無異

于 [illegible] 尾 [illegible] 天

子 [illegible] 書不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來

虜 [illegible] 至萬餘 [illegible] 族

等而 [illegible] 大夫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而不 [illegible] 者

故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橞于長沙○黃福為工部尚

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illegible] 以天 [illegible] 東勝 [illegible] 守 [illegible] 移 [illegible] 衛所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各三百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矣

十月初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為監修

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為副監修侍讀解縉為副總裁○寧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為左善世○命解縉等番

[illegible] 文時 [illegible]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

多干犯者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

焚之 [illegible] 等 [illegible] 有之 [illegible] 對修

撰李貫 [illegible] 無 [illegible] 以無為 [illegible] 食其祿

則思任其事 [illegible] 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盡心于 [illegible] 變祖法亂政經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遁哉
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為皇后○陞解縉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為戶刑部尚書仍守司府事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詔求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之人江西以儒士呵伯昂應詔即擢為山

婁元臣陳　建　輯　檇李臣岳元聲　訂　庠生沈國元　補

成祖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資儲倉穀以賑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一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illegible]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於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用心咨訪悉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

[illegible]

[illegible]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illegible]施行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爲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賞書往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illegible]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illegible]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躋安樂[illegible]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朶兒忱等賚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爲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illegible]

遣勅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武定侯郭英卒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承國負荷之艱夙夜祗栗朕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德[illegible]

[illegible]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遼東三萬衛永不

能進襲又匿不以聞及來朝復隱不奏　上以欺蔽誅之
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
聞者鎮守官以下輒無大小罪與永同
[illegible]
濬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
太行山下其源自縣北至新鄉獲嘉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
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
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
更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改寧王府于南
昌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

大寧界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在爲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爲大寧路國初
別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
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王子
[illegible]
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　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河南衛輝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

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該部行之○
鎭守貴州鎭遠侯顧成言全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探
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陞錄　上曰土軍
皆夷人[illegible]遂與官軍同役[illegible]不堪驅
夷之道當因俗行之○命修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南陽
鄧州官牛歲久皆多有死者民[illegible]代償至有鬻男女以
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殷紂刳孔子剖賢人不啻過今以人
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為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
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械責民償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務于用人或致

諸于國或激于後恐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居守信韓相與協心同力
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荷祚以來
惟文武群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
群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若此蓋不明大命不明朕心故
也凡爾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
與彼錯亂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
子朕自嗣位之初慨然有慕故今所有機務之重若斧之嚴者
皆付之自簡拔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
之有故其各盡乃心恪職務以盡其事可以保富貴朕

言不可其深鬻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勑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
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
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
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
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積水以入于海
上從之于是役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
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蹌浦口
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

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
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
千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
不得以金鈔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
用庫倒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難則倒換之
令欺求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illegible]會金元始造交鈔[illegible]以前無是也鈔制非[illegible]不便于細民貿易所以鈔有不行之弊有國者無之可也

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曰王相所爲不法宜拘
所司印信激變夷人部落悉降其王府官屬事

[illegible]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侯爵容尚 上女永安公主讓
尚永平公主前在北地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併臣以爲
請 上曰俟序忠之後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
容爲廣平侯讓爲富陽侯子孫世襲○論封功臣李彬等
爲侯伯 上處其賞蹟鄭功皆有未當者令其爲公丘福
等議擬以聞丁見其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淇國公
陳亨之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爲武義
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鬻獄事

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乞免于 上 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
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勑諭曰
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 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
及郡縣不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遣人
入境或有縱恣將何爲爾遏可不慮乎其已之○巡按福
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官守土凡諸司彼此衙顏兩非統轄
令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競相見禮節及各
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逕令有司理辦有非治體

請自今官府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
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
所遇有文移不許選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
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識掌紀已不入於府開讀衛所官
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衛[illegible]行禮事上[illegible]送
請自今開讀[illegible]照遞府衛[illegible] 同行禮外其沿海衛
所亦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 上悉從之命禮部
行諸司遵守
九月號諡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勑戶部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
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蠲除之○諭天下諸司事干王
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令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
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不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illegible] 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
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
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使
考索常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
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

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
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
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
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五十萬石赴北京及遼東
[illegible]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內臣提督市舶始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稱旨也○
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遲若侵威

遠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
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
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刀遲
答侵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上御右順門諭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
所每宮中未嘗敢[illegible]聞州郡[illegible]稍靜思慮計何郡近罹
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
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
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當下獄
死 上初發[illegible]命將鎮守者多[illegible]山東[illegible]不自安

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鞓令籍其家炳文逮自盡諸子皆死

按建文諸將[illegible]以歸附一時[illegible]視鐵鉉輩之死[illegible]若鐵鉉諸輩之[illegible]

日本入貢○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來[illegible]瓦剌馬哈木大敗○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今[illegible]之力遂至困耗當時雖得[illegible]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承天門守衛千戶奏先逸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實給提來問罪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字

上諭法司曰提牌者文書告人罪有律有刑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怨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造官馬文冊或稱數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宜考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illegible]有力不[illegible]而軍馬之數繁或誤於計數或成於迫遽容有[illegible]勿問其餘從所[illegible]之俾更其詳[illegible]進來

十一月

上以欽知民所疾苦命吏部[illegible]選[illegible]等凡郡縣考滿至京[illegible]選送治體知恤民者十六人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汝嘗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有暇人有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爾默默況遠乎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參政孫浩廣東副使鄒禎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究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南畿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illegible]聽供力役及是因河淤塞發其丁夫濬治適[illegible]工將畢是日早風寒

上以福等謂且供役久未[illegible]未必盡給今且遣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illegible]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illegible]朝鮮國王○通政

[illegible]上曰自古帝王[illegible]
兵者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宜與民休養修禮樂興
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詐取有好武之意故上
此斷以賞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解縉等重修太祖實錄成　上親製文序之
〇工部尚書黃福奏北京行部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
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請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
造悉從之〇命禮部選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
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毋匿仍重
賚之[illegible]〇上謂夏原吉陳瑛等曰為國牧民

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
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爾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
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
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
廉之實以聞〇定新襲武職比試騎射制令洪武三十二
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陣亡者為新官子孫年十
六出幼襲替免比試[illegible]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十五
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陣功者出幼比試與舊
同〇選天下[illegible]赴北京〇詔今凡有利國利民之事
[illegible]技藝之人皆許其實[illegible]

[illegible]承大統勵精求賢以資治理[illegible]
其令內外諸司於[illegible]臣所知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
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
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偏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
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〇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
吉時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
久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
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
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　上曰朕即位初取士
姑寧其多者後不為例〇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者
老躬祀者為令

[illegible]月以[illegible]懿文皇太子第四子允熙為甌寧王奉
懿文太子祀〇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〇命工部建進士題名[illegible]國子監命侍讀學士
[illegible]都督宜信訓之師
[illegible]北京自是歲以為

[illegible]日本[illegible]雜後日本遣人來貢并請謝
犯邊賊 上令人待至館中悉死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
日本王源道義綵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
一貢每貢止二船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
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交日本使 上喜厚賜之○福
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為寇郡縣以
聞命禁民間海船有司防其出入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
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
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解縉翰

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
侍講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
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貫
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
馬給事中苗司直司諫許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
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illegible]靖難時股肱
也武臣咸以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 上
猶豫不定遂召解縉[illegible]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指 宣廟也 上又密以問[illegible]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
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illegible]同 上意遂決○冊立
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
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
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賞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
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采自古以來嘉言善
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
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
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
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鑑錄此書稍充廣
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
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
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開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
德業它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
中諭之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
成治臣不勉治是不忠君朕與汝等皆不可不勉又一日
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與奪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
無隱又顧學士解縉等曰敢言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
敢為苦強于己敢言者與[illegible]主聽之風世不多見
欲使進言者無所畏[illegible]天下何患不治朕與

卿等皆勉之○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進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驥等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試者皆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

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九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以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illegible]

勅遼東都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　上欲廣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往朝鮮市牛其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匹布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有差○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選得貢士張統等三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

按廣孝初爲僧[illegible]

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縉等請寘于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鄉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共奏黎季犛父子弒
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
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
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令給衣食○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
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熾嗜欲熾則土木宮
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作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倘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四五屯
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闢八門以便出入別近四五屯糧重糧草皆
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
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
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批點曰此邊務要也昔當講此制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㦤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
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
國獻麒麟白烏白鹿白象玄兔白象黑犀之屬甚衆榮與
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吳儀爲國子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
講乾九四爻衆儲疑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
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違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
正道不實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
對我言此爲人主此爻亦衆此諸于主有曰　殿下此問
最好因衆程子言之其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
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乃暹羅國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
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籍其
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

其令布政司船壞者修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
歸或往琉球導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
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論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
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恆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
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
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
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乘儀殿見是日縉
等妻入見　中宮詢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叡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

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粮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遥從
所以蓄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備有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
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
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失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
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
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
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黄河清自是月十七日
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
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
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
爾等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
當貧民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
朕知而為此事如後敢爾必論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
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

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爵以爵賞
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碾用
上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
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
况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設天津衛于直
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
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
運粮別以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
匠役之命錦衣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
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
畏而輙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

按　祖宗馭中官之嚴如
此觀正統後何啻天淵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黄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恩賚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
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
賚縉等皆與尚書同○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
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入於獄而

乃至朕前久於獄訟雖枉而不求辯利至朕前則畏威而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冤即來白○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
氏訴益孤老無養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解縉
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
有差錫宴于禮部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邊儲乞不爲常例無
分官民令下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illegible]從之○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比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
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

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
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
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胥得國今查以甥襲之
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弒王篡位暴虐國人攻奪
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
罪人也如何可容○贈徐增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禁
錮曹國公李景隆

按景隆[illegible]僭亂不法及匿蓄亡命許諾不執五府六部
[illegible]從逆[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其子增枝[illegible]宥景隆
[illegible]今[illegible]人[illegible]妖[illegible]十八子
[illegible]降[illegible]見[illegible]臣
[illegible]門[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illegible]寬[illegible]谷王

[illegible]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其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
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
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
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
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

案[illegible]戶氏[illegible]曰文獻女直[illegible]分[illegible]建州毛
[illegible]等衛各長[illegible]等官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相統攝
以其[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北虜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

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
司及淮揚廬鳳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
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
[illegible]亦[illegible]大寧[illegible]皇帝[illegible]令北[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閑地土不許[illegible]官[illegible]力[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宗[illegible]下足[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德[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人[illegible]法[illegible]無制[illegible]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
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
邊衛軍士畏易逃難必多故犯[illegible]戶[illegible]川減邊
衛不足乞今臨邊[illegible]所軍人[illegible]

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永樂三年

正月兒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

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歆其榮○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訐涉誹謗 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恣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褒諭之○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勅往諭安南國胡奝俾具篡弒陳氏之故以聞○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直隸和州含州民齊貸官租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裴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遠道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雅州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平行部尚書以宋禮代之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 又曰昔來在宮中嘗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正待之爾自今事之未當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延納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寧恭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恩預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祖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輕非所宜即宜收革以副倚重之意○安南胡季犛遣使臣阮景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而賜敕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益聚近邊甘肅總兵官都督宋晟遣人諭以朝廷恩德其酋長平章

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允誠等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

按此即[illegible]

廵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與中國之人難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illegible]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見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令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illegible]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illegible]黎[illegible]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差稅三年[illegible]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頓服從之○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

各設驛館以[illegible]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丘濬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殞殘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十時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賚天下[illegible]百司而又石集天下儒生數百人[illegible]大典[illegible]造巨艦以通西南諸番又興大役[illegible]北京宮[illegible]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晝夜之焦勞[illegible]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時近福未能書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九月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爲禮部儀制司郎中以刑

部尚書鄭賜代之擢真定府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十月封耳[illegible]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為西寧侯食祿一千一
百石加其來遠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世承襲子瑛瑛皆
尚 上女為駙馬都尉瑛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
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趙王
也○殺廉吉士[illegible]今刑部出
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收藏者[illegible]許什偶註
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illegible]即借
觀密以奏聞 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illegible]禮部進冠
服圖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

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宜參攷
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即命頒之所司永為儀式○盜殺
駙馬都尉梅殷

王世貞曰按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illegible]遣詣晉勉強
程與以直言取忌忽寄旨令騎馬王雲蔡[illegible]駙者
宮超三激[illegible]知[illegible]指揮許至發到四十餘人奏
報[illegible]朝判小將[illegible]其登
新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駕其背
吾死[illegible]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問
引[illegible]上怒即命金瓜捷折
其[illegible]都督[illegible]三子皆至今世
[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 永樂四年

正月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
君山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輩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
鑒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遣使賚
璽書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壹岐等島海寇劫
掠居民敕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寇以獻盡殲其黨
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彩
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衾帷席器皿諸物
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
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
姓名以滿束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剌

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
等職並賜冠帶誥敕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
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
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
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
將晡朕倦不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
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詔進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儲
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 太祖御製嘉禾詩勒石

學演成勑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〇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英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璟陳全劉泰等及第出身有差〇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
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〇命禮部購求
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
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
集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
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〇命哈

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王哈
密安克帖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
貢馬因封爲忠順王尋爲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
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撫
恤其民〇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
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篡國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
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煃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上
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
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
師愬其實　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以國　上未

知許還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將大理卿薛嵒請從
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
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
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益恭相屬
于路中以爲實然遂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
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
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承警
兵擊之寇已斫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嵒皆死中等不得
已引兵還事聞　上怒詔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
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

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
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決意興師〇勑鎮守雲南
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
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
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勑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
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
期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賚勑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
曰曩者丑闕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
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有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

韓彭將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
舍隋歸唐皆彬彬矣安身事業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
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
天命所在則當人之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它日
進退兩難雖悔莫及爾宜審之仍賜爾脊令縑金文綺二
端○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忠難樽予國後驕縱
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儀為訓讒嫌用護衛兵守青州府
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國館築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
城夜巡李琪曾名濟等上變告榑匿人謀叛　上遣書索
琪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上以諸書示榑

榑來朝而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
無乃效建文時移我骨肉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榑
京邸於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羅遣罪斥齊府諸俟畫出
王繫囚及諸不法罷械發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教誨
斬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與王君臣兄弟
出之恩固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温詞開諭至六七不
悛教授李坤何况加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
然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安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
州
六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

言聖德所感乞請率百官表賀不許○回回結忍才進玉
琥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
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
之先是中官楊宣與雲南千戶孟景賢賫詔往撫諭諸夷
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
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宣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
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
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
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撒的那浪旺馬渃西勝附州並為
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賫誥印綵幣往賜之
按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遠之地後終不能通也歟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諭之曰
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
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
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擒滅[illegible]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
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大理

寺卿陳洽督軍餉罷神機遊擊掛海應揚驍騎等五將軍
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
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
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
武臣有言黄福進文僭臣且近有過不宜獨任者 上諭
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高疑唐太宗爲君時王珪魏
徵初有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補政知
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
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
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徵情察之有才者必推

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猜疑則人圖苟免致
雖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上以侍講學士武周
文光鵬沕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從
人如易者然皆不若鄭文翊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盡易
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推在達
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納君子外小人一
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朱濬爲刑部尚書
閏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
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詣
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
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
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
河南山東陜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
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並人月給
米五斗○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
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郤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

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
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陜西甘
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
安南境師時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
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
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爲東西都及宣江洮
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內[illegible]取國中船艦列于

椿內諸江海口每于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
時列象陣于賊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駁市江口造船備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
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廣西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必喪大將已不免乎能足辦將事[illegible]其所
習耳 計聞 上哀悼輟朝五日賜祭 上親為文祭之極
其悲悼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 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
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鬬以 當前敵者皆易出謀
制勝雖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殁之日將校皆爲流涕云
○朱能既卒 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

討交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
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餉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遂廢朝廷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于遼薊而浙江之寧紹溫郡直隸之蘇松一帶或被荼毒至于焚城邪劫倉庫殺掠衛所官軍敗衄莫之敢攖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于猖獗至此久當世人學所以備海猖獗欲復海運爲此也
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
按其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五百里即古焉耆國也
十二月張輔等克交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
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
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
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
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如是將士皆踴躍用命遂造攻具
其城以然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
枚舁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
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鳴城下
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卒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
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
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

象皆股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
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
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
洮江等州縣次第俱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
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冥福
華齋凡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
其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 上躬往視之
無拜跪禮合掌而已○廣寧王允熙暴卒邸中忽火起驚
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 上
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交阯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擊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蘇松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 皇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郡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隨多異術[illegible]前[illegible]大
[illegible]之類[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歟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
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
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大敗黎
賊于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
亘十餘里横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栅以拒官軍輔乘
栅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縱以舟師
横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風長驅至
黄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覺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
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於
道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
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
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
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
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
師姚廣孝翰林待詔胥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
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裨益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聰辯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庚子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緜謝說書不置僚屬〇張輔等奏言前來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言陳氏為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無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為請〇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又晴水涸賊舟膠走官軍至大而水漲數尺舟師濟衆人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柳升步騎子蒼龍舟師亦至斬嚼都督柳升敗賊獲船□□自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賊□復與戰□賊國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於海口山中□□亦不蒼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杜國來山都□□等及家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布政司以黃中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〇上諭都察院謂去年嘗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

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犯人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犯治之雖親皇親亦不恕〇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〇侍讀學士王達卒

按達字□□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歷國子助教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和易□□□□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者非人臣所宜言上以此重之卒年六十五

令□□□□□□

七月甲□□□西寧侯宋晟卒〇兵部侍郎黑麟卒

[illegible]西高設人選武中以爲子生擢御史尚嚴刻歷
之子孫祭祀使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爲御史時有
去兵罪不應刑[illegible]成獄奏刑之數恒有欺[illegible]以及
家見被刑者已而點退歸鄉[illegible]以爲報云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　上親問所欲言后曰今[illegible]　上[illegible]
之不能侍[illegible]事[illegible]
于民未[illegible]人休息[illegible]　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爲求賢才[illegible]不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子孫成之[illegible]學宗[illegible]之以恩[illegible]
無驕[illegible]外家[illegible]　上[illegible]亦[illegible]曰人[illegible]
訓恩自愛勿以[illegible]　太子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上曰皇后仁[illegible]
[illegible]念[illegible]
山[illegible]遠[illegible]也[illegible]
古人[illegible]
燕王[illegible]勤[illegible]　高后[illegible]
有[illegible]三年[illegible]食如常　上[illegible]太子守國事多稟命

上入[illegible]大經[illegible]后[illegible]中宮[illegible]
養賢[illegible]備[illegible]言　上[illegible]命婦入見[illegible]
[illegible]之事夫其[illegible]
[illegible]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夕[illegible]
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illegible]

乃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

八月[illegible]勅宋[illegible]金純[illegible]師逵劉
[illegible]節[illegible]人力俾無[illegible]各盡

乃心勿忽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黎
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讀露布至紙宣慰國俯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
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
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
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祭之○初設屯田僉事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

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
命編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
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縉總
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
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命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
士文學者充寫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凡四歷寒暑至
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
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
布而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
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

作文字合格出身蜀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
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
緬甸○以 仁孝皇后内訓賜羣臣俾教于家○胡廣為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令内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
丰 上雅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訪異
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濙窮鄉下邑幾跡無不到其在湖
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殊為蹤跡建文君也濙常
州武進人○以張信為尚寶司丞信薊州撫縣人性至孝
母嘗病醫不能愈信焚香籲天刲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

事聞特坐嘉之下詔旌其孝行徵為尚寶司丞○改遣海
運船二百五十隻備倭鈔洋○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
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覩之無楊
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
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
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
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以 太祖高
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昔須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
今兩十[illegible] 上曰輝祖與齊泰[illegible] 官論死念中山王
定天下有大功曲赦[illegible] 中山王不可無後

[illegible]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起居中官○撤馬兒罕同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
驥還
戊子 永樂六年
正月 以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此除交趾郡縣官朕數
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是月遞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以布政司按察司奏以

柏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三府復言檜
花為瑞 上謂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
聞昨有奏柏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
務諛悦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
削髮行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
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
為民種田
[illegible]
約臨建諸司及各衙門務自今[illegible]民毋許[illegible]

大臣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
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
四百七十有二焉○鄭賜卒改刑部尚書呂震為禮部尚
書以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
按賜初為北平[illegible]
即位[illegible]
吾[illegible]
而[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
書諭本雅失里時鬼力赤衰弱中遁不雅失里北行故再
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叙國家待元氏
子孫之厚曉以從違之介禍福攸係不報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提督黎季犛等八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
為從者李檔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按[illegible]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賞[illegible]
[illegible]陞元功[illegible]

[illegible]有大不然矣[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尚念之哉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是文木疲至坤帖木兒
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
至是迎元裔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亦為其下所殺死
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
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
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閒一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庶徵雨
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
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
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壬午戶部[illegible]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
以[illegible]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
令已及期當舉行之 十[illegible]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
不能堪仍從舊[illegible]交趾[illegible]等作亂命黔國公沐
晟總兵討之[illegible]陷將逃赴京師復逃
回太原化州[illegible]作亂[illegible]擁定為

三[illegible]廷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
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
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于闐入貢其國
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
臣來朝[illegible]命其子襲爵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
加入貢[illegible]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為滿剌加國王其國前
代未嘗通中國

丘氏濬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寔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蘇門答剌國榜葛剌
國呂宋國合猫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
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illegible]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illegible]洛肇啓二都有虞勤
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illegible]紀馭之初已陞順天
府[illegible]北京今海內清寧[illegible]無事省方於時為

以[illegible]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
王止[illegible]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illegible]州敘官
都督[illegible]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illegible]之子柴別力哥等
自[illegible]叛逃厚恩又居邊境嘯集黨類逃遁漠北以圖報
効從之時鬼力赤為衆所殺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
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效○待詔楊榮連丁
艱奏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左[illegible]春坊[illegible]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
以事輙能裁決得中頗有宗社之寄上天錫慶篤生異質
以福蒼天下卿等其悉輔導云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
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下交州究守事聞復命英國
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伯王友為副帥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山西霍丘縣民李大[illegible]妻[illegible]氏一産三男爾例給粮至

是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東莞臣陳　建纂輯

訂合　庠生沈國元校定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䑸偏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亦爲訪建文云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是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誠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道經長沙不朝谷王[illegible]御史陳瑛奏瑺有違　祖訓當寘重典逮之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而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殺卒詳註文○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痞

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爾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爲本雅失里所殺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羾得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令刊便到任蓋當時簡用

臣若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太祖初創勳用人悉吏部具缺請　上親簡除非內閣小官旋整肅也至宣德末二楊當政然後權歸內閣至諸中主張用事然後權移于中官甚矣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資亦內閣與司禮監除上其稍用人之權失矣隨監閣少賢否矣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羾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
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
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

刊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以上以
邊戎調遣止憑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
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六月勑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虜
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朐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
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凡整飭軍士以俟
○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爲征虜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福等陛辭　上寄授

□□□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衛將軍潘低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陳季擴脫身遁○丘福
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
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

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導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
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
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進必不
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
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
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
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鏖戰死遠及福等
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脅脫脫
不花王把禿丁飛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

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卽軍中封之　遣楊榮齎勑諭
福曰脫脫不花等旣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遲日久或致生
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遺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
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寘頑駔愎違
棄朕言拒咈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
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
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邇於邊境矣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
命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

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聽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
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
貯之糧兩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甚便於是原吉
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逾十
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
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
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
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
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卽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

昌也○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卽
漢之大宛也○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前諭說賦詩
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
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
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
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
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稗益治道如詩
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
事因覽眞德秀文章正宗美其文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不可不知爲
臣不可不知　皇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太喜曰此爲
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文
學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切
直羣學以勵羣臣焉○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
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
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
胡廣等議奏每旦常朝畢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
班侯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
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

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其
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于
乂安未獲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逵往湖廣採木
務行刻酷　皇太子曰逵誠可罪然　皇上所遣須其還
日請罪之○守京城門內史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
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史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
事忤內史故挾私誣構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史小
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

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令後內官內史有言事不實及挾
私枉人者悉罪重典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襘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
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
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
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視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
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
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芻蕘之
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
盡衆人之情爾等專任一己以掩群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
斗次闊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舉衆
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
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
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
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
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
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漭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侯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〇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擬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〇長沙府姦人作亂〇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擒[illegible]

十月　上還南京〇勑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與賣子女者官爲給鈔贖還〇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治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按我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　成祖之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　二聖之聖謨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動戚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爲交趾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刼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爲交人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征焉〇勑兆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以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

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
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
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
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〇督罕提
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
你為指揮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
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
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為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
給賜賚捐小費以彌重患亦不得不然〇詔赦交阯軍民
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三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
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以入京
運至三百餘艘石狀風濤不測損失多又因壽張尹
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
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
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
載每歲漕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元之
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
運舟楫不通而定陵路遂運所往來者悉由江至德州下
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陸運者元人之舊由
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發
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衛河北運至京是時海
陸兼輓財費不可勝數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建言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者三
之一疏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運之勞實國家無
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
長發山東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

白英計築壩於汶上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
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
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置閘地勢高下以
瀦水開閘以時啓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為閘十有七而達于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
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
充足禮等治河畢還京陳命禮部定賞格則馮第之一禮言
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
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
流深淺舟得通行至冬春之間泉水微少汶河又有沙
泰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恐有淺澀之患
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是
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
馬常泊比年淤沙漲河口宜趁時開濬泥沙河至十
里口故道且存不必施工河口宿之濟者
隄三里河宗茶堵斜行八十丈從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膠及第出身有差先是
以事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〇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
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無不允以是恣肆
蓄以羅織苛刻凡建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
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
命廢事　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
罪下獄死之〇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為患於
祭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地益甚事聞遣工部侍
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
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
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
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〇鎮守太

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或全衛或什之
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爲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
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
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諸什之四天城朔州諸什
之三蔚州諸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按我　祖宗朝屯田之制其重在邊故邊軍且耕且守後來乃
一切廢弛專倚民運糧餉邊數十萬衆嗷嗷待哺如之何
其可也欲安邊足食莫急復　祖宗之舊俾予惡致于治
安要議懲罷懲不重勸賞與屯田之法使經世者採焉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
并以長史程復來朝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
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

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
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
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有倭寇浙江磐石
六月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
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時苦奈
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告和和
等奉使歸經其國苦奈兒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
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
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

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
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率所部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
城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
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
族屬之賢者國人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
交阯黎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
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瞰　上遠出私覲儲君無人
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趨廣東
娛戲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大
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于尤
眞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蕊兵於羅安斬之○滿刺加國王
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
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生
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衆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

所犯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廷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舊隙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
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閣臣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懼恐而退○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兔力帖
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上曰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
瑺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盡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
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illegible]○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illegible]賊散走林莽泥澤中
追殺殆盡自是[illegible]

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丹哥齎勑諭福餘朶顏泰寧三
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
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本荅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

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
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
縣正官各舉所知務求品秩下官及無過犯本民賢能廉幹
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
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聞其貪污舉者連坐　上是
其言命所司通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
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
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遏
矣此虜賀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
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權也○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兖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

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急在成事返遺施俗吏不諳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成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艱勞命戶部減涼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升四川每引一斗五升○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勑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歲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河南四川及直隷江北等處選民間子

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決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是曾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已上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月可完　上諭工部曰隨所

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為之○選差官教民畜
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
收今差官領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諳厚者令教民畜養於
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
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眞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
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上謂都察院曰
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曾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專
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
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
為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
免于昏墊誠為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椿埽止用蒲繩
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
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
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為
工部右侍郎

按芳山西夏縣人儀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
員外郎　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先是金華朱大智為
吉安知府寬厚廉潔革吏弊蠹賢愛民民甚戴之及
後召為東廣知府民思慕之而蘭芳繼其簡首已而芳至
寬厚持大體而明于吏事庭無滯訟民有告訐者輒
立決吏無所容其奸芳以愛民為心處事詳當民更大悅

舍自奉儉約用當撫食服無従侍事其母極孝母亦善
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侍于前省其有未善者必責之芳
受教不違居坐宵讀為善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陞
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論蘭芳遷超擢侍郎吉安
自芳去其民思慕
賢守必曰朱蘭云

罷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改浙江按察使周
新

按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
之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人用為冷面寒鐵公　上
知其名遷按察使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擢雲南按察
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吾令而寒鐵公來吾
患矣及至洗其冤故之其日後異日新以事出巡至
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
城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得遂發婦
其屍獲寺僧鞫伏罪人稱為神明部下來有時追至蠅矣
之變迎馬首而人聚使人尾之得一聚之屍即小米布商賊
之變至任令人布布人得即詰者物之即移布商賊也在
以其賊召布商宋論之家人大驚如死于賊也又
戶商遠回未紙宋宋而日暮恐人孤行為人知所屬書以其一
富下一商石下至宋妻問之暮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其贊也

詳稱官之諸罪告是妻而之有外告以故明之日往叔之之無有
所賢之命者官者日下至家而妻問之
偏乘官取紫囚狀之一狀姦聚案辭以審實稿得其
依出狀罪服誣實獲殯之一眾殯以罪乃殺
保莫取恐肆罪服以一日當以罪去也縣及於室彈之
示之新家故貧木罪一時妻俱以罪去也縣及於室後吏者風指
偉惟經安辭敵布語以時往大諸務以殷野婦及盛官各指
志吏為族素具成節如此故當時困窮婦盛各處各
難三人童子續具矣馬時錦永繪持籍絲使之飾者
戶往貢綵事作威交賄建綵指之綠綢有名笑天下
奏部專請上命官投綵新指之于戶殿走新于綱日
按察司股事發在內部察院同陛下前陳其弄且
新恐耳恭何罪臣死其不能陸下遊詔出臣奉詔
斧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不上怒命戮之臣刑大
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有蘇此好人枉殺之臣
悼惜者

久之

十月朔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
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請於此成築
風濤衝擊膠淺輙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
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俟農隙爲之
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
之○命鎮守交阯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阯給軍
食○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二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襲事○通
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

之繼母也 上曰所謂子毋無絕道者非爾繼母臨眾節於
夫廼責以不能盡孝所當勿聽也○甘肅總兵宋琥言老的
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欲出兵勦殺驍勇軍旅命委
陝西會甯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是冬 琥還言出嘉谷關
千里險阨乏水草衛道不能通又須寒苦馬疲瘠不可輕
用兵罷申閩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
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
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
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

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
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
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
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
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
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
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諭卿等言
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
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禮部奏羣臣正
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朝賀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
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
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勅諭奸黨齊黃等遠親未分者悉皆宥之有來
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

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指議
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
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
是黨禁稍解○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
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
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
政使

按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慰司曹東土民及
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
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敕鎮遠侯顧
成以兵討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
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
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四月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爾禮部移文諭府州縣官吏耆
者陳民間利病近來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覽
觀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蝗蝻者[illegible]
法令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
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群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書呂震表賀請

上瑞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
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
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
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
侍　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
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苟徇也○元正日食呂震等請
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illegible]

按智山東高密人[illegible]
對曰是非不少[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城池不足守請勅報亮曰軍

在精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寡亦足[illegible]
多不精徒冗糧餉無益也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上巡北京勅阿魯
台無以近歲事虜虐漢呼韓邪唐阿史那杜爾受享顯榮
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妳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遣
兔剌攻敗窮促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塞外於是
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
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母妻
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
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叛○以野蠶繭絲為
衾命　皇太子奏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常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而恭儉
謨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
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
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罔究而至於亡者
朕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
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託付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
勉之
按我　成祖欲諭皇孫之法周悉懇到
超越前代可為萬世法儲君者此見之
六月車駕往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
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
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無算馬哈
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烏魯台遣頭目鎖住
等來朝言烏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
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者甚厚
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
上失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初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
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

旁運抵徐州京衞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國而
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瓜洲
補給脚價并撥淺舡等齎兌與軍運而各
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一年四次名爲支運

遣通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

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衞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宥還溥等遂相繼下獄○榜葛剌國獻麒麟

永樂中諸番進獻麒麟者三
麟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降爲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凡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賜館東華門外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

梭國史本傳縉文學書翰皆絕一時其爲人曠易
誠府盡爲士然少檢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累人故及于
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赦回天順日錄
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當而寵漢府縉諫不宜過寵致起爭競　文
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
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又曰一係公縉才稱曾
使滿府太宗其諫論曾下于獄死者爲於　仁宣時其
言緣當有可觀士
亦卷遂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精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斌任事恃守城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　上聽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頻讀　聖聽諸伏法士論壯之○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特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

使將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召至西安府發川縣劍大嶽
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歲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
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
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
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
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遂已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〇兵部尚書兼詹
事金忠卒
鄭曉曰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
調護保全以終其身亦其人豈易及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度淮以
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
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
口相宜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
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
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
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
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
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設膠舟濬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緣河堤鑿林木使人行〇上諭三法司加
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奸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
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
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
饒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饋州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
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
綵幣八表裏
七月福建金門千戶所副千戶李敬督兵捕斬海寇有功
陞指揮僉事賞銀百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餘各陞賞有

差〇勅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祇奉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
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靖盡
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闒茸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
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
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滁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
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入己民人
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
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
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
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

旨處以重罪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
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爾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迤里迷渴石養
夷寨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
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
寒暑誠因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
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

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勅
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泗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
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壯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
俟進北京閱視○兵部尚書陳洽言朝廷初討黎賊陳季
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
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
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兀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兀剌使者言兀剌馬
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七月率衆至斡
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
蓋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
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上諭行在
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諭戶養馬其閒丁
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
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選發爲民種田者不
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
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
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
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記盛之
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
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
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
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所以[illegible]之事舉太宗爾欲處朕
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得之[illegible]　上帝王之有關於後者

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為翰林學
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右侍郎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賫械作威伏誅○召交趾
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六月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癸酉日壽星見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
許○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
乃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失
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禮運日隆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勑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俱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由東
華門　上遣召翰林臣特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報竟
雖尋定三人試言之楊榮亦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
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

白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表約如此○上由
語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謂其位次豈出非揣宸翰所書
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亦有六字未書殷學命士奇還
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以豐城侯李
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為我朝
王羲之命陞為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為翰林院
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廿四月故吳王允熥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
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
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

臣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使作今日耳
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
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〇是年監察
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丁酉永樂十五年

正月倭寇浙東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橞王太祖第十九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詐初封宣府靖難起橞逃歸京師建文疑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橞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齎甚數改封于長沙後陰養死士造戰船其黨附者衆興容言于上上曰朕待橞厚于諸王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嚴書戒之橞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罪於蜀王逃歸橞遂與謀言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王聞之欲遂其事言建文縱橫有無君之心在蜀士民[illegible]造作兵器[illegible]夜習[illegible]指揮張[illegible]人又[illegible]令[illegible]上[illegible]以圖[illegible]上得其素數曰朕何如待橞乃有此心逆謀[illegible]其王等議其罪爲庶人德後閩戶自焚死[illegible]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後高煦不法遂擅選精兵[illegible]青州不赴[illegible]不行常[illegible]上在北京恐高煦不法[illegible]上以[illegible]召還南京高煦所爲多不法[illegible]高煦[illegible]不從[illegible]周[illegible]等皆[illegible]謂[illegible]擅[illegible]上[illegible]遂[illegible]南京[illegible]之江[illegible]兵[illegible]乃得[illegible]上遣[illegible]間[illegible]對曰漢王[illegible]

徙都北京帝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不法[illegible]養死士招納亡命[illegible]教習[illegible]等事上大怒召至詰之褫其衣冠禁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靖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知其作謀可朝發而夕擒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蹇義翰林學士楊榮諭德楊
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
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
具是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
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弃也

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
虛文也[illegible]

五月倭寇浙東〇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巡經理漕運[illegible]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臨[illegible]縣人進金丹及方書[illegible]
[illegible]洪武[illegible]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
[illegible]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以毀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〇秋　皇太孫妃胡氏〇西洋蘇祿國東王西
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〇夏剌麻哈木死
[illegible]頁子王[illegible]
[illegible]文刻石〇遣禮部尚書[illegible]

邪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緼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聯具諸象至巳卯雲呈彩五色輪囷發化卷舒彌滿於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欸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藺芳卒

藺芳[illegible]富貴[illegible]刑部員外郎[illegible]中上即從[illegible]吉安[illegible]所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吉安[illegible]所夜召[illegible]重慶民思慕[illegible]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illegible]民為心而[illegible]事[illegible]民[illegible]縣故有[illegible]朝廷遣[illegible]羣芳于芳曰[illegible]之患[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家不其[illegible]吾[illegible]安上陳今[illegible]人長老皆云素無[illegible]等[illegible]務[illegible]同[illegible]不肯著芳曰吾輩奉命宰[illegible]士獨不為民[illegible]任[illegible]不得已亦[illegible]臣得奏曰吾[illegible]罷其[illegible]亦[illegible]也亦不之罪芳[illegible]工部右侍郎至是以[illegible]吉安自芳出其民思慕[illegible]守必曰朱藺朱藺云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illegible]皇太子

[illegible]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能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寧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則理聽歟而懷不能遺矣

[illegible]曰永樂中一時臣工性能[illegible]各異遠常之物即指為祥瑞[illegible]所不[illegible]此論可翊[illegible]物理[illegible]

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據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按利初從季犛反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督聚家為[illegible]劫掠[illegible]詐遣人去[illegible]兵

陳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仍擁兵作交阯自此始觀英當時只合交趾既平仍命英留公鎮守之為得黔國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故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人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有將惟英[illegible]所畏非英國也懋師帝乎惟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不靖[illegible]所畏惟英國視同[illegible]作[illegible]交人威振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一易移而交南吾守圖藩服與雲南同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illegible]

州縣士民復論興哉不得與焉
甯同猶 望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爲
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騏初名馬上改之）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
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
善述曰今晨覽卿所錄余所作[illegible]詠清雅[illegible]
日新但今卿年邁輸余爲勞似卿朴直若[illegible]者自無[illegible]
面諛順旨者比此有之卿毋憚勞務成余業推衆君之資
其一日與務犯職兩當之憑余欲學作表卿可一一如詩題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以對進以廣琢磨暇時作進
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函[illegible]皇太子致書賛善好古先
生好古善述字也洪熙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
不釋卷披服寛博表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
遠文治聽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往
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扇初復況
此承平時爵勞有尊酒庶以勞斯癯○初令民道[illegible]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前十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
卷計十五冊○敘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
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
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
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輔導無狀下獄皆
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按　國朝文臣有諡自[illegible]
與廣始然貴自建文時王艮[illegible]然然壯之骨[illegible]一朱遂
建曰廣居官[illegible]厚[illegible]慎自處[illegible]然[illegible]
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命則對策[illegible]
朝聖孝瑞應[illegible]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illegible]
悅也故終身無寵無一日[illegible]介之憂其[illegible]
讀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illegible]
有人投詩嘲士奇作云[illegible]胡廣[illegible]中庸今日中庸又

見公可惜天生兩好宄天
教名難正相全識之切矣
項纓舉起　文廣讀江有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同
罪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觀胡靜見[illegible]同舍
人問猶否解聞而笑曰一猶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遙
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可謂與大丈
夫○靖難後歲抄記云初解縉胡廣侍燕文廟　文皇
曰縉廣少同業任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
辭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矣既
而生女遂許縉子禎亮縉既死而縉家徙遼東
家產籍沒欲使女改適女[illegible]入室以刃截耳家人覺而救
之由[illegible]且言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命承之
一[illegible]之[illegible]身不可[illegible]王[illegible]何用生爲然
氏[illegible]歸解氏事姑孫氏尤極孝謹廣左
此貞女然建文[illegible]卒[illegible]之
若弁髦何罪[illegible]其女那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
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嘗至兩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曉至即就好
觀也溥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宮所行之中退即記
之如一日趨朝前從衆者諸禁侍衛從之仍當陛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各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慨其心見　殿下之
仁明也任稍久鄭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溥
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陳所見皆
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

按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甚大[illegible]者使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直諫觸怒命[illegible]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illegible]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崩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
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爲
十篇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前凡修齊治平爲君爲
臣之道悉具纘緝集以進用備閑覽從之至是輯成以進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國源義道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命有司遣方孟思赦其王納里失只罕而自立○申
嚴官吏犯贓之禁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按山上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illegible]天柱峰之最高者曰[illegible]

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復官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己亥永樂十七年
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蒞南京兼國監
如舊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爲廣
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
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
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
舉火有光江料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
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艘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

甚醜惡揮兵卒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槁師秣馬衆不為
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陞帥壯士潛燒賊
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壩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鏖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枕仆斧餘衆奔匿桃園
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
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
潛脫而走竄者又為陞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盡殄將士
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奮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

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
數作此以鎮服之雖懸甚衆之耳目亦可以致士卒之氣
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
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
聞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
財貨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
其害及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所息數十年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盛于廣寧伯忠武劉榮隨陳志以為劉江本末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效之國史蓋榮父名江季子戍衛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以其事始改名榮也

余于究姜紹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為異而辨亦其一云成化間纂修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伯子江蓋可謂向矜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劉江號源人甚山中衆籍百戶嘗華有功累遷中府左都督又云劉榮留遷人事父職靖難有功遂封廣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唐拾遺于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力耕火
種兩眼皆有日文瘓神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
之有中官使汴廣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
三教九流無不通徹規為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
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衾褥絮被銀鉢盂
兩且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

胡僧應稍遲琮乃大奮訓解媽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
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彼學胡僧羞恚頂禮數服辭去
上賜名入覲坐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室鵝鳴山以為修藏
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郎祭者三
日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昔塘用工多而
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大役務其下得石
青加倍其色視舊增彥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
以進
七月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至京水軍
等衛軍士仍前轉運其除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

史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是從夫於淮安臨青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卿明論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

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宮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　上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採重加纂輯至是成遂名列仙傳親製序冠之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錄監察御史鄧真別入奏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頒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所記為善陰騭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系以詩各次為十卷　上親為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羣臣天下學校焉○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卿除暴亂四海寧然及其子孫非事武備不修亂廢修窮黷至海內分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

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者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賄賣放取同軍明有程限今幾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同軍十無一至者有警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守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術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精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言交阯人民新入

版圖撫來安新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殊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汚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詔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三 終

[illegible]陳　建　輯　檇李卜世昌[illegible]訂　[illegible]沈國元[illegible]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
麟湖廣蔣廉江西俞崇荆山東周克敬廣西布政三人孫
豫山西江渝河南文璞浙江右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衛
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英
江西金恕山東

按洪武中蔣璥鄭沂皆以布衣而遷授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遞躋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謂頭銜[illegible]崇顯[illegible]知遇促者與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
妻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
紙為人馬相戰闘逆來益多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
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
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
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
人馳驛招撫之山東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
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
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益猖獗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
討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
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
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
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
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瑛縣丞馬[illegible]集民人八百餘人
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聯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
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
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
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
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

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擅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
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
山東之賊悉平于是陞張瑛山東左參政馬[illegible]左參議衛
青陞都指揮使王貴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
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不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
方畧諭以賊徒饑渴無水旦夕之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
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
劉忠與升共攻忠先登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
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首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
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捶辱之不忠不[illegible]宜治其罪　上亦

詔升方命火機始功忌能皆不可着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

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盡逮至京告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新淦[illegible]○隕寧伯劉江卒諡武忠

按長寧[illegible]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遇賊戰死之

按保貴皇人初知宜城縣有[illegible]府遷參政時黎利[illegible]劉郡縣保率[illegible]之威[illegible]不勝而死○貴武[illegible]附者衆有土兵二萬[illegible]有功後中官馬騏等[illegible]鄭文及衆強賊則捕以歲率數百遇賊賁力戰而死

建言保爲政廉恕賞罰方略果敢人皆惜之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按素易[illegible]武中爲新昌知縣廉能平恕吏[illegible]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illegible]京以左通政兼命家安[illegible]州廉宗[illegible]堵[illegible]陽州昭宦[illegible]京師[illegible]爲文[illegible]山[illegible]州民陪客人[illegible]貧財不送官者

八月方賓[illegible]官一人主之判大小事情以聞○山東

[illegible]文公[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易之謂矣

青州[illegible]肉羨貢其繭文其色青蒼

九月擢教授萬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

侍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illegible]

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　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南京以

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

按叔毖廬陵人知沅縣多惠政歷北京刑部員外郎尋改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卒北京宮殿[illegible]役歲餘卒于北京[illegible]良在役者皆悲慕之其[illegible]役[illegible]而歸柩[illegible]

改京師爲南稱行在所爲北京○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

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

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爲文章[illegible]　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

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

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命張本楊
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皆老進謁有如
太祖陵與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
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
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
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
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報所食竭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
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 皇
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
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

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法予見 上當
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
能舉麥舟以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
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軍丁備三等上周王謀
反狀

[illegible]僕上變告周王謀反[illegible]以明年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上出備三等告[illegible]上以至親赦不問[illegible]
[illegible]周王[illegible]
[illegible]赴京[illegible]

封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
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以董營北京宮殿
告成故也

[illegible]奉天殿[illegible]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illegible]
[illegible]

辛丑

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
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
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
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祗勤撫綏
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
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功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
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
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榮
牘今有事以殿下過失 上聞 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
人 皇太子曰過失人皆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
與人計較耶卒置之○改楊士奇為左春坊大學士○[illegible]
二月庚寅[illegible]○命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

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循[illegible]
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
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
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
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請理刑獄黜贓官罷遣獵
道復極諫士及與選舉[illegible]皆切時病封章說其

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illegible]選御史[illegible]
陽為交趾知州時選等言事[illegible]
憂國愛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慶等深能[illegible]
論罪之○上欲罪既而慶等乃為選等所構發民[illegible]
降為知州而處之遠方[illegible]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部係各衛所例分屬兵[illegible]
歸從之[illegible]
七月復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illegible]
八[illegible]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

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
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都院大
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詰都御史王彰等
懼昔月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而昔生不如大計
宜加重罪且斬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
何衆皆紛然唯臨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
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
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

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illegible]太得罪者衆謂非原
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咎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
然天威嚴重吾輩屢事必言雖失實[illegible]出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上躬
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之尊
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勞它日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陞黎利為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
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
上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
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乞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邊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
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撿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二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謂才力或不及撿邪
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
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
運者寧陽侯陳懋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
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玒等三十五人
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副
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輜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誓
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
雲州閱兵頒諭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
不閑習何以對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敎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謹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
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乙酉　車駕渡偏
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
戎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
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
往不中節矣戊辰親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
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
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
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
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
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
兵之任張信托病不任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
之道勇智謀兼其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
能耳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興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登其頹垣遺址對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皆遺子孫爲不朽之圖當其時有今日豈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正可以爲殷
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斫伐樹木癸酉　車駕發西涼亭次
閱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特營神大
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
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
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
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
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
波濤艱險不復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
全　上召諸將問計[illegible]有分兵邀擊之　上曰不然此
詐謀也虜慮大軍遠出[illegible]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
不多知大軍北行必[illegible]何能攻城哉不足慮也○車
駕次通州次丁次泉　七月次獲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
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弃其馬駝牛羊輜重[illegible]
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旋
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翦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
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兒河虜
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所俘數百殺餘衆潰
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
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
宋禮卒

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河有功績最著卒之日家無餘資洪熙元年禮部言禮卹典未備與其祭葬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

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
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
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
獄已而皆釋之
[illegible]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三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椿太祖第十一子性孝友好學讀書不輟嘗延名士大夫講論經義[illegible]分不爲[illegible]之事在宗室中爲最賢[illegible]之賢者十[illegible]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變賢

等伏誅

先是[illegible]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裁決[illegible]

[illegible]

擇蒞遼東諸千戶畢指揮錦衣衛指揮同知

皇明資治通紀 卷一四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北遁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illegible]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鄒縣靈芝 其奏云今歲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圍匝而鄒縣又在山產靈芝御柳結實符啓往年北征之徵也 上遂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illegible]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爲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大兵復出狀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後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將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還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詣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皇明資治通紀 卷一四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宅床榻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絲布帛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敕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逆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先鋒自効 上曰卿言固是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寇邊境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

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物諸邊將整
兵以候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爲考試
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
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詔以寧陽侯陳懋忠
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濟陽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
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

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楊榮金
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
於天下同樂何時而應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
必助順矣○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
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刼掠漸致滋蔓請兵剿
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
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
暮耳若遣兵捕之則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
之心況兵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
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二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
未還○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輜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
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
軍皆至而輜重在後爾等獨不念邪遂命分兵援之○
車駕次清水源[illegible]合達道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
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意
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illegible]兵[illegible]殺其[illegible]之罪
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illegible]往諭
其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草虜騎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底無所遇以糧餉
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
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復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　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
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
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
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

悉以入內帑召匠人銷鎔鑄爲甲楯戒權歛而銅之殺匠

以疾卩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宮中禁令人皆莫

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　遺命密馳訃於　皇太子比龍

舉入關寂無知者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卽遣　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嚮行奉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

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曰出外

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

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卽納上　皇太子從

之卽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

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行　皇太子謂

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

備位汎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

日至于　梓宮至京師

[illegible]

[illegible]

入者皆觀木黑數丈少孔節頭作蓮
花織人象之類珍珠瑪瑙奇怪之物充牣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
啓以時政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
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銀
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
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不
能繼又 上命叵測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
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後遭遇爲閣老大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
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在繫時丧母未克襄
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辭朕
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贊輔令遣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
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
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曰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
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

陞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
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
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
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
按 朝九卿等官兼
殿閣學士掌密務如此
減賦北直隸山東東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
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
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
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
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

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
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
中書舍人
按縉初從殊遇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
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對曰蹇義
天質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
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
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淮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
于用法尚近忍人宋禮憨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
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上以
示東宮曰李剛所已見惟餘條悉東宮因問稱建文所
用人如何對曰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
尹昌隆王汝玉對曰臣聞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
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
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故赦其妻子還鄉
官其禎人所
手書舍人

以漢府長史王榮爲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斐爲翰
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
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擢太常少卿周納
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
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
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文言江西非
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
亦切悵悵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
各王封鎭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封鎭而何惟叔審之○免遼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瑄爲庶

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
察使紀諄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
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
故有是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
繞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
不得取魚而蒲綠爲奸者其旁近之艸及灌田之水民皆
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
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　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
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孛
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

曰呂震非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
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
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
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
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
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
國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

今府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聆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 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墡為襄王瞻堈為荊王瞻墺為淮王瞻垲為滕王瞻垍為梁王瞻埏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

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 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更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翰林觀宋濂為之曰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illegible]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illegible]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欄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審酷吏而無懼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應懷抱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者量才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狗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賓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

必嚴舉遞坐之法庶得實效○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
御西角門視朝風寒甚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
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
命書勑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
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刑典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
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
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四 二十五

按叛逆奸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
子從一子未姓逃難遂去其為田家翻廣之成寧云是
宥乃復姓至今其後嗣亦繁衍蕃之
嘉靖宗絕方孝孺與黃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致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昇奏
賑卹有稽遲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
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並無事而虛糜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
右二護衛官軍改隸京衛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群牧千戶所○
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
而後來先農下而遣歸庶皆不妨矣
按[illegible]京操[illegible]始此
中官馬騏傳 旨諭翰林院書勑命騏往交阯閘辦
金銀珠香時騏被謫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
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騏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
自此人歸一方始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
方請求朕悉不荅卿等宜識朕意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四 二十六

陳建曰馬騏傳旨使非本院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
仁廟聰明睿斷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況其它乎
由此觀之中官之竊柄恐其肆無所忌而寵之漸
聯宜乎正統而後振直瑾之擅蓋無有紀極也
諸中官傳旨並宜覆
奏為禁定此實法

翰林學士楊溥等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
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
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
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竟
幼廢官始此○加蹇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

仍賜原吉綺段鈔并諸圖書○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語辭稱
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家 先
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
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
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
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
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至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
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語
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擢布而御史舒仲成既而罷

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謫遷湖廣按察副使
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
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逮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
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譏之 上覽
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
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
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
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
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
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白米十石鈔幣二表裏

寶鈔二千貫賞彰善待罪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爾心
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將來命帥師巡邊道遇虜
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 上嘉賜勑獎
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
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
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
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役
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
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
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劾爾
吏部兵部其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

朕得間暇觀之以考察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所奏使西域故具悉西事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擇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昶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昶　皇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紀

乙巳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太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謂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人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今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言之毋以不從爲虞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履艱危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擾不可重用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牲准民間例無者追賠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請　上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誰肯出仕盖虧損一馬必

責謄償破家廢産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
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儲當
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
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蹇義呂震交口忿詈朕念爾孤立
處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
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
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
倣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宜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按此舉焦竑永樂中楊榮蹇義言諸司積弊陷身投御史言之同意恐臣之問情意交阻不啻父子內廣不給未足以勝之識君臣未見有此氣象[illegible]文廟舊諭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
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
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
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
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界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
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
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
復與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悖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

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天元
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
動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憫修敬天未嘗
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賜○上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
語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
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
皆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
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大
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

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
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
而行○勅平江伯陳瑄許運糧官船附載己物無得阻當
○以破虜功加陽武侯薛祿等歲祿五百石都督同知高
文等加秩賜賚有差○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議
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韓王
沖𤣱襄陵王沖秌樂平王沖烌各獻詩頌　上歎而嘉之
賜勅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
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
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敗

子華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罵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死身爲大臣惟何顧苟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爲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

樂中率衆歸附嘗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率攜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謚壯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敕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于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當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遽召禮部改春秋致祭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俄而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按我 仁廟崇師傅之恩之厚前代鮮儷四時之祭亦有千過然處之實諸臣一而並改之則又忠湯之毀過不字矣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籲天求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登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 上不悻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前 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將行廟享禮詔陳功臣四人 命封河間王謚忠武張

王加封寧國公諡忠壯王眞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
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illegible]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
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壽太常寺卿仍

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上諭刑部尚
書金鈍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
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及國事輙論誹謗中外
相師成風奸民欲賊禍良善者即造誣罔以誹謗爲詞一
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能拯救今數日聞覺此風又萌夫
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惡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
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illegible]
諭刑部尚書金鈍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
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

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
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入宮刑於朕亦[illegible]
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頒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陞禮部左侍郎胡
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
御史○命征夷將軍黎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
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畱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
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
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

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
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
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
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似對曰
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
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
奇等今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
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

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
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
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
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
千餘里豈闕木必盡無救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
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計計較耶
建曰仁廟留神人天所行無非上民之政正從諸
轉圜改過不吝視前代之非爲等法求之前代爲
商宗周成康所作之治宋仁宗本紀
彭地循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福嗚呼
鄭府審理正俞建稱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
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挂名利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
論切當者進之倘試允加愼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士之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
所選北人百僅得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建之……不爲無益須按
……爲……者未爲

如本之論也如本之論貞甚於
楊溥雅愚於亦爲要務備之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視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
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勑二賜少師
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習於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上奇曰宋元儒者多牴牾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
問夜來星象變嘗見否對曰未　上曰星象示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泣涕對曰今已脫險艱矣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卿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二印賜上
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勑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
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匡贊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
義御民勞心焦思不顧身家厥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
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雖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焉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黽勉於
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輩於艱難
憂勤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成休書曰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朕續惟
茂承終是圖欽哉[illegible]與此詞而詞小異云○時
有進言太平之瑞者[illegible]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
其章示之已而[illegible]政未平民皆安業[illegible]
惟士奇以[illegible]臣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
書勑旨無非仁政有蠲租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
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
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咲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
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
曾封五章進來義二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
果皆安乎二人皆俯首有愧色
五月 上論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此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
權遂市風生以報怨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饕無
籍皆人君子正直不阿者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
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

[illegible]目也爾吏部自今須精選擇以清風紀[illegible]部
御史十三道之長卒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
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皆無畏憚矣循其咨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遣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
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有才德者之官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參贊軍務[illegible]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
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敬廣東則副使劉紹後
考滿則陞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
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

瓜十六七脇肋以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
改爲御史令月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脇肉尚不相着又用提提而斷其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然病一月而愈

[illegible]

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illegible]蓋恭[illegible]詳文自守[illegible]二弟[illegible]正色[illegible]既專志[illegible]無間[illegible]究[illegible]生[illegible]吾[illegible]甚[illegible]一過水[illegible]居[illegible]市已[illegible]民[illegible]知人任[illegible]不二[illegible]官[illegible]可則[illegible]小[illegible]忍務[illegible]非甲乙[illegible]嚴[illegible]務成曰民力[illegible]貪[illegible]騙遣命[illegible]功[illegible]崇寬厚戒深刻[illegible]贓吏務[illegible]法司曰贓吏[illegible]民

[illegible]國家[illegible]民[illegible]吏[illegible]可用人必求[illegible]直言多見[illegible]閣有[illegible]通[illegible]術[illegible]學問[illegible]籍皆通[illegible]既[illegible]步[illegible]正[illegible]易[illegible]天[illegible]長[illegible]及[illegible]日[illegible]中[illegible]自[illegible]有[illegible]深[illegible]事必問[illegible]法又[illegible]衡[illegible]之[illegible]皇[illegible]報諸[illegible]大學[illegible]二十年天下[illegible]仁[illegible]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為皇太后○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　士奇曰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方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

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及奏會晏駕至是始擬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凡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繼進綱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繼為兵科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為通政司參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奏章非其所長　上以其老年令致仕○進擢京官傳徐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王汝玉為翰林侍講惟中允

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選黃綸出鎭交趾　文皇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屢諫
不聽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木　文皇意也故拔爲　宣
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舊事驟貴被寵未幾長懋綸皆
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交親結之綸指繫辨論激
切　上怒箠之死死焉長懋坐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
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合族百餘口皆被
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宦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illegible]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爲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
等處番寇掠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剿之英
設伏出奇擒其渠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
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遂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
番則兒加族之亂封會寧伯
十一月鎭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宜大○平江伯
陳瑄鎭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漢王高煦

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諭之既而
顧侍臣曰永樂中　皇祖常諭　皇考及朕謂此狄有異
心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
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
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二招聚逆黨
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勅榮昌
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
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
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催害良民被毒而
未厭其辭之遁勅至陳智時敢專擅進兵務在協和成功

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illegible]

[illegible]

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諭之既而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五

東莞臣陳　建著輯　檇李臣岳元聲訂介　崖生沈國元正較

宣宗章皇帝紀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勑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後書報謝須之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覘覦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耳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勑儒臣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擢文選郎中郭璡爲吏部右侍郎

兵[illegible]陽武侯薛祿言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軍採辦柴炭○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耕籍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以致敬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覽觀稼穡艱難至於選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究農夫勤苦終歲勤勞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賦省減重斂禁止游食則人盡歲業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豬猪三千束蘆葦蒲五千[illegible]丁斤例當順天府科斂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傷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旨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還是職○遣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覽之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如勞擾如此令部書已罷買辦

物若有買完者即令同來未完悉皆停止○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阯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坐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撓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

前王子孫立之昔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
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
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
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
之詔下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
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
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蹇
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
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從
之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

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同天與祖宗之心
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
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
不常費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
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
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
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
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
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語
言耳○釋義勇衛等四名兒等死罪

按犀兒妻毛氏有罪行李直者嘗以告犀兒犀兒欲棄
毛欲殺之毛于是誣犀兒與直等九人謀劫獄校尉陳前
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責致切之日直等各有告他過
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冤給事中李鼎以聞 上曰平
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部察院辟之至
是行斷他適有驗實不爲盜上命釋犀兒毛氏論死餘
左都御史劉觀曰言諸盜帝令王士嘉治盜但有詐之似
悍加拷掠問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寃濫之
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不知不復詳奏
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不知也宜戒
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
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五月 上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恭承 祖宗成憲所以
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
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
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

章駁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
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建曰 宣廟之初用陳山張瑛猶 仁廟之初用楊士
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前矣故皆不
得久居內閣
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按璉東莞人舉于鄉初爲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
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改
滁州寬厚爲治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暴民用大和
文皇巡幸北京所過究其治狀察其治論民懷治有
異等者加陞擢爲揚吉滁精長滁民上表之請闕留
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再削俸

試其題作頌平胡頌鐃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
著會吏部言建亲有文學乃召改是職淼民思之祠于
禹廟爲三賢祠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
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
雖不朝貢亦不援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
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愼
隄防其來不來未足較也○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禮
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
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

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
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
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
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
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
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　太祖開創　太
宗中興兩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
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　上從之遂著爲令○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民食最艱採
拾不給公私無措獨政驛頗有儲積欲申明待報而民命
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
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
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
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上御西
角門論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
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北邊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
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
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速行

之○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
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鄧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
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
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
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林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
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
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
織造　上念民力艱難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

按高煦悖之罪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　仁宗崩高
煦反謀益決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
督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
義夏原吉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惴惴高煦復遣人約
英國公張輔等為內應輔執其人白于　上　上夜
召輔臣入見上升左右諭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
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錄
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一如此則其情可見且
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
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
英國公輔請將精兵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然朕新即
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今大宗業安奸謀已丑林遣
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
指揮芮勝守居庸毋令北人切勿敕司書洩其旗刑徒
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和守皇城安鄉
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
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和首輩輔鄭王
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京都
督張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都少師蹇義少
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胡

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
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
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必先取濟南為巢
寇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
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在樂安
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詭詐內實怯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又謂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與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衰樂安錄正大
盜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
官黨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恆應天囚
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眾不從固留
顧戀家孥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獲
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長歸正人官厚賞給
榜令遠樂安諸眾　上復遣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
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
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為奇
貨縛來獻悔無及矣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
乘賊縣我兵營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
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敕諭高

煦再遣物皆不答至午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
人詣行在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
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王斌等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給
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死惟陛
下命　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
同謀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隸
本錄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州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押
解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于西闕王斌朱恆盛堅典伏
侯海長史錢巽等及長府戶并校至京皆伏誅惟長
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并誅靳榮子義天津鎮
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鋒單馬根伏誅事一
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
千五百餘人編邊戍者七百二十七人選人至京鎖
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
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有
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
燃炭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

是役也自八月初十出師凡用十六日還京兵不血
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逆賊大難四海承齊原吉之
力也
建白楊夏三公正來累其文之矣也當時事建會辛人皆
之淘南高煦素號勇將善戰諸將所畏有宜廟初
涉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凡此坐廣
者復不勝其忿矣幸而奮乘決撫風驅雷擊所罪迅
霆不及掩耳遂使眾寇死解體不崇朝克服大憝未妥
宗社奠安非斯
斯民之大幸歟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敕諭趙王
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于上宜
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
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敕趙
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隨至可擒也　上頷之

令榮傳旨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
神豈可欺乎且敕旨以何爲辭榮曰汝可道國之大
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
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語榮及義
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
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
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榮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
吾二人請見　上溯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
入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
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

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嘩嘩
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至京師蹇義等皆不聽仍召
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多矣朝廷今日宗室惟趙王
最親當思保全之勿惑羣言　上因語亦思之逮皇考時
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
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
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
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已召士奇曰
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
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

官山壽賚敕赦黎利之罪命爲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
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
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論以利害且
陳方略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
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沓馬突入賊陣欲擒其
首惡身被創甚通催師却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
官其子樞爲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歸
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
無恙膺封爵與子同富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
至正統末方卒[illegible]

建日按瑣綴錄記黃文簡公好[illegible]便殿未入
侍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illegible]日能參人自汝
是有旨免朝參[illegible]
反覆之[illegible]
人于[illegible]文廟[illegible]
洪熙初[illegible]
不與[illegible]
觀當[illegible]
兼錄[illegible]公相[illegible]
猶之[illegible]
改山東樂安州爲武定州改汝世[illegible]知州何思[illegible]
利所說死之[illegible]
當是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至
是黎賊發聞鎮城[illegible]
忠夜步走出賊[illegible]
河知州[illegible]
舉忠[illegible]
贈[illegible]

撫並其門賜諡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曰俱生巫峽
大同將臨中原未靖已師行盡失路風霜苦自白日懸心
六地如死向前奮勇有日生還非關定無
斯笑興不進兩風徵宛助天文珍撥决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
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
人之賄輒隨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
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
帶
九月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
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
何異剖腹而藏珠者貌死發遣衛充軍立功無功仍坐原

罪
十月復擢凱愚州府通判凱爲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詣闕
言凱撫字貴第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
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
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獎之○
十一月變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求元員二曰任
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薄征役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駱等曰
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
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兩爲親民之官何得

漫不加省其悉收入養濟院毋令失所○擢翰林侍讀李
時勉之四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子謙
爲監察御史 祚作出爲吉士歷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知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歷之
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 宣德二年
正月以上元節勑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爲樂以彰太
平之休自是歲以爲常○申明屯田之法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廣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
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誨戒之彼此更相
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

從事我 皇祖及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無改
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
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懷承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
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
直剛正賜廣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云當時被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云被賜銀圖書四顆曰思廣勅廣曰文恭世家曰太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會試天下舉
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驟
虜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安遠侯柳升帥師
赴交阯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陳洽既戰死
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
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
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事
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
畧永樂中爲指揮使征迦非從爲諸將先陞都督僉事至
是朝廷以廣西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命雲充總兵官
往鎮之[illegible]

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尙殺戮山猺獞之則見後侯公孫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秦其正文臣沈消者亂文武亦多見其能[illegible]

[illegible]

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
遣人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按楊東里集先是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諸府衛蘇常諸郡者銳意得僞爲功不復顧民往民多受弊常州府同知張宗璉獨執不從御史怒宗璉與已數出候禮部吾之宗璉不能干數日而發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蘇州枉民以十計悉斃獄蘇常之人十是皆感宗璉不忘予皆山祀之書謂以蘇常二郡推之則天下之民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清軍者稍枉則易若勿差勿清之爲愈乎則易若省其差于本處而使官減一員民減一害予欲此猶就與論與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諸具見于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先是升兵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深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兵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勅書數次戒嚴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備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守將倉卒賊驅象闖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〇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帳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〇成山侯王通棄交阯師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〇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按輔江西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爲人惇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衆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諒江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與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驕月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方鬭以兵與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府郡不與示義不可苟乎遂自經死一子一女皆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復其家是日是時交阯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計如何忠劉子輔諸人名氏節槩僅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爲惜哉惜哉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〇上覽之以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衆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二人對曰今日吾

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
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
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來民兵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
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
聖心數數追悔此事願　陛下今日卿決　上曰汝兩人
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詔表
示諭文武群臣曰論者不達此哉之意必謂從之示武得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
詔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史臣曰交阯素稱[illegible]以息兵養民為謀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閑貴
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初命入居清
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右焉

[illegible]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歸自交阯也尋改南京○薛瑄為監
察御史

[illegible]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

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然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是年命有司致祭宋丞相文天祥歲爲例○下
司禮太監侯泰于都察院獄以泰私漢府及狀既又奉命
選討馬騎作威福凌辱職官搥死義勇衛經歷董純復受
人賂爭覺下之獄○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

戊申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

撫部屬○王通之與黎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黎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珉等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
山壽馬騏發賊慰驕激變陳智方皆論死繫獄籍其家梁
珉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 皇太子○封孫忠爲會
昌伯 皇后父也

三月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
林諸臣凡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
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
無事雖不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
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鳧賜宴盡歡而罷尋
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
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
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
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
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
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
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
捕治者罪之

四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
官不必備責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內外各衙門官冗管
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
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
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
宜上宜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
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永平及山西民張簡
等自虜中逃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
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
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寧王權奏乞賜南

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種為自給之計　上諭
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
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有
罪俱免為庶人○上出酒論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
相繼敗故作酒論
[illegible]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佩守而深省者也
琦汝還利表陳屑學乞守國俟命○汝敬復論利訪陳氏
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闔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榮

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舊侍形庭與天顏相
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
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
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
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
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
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
守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東强縣凡二百餘戶
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東强

上許之併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壬午皇子祁玉生　上之第二子也○上御奉天門
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
邊比來邊備不密何以來非諸關隘皆在畿內今梟務將
軍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治士馬以俟命蹇義
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讓顧禮吳忠黃宗和楊溥姚
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沐昕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
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
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文武官吏耆老
朝見　上進其州官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

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豈不相遠爾當
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處善訓勵
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
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率
寇萬衆侵邊已入寨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虜
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
今從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
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
之必矣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枚
獻甲輸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

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
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
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
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
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犒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
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
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
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
各遣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

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建曰　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平山戎躬冒矢石雖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　宣廟爲太孫時嘗從征討成祖北征習知用兵故遂能如此亦由去國初未遠　祖宗百戰之餘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日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役實繇此役誘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惟
臣獨榮扈從旣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誠
兀良哈奮前斬馘功最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
獄謫從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
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
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
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
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
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
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

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
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
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
貪狼藉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贓私減公皆明著實迹遂
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
往

按天順日錄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當時推佐正色立朝貴戚俱憚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
諸司縱弛御史尤多貪縱玘尤以風紀假藉至是玘奉

勑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非院顧佐
齊名憲臺爲之一清○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
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
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
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上以
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
逸之賜勑襃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講議
其勑蹇義曰卿歷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嘉猷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茲以卿春
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卿保之重寅亮爲

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
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衛開平在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
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沈河賽峯黃
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
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爲全開嘗曰滅此殘虜惟守
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閫永無虞矣已乃棄
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國益
三百里云

十二月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
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尚書胡濙定考其儀上
之著爲令○福建樓璉及伏誅○勑南京刑部侍郎段民
考察京官

己酉　宣德四年

正月騶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南
京地震○上居齋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今
人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
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

盡心
三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其　上賜以
龍衣玉帶璽書獎諭○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壽
奏本寺古蹟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
民○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懍
懍然吏有遣徙者訐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
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與佐廉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然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
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之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

歸耕貧官皂兩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
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
朝臣之衆如此因怒許名曰朝廷用一奸人輒爲小人所
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
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
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
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
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
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罪累枉人重罪
不聽訴理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

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
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
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建曰祿薄而薪芻無資固非待臣之道歸皂而使給薪
　芻亦非正大之體後來緣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illegible]
　凡役始名正言順事
　然總便書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奏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
有衙驗官司及鎮守官多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
凡遣人齎送勑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
給一騎從之
三月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
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乞賜減
免據茶果并蠲雜役得專辦茶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
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
悉免之
四月郭璡爲吏部尚書○書諭寧王
時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孫未定品級從祖訓所載孫承
襲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
姓相同[illegible]乃定品級[illegible]之下謂自今日始異
靖江王府[illegible]與諸王同班[illegible]王府不論
品級與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諸多念戾　上覽奏
詔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
舊制非自出朕今行之三年憲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
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
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

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
于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
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
犯分不知有君矣若尊卑與靖江府將軍相見者行君臣
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從者逆藏高與在太宗時屢畫
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屢
稱太祖時未嘗與給祿王諸物以爲鬮改舊制且本指
斥逆衆兵及戍故張京山洪武諸司職掌不之知視
侮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遜之氣乞爲救免之說何說何
物而恣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宗藩
託此爲名可不然何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
也予已悉抑其臣之言尚望謀之若後不謹非叔祖
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
矣亮之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
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

營所附近荒田對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從
之命户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徙隆慶
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懋言黑
峪口巡檢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
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竄者皆由此請移
黑峪口巡檢司于紅門口爲便遂從之○免上虞縣舉人
李宗侃補伍侃祖在道充楚雄軍侃已中式衛追補有司
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具軍伍俾肄業會試
自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務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
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　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
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也○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特賜鰣魚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
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
幾不忝祖宗付託　上又賜大學士楊榮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與斯許之雅如此

命工部尚書黄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隄堰
時福清民言閩吉光賢田官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
水得有障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造今未興工築
上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
難既得訴奈何復停閣慢廢之乎論工部申飭府州縣及
時修築爲强豪占據妨民者許叱退具實聞已而府縣官
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匙視怠廢者糾劾之○
陽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于古
北口守備操於內地衛所選補其正今久而未補乞如前
議　上命兵部補之
六月郭資掌行在户部事○赭錦開平
七月辛文淵閣○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數○金吾左衛指
揮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木經奏請撥隨營令帶刀入
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給事中賈諒張居傑
劾奏户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
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
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
行如劉觀輩尤甚初起人逖請帷以妓自隨絲此輩做效
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

朕此言徧諭之○廣東陽海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群臣上
表稱賀
八月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
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
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
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其
懋勉之○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九月遣將出塞燒荒申明洪武中種桑棗之令○大理卿
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
院從之○山雲討平撫潯賊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俱罷
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故
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
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欲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其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
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
瑛俱罷內閣之任○庚辰　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
等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
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

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戊子再幸文淵閣命
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併勑賜
詩褒答
按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儀卒不得舉大閣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爲地壇庵始得會食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諸道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
于民閒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
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

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乏者宜寬恤之
丘氏曰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朝始散之于民宋保馬始于王安石我朝令民養馬始於太僕寺卿楊砥奏行之爲法從爲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歟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詳言之學于治安要議光宽言之
庚戌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祖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
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
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按吉大性寬平雖德不能辨姦不擇其書所賦以辭令爲先兩入辭翼以故軍被興大役與倘廉給而民不驛發難悯恤無嫌節不務從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言　上曰原吉乘奸震爲子求官　上

與吉吉稱薦有守城功陞府尚書固欲敬吉吉力薦高
才德君重用快爲長史事應爲都守吉言此不足展其
才愧得況倚郎兵與嘗有容諫言所服金繇還兵仗獻
進吉曰不可流何懼爲史琢所資有視潔不取見吉否
徒論已物皆有來吾未嘗惜此物豈之希許吏持待微
文書訴之因風爲安所訂史攤部南神以賞吉曰故何
熱馬明日袖平上前付吾[illegible]語吉汁[illegible]一命吳之一
待御大大襪草推服吉郭一當夜滴芝書與采勤息筆
敢下而止者再其夫人謂之吉曰吉御捧著繼大
守奏也吾第一下死生決矣是日以待泗而舉不忍下也
吉爽何劾下他所夜論衡其瀏滋所有殺不下馬者
吉曰君子不以莫寞請行甚殺樂如此言當舊修三朝
實錄又常治水東南貞入戶税之當是時案集名要
爲重善謀更弘務善斷請維復外兼季當內參翰閣所
論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民
安史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
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鴻減外夷供給　上命

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幸
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虞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
治之因顧侍臣曰昔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
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
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列侯諸將薛祿等
師師延遲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
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武英殿謂
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

間有若劉賁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
于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
廖莊劉實○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
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
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
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
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所謂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

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令以
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錄語曰庚戌春謁陵歸道昌
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
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
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
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
後熟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
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
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幸常

奔走貿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返其獲利
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
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務
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
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觀惟知農之勤乎抑尚他
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窮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
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
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替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
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事咸不一問竟坐是謫

去後嘗一來民亦漠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
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
謂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成國公朱勇兵部
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縣邊等
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
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
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
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
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改江南民
運爲兌運○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勑諭六部都察院曰朕

恭膺天命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國圖治每食則
思下人之饑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
已和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 上御南齋宮召楊
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
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
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孳馬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
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
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
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士奇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

之物所司責償其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
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
豁細民多有棄業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
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
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比諸成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
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究濫者多感召旱澇
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
尤多四方匠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
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
官遍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歎曰朝廷任六

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用寶頒行○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盜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覩其廄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易蒐未易辨 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薦于帝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從來調衛官軍朕論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宰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行在刑部右侍郎○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上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宋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慚德尤多漢高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祖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并元故俗中明

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邀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追奪贓官誥勑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疏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關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綵絹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犂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綵絹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山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陞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羾侍郎余士吉曠職瀆官本部所繫盜益良民金者復奏待決乃詐

獄死相驗疾之其後復出强劫又有蘇州富民遜達者被逮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强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于獄皆由翀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旣又曰翀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禁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墾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隷近河三百里内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旣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各㐲常業若復分撥懇差未免勞擾休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蔣德璟曰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乎西北諸處積貯之毖不但可以屯田耕稼雖江南之粳稻亦可植也山東之運濟泛湖沂諸水河渠及祭泉息諸泉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關西北之田皆荒廢矣乘何經畫營理則漕運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策舍道盛之言又紛紛也于是歷六朝二百餘年未有矣東南民力爲何而不竭哉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以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中諭之○加陽武侯薛祿太保華亭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邊至奇黄崖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旗器故有是命祿卒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衆樂爲用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按水東日記獨石乘嵩貢瑢言少嘗從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麾下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皆走避之墻所擊當時人亦太異此事不爲神祇推騎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匯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爲歌不辛斃升擢奉以病還朝議之者皆歸武於清則貪爲之風作矣又云亨夷所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刑不有爲一志於因卒時善不及私嘗云凡大同皆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物嘗大今事也非披武安陽武不獨可爲智勇名將眞開國之賢將無忝求之今日殆成否分其人何可復得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欺天欺況幽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所以與朕省修省以荅天意

其止勿賀○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
員為各部侍郎分設總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
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地方○以監
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按謙浙江錢塘人背相其[illegible]七歲僧[illegible]古奇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洪[illegible][illegible]數高煦[illegible]聲[illegible]從征高煦[illegible]人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軌辭嚴義正[illegible]而成大捕上言自是受知王是河南山西有各奏災傷遂論命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超擢之時年三十三各省專設巡撫始此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
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常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五 四十二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
舉忱往任之

按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illegible]處事[illegible]長一切故弊皆為之處心問善林來長一二年間累[illegible]大之數皆完羨餘之積[illegible]見[illegible]小民[illegible]以賑歲凶無處豪輸之米[illegible]諸者

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右侍郎

按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稱名聞江西參議入閩中職大木諭慶府方不勞而事集初經歷信[illegible]入闕中[illegible]事[illegible]書[illegible]有[illegible]辭其[illegible]之皆自金卓[illegible]日故人知君者君不知一故人[illegible]不受[illegible]除[illegible]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當[illegible]數[illegible]讀[illegible]江諸郡[illegible]守以[illegible]卿臣以[illegible]三[illegible]部大[illegible]後召為[illegible]方郎[illegible]

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府知府

按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illegible]尚書呂震[illegible]為其才授[illegible]部[illegible]九年[illegible]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府[illegible]大[illegible]繁劇難治遂[illegible]等九人為知府[illegible]不便京[illegible]之任[illegible]視事[illegible]為木[illegible]大[illegible]皆不[illegible]當[illegible]便[illegible]利[illegible]之[illegible]判[illegible]鍾亦不抄[illegible]期[illegible]命[illegible]具[illegible]吏至[illegible]有[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自今[illegible]是[illegible]中以下[illegible]有[illegible]令[illegible]上呼吏[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術[illegible]不能如[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戶[illegible]者為[illegible]百[illegible]數之[illegible]二[illegible]府[illegible]前大[illegible]言[illegible]其[illegible]作如[illegible]十然于其日[illegible]知之[illegible]命[illegible]日[illegible]不能多耐[illegible]之息[illegible]人[illegible]與一[illegible]空中[illegible]死[illegible]虐成[illegible]五六人命一人[illegible]出[illegible]者五人[illegible]十[illegible]由是吏民[illegible]心奉命[illegible]蘇人[illegible]之曰況青天

時與況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恩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五 四十三

中徐鑑陞慶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
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溫州府知府後皆為名臣

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惟其賢也具能[illegible]是故[illegible]嘗[illegible]人[illegible]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illegible]君[illegible]所[illegible]得人之者何如耳如是年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illegible]一詩之選[illegible]君知之賢[illegible]舉之[illegible]書起[illegible]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為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illegible]以求無負于君臣之知[illegible]宗[illegible]民之功[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由然矣大抵[illegible]久任[illegible]不[illegible]品之法[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一不起[illegible]則不能[illegible]不久任則雖才無以試功[illegible]品則[illegible]人自[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為之志三[illegible]之[illegible]流之弊[illegible]才[illegible]之所甚不便[illegible]家生民之甚不便也祖宗朝三者[illegible]而延[illegible]則三弊[illegible]集焉是故今時人才[illegible]同于[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三弊[illegible]以限之

物之息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才
同矣乃號于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乎其眞無才
耶其不善用才耶
諸卿者試思之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
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
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必能劇賢真才如黃甲
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翻編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
優于舉人舉人未必皆優于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
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其乎能
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
目之選並行不悖矣按此論甚確故著之
安南黎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
請與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
不絕
按黎利初乞立書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
向尊國故張英公謂此出黎利之謫至此其情益明値
中國厭兵遂一
切包覆不戰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論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
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
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以處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
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
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
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
前于順帝時人傳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衆對曰順
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
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
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
大雪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
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
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為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于九斿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
有蕓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隄
閏十二月定張巡許遠祀儀于雎陽雎故有雙忠廟祀巡
遠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誾至是歸德知州李忠以為奏
上命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
享從之○是年曾鼒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按希正在曾得民心有奸吏欺取民財希正覺公罪之
正被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
人詣于通政司言希正無罪公論竟白于正大別盡推致
萬誣息奸吏欺公玩法遂已所患又侍郎許廓還書者
老送道代訴廓發文吏部則以聞　上曰
希正君子也遂復任希正遂仰德之後云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　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戊辰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賜
讌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
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

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奏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地開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奉 聖旨准令照例

臣按此其民時于洪武恩美哉言以來無也良由國初新地曠人稀故以如此然在田畝有貲役仕大下中田不可盡也窮科發不然科賦更多既賦爭古之殷王守役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誰望皆不起科于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惜夫當時謀國大臣無深識遠圖遂不知出此罷一半倣周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君對分田制産經傳固有成法備載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謨不弘對遏之歉而有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此言實備三代者亦是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繫其家

祚得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監生十爲河南右參議以言事謫武富山側戶部自耕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時雖 上孺是進講大學衍義大學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講審賢聖下儀至賢聖賢道之典奉講學之功步有程度予賢指微之蓋古今治亂之由豈能開心而洞察乎朱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明白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其言明白十合此書不可願于聽斷之暇命儒臣講說然下欲致太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賢慧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不必暴征横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尚蓋君子小人情狀人君能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辛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四月有星孛于東井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救荒爲軍倉據占小民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灤陽妖人伏誅○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藩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効用內庭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過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上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宿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審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進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焉蓋盜嘗

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輦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莫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與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矣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含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驛往各處盡收其貪暴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酗鬧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肆前辱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有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已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充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發慈犯南寺

十月戶部定官軍兌運糧加耗則例○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宦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令總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隨班行禮逼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詔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予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敕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

送京師治之○丙午帝遊近郊○庚戌還京

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阮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鞫其由皆琦指使于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沒金玉嵌鈿帶務非法皆四保與海為之事覺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于市特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獄𢷬死偶僕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于市唐文訥劉公孝南京害民捕至獄俱械赴南京凌遲于市梟首示眾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止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金英吳誠等曰朕御極以來念內官內使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犯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承允恭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承恩眷驕恣犯分欺誑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亦以朝廷寬容縱之上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誅之實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大小在能守法律止不特惟保禍不害民取財者鬼神禍之若違者必罪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嘿不伐善鶩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所欲言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復何言或請敵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為子孫求祿君子所恥遂卒

按金文靖居內閣垂三十年名位亞二楊閣事皆二楊決之顧問皆二楊承之文靖唯唯而已故平生言行事功無顯顯可稱述者傳謂其簡易沉默不伐斯固其為人耶

壬子 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曾棨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按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擢賜貢通經史識達天人有學之士者忠愛之誠稱天下居其文明尚客徹伏惟良輔識拔永樂大典為副總裁賦天馬海青歌詞氣豪宏上深嘉歎累陞今官侍上東宮典修兩朝實錄日直文淵閣至是以疾卒

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令再下勑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卻于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

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先
愼者士奇以處逃民寬逋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爲對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次陞授不免愚良混
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
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
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勑諭未下事已漏播于外矣胡濙
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于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
數事通錄明日進呈　上允之
三月朔勑諭文武群臣曰朕以菲德躬承天命嗣　祖宗

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爲要當
春時和萬物發生尤念兵民有未得所稱體造化之仁爰
敷寬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荅天與　祖宗之
心爾群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力欽承一布政司按察
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茲
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
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
能爲國爲民者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
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
赴京選用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

贓罪并罰舉者
建曰楊文貞以吏部銓除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間又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illegible]文[illegible]奏議又言惟歸吏部之弊[illegible][illegible]三品以上京堂俱會舉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若[illegible]行[illegible]官推賢論能之法[illegible]令言官推[illegible]奏[illegible]一官[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者[illegible]授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部一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按[illegible]推[illegible]由吏部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部不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議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大[illegible]人皆[illegible]賢之公[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嗚乎[illegible]議道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宋朝官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
大臣以示意
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illegible][illegible]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於行賢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招隱

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illegible]學[illegible]行致君澤民俾傳[illegible]昔在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illegible]漢之衰[illegible]退爲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倫豈[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君人于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年草木同腐予[illegible]　祖宗統緒[illegible][illegible]未賢圖治[illegible][illegible]皇皇[illegible]才[illegible]來[illegible]則在位道行身尊[illegible]世之貴[illegible]彼山林之[illegible][illegible]道往而不來悠悠我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引高蹈[illegible]遂其身而[illegible]于道[illegible]爾之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
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
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illegible]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
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
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既

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
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入册平涼諸目二所
擇善水者操之務月給以工食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
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怠
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壞穀爲權豪已有御史朱鑑以爲
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儲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
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
親製翰林院銘
其銘曰延有司言自周興然後世製用愈寄而重業會
所出講學所資拙務之職于典于咨代有賢哲揀文寫

識克勝異之所能謝鉛臣術以左有務編力志
以振乃守哉以之皆惟義與作堯舜之道事孟以陳所
尚典資濟蒸是成謀所思忠于叶以存太公周役
予私昔人興禁凌惟駱之食納論思以匡以贊以匹崩
休哉
無斁

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寶藏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
王業之所由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
朝夕私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
嘗歷田野採桑有蠶繅製帛累寸而後成足亦甚勞苦因
出所製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亦好爲詞章昔真西山

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謂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
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
閭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上
登萬歲山謂侍臣曰此元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
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
政稍更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衣致爲治一遵祖法
足爲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偪遂構大變泰定以後
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
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
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

不可感侍臣曰然對之迹殷鑒之鑒也　上曰然○蘇州
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
勤公謹者禮之懲之汙濫奸佞者按之糾之勸懲得體以
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請
學校皆有一定禮例比來各處巡按御史多有逆越禮法
各府知府亦自廢闕其會暴畏其糾劾詭趨拜跪甘受詈
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諛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
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
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陳瑄言鳳陽郡城西北湖中有
神祠占御載神姓名謂德宋時宗時人天性忠貞死而

爲神靈昭顯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人有
雲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熯有祈禱之應請令有司
春秋祭祀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果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著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
奏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
中誰能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太用其
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經斷淵察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蠻識不及之福今年老六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驕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
下任使明日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
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順天府尹李暢檢舉利瑞討月米御史楊憬給事中
等劾暢及監試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
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于此尚不用心他事可知矣

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由府覺察不然則
奸弊不免露矣○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
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
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
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
雨淹成巨浸田皆渰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
時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
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乃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

勒寇以土酋土雅之弟爲寇掠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
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
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
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勑慰使敦睦隣
好保境安民○南番白葛達國人貢是時又有西境天方
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
國即回回祖國也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山殿製作新燈録張衆燈　上侍　皇

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勑群臣
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
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焉
虎曰大臣以陳善格君臣固常職不以阿諛頌讚爲恭楊文貞前誦蹇義諷不當言天下太平瀚上狠有以取媚餘爲令乃因張輔之輩作太平聖德詩獻諸焉去矣何能以寸愿當時休咎祥祥之因數年兵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目卯上非技二人之章之爲賢聊宜乎李文達建議解請之議于徵徹而謂諸人之不以深美前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服也慮
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下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
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
九百八十一疋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
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
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
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
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
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直
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爲人師
願改別職得太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
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師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
問義爲河洛象數廷對稱旨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
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皆重之爲入經筵不數年入閣
預政○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親宸翰
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拆仙桂枝華花五彩開鳳池來之山直臺瀛近侍比重厌厌之永樂聖人臨湖留翰物播青康壽讓仁皇監圖文華殿左右深嚴共厚彦玖序大寶若萬方欣與共理賓賢良頌心寫清肝胃光而郵訓疾先覺鄰五壁星煮蓋欄見稱號蕭燕秋爾而是明刊旭光升棠殿用相對清言貞慰精每之眾凡未盡息歸

心天藏東南翟太液清冷西署深擁楊英象捐映媒危翡翠鳧弄晴波紫霞紅雲瑤頂鳥芳樓在凝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久曩士所重忘歸庭闕身江湖崖霧峯高青不及中南謝台舊游躋示芝之剧春可長年遊在大南瀛天北淮歸刻崗石作叢文字覆之此特恩異數也近代鮮矣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群
臣
七月罷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熒惑犯南斗○江西吉安如府陳本採言廬陵縣城
南舊有忠節祠祀鄭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
萬里文天祥比來廢缺祀典人難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

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
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
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等凡四獸七奇進頌
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名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
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赴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
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送選調于吏部言者以士子
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
以後累累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
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

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
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
勵云岩嶤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
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
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令內
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
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琎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步升
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錢情旁求注意作人如此亦可謂勵精圖治之主
矣○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撫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有民[illegible]
官及耕作多寡償與富家而[illegible]其息上下相[illegible]民[illegible]
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illegible]閩民
族若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許[illegible]與
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illegible]常州[illegible]貝[illegible]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illegible]分[illegible]
各具倉日濟農是年夏江南旱[illegible]民[illegible]
口當發[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賑者長[illegible]多[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
累歲[illegible]其[illegible]乃不[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即給之如是則[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民無失所者
[illegible]賦稅足[illegible]矣是冬朝京[illegible]具以聞[illegible]朝廷皆從之與
于是令諸縣各[illegible]濟農倉[illegible]
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焉擇官之廉公有[illegible]
等戶內擧其[illegible]用多[illegible]每歲[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又大旱令諸縣大發濟[illegible]
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illegible]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開清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按瑄合肥人以指揮使都督僉事[illegible]
至江北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軍與民運民夫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腳
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並綫軍民兩益至
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賻湯陰伯諡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家
食僅充歲不能兼○令捕朝覲人送原籍治罪是年日本
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
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
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
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儲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
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
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廢事妨廢秋收無望
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按此初李文忠等破虜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失援孤守宣德中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宣德以後之開平非國初之開平久矣
兀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其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
之後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哈剌嗔等部皆屬之○
妖僧李皐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令運糧

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
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
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人
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其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按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折節力學精練吏事兼平恕直人莫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歛吳人爲經紀始成殮成化間常[illegible]建請褒民不果[illegible]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王驥爲北兵部尚書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卒長子征妄次子幼弱
奸臣黎問黎察構黨讐殺良民黨爲權諭山府土官阮世寧

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寔曰黎利本起賊微因奉陳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厥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詐之蓋利所為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撫若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為天所棄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況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嘗不一傳而禍生閨馴致戎羯之亂元帝雖竊江左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梲斷故能誅翦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纂世者亦以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浮僞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交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楊溥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史臣曰宣廟即位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繫人心蓋以誠武備嚴邊防有[illegible]于此胡虜所以[illegible]畏而遠遁所以不覺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illegible]下以神採能御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數巡邊斷非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遊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志聖學教人務躬行實踐其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存疑錄夜行燭等書[illegible]下足雨禱輒應皆本實[illegible]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存志愉色及遺教五味不入口[illegible]終不易既[illegible]廬墓六年不用浮屠[illegible]諸[illegible]上書請[illegible]其[illegible]年[illegible]存[illegible]

[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信[illegible]及[illegible]其言曰聖賢之道[illegible]以空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天是作夜行燭[illegible]人受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一[illegible]士于[illegible]年[illegible]士[illegible]皆服從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籍其[illegible]一[illegible]驗[illegible]其學[illegible]州學正[illegible]考[illegible]諸[illegible]生[illegible]上[illegible]章[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待[illegible]後[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月川先生[illegible]建[illegible]日[illegible]月[illegible]其為[illegible]學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斯之[illegible]

其貢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
度字民則華亭人善書……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騙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遂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而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卹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賚勑諭脫歡曰王克繼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視延寺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廒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

禁革奸弊一年一代至今因之○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甚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册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帝不豫備王廉延樓亭　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孫后召楊士奇楊榮胡濙張輔入視臨卒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

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建日歲則雖孔宣廟寶天晴　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其府金符人內收　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亦諸而非爲拔二楊當吉士少圖歲之時而法雖然不能卒定大計以安宗社然後黍大臣之責實未爲嘗口帝天資英鷹毅淵大度多芥睦宗思賢求士剖蓋政動咨成法勤動恤民隱仁惠學孝紹方孚泰水旱理冤即遣驗視賑貸蠲租開江南稅寬民困學歷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弗典刑保全無下抑人用卿咎何鞫方所郡守不稱付升者令會舉斯有在敘民青溜公咨警成玩愈法司覆上聞名宗老寬宥獄察賊吏削籍戍邊不赦少假借法行責近則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斥加許恭知其譖誣者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務閑有直言忤言者後覺悟獎過加隆賞諭侍臣曰君臣一體責在協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

下詔書惡在其爲一體也以故禮貌大臣元臣家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華有夷狄盗賊水旱之災不害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按蹇義爲人淳厚和易人無所推逆未嘗輕議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遇知明主集一時之盛然性骨頭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王抑謂其與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蓋之盛慎穫求之二古宗相之流云

恭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希前楊榮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贊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榮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馭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夷狄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必爲五胡之亂可不

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按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國顧慮不及此何也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須明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險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聽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
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
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
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
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八月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勑修　宣宗皇帝實
錄○北虜阿台朶兒只伯擁衆寇甘涼西陲驚擾乃擢監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五　六十九　五〇七

察御史羅亨信爲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等處練兵
備邊擢浙江按察副使陳　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
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
郎巡撫甘肅

按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謹儉有容在縣時三
考皆兵務有戍耗考丁而琰及者其人折既貴無可饒
具酒食令妻辦嚴而出迎之其有罷色將龍稷而走饑
夜其丈移成明日向其人日汝何至此卒爲飛免他事
新此在郎著時同官　主事每向胥告執罵意在時呀
不爲意後主事渡聯爲舉廢送之峰復至兵部尚書
建曰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
問務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才猶可
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胥興與匹休焉
松江守趙豫黃于職作郡檻政舉與蘇州况鍾齊名而
冒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箭洪末荒士安二
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
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吏
之徒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爲君子爲名臣也成化而後
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衆人無九卿之望難哉
貢紀部曹之陞而况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
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才且
降爲小人愚于是寔有感

擢兵部右侍郎王驥爲兵部尚書驥保定束鹿人○命司
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
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爲
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
開經筵而　乃導　上布　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
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　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
殿最之振奏以隆慶　紀廣爲第一遂超陞

皇明資治通紀　卷　七十　五〇六

都指揮僉事廣爲　卒之守居庸者往
投閹門遂大見親暱後　朔將軍鎮守宣府

建曰　廟崩而王　專
機焉夫洪武爾國宦官
而已　名無開也承棠中
然猶　甚用事也至宜德王瑾
奧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
振掌司撥監撫作威稽始事犍
君大內不與幕臣相裁請政奏
之權一歸于可禮監奏自此而
途患日作矣自此而承乎玩情
詭矣嗚呼豈天不政世道之常
仁　宣二祖之述而使王振得
以道其志盈其惡也可勝嘆哉

世道并降之一大
傳命濯掃使令之役
瑾孟縣諸人開其名英
劉承成諸人承寵用事
正裁務　英廟物沖王
大變自光而　天子深
自此而中官壽哉中外
武倍沒殘胡身跳祿而
乾櫥百度浸以變易息
泰乎不然胡爲亦我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五　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六

東莞臣陳建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較

英宗睿皇帝紀

丙辰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事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陳建曰是時三楊飛揚請開經筵以進聖學而李考功茂弘已竊有請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爲文具之歎矣況王振又從而小寒之耶三楊如之何哉天順日錄曰考功爲甲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年六十五即抗章致仕而其後果驗言者皆見於未然茂弘有焉肆按宣廟以前天子無日不御文華晉接羣臣商確政務聽覽達天下諸儒太平至正統初天顏幼冲上恆用事遂專權變尤甚厲曾此有議之殊以深憂與

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廣西○擢侍講劉永清爲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湖廣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邐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泰寧夏失律亦召還　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幷二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爲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埜湖廣宜章人初爲陝西按察使有聲其父家教子嚴嘗以褐一紅裀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寮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篤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傳足音錄之以風世○北方郡縣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智武昌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歷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首子良作亂聚衆縣大掠官兵會南討之從賊脅從者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內民飢貧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應死倡義捕係為鄰縣之患　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省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二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速自來衆悉詣官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皆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富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

餘石所活不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顧佐掌院事○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從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幾諸學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蝕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同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為不可云非

人臣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illegible]非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撥賜河間府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來夷人每名撥與德州田地五十畝○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優免先聖子孫差役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裔國公周惇頤預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九月張瑛卒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發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

建曰紀廣超陞三級而井源止一杯酒此王振之擅其權也此振之欲其權而示人以其權也與寵之驗固古今同概也夫

今僧錄司復照洪武舊例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

給授度牒令本司造冊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
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
號俱載於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至者以冊驗之
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
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照舊造
遂曰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爾祈恩冒所容隱令復舊章宜矣廼後來不知何時復濫意其臣工玩愒之罪也夫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
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

曰汝曹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變色以詞攝不[illegible]爲解即
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尅軍餉乞正其罪
以正法紀勵將士　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
事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
大臣英國公張輔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
朝大臣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
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贊勵之辭因顧謂　上

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
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
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
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能
聽帝洎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天順日錄記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人諸女中官務精然且敢在皇圍委任三楊非太后不能上初即位幼沖有諸說延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某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振宗務專權無忌也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
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
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
侵凌難矣旣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
海而先退者誰衆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
曰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卒譴斥罷
駑部伍勸調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旣而虜首巴禿孛羅入
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以

知有備引去遣知院何俊等納款于朝驛以甘州官軍寃
遷徙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
兵得休息民枝轉輸之勞驛尋還京師〇遣行人齎勑旌
江西義民曾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希恭
及新淦鄭宗脩各出粟二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
初千五百石金陵陳謙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
事乞旌之以示勸于是遣行人齎勑書賜希恭等旌爲義
民勞以羊酒免雜徭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黜御史邵宗宗尤
載滿在吏部注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

佐世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〇楊士奇
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
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曾翀等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

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
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咸群聚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
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
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讖爲有徵也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勑驍復請甘肅總督
諸軍以備之時勳衛陳儀言于 上請于寧夏甘肅簡精
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
餘必就擒殲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瑄子也
〇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

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
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
蒞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
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
歌至是超擢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譽名[illegible]
在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illegible]

[illegible]

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寫敕廷勸飭如此是以諸臣上
焉者只不措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有所畏憚而
不敢恣肆之甚也　祖宗尊賢固多而此尤爲致化之
良策一真[illegible]至近日[illegible]如其[illegible]一切件之事[illegible]
皆係面食罪者不過[illegible]官而已[illegible]者無所勸[illegible]
[illegible]　祖宗之[illegible]具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政績得賞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將有言方
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理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
故事皆令吏部選部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薦舉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後多得其人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

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舉
京官無人舉保希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伏望　皇上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
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等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
日舉未盡得人乃令京官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
[illegible]少得人有拜官公朝受恩[illegible]
[illegible]而無[illegible]

劾將份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
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縱宴樂忽
大計遂屏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
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詳目必糾正
之興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
陞官能復以爲請　上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
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覆皆當從今若能如餘人何者無功
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得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
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遷從二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寨之陞既廷處置頗爲得宜
蓋自曩安敬而後軍令濡肆獨扁而後效既懲正后能

之詐冒面後助羣擬升王驥以便宜所發[illegible]
車之忠誠而後八身之盡[illegible]者將守法不[illegible]
所以發奏功而私房[illegible]敗[illegible]由然[illegible]西[illegible]
揚之所以爲[illegible]之[illegible]邊者所富原法典[illegible]

戊午　正統三年[illegible]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
溥進少保倂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〇王驥
等率師敗虜于寨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
邊從中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無
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將貴將之臨行戒之
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皆父子感奮以往
繼遣趙安率兵出東京州逾[illegible]刺孤山北寇赤林鐵門諸

關爲犄角之勢貴遁房於岳城兒泉破走之驟與太監喜
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
號貴與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
桐林擒其號賊虎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
羊山斬賊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
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尋死
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遣行人虞懋齎勑書往
江西太和民蕭冀爲義民以出穀千二百石以備賑荒也
○直隸淮揚地方被災竈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
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

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準作下年預納秋
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
價給還粮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
糧安生上下賴之○河南參政孫原貞奏參劾事故汜水
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
到任撫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賢督農事綃女工尤恤
貧窮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遍歷鄉村
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賤貨財用
以征通税斷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
備撥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行訟簡家給人足然

所以務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
臣聞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其求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
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稱之
乞勑該部覈實原其遺誤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
泉吉安人

楊士奇揚州□□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
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
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若於瘴癘

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
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
南北所宜撥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
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
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按二議二端之議爲長蓋南北更戍不獨水土不習且
通達亦難爲可解今天下軍伍多缺缺此部臣贊之遠
不易均舊制斯更張焉耳殊不知
瑕貴固時權當宜變者爲賢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
屋火試卷有燬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罪場屋以務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一自興以邪至

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
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
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昌伯並祿一千石

王直曰麓川之於西南蓋僻遠矣當省勞兵任良將又擇近臣蒞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遂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柴諸公夙夜圖議振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役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是役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繫心遠生以中國之富強爲無敵以四夷之羸弱爲易與遂萌啓釁麓川之事北伐瓦剌之舉卒致己巳之變神器幾搖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今麓川所戕傷日數萬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有天下之至鑒與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曹從善
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揚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
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
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務持風紀上言遣王不軌藏事
上怒還官械繫下獄論死不幾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

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按陳公祚以言事屢中奇禍永樂間爲御史論山者十年宣德間舉族逮因禁者又數年至正統復械繫論死幸文淵官謂其勁節若心如金鐵百鍊而不改色所可比休古人詩論以此諸制不失其爲云

新作京城九門成賞其役者太監阮安也○召山東右布
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按質溫陽人始由教官擢御史歷浮今職所至政公勤果敢當將者寧存獨出並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今山東有惠及民尋陞戶部輿論惜其遠離部書

三月京城大水爲災詔求直言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
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恤翰林編修劉定之上
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久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

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
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
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
制郡守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
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鰥寡恤貧允許不處宜令
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
知府事

按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官[illegible]蘇州[illegible]民[illegible]

盜則寫劉遁海防日增害事跡日甚夫論者亦謂處置約易行從之爲都指揮官議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本深饒州人治吉安前後九年[illegible]不伸者雖人亦皆習[illegible]部民自[illegible]折

[illegible]部人[illegible]皆[illegible]部民安之至是九[illegible]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illegible]今深保障[illegible]在吉安前後九十

[illegible]宗朝[illegible]至一十九年

[illegible]不易[illegible]自古人爲

[illegible]民[illegible]自[illegible]失挂心

[illegible]如此西漢王嘉疏

[illegible]民其二千石亦安

官樂其上下相安[illegible]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

大率然也故文靖公曰我朝自　聖祖稽古定制始爲

有漢之良[illegible]年爲滿中有善政者廣者增秩加官仍其

[illegible]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

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

淪諸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

更其制[illegible]之初意失措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　宣

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

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

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

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懷請附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

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由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

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本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

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徇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

年衆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

犁東夜見竿在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

婦忖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

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

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

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沐晟沐昂奏命討思任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

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見

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

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

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

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

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又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

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忘

軍皆沒晟聞敗還眷㬋處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

永昌雲南蕭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

詣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宜族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

穎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守關之處

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論子粒

是日進日朝尚書吳[illegible]奏議一款徵府也所以是邊將
夫屯種不得盛然每虛官[illegible]不許號首急于起行
得利也未歲收不當盡[illegible][illegible]開軍者利未嘗而
害已所致人不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官前聖古監令
北直隸各地[illegible]荒[illegible]空閒地十不得一者官兵軍
合盡力開墾不令[illegible]及正[illegible][illegible]年令各邊官司之處
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益
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若實予[illegible]邊多毀民間未穀[illegible]
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設邊儲之策有三一借
固之留用將中鹽事準[illegible]召中代北若上[illegible]發民簽[illegible]
以待糴名商開中以代輸者欠[illegible]備[illegible]少終歲嗷嗷
殷中得邊米[illegible]乎矣[illegible]三策其為得矣止下人莫不知
然近日諸邊糧並行下策而莫克行其
上策中策行之猶有格焉罪之何哉

七月遣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敗績以失機論死旋遇赦刑宥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松番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贊

理軍務

十月廢遼王貴烚為庶人先是府臣為貴烚乞加祿　上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時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為王請加祿不允至是坐滅絕天理貴烚人倫廢為庶人○時楊溥與楊士奇以福建僉事廖謨事詰哉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　太后題之自是振漸擴內閣之過而擢歸

掌握矣

十一月造浙天瑢璣王衛儀仗○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己嚴號令明賞罰親卒官軍剿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

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雨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守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按三張此疏可謂知本矣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諡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勑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糧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按太祖時令天下縣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

三楊備荒疏

正擬此為說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按此二條可見張太后是時猶能聽信三楊之言後此漸不然矣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illegible]襄城伯李隆[illegible]守南京十八年[illegible]大體[illegible]王者擁重[illegible]人心[illegible]之[illegible]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及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道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所著有南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恭集等書

木求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者士以文自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楊並以居第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illegible]望[illegible]南郡出以南楊號文定焉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開臣奏對少譴惟東楊之言雖愛[illegible]人事密計必參與焉成與大臣議事未決東楊一言[illegible]東楊一至[illegible]事亦論決[illegible]文武不學[illegible]自英國公下[illegible]三楊[illegible]決之西楊[illegible]仁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illegible]服有教人利物之仁而不忍拂人之意人以為安錢或生法多教或往往求濟必留意[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通不畏其威[illegible]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初君心之未引之當道則繫乎未有聞也

[illegible]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illegible]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御官欲坐償命西楊以謨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之振自是[illegible]內閣之過[illegible]決一歸[illegible]振以此[illegible]太喜功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illegible]之所致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丘濬著云一時賢相必稱三楊[illegible]當其時[illegible]易從[illegible]西洋曾無一語[illegible]常[illegible]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illegible]賞[illegible]之[illegible]若其能逃哉

[illegible]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illegible]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行天下[illegible]力[illegible]不已乃行之凡事[illegible]

[illegible]

異而滅法上事贓完盡俳優止此之法視爲虛文降級
充軍之法幷不能用皆不能詳究修後建按諸書所記
三楊相業醇疵器偏尚
論君子考之思過半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山堂別集是日振謂[illegible]曰朝廷事煩三位先生老
矣士奇[illegible]後當如何西楊曰老
[illegible]東楊曰吾輩
[illegible]
名來[illegible]
日西楊東先來得東楊[illegible]入閣也
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某名字某人入閣某人
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illegible]人當一心協力也
士奇服
其言

歷廣西思恩州爲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
府以獲異僧也先是　建文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

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
等以訪張邋遢爲名遍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
游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十五年人不
之知其從歸者益衆恐事洩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
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
呵之自稱爲建文帝自滇歷閩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
骨歸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
歸[illegible]文中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鏊文裕鄭端簡俱詳載
其事[illegible]順中出自滇南[illegible]曰我朱允炆也
發名勘係[illegible]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
[illegible]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未[illegible]

僕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見聖祖之遠慮矣而不爲令
犯惟瑾所忌也聖明在上此輩寧能[illegible]宦官專恣之漸
火須救得一半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
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
少卿瑄至京士奇請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
恩私門耶後遇諸途瑄復避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指揮
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
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
恕瑄之子振振嫉言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
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諷讀不廢王奏將決

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
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
遣南直隸巡撫周忱將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
微露其意忱諭敬宗達之敬宗曰某忝爲人師表而求謁
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
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詣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爲酒
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
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　上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敬宗浙江慈谿人○詔追封元儒[illegible]郡公從祀
孔子廟庭從楊士奇等議也

命編戎　太祖謂役而去其役也府屬爲元漸而置
乎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乎以親親言之固當視而蚤
皇帝以孫位言之尤當視順帝則告于　高廟而必達以
之皆可已哉建按　成祖登極初請建文自焚當葬以
天子之禮無所貶黜之文天順初　英廟又憫建文二字無
人之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自在今日修
宗之心加以謚號豈惟慰出
諸景皇帝固其所可也

以儀銘楊翥爲鄜府左右長史○遣使齎勅往吉安府養
民周怡等役其家先是今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貯民有
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盧彥周怡周
仁吉水蕭次忠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齡蕭煥圭永新
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齊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以歸
有司備賑濟　上命各降勑旌爲義民遣使特詔其家勞

以羊酒蠲其徭役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揚上賜
焉

按此只據王鈞吾文集所述誠義民之舉而天下
可知當時人所以樂輸此事者只以一黃紙之褒書之榮耳
耳夫以一黃紙而易二石粟可以活二千人民所
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於此矣成化以後乃有捐
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迷亂於爵賞官之
夫焉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
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
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
贊畫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

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講劉球上
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
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
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
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恐以爲麓川雖滅
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城垣
選將帥鍊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賜謚忠文先
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
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

乞加郵典乃有是命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罷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垂二紀方
竣　仁宣二祖恭儉惜費重民勞之意至矣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
門各稱行在其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
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
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
遂爲永制

燕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
四者周皆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illegible]
[illegible]
而論[illegible]
想所來者[illegible]家[illegible]
無垂王畿帝之志耳[illegible]如[illegible]
條臨蕭[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形勢[illegible]
告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强[illegible]
與所不可而不知[illegible]弱無常形盛衰無定[illegible]素方[illegible]

之勢與承平[illegible]圖[illegible]不[illegible]也今嘉靖[illegible]
天子臨[illegible]精[illegible]近郊京
師[illegible]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illegible]

命[illegible]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illegible]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

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
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屋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
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衆奮力戰斬首五萬餘級
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illegible]兵深入破迤環七寨十沙木
籠山又破馬[illegible]山之險賊死者十[illegible]思任發遁
去王驥移兵[illegible]新王驥
遣偏師抵賊境言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illegible]羅走安
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幷納其妻子來
獻七年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

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
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賙給督諸生讀輿寢有常
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
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監講勉至時勉令諸生各
講五經一章講罷然飲酒侯伯皆[illegible]坐惟英國以耆年與
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成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追暮乃
散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貢馬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illegible]

上苗東爲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
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
璡工部郎中楊寧隨軍督戰有功陞璡禮部右侍郎寧刑
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未嘗擇便不役一人號令而行與兵士無異及遇敵則必當先由此敵皆畏服于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所以得利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仰者不識字惟以此知於謀略必得部將而後成功然天性樸實能忘己之勞人指揮略不較也威震邊夷參之名將特其亞乎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
州倉
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發運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海運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行文提覆數月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實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經遠慮也愚謂因循備廢亡之令不廢則即與近交蓄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而行之亦無難者但患上下狃於因循舊規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爲者矣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
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而三衰請乃已于是三
軍股栗莫敢不用命翺乃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三七

高牆垣浚濠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將習
十里相望仍簡閱戍卒吏老弱販貧窮鬼鰥寡俾戍守家
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
輕重量情以示緇敎衆犯罪遞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
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遼數年
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
軍士飽暖人樂於戰守云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按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嘗子生從大寧都司無歷永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垂二十年卒追封茌平伯謚榮襄中奏封號當宗先年姿篤厚望之若知爲享爵祿之器但貪財無厭嬖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敢犯一日關請遷于家其妻拜畢呼于日將吳中一轎請來宜之我請問左右日此請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篡諸文正說能千生爲人何曾有清廉二字中歸之悲懼笑家而已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
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爲教官後任兵科時方營建
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人體能撫治者任之
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建曰上永和以敎官再陞侍郎當時用人惟以從不拘資格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也嗚呼任官惟賢使才能者則宗貴以之進日以之豫而將才之資淺淺乎三代之台臭
始置戶部太倉庫○吏部尚書郭璡偕都御史王文疏其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三八

貪黷之罪也○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倭寇
破大嵩跳諸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按枝山野記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三楊前問朝
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具一
建文君雖已滅皆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曆信史豈可棄洪武之年亂
之太后頷之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信
貴宇者論死乞貸其禁又辭不係因事者聽今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卿備受頒命而出
此記楊文貞于所對言謀事正第不諱當行果有此言
否稱楊文貞果于朝不答自洪熙未第郎不得當時行政言
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時言之何乃不言于
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毫期倦奔乃言之
予枝山此記當出于傳聞然其詞意則甚有足爲正
赤城方氏文字久已弛禁梓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
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
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
發緬人懷詐窩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
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天順日錄記麓川初叛遣王驥擬欲遣其黨閣下議
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于驥
其意專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發冊者倚之爲
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裝案而後集事
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賞者何止數寇勢復
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不可言
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論功陞職然後
不如中國一大戰猶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川
兵爭當所費萬萬不可計而從征之傷又爲七不可
皆出于民以此浙閩殃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

以驥爲功之首不知驥罪之魁也
癸亥　正統八年
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昂滄州人儀表俊偉
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巡按御史有
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逃尚書以下咸禁錮捕逐昂
侍郎掌部事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自　張太后崩王
振益專侍講劉球上言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
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
太常卿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若拷令

指球並此謀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
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
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
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
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
從旁匿球血裙數日潛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
爲斂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
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覩
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其色頗異如此小
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

乃來至明令復刀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
皆儕小人無故作逆大壓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
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
疾代球數順罪……時謂爲球所憑云

宮闈紀况正統初宋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凡朝
廷人主皆由三公處分教令拔治湖爲本朝之極盛
自太后上仙揭榮已就卜[illegible]
謝偷一人當國亦年老已勢孤[illegible]庸者皆委靡不能自
振于是内閣之柄悉歸王振頗持生殺六卿皆盡在其手
遂殺諫臣劉球大臣之不附己者[illegible]皆以爲父稱
[illegible]
天[illegible]
[illegible]
人首[illegible]
衆曰吾當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爲[illegible]
振意不進見致疏者甚衆已以得罪[illegible]

[illegible]
俱行之在外方面[illegible]
[illegible]
得一見一揖而出[illegible]
客擾者如參謁門上下交征[illegible]去
[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太息而已
[illegible]
明[illegible]天下之權在[illegible]
是[illegible]相臣不[illegible]天下之權在[illegible]
坐内閣[illegible]
事之可否特出於内批公孤不得而與成三楊一在宣宗
時言無不售至英宗朝則拱手聽命無如之何一人之
身前後所遭
不同如此

皇明紀要記載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
三尺許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内宣德
中尚存　英宗時[illegible]因失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
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人俱戍[illegible]
此而附會[illegible]
洪武十年生[illegible]
[illegible]英宗少三楊皆其擢[illegible]
認下之獄而死成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illegible]
年非卜一年[illegible]
識建文詩凡三首其二其三似不及其一之悲切而[illegible]

然然恐皆好事者傳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
知[illegible]
有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隱人心[illegible]也
出[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按蘭林記謂吳澄賞米進上任兀失麓議并之後謝祭酒譚亦謂澄出處不止而與其施為微詞庶幾至當與中斯辯之

冊　皇后錢氏〇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叔子也先嗣自脫歡殺賢義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自此多事矣〇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

按陳鎰蘇州吳縣人為人忠厚詳慎居法覺平為事簡易鎮陝十餘年再留時若干議鎰民視之父愛之以其還錄鎰叶為蘇子翁以讓事遠則民祇傳得代遷道借留者數千人衛路至不能行鎰論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惟恃數邦迎之數接鼓又早至必得而飢必賑濟民益饑之民之役渴及身而毋寄賢裕為鎰畀稱不事爵祿而率德愈出行李人皆界之謂禁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

之欲懲其冤而冤以盛議者以為宜然民腸畏而闘言怨竭且早涝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陛爽臣編纂鎰父子王文居好籍之夕夢神告曰吾令陛乳為蘭子以大簡問遂生鎰觀鎮陝西興政理或然也

七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時王振惡勉守正是以傾之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奔訴闕下請救勉者數千人遂得釋〇王振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諸門遙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徵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退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乃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古北蔣遂趨出是圖乃　太宗勒斯藍及獲與利後來　圖籍歷歷其上甚多彝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王振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監祭酒胡儼卒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〇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〇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甍〇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士奇以疾在告久不出上賜璽書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寔惟簡在暨朕嗣統廖

沃弼賛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惓惓惟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蚤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天順日録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是者以賞來告上奇反疑子之譖而彀之有阿附者子之惡者即以為實然而害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莫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將士奇老疾不能起朝廷慰安慰之上奇始論其子於法而之郡人而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循因元胭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

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然猶如是

可謂外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

時修葺以致樂賢及民之效從之○進曾鶴齡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所著

有沙溪稾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氏吉曰楊文貞為進士須多將消華如吾蘇一節蓋有一人焉而天下後可知也三人為而書楊州李翁為都完異彩然納為稅討伸剝韶制教書繼生文貞勿不相議推於周文裏褒現其一詩送為之今人華見詩文百篇評假閑有為一人者哉、

句孟春曰權衡之地無所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前楊文貞在閣時其歸東京次之當歸念具實賞會有知府某犯贓于為貴祿是將路之數千為之求救將再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關說日道一使

待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銀該道官差親下欲擇某知府而具奏其級罪此事一切聽令分理送得遼鞭我朝不立李制然內閣之權蓋如此世不遜推勞者幾人外人居之豈不權事哉

陳建曰楊文貞在本朝固為巨學忠獨負其清華味知止之義知進而不知退也夫大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特事一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去矣然猶曰主幼國時艱事孔棘未可求安太皇信任未衰可言去也自太后仙逝天下大權盡歸巨璫掌之文貞猶所特復何所該而不去哉且于傻之惡昵補宋且不能正矣復正國何所尚不幾顧其驕之列不得于儀狀之夭下之人亦指而議之矣彙論境遁尚貪榮顧恋戀漸不能舍歸鳴漸盡死而後已知止有者為如此乎皆夫以文貞之賢而於此不能無愧甚楊文元於二年亦卒于位其失與文貞不淡鳴呼胡嚴皆謂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退鴻飛冥冥乎今之親彼何人哉古不思舉士叔與王抑庵書論楊東里先生謂述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能權也我朝前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不深思遠慮身任其責協揚默陰比權人耳官雖日知

保其貴誤國故致己巳中秋之禍同學士與楊東里為同鄉其論誠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內官陳景先送女

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彩幣等物且治私事踰

期復命詔錦衣衛鞫實○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

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

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闢

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

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七月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

閏七月浙西大水○兀良哈並衛夷人寇遼東發兵二十萬

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

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

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渡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

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

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

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部先是兵
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部詢訪有
廉能愷悌治行超羣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
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
司府州縣官丁鉉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各賞
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賞賜廉能出於舊典 祖宗朝舉行之今日述焉
定制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更遲給勅論無復旌別
而賢否
混淆矣

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
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
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并盜治及借與有力之家
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
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
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十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追還
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
中御史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謫監察御
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
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衛獄已而謫戍之○錦衣衛卒
王永爲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
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
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商輅浙江嚴州淳安人鄉試亦第一本朝稱三元若
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洪武中黃觀一品
時策爲首名出于浙省由此氣運之盛信然與蓋國
初文運惟江西然及時有翰林多吉水內半江西
二十年此後浙省遂盛于
天下江西猶不及矣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進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
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
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
內閣與鼐等同辦事愉尋卒

按閣員定爵等人獨江西泰和人楊士奇山東臨朐人馬愉
楊榮建人楊溥湖廣化人此五公稱三楊後至廣富國
若又別是一般人物然其人品事功猶不行相人
政不如三楊遠矣出將世道漸漸一降與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
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而議遂廢
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
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
死甚衆乃遣英賚香幣往祀南鎮以禳災英至紹興大
雨水深二尺禱獄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禾皆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皆祀乃爲御祭
感應記刻石于廟

六月賜司禮監王振并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楮彩幣諸物仍命振姪林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姪亮讓姪玉吉祥弟整忠姪英俱爲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勅振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比忠義之兼隆古今之通誼也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 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 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

皇考念爾爲 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靡所不至至言忠告裨益實多茲

特物賜給實襃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爾賢勞所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無窮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

十月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請清河甘監副寄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併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還及還姿貌英偉言詞辯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 正統十一年

正月始命各省皆以內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禮義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關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避之矣

三月陞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

代時王振意嫌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每入京未嘗有一物贈當路者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四月朔日食○倭寇浙西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諡文定

[illegible]楊文定在內閣時其下[illegible]所備言所過郡縣官迎送[illegible]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獨不爲禮溥[illegible]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爲德安知府[illegible]貴州布政[illegible]吏部[illegible]三楊同爲內閣[illegible]有相度斯亦難論也夫[illegible]

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日宴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
以來天下之具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二楊閣老建議
聖聽之從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
先以副本詣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擬
傳旨而已　英宗崩三段率無一人敢復　祖宗之舊
者迄今遂爲定制　天順日錄云予自少惡見師巫老人
有拄其很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
驗封造王冢宰宅見正寢東一室嚴整經必不偷開之
則曰佛堂也不覺驚歎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爲此
而見石肯楊先生座中每懸一幅觀之乃觀音像也不
失哄爲呼人其人
火其書將議逐耶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掌光祿寺事戶部侍
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作居影堂未

九月鄭埜爲兵部尚書

十月○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是

年召楊寧還侯璡參贊雲南軍務以今劉聊聯從之[illegible]

丁卯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廿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采儀表
俊偉有才望者侍講江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
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
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蓋儲之以備他日
內閣之選也○許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代之○巡撫
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
釁端因爲入寇宜預防直北要害增築城衛及修各衛
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謂示行刑部逐將亨欲以大
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
量蕆趣利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荒
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
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按當時邊患惟安遠劉公與吾邑羅公亨信明敏
先識於未然而懇懇言之而猾于王振冥然罔覺憚滅
弗顧也可
勝歎哉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
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
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
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翺右都御史以征剿遼賊功也

○武功中衛指揮使韓高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
濮之柳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宗娼故
也○太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擅自
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歸
從自淨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畜閹
奴入宮○以蕭鎡爲國子監祭酒○以都督僉事石亨爲
右參將守備全亨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
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從征挺刃當先敵立
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號勇能挽強弓與亨齊以宣
舍從守有功授大同衛左所千戶陞都督僉事爲大同

左參將守禦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又決滎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惠治，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月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栗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不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

諸領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摭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責而言曰：「晏不報霖、永等不能堪。」乃令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諸御史並詣闕。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京，白而銓偶心悸疾死于獄。銓亦訴奏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霖恤刑，乃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按是科尚有王恕、劉珝、夏寅、陳俊、徐貫爲名臣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候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

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云。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按先是監察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爲總甲。當佃人田，例于輸租外餽田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論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訴于縣，縣下其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司追捕之。巡檢弓兵數人對翻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官軍。吉巡檢馬敏血祭衆兵反，他縣游民皆舉衆應之，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設總督都督劉聚爲提兵都督，陳部、劉持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宍嘅日備記福建勅取宍勒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
漁得銀以爲計餽送工匠理倍作政挫任計營所貨
驗戶斂之貧乏不堪者甘爲所迫于是鄧茂七聚衆爲
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旋踵用兵天下震動若議開礦
而作如火燎原不可
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及征剿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
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浙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
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
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
時河始決東郡分遺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漯川并決清
河決信都者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
晉隋唐以及宋初並行河患並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
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擅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遂南徙
東匯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
清河入于濟黃河入淮自茲一盡入淮矣舊黃河在開封
北四十里至張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過開封
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
陽鎮全入于淮之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
之西南而入城于北之新河道又淤自是汴水在河之北
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非其舊合于淮
淮以北盡爲河患自此古今河道各自不同之大略然
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其妨漕
運而關係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酸棗在開封府延津縣是也瓠子在大名府開州城南
二十五里館陶今東昌府館陶縣屯氏河在大名府即今衞河東
郡即今東昌府地方博州皆是今聊城縣平原今濟南府之德州漯
川今景州滄州武定州皆是清河今河間府之清河鄆州及
頁定棗強縣信都今冀州爲是清河間府清河鄆州曹林今
興州地梁山濼在東平州西南清河今濟寧州德州今
曹州水下流發源泰安州經汶上入淮今淮安府河亦
在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南郡長清入北清河即濟
州境濟陽武定州濟寧利津等縣界入海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
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人復據孟養跳梁爲患
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宮聚充總兵往討用僉都
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
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敗衆潰
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筭而貴州都指
揮洛宣九溪衞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酋竟失所在
疑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進增祿百
石賜券令世襲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
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
樹其黨陳鑑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
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
起動燒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
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務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
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擒賊首黑面大王領衆
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
于市賊聞之遂遁去

己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頒大統曆于百官

新正論曰已只天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
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止然有也大天行日最速
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行日月
常緯度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
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參除之復三百而
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以二百六十五度
日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
晝牛得四十六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
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角西奎婁為晝夜同古以日名
家皆也以其變若吝景法以機衡之測器者宗通而差
者得其所矣有加分智也者財乃不摘其本而專其末
與夫府日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擬之能無謬其
本乎後果有
土木之變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部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
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
總兵官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

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
祥陳蕪監軍御史張𣲗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召張楷
劉琛還罷職不叙巡按福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妄奏賊情
徵下獄誅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
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
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亡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
主○北虜來貢尋引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
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
和剋發兵寇邊○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

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氏論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者以為不可獨王振與
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歷失數
而麓酋終逃誅將士多死瘴癘大軍未班而賊十年縱
東閩寇發攻圍城邑于是浙東畿內皆兵之兵權不休
軍兵靴等屯後鋒鋪陷湘寇人患遂乞西甸苗亦叛宮
雜寇不受命發苗也夷之南徐也邊乞民軍無復紀律
死亡數萬觀等僅以身免諸蠻軍叛兵宮宰爭所殺死者
大命而東南附之禁狗望具不得遇窮凶貴矣惜哉當
天寶之鑒論有非雲南令我亦不能之變亦以能為
鑒世道羽滸之掛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入朝為戶部尚書
天順日錄記周忱知淵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
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官邸其地者無處日人人得其
所欲蘇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費必過望然自出羨
千石羨其門又令子納馬爲官士林以此少之焉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特疏蘇州吳縣人才識敏嚴明致為先朝按江西有
聲吏民奏留重擢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巡撫特雍總二
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
宗卷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滯設施展
服勳舊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日
韓都御雍之者皆以為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鑑胡降之擢成按察副
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
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成莫知所出成請
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
宗留等環聽悚動惟幸其黨出降惟鄧得二不受招殺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
時不雨恐刑獄不清所致請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天

羨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擁張黄蓋前導千大理寺坐三尺壇中甲尚書以下但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東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命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㖷定王成皆歿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

殿火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

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狼之愈甚月餘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六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

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逭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而禍已兆矣大宗伯關矣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

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

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挈南

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

行

按通鑑續目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既聞魏主為高歡所迫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歎曰虜亦應象耶嗚呼變不虛生天人感應往往如此詎謂天道遠耶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

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

御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

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

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

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

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㳂至大同兵士已

乏糧殭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

北行益急追勝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

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

復前若有疏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

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昝雷雨大作滿營

人畜驚懼振懲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

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

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

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
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 車駕
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腐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
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
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
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
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
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
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
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

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
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
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
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
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
盡爲胡人所得満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
于此衆者謝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 乘輿爲其所獲豈
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之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
既敗績 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
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

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
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
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
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
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叱也先爲
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罵其面曰去
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
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
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

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
美名矣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
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猶斯沙他既牙他的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
綵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
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衆皆請行且即眞矣○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
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羣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

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illegible]
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
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
懾哭聲徹中外　王趣入內使將閤門衆隨擁入太監金
瑛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上旨籍沒王振等
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
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順乎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
至此尚不知警眞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
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毛王二人亦毆殺之都
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

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諠譁班行雜亂
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
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衛止之且請降令旨馮順罪惡
應死勿論與百官各歸視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
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倚重之議益急振宅在
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
逮王盤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山
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
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帛約賂至即
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時
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
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
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御之貪令皆前
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
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
驚擾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
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於是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
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　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赤大

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
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待　上左右又有哈
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
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
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索
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
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三日獻羊七日獻
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一大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
牛黃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造[illegible]
○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沖

未能感祚逐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
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吉命翰林修撰
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
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
堡人貌甚陋時一日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
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
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腳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趨之者如
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
敗城中饑死者如疊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諭
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
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
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
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
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
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

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寇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
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
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
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
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損棄以資寇宜令
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
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講時以憂制去○擢郕府左長史儀銘
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
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
丞楊鼎爲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官
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
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鼎由
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後
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
鼎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

不可預料如此○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
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
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安撫軍民○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按我[illegible]之制[illegible]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
膝壘之深然先嘗守禦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
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
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

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上皇自紫荊
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
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
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琰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抗疏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在百官萬姓帑
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
步不得離此埃是謙言宜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
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亡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
[illegible]
[illegible]山侯王通亦[illegible]

禁京師外城居爲太監與安所斷一事[illegible]皆未爲得也
[illegible]史曰己巳之變[illegible]
[illegible]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芻料堆積動以數
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
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
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按于公此舉蓋趙宋時余[illegible]
人圍汴[illegible]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非關外勢甚猖狂焚我長陵獻
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
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
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
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
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速鬪其鋒不可
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
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夾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
死士夜焚其營令各伏內地只待進者一謂虜既深入國

寇從無所掠宜詔遊兵之半入守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
潰一詔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
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若而
不斷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瑄夏原
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
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
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寫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
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
營露刃夾之 上皇及也先也先詔復等皆小官可令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云大臣
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入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
攻城甚急石亨挾弓騎聲曰寧相不出討虜莫能及矣先
是陳循等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
官軍夾擊是又請爲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族
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
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以寇宜乘其孤寡令
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遊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抵以奇兵衆太虜陣所向
披靡總督都督孫鏜以砲銃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遁

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
不敢入雖亦北遁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
而行上下艱難過險則衆挾持跋涉之既入虜境
也先來見下馬拔刀割肉燒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
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命之胡濙王
直言脫脫不花也先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
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
遊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
破虜于固安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
過百餘騎散掠各郡縣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六十
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
督河間濟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
並起爲盜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淵四川江津人○擢吏部侍郎何文
淵爲吏部尚書淵初由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數年
以病乞歸至是臣乞起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
尚書仍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
巡撫南直隸時擬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來數萬件皆錦次發運未嘗稽明
[illegible]
[illegible]

造且計水磨明器非歲月不可暫令振錫以副急用其
處事剛而敏多類此又嘗紀正統間宮殿當繪新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物命周公恂如供辦時公居議事建京遇諸金物使請公遂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王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爛請出煎膠應用向治飾撥餘木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此亦所謂剛而敏也併著之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變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廉吏疏上　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謀略用詭道立邊功將略時師徒用奇兵遇虜必擒其虜或出其不意[illegible]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illegible]未嘗大舉入寇或有竊邊者不過五十騎之類或擄或掠多不過百餘騎或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術立功[illegible]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北其如畿野之民荼毒何[illegible]宣府居庸為使從之[illegible]孤危既而

朝議徙召宣府[illegible]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競道都御史羅亨信[illegible]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催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非門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邊藩為急我朝建都幽燕迫近胡境大寧既失所恃者宣府少為屏蔽耳正統之末當國者惟知保京師而付宣府于度外殊不思宣府苟不守則

山後皆淪寇擾陵寢之外而胡騎鳴鑾北門矣何以為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守以不獨一城生聚震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登之

推忠保壽

郭登者[illegible]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匕崩有愛登者泣諫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　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真逼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撫恤于是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事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鷹門入援先以撫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驟三關失
險虜賊流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援
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
尾不救之患且曰愚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苟敵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迨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按鄭公寶此奏雖不及行而忠義所發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壯警群衆之心嗚呼安得若是人者數十輩布列邊陲乎何虜足慮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
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
之勢猶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
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鬭自茂
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遣之許其自新使謀伴者
誘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斬口陳山諸寨伯孫
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
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
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者賞伯顏帖木兒之妻阿達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
宰羊近床進奉壽値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

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于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御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
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雖衆每夜見 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
銘與袁彬俱席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
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
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

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
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衛人
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
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
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
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人魚隨潮落在淺
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
魚遂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
無及矣○虜衆遊東掠宣府都御史王翺等嚴兵禦之虜遁

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殺入賊營衝精銳選騎射好探卯背出屯山隘以伺之虜鬨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諡忠烈

天順日錄云輔爲人剛毅有威略進封爲公位列侯上□朝皆敬憚之安享榮祿數十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消息□學問兼成大臣如輔者無所猶不敢倨傲□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沒于土木之難以衣裳葬輔爲人寡言篤實勢力過人更章縫之士爲不朝武臣之冠

攻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濂淮安人

天順日錄記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東者多瀆貨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以先花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肆之拜湖部尚書既踐刻深平刻名歸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嘗糾中貴州獄忌刻嚴取精密充用深窮民困疲或不嚴懈爲所牽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人畏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沭陽伯謚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人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郕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爲興入閣三月徐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銀分俵

按國初官馬寄養于各處驛馬才給當差而已永樂中始設太僕寺於和州等處養馬之民間謂之養馬正統末京師爲警乃選取以給軍資而寄養之大有近京爲騎寄馬驛折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撤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駒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遇免糧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六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七

東莞臣陳　建　著輯　　檇李臣[illegible]元　序合訂　　門人沈國元　校正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群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仵旨去○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媟

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宣廟幸[illegible]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手[illegible]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侍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納武弁持牌拜賀其家如是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治之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特寵暱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illegible]

按此二事景帝[illegible]不私宦官之[illegible]明[illegible]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兵拒之者登深恥積憤每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掠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規進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遂直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

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十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綱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illegible]

按冰凍[illegible]同兼[illegible]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山險者鑿使峭峻因其墜地斬絶横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壯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衛破關寨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襍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犒賞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悉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决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致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恒新天命恒隆矣其六事言嚴備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敎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按我朝納粟入監事例盖肇于此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illegible]止息之期矣我朝自正統以[illegible]天下之事不日入於[illegible]朝最重太學[illegible]選貢徒文行兼備者[illegible]祖宗朝[illegible]選監生吳[illegible]聖[illegible]

貪欲選本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咨所利之也然謂之選制必擇其閭族之賢而後衆之見而非槩用之而無別也此兵之制則出於古之制而後致之治之兵法也至後來納粟入監之例則乃利其財而利焉之官以誘之不顧其賢否而任其事下以億之上乃運其人而下削其脂上下交征利矣使戶一人才之用之王立賢之無方納粟入監之例取士世一人如科之政得失何當天下之治戚法而後可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誠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怨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法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容言與　皇上嗣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擬為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充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幸甚新與臣於歷代直諫盡忠死節之士與侍寵宦官擅其先者錄成四卷名之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誠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誠猶自雖役發回原衛誠後莫究所終

按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正統之世未敢有擊而攻之者其朝臣僚攻之者其朝臣僚攻言官始賈誠以疏賤敢言雖曹武中嗎堅以一與史言防制宦官宮中循宦趙御史斌調皇帝嘗與嗎堅同計矣胡忠安乃泥格之肯非畏宦官故與又按舞璽賊公寵惡進代名臣言行錄謂正統京蜀去建文未正十年上大夫堅心正氣確然未定以按士木之變倉皇之事多未聞敢然死節如所謂朝者侍郎者

與夜隸同意世變亦可嘆矣思宗謂此文明一代人心風俗自殷頑民後難乎其選於此尤可驗云

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至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鉞仕至左參政釪選為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聯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虜分道入寇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磐抱寧大呼俊麾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因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

非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淸遠峽有白魚入舟中
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
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輿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
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輿師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輿後封游寧伯天
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按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蕭賊亦關天數豈偶然哉馬軾之才之識不獨[illegible]機通微且深於用師之道其賢識有過人者

吏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貴州布政司　上不許〇大同
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各使緞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
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賊路方入寇盧虜騎
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
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縱虜貪而
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
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〇國子
祭酒致仕李時勉卒〇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
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有亮節規人過不爲三

楊所害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
戰敗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
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
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
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大海
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
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焉〇立
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
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奏

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僨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
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
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總
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
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
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
〇城固原〇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
木之變弃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
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擢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守
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

有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武
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諫官劾其獨石棄城
喪師辱國及偵挾私仇篓殺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
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罪
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
先以和議不成仰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
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擬粗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
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典
立外親內忌其洽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與則均受及欲

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邊將邊將會奏虜使迎復當
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議與朝廷因通和議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備對
詔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它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
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
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而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
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

再興安語塞既而推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
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
及迎復實鬱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汝奉黃紙幹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水東日記興安雖短於才識於諸論議二三被舊
大臣外能容人不易干以私惟于迎復謝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
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
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他人自領軍馬與我
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
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

怠慢你每拨任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是見太師仁厚之
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
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
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粮米魚肉粿炒燒酒等實等
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葦席地而寢牛車
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
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
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間　聖母
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
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

貪黷賄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在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
能燭奸今悔恨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皇偶聞天語重淒凉雁屬克應非天祿艸埜爲居異帝鄉
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拒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
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
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閒人
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
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

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
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謁回山西大同二帶擾邊
人馬○時虜王脫脫不花昔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
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
命往問　上皇道過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
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
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鋒
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半新招募武勇
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椎撥徧豎山嶺但
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礟　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
善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巧
又以銅鐵鑄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二百步外凡此類
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
虜皆以目其儕既至見也先也先問實南朝減馬價故善
言昔者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
宴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
為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
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匿欺隱非朝廷意
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
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

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
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
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感
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
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眾萬
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議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

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喜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
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
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
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
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
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
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率兵護送十一月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按先是楊善等之使猶是從議和非爲奉迎也而也先不復計所懽然遂送京豈非天哉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
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
士商輅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
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
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
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
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
野耳胡濙欲封進應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

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悲泣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
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按龔氏此言一時正論萬世不磨不意武弁中有此奇士文臣乃作如此舉措有靦面目矣如善終何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漸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
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
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誤與彼不索金
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
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〇十五日 上
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
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令 上迎拜 上皇答

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
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敕曰 先帝遺命祖宗
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兢懼以圖法天去年
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窺竊神器
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
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
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
羣臣欲請朝見重以恥朕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
爾羣臣乎所請不允〇大赦天下〇癸巳 上宴瓦剌使
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 乙未陞賞瓦剌使人

有差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掌學者溢內而折臣議
外所以駐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夫
心所術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衝御得以職其化故也
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亂坤撥亂反正何其神
速也哉然聖祖相繼千億萬年垂念
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挾徇旋來駕歸此自
古之所無也因因勢之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
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虜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
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天下所以汲汲以中國蓋合鄭
公孫申之謀也晉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
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爲湖何示晉
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子是諸侯伐鄭鄭人伯歸
也建之策雖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專
爲爲步曰易果氣爲治其功可爲不知推不欲奉迎其
只此一事大不定事雖不是而英宗之歸實由如此
何也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
以趣其歸也此意也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
之也使當時急於求迎則彼必以爲奇貨重在此則
必得其所欲而後歸宋之徽欽所以重刻不肯歸
以執高者爲奇貨而宋中國無人則以爲所欲而不復
高分奚之爲設其謀所以謀而無刑若其之以而無意歸
使虜以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然亦會之晴恩其英之漢
國家之運也天之人胡之也使人先遣其英直而彼之
中國之謀中國帝以欲人虜豈如此但已如其也石後見
欽若賓迎之當蓋其而出中國代爲當代人北俟之於謀之亦
之大宋臣謀謝其宗萬事遣之大家宗懿第宗之
高宗不計亦一緊者英宗非逆人逆至迎辭敢之上心其
豈宗不從起明宗帥難之謂之起其英至以天命
彼留國臣一事也大宋民然英宗帥之事復其天命
背復歸非所謂會愈軍民俄今則欲自而所位則在彼勢
有在亦事機不同異則今宗德
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將
父子兄弟此千論將所以迎上皇景帝有
長君故且景帝迎復意殊不可遠使迎于意哉不但以
然英宗之得返則有此也豈不急迎復彼將
丹河所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背妥然已乎然而

學士罷恩禮有大而謙讓故不耐當小居官
去後也十歲有定國之忠而以尊詩見哉
九月內閣苗衷致仕○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
直文淵閣○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
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
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
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王世貞曰按山堂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
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倉堂咸以爲有私尚閣老乃
請覆試上不可化泰等赴禮閣中吉特詔高穀
覆試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循步觀五十士文章至泰嘗
言曰仍應以此泰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
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大不平欲
抑閣力辯道發試乃已後劉浚有司議論亦以此事譏
曰文介爲劉高之請以予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
出爲之地耳既而朝廷於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附且
爲欽賜舉人按可齋雜記尤有一千人等已爲府準千戶是
科陳芳洲王十之例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以上雖以徐泰
事發考官而高文毅公請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
解今祝氏將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將二公之請
於高文毅不過欲爲外大父捷飾救于肅愍之惡耳孔
子惡利口之覆
邦家眞斯人哉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
尚書○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兆
通城中食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
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
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新城羊腸
隘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遂

還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苗肖方盛疾癘大作
璉得疾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
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
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
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長韋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
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涉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珤等代
之先是永樂間錄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
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
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諸夷
選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

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按于謙慮此衆有功于國家甚大真所謂曲突徙薪不然難保無西晉陸沉之患矣

是月改江淵爲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十月以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
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乎朝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
己事安得善終

按驥浙江蕭山人初以鄉試爲松江訓導後有成效尋歷太常寺少卿累遷至京官爲人端重祗慎簡約勤勵居官有聲譽然若不勝衣雖一條亦慎重之性見推一方撫亦不牧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荊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革提學憲臣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敕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
權貴中鹽者斂戢◎鎮守內官陳海以鐵劍與夷人哈丹
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捕鞫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情罪尋
入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二月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
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與以米流徙者給
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
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療疾六十餘處流民之
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竑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
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
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 帝于樓橋上聞疏
慾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奏輙開倉賑濟大言曰

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旂劉侍流涕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內謀忠共黨此乃調文曜爲吏部

建曰楊義圖謀誣正統問命侍郎王批美無編中太監王振見一日問曰王侍郎錦無有曰老爺無有於予豈敢有此語貧痼一笑三振兒正一切對也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擅權獨立在傍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離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于外將不能行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蓋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於蔽蒙蔽之患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於君臣不相接見然既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故聖祖節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匯等三百人廷試賜彭時劉昇王偁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鈕同馬文升余子俊林聰楊守陳秦紘

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賊韋同烈香爐山平

五月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有食之○巡撫李匡破帥塘賊

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韓俯獨石○王來率兵討貴州賊○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指崇節儉畏天變遠責近振士風結民心太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

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從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推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紹得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進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數息謂賢曰吾請崇節儉守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存色多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給修楊守陳賦銀豆譏大寓諷諫恨未達于上耳

其詩曰何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黍良工御顆勻圓累天巧朱匣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一擲撒把眼玗亂晒

金牌下萬兩珠璣走玉盤一人而習職[illegible]
多益袖金錯半賜[illegible]家御爵[illegible]人[illegible]一笑[illegible]
之請戮罰知罪[illegible]六宮中舉[illegible]和[illegible]水泰[illegible]
宜於得羊車不至愁[illegible]中別有銀[illegible]薄如[illegible]
召用臣也鑑金豆[illegible]金皆[illegible]有[illegible]
食木皮和草根[illegible]想可食知人參[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盡作溝中[illegible]明主出來[illegible]一寢[illegible]
[illegible]窮民顧將[illegible]三千斛活取活我百萬人

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李賢爲兵部侍郎○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詐佯，

與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術數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illegible]客遊大同，上皇北狩[illegible]
[illegible]鎮守人[illegible]寅[illegible]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illegible]
可以[illegible]也[illegible]潛龍必以秋[illegible]
[illegible]化之物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勿用[illegible]也[illegible]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年必復[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自[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之用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向成[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氣已[illegible]
[illegible]徵[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上書[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皇復[illegible]
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總督浙閩省。

爲浙江泰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令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在南畿二十二年，盡心職務，[illegible]皆起復，視事上任[illegible]
忱亦盡心職務，其人謂若不出，[illegible]
論[illegible]有常度，貢賦未嘗[illegible]不足[illegible]
數[illegible]以[illegible]宜[illegible]事[illegible]以補不足之數，凡[illegible]
供[illegible]草[illegible]馬[illegible]之[illegible]
於所積餘米，蓋以賦[illegible]之外[illegible]不見[illegible]
之及已而官府[illegible]之[illegible]諸[illegible]學校先賢祠[illegible]
橋梁河道，多不修葺，諸[illegible]一[illegible]取[illegible]未人爭爲立生祠
役因以死之，其後戶部言[illegible]未失於稽考，[illegible]
歸盡括歸之於官，於是[illegible]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忱
之功焉。後二年，
忱卒，謚文襄。

思善錄：鄭淳曰：周恂如致仕歸，尋歿，蘇松連歲大水，
臣[illegible]饑民枕藉于道路，死者以萬計，[illegible]曰：周公復生，
以活我[illegible]自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則治[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知其
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illegible]而莫知其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於是[illegible]之民
[illegible]公之不可及，愈久而愈不忘也。

以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鎡，江西泰和人○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一寧，浙江仙居人○杖中書舍人何觀，謫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嚴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與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

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親猶令、我等有何盛德也在
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
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
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它日身計乎玉
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
日盛道遇錦衣門二鎮撫誹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
罪杖惟具數耳

按武臣忠厚有識類如此者毛玉何獨不然

是年改禮部尚書楊寧為南京刑部尚書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
除辨屏貪戾望大著先是六部御使外使文移不得逕下
按察司以故假姦不受約束疇奏得下時邊將請賦洮諸
衛戍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表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
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
文行視河道○遣使諭瓦剌可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
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開搆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
念可汗能復脩大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
意良嘉但使與所賞要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

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
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
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讎殺謙亨
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 上不許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進江淵吏部左侍郎
蕭鎡戶部右侍郎○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
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覘伺之心宜絕之勿作報使執政
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
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

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
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
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
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
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
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
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備排銃頭每車
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
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稍作輜
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

齊然而兵羅出彼若遠逆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鵝鸛車者謂不得行此故之前代名將用車者不一所者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卻魏車以敵走惕大梁昔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當以爲鵝鸛耶愚故于治要議以爲車戰爲治邊之首者光弼曰余於時皆嘗毀車崇卒以破車戰法古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古也但後來欲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鵝鸛車謂其所不得也李督府兩車戰之利者豈邪未嘗試與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貪情而才學可用者悉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備秉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蘇非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粟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破例秉曰何恐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秉爲能○左都御史王翱掌院事○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三月虜寇廣寧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過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擇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徵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踵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亦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行

王鏊曰我朝宗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所散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屯湟中內有不費之利外有守禦之資李泌與唐德宗論屯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豈營指諸國揭謀按與屯田邊寨前代有循偽之明效近世有李業二公之小試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救于治要議貞屯田之條充極詳悉皆斯當今之可行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易儲詔艸陳循筆也命廷臣俱兼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楊善王翱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特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𤪠庶兄黃竑以折樂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竑欲奪嫡陰謀使人殺𤪠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竑情罪置獄當死竑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賜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後得所賜元寶抑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殺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

坊司直皆不辭也竑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穀以卒陞職棠因此致仕及　上皇復位竑飲藥死斷棺戮尸子孜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詣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譏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群臣牀於利害無敢異辭於是郎以官爵美秩制之闕下任其所取文武群臣預者廿七人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爵太保者十九名自之蓋一至如此特賜等侍郎四五人不預一易之後人情振然不平於時利者自以為榮而不知識者已知其非矣[illegible]

[illegible]

韓愈[illegible]曰南城之錮已昧于誠之節易儲之謀益滋矣[illegible]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illegible]

六川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贊
飭四川軍務○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
西寇賊擾掠兩鎭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
之○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
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八月熒惑晝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保定
東鹿人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誠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

亦嫌陳循獨見能任恐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
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須內閣推舉陳循因既不拘繁劇
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高惟穀遂舉文奏
上果用文改文吏部尚書蕭鎡翰林學士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清理鹽法申飭鹽課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鎭守
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昔曰不矜

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
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
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己所屬對也乃
令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字巨川時推都察院欲一部太宰召
爲刑部侍郎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之非是遂入亦未
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止說本天下多事起臣交章乞
起之遂果還家卒其於經術人才之際議論之地始露
而易言路者不能容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都御名
必然傳後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必爰哉
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
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
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翱爲吏部尚書
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以副都御史軒輗巡撫浙江尋下內艱歸
五月歲星晝見○王文以憂去
七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往報而擬所以稱之者命
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
稱也先則非宜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慙忿犯我邊陲宜
因其部落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

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陜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陜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氏評曰按明初制嘗遣巡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書重臣乃遣近臣存視諸之巡撫之事而止無定員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置巡撫於官矣[illegible]

令兵科給事中鄒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遁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羸弱致死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

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張秋決河道采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祖宗朝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然無述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蕭敬先朝名宦寫弘治而後內臣賢乎若人之選矣稱謂近日錄名臣者概錄阮安輩二三人繫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內外其儀亦不爲過

名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經者承平

且又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
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傷已深後事豈容再
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王文起復○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
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以蕭維禎羅通為
左右都御史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
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瀦淡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
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
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
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珵以倡
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詬遂恨悵悵因以玉帶獻于陳
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宗知庶朝廷忘其議而
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來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
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浚渠凡四百餘里歷三
載始訖工○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虜寇遼東

十二月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按山東
河南尋召還○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
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鄒延琲皆以功名顯
四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後時僅實其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不報
其疏曰上皇前日[illegible]延 皇上撫有萬方嘗詔書
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嘗[illegible]來報為慮 皇上之心
即堯親九族敦五典之心也頃朝廟神靈 皇上勝美

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旋[illegible]之暇
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有為論
林庶吉士兩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起 上皇即位之
務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大都尚書郭璡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天下冬至令節羣臣是見 皇上于
東廡西宮感 上皇恩弟友愛如此天下臣其有不容
今年 上皇[illegible]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illegible]
見 上皇於南宮或[illegible]
[illegible]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
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
聞風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
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
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
之傳之萬世貽累　聖德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
先弒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
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西
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監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折毀用
備倉廒勿復興作為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築浙西捍海塘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
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
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綸
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
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
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

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
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　母儀復　沂
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
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　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
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
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承引大臣并南
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搒死辛無一語馳
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勑錦衣衛緩其獄令因禁
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
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

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
下而公等坐享崇高柰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
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
州　按我　朝進士
按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于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　殿屏左右言今日臣
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
下不可不處置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
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經歷
復有所潛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illegible]

南城多樹事匠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凉
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按上皇復位後下御史詔
獄杖殺之於此受禍之胎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巳
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借粟
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逃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
謀叛逆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
曰此老崛强猶昔

按金英不以薛卿爲簡已而顯盡稱譽
也英之賢加人數等王文視之有愧矣
齊庶人賢爀谷庶人賦灼移置南京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
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
天下蒐採○詔頒君鑒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尤
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
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賢聖之君事跡浩漫難於遍覽今
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
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
而行之蓋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當先於
堯舜而光於祖矣
按天順日錄景帝覽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
奈欲何爲誠對曰然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遂按
正統景泰以來王公鮮與外臣接見奏未達
治然賢於內臣知此內臣復能安得不盛
冬王恕爲揚州知府○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鄒州判
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
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珙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讒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王世貞曰京草錄言長洲練綱由舉人歷事都察院上
中興要務八條又付御史急時論亦以明命施行之且
薦其才可以長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謂
左都御史陳公鎰但別部俞公有意以靈端爲我其謂

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知之二公相賢無有也始稱
其欲求薦而推於發言念綱數十事政疏有聲且畏其
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令云　帝奇其才即授御史似
誤又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軍務等處軍務自陳名
數責重乞除僉都御史應可壓服人心帝謂堅官豈可
自乞已云然則此公之疏進有素其外請宜也而寇章
錄後特爲書辛立傳以援之又其時給事中徐正皆言
巳巳事變勞欲引姚夔假侍郎王竑陞僉都御史例
乞陞不許遂進尚賊難關之策謫
戍鐵嶺身故家籍亦吳江人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乙亥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按太監鎮守
兩廣自此始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

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
江西狼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抵徭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
史
按羅木羅傍徭賊自馬蓁襄此年征後天順初葉公盛成化元年韓公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但復議征者熟計若肆矣今撫臣持議西復一哈家北復大字東勝河委乎不毛之地今此瀧水縣傍一帶乃吾瀧瀧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而瀧廣在來昔帳奈坐視其暴掠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雖江南岸數百里山林叢密不敢謾傷其一草一木爲朝廷所用設征兵置兵衛爲矣故霍文敏公韜謂羅傍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前假兵蒞合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肇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西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五鼓火盡薪其林木使無所藏蔽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也
嗚呼馬蓁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按實市宣德五年進士吳興吉士乞數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爲應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私區過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擲之閣閭既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爲南雄知府商經論新南孔道南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爲聚推其餘餉遺客得其心且爲游學者資至存稅十一緝鄉學論譴尤齡人使過不肯役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豬重緣不得輒苛辱責鄉人擁實出中貴去至部人爲言南雄守凡所劾中貴橫索辱太守事中貴與隱傳馬驛奏實抗勅使發勅大不敬部逮至京下獄中上書言臣崇老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祇夫鄰教爲國家愛養小民不恐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中夜有得知獲手錄燃燈起書平生辛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及無媿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
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等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闕給
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
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
獄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
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
間以居止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二子久覊
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子侍養子冕侍食無重味羣分

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
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費用一切上方
製之至醯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盡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
爲瀝以和藥九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
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
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个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左曰按實圖謀記兵部尚郎至偉先任職方郎中周小修十分薦陞及議未冀領下公過議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議奏接之公叩頭謝罪　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慮也公旣出偉下堂迎問之門今日聖論爲其乎公言始入諸之陛入復請乃笑曰若夫有不具處賢與當面言之未必不復也何恐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曾傾首杏無地容臣辭興知此詳得而問之世于公則以時尚失則援之功也遂擢于公所以被信任之專

貲由與安今兇諸人之力又按須詳與謀參同用人參
家為於少保丁某肆挾奈酒偷林徐有貞詐遣尚之法
門生慨值為少保內姻遂尊之詣至於者何且保翻之
淡之日守禦方法上由其僞宦少保今又行事尋朏
左右論之曰徐有貞翻有才華然其心術不正若為參
兩若從改用之將使操十多才皆彼固擬涇了心術少
保無所能惟邪黨翻擬而已其則上由此有有逐闕
奈酒之設而不意有貞竟不得知遂陷少賢謚披
帝詰怪上公不足於有貞由　帝
知人之明下公之斷服於此矣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粮艸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粮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

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齋擬出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恚失望

按雙溪雜記陳循人由衆人為人平易雅飭脫者遇事剛
明通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介介如一日致仕歸賀田
僕自然為人有為與史歸者僕刹其家凡上陳銀器崩
如至於一餘隔日夜官典分當日木滿考也曰何歸乎
曰子與之言合會職後曰差大使
狀若為在侍從讓幾御跳衣出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以久旱命周敘劉儼孫堅世業五經博士○洗馬柯潛奉
命于謙賦六韻以初入境時值用淮安有應試生某夜撥

行吝此之故以中路遣高明詣恐命左右執付有司詳法逮之○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銜時高老皆職居仰止進進官陽曉商輅陞兵部尚書彭時日費當進檢討擬陞諭德事付講廷臣自編修提進中允為為累焉將紹正轄退渡進等點名次下然陳循欲改如何擬輅右諭陞超衆陞一級則進官當一官後陞遂付王恍太監將進諸閣老下揖卻步至八獨追送出閣門耳語王恍曰諸總裁皆止進進官將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輅格不知至期手勅出輅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欽賜大臣子陳瑛王倫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琛同罪劉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詰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閱卷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衆中試卷高穀俱儼等所不滿欲為申救畢竟見事甲申號稱少保臣高穀有專當上疏曰召至御前具進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擠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

劉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

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舉才稱循失大臣體鄰居內

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例欽賜舉人有再試者　寫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岳號以試中雖入府第　高守仁奏請乞原籍學生是科後領江西第二十九名解元倫後以官行爲于宗系著淫紫誥議陞成化初陞南禮部尚書竟取罷十官至尚書

始賜兄弟

又按翰林學士欽遣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陳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本輪流向前面奏政務茲高少保此舉正善奏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

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諍宮

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

致仕陳祚卒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八

東莞陳　建輯著　檇李岳元聲訂合　門人沈國元□□

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　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按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會詔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集于左掖門會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請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奏俟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　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兼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等見白于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晚暮軏輗等會于有貞宅時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衆首肯之有貞復升于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等諸門當關開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懼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辭請陛下登位遂共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輝　上皇顧問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入候　景帝出視朝

新遂前議頃之南城呼噪震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羣臣入賀

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亨輩初爲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臣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彬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瑄亦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也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軏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賜○論鹵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積憾謙張軏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决

于肅愍行實曰 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捲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戮覬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不足以服廷臣所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衆機發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石亨等揚言曉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勘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搒掠王文不勝憤辯之力辯詭首不服但言亨等意已加此罪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善謙嘆曰辨莫須有之故智也奏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令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建按都御史蕭維禎等所構獄辭謂謙文等欲行主立外藩休謀反者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曜等爲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天順日錄司王文初謙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欲乃衆此機而除之其條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于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搶合衆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

其報與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恣意妄爲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功在天下擧議選將練兵生擒虜酋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意殺身于家之禍於後且哉奈何于公救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變于一於是乎難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爲生于執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高岱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也 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亦不得 英宗而求君者哉于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讒惟憲宗微繼耳此亦不失爲正然于 英宗沒于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而景帝不起當請於 英宗 英宗歸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已仍稱 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不知此盡其初主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 英宗必滅之矣謙當時不慮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善勢不得不然 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權過已哉

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借謙等見不及此當者謂謙非見不及此書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 上皇爲質責有厭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帛而以兄弟致社稷獲安 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實與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救正之雖死於青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二人居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 上 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厭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于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參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僉○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　上常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務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按穀既得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宦至台閣而家業蕭然嚴居舊田僅足衣食其方嚴端謹廉潔黙然有古大臣風也○直節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穆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于請斷絕彌竟精意所第臨當不爲介意也嚴于接爲翰林院檢討○談笑易寬和藹特寘欲自奉甚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授長寧官錦衣世襲錦衣

以王翺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擯司禮太監陳謹居南京司禮監院備守長陵言官劾其爲王誠舒良腹心故也○湖南蒲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英鎮守湖貴○以林聰爲僉都御史○上謂故御史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殁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薛瑄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掌院事召南京督備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九疇輗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按輗初爲進士差往淮上催攢久糧船行急匿米數出表盡澡得一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衣不用除待舊衣之餘權監察御史徵求藥之筆蒐錄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蔬菜一青布被則陳之蔬食不厭與同察約三日以來身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觀我次日遂行察偏有未及者九疇稍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閣一臺子曰此亦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預辭盧氏太軒輗南鹿邑人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文華殿召見親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宴以養義莫善於京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臣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
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陳建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閣在御府大內非六卿可掌例非軍功冒進封爵議者固占知其不

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
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也正械至京引見時
悖甚出褻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磔于市○前吏部
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按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屬對也既歸鄉里文淵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 上復位鄉人固疑文淵必及禍謂亦旦夕一日訛傳陳鄉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瑄諭家居與文淵子主事鑑新詩怨奏文淵之死貴諸子過以旅櫬喬新亦奏播在延議病東科言將黃鉞及代玄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遂謫已往但僅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蔣富以石亨
姪參將石彪奏富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此人
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
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 陛下明見眞得
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張軏
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
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石
亨輩惡之也○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
留之翺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茚爲錦衣衛副
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

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
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
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也
命乃止

按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爲不可遂廢立廟在東宮意感之所以禮之甚恭見宜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 東宮令護持令盡一宮所有悉聽自隨然德初方卒

山東民饑發太倉銀十二萬兩賑之有司奏請指揮
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恐有冒
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然民猶得沾不

可不赦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益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開薊州運河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謫禮部章綸于南京禮部以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　上故也○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按後宋江西處士吳與弼得聘召終此歲也以後薦舉始廢專重科舉矣霍氏論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謙壯鬱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丘濬曰我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即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用而無遺矣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多得人之效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死之士務圖迎復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以誣訴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冤乞奏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瑜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　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靜睦無閒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之寃亨執實爲之　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要之襄王疏語實爲至論惜謙文諫銜幸見不及此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　張太后既崩振益肆恣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祀鴦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

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祠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覆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欲結黨爲誣陷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承旨鞫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調使爲此舉既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　上頗疑劾者排陷有貞賢于

獄會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
老樹皆折京宇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
等降有貞爲叅政尤嗕布政使綸亦叅政御史盛顒
等調知縣瑄賜俱謫戍遼東鉄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
越二日 上復留李賢爲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
貞輩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𠵘咖之故起此大獄使
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罷
紳之禍將不止於此矣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瑣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
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何謂明哲保身者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按正賜正對館閣口論事以直務自許 上廬知其名
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 上曰北方人問
治何經曰書經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

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
汝入內閣叅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
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此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
入謁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亨軏已不平比又
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 上
曰岳正亨軏賀曰誠佳 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軏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
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軏以
事非己出
故撓之耳
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叅預機務原浙江
秀水人○陞程信爲太僕寺卿信先爲山東參政督餉遼
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叅政松番糧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
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按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
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馮敬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
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
齒爲民
按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等猶慮其後起也必欲殺
之令人僞作疏奏毀謗朝廷假著病給事中李秉彝名
以親筆者持上之命逮東還拷訊至死不承繇揕匿名
者甚急亨等固請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誠
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
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鞫之諸惡刑于庭拷掠
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中語以
之語出有貞自撰誣作逆狀出語不屈士權終不呼
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爲具逆謀之理達聞之
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
有貞詐撰制文竊美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安
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已在

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
泰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等猜之使士權構成則
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
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一言
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康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
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苛急
嗜功利首倡南遷議謀奪門比暱奸
回黨致忠肅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
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猶欲究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黨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延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役官稱疾懇乞致仕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强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恚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與政謂好邪

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降遠州○謫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付諸閣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剛進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爲其私人衆議沸彬太常寺少卿王議入閣　上不聽乃與王翱謀務復賢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後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之故謫

撰于謙二公之言蓋懼辱以孔彼虜之謀抑亦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意也所以得罪莫爾也與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漷縣以母老留關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　上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

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江西安福人景泰初召入內閣與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內閣自三楊後出親灑者惟近正與時爲然○敕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兩頻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中上厭　賢謂因先生有文書整理否亦常來若須統

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
必待宣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
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
應者不用○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
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寮為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
鈔為道

按此舉亦　宣廟之武也鶚浙江太平人所守大郡擢
政聲仕至刑部右侍郎為一時名臣浩郎景泰中以太學
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試至之罪者也後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吏毅愚觀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
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陟都憲
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

無由奮之報義貢至府佐即以為過望矣志以位限
以志隳政以志惰而欲望治難矣是故沮人向上之志
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歷觀前代
格之拘也皆起于叔季我　朝資格之拘也濫觴于成
化而愈膠固牢
不可破於今時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贈禮部左侍郎謚
文介
十月遣行人曹隆賫勑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按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微
聞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存士亨從之因從容
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遺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問
賢之于累薦不起實淹貫詩書動遵古禮亨懷然曰業
將之乃托賢代為草奏即日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
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
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
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遂命行人聘得

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搗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
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
章劾其怙勢亂法贓賄狼籍也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
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身没無餘物汝

言未幾何得賂之夥若此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
首自是　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戮　皇
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
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疾迎立事愈無
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
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
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
侯張賜卒

按賜先名軏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
其失機自罪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擁護
最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亦誣以同逆
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過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

花廣過耳驟家發淅祇冠前作[illegible]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
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
發耳至是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於部堂坐議
彭時不可曰宣德間　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
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
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
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
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
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
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行
四拜禮○也先為其下所弒

戊寅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
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宜徽
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進
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爵
孫繼宗陞會昌侯次皆鄉濟孫數十人皆蒙爵祿之寵
為典宗職聯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
后再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
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
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
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
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
但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
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他
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師
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
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
馬昂為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
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
徒復來京師聚集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
曰　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
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遊者發邊衛充軍
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如懼皆散去○勅內閣
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
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俾成

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焉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爲之一清

建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之譏方孝孺楊士奇胡廣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爲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密與　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

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燮故以語表彰既復位因思建庶人囏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英廟此舉萬代瞻仰

二月虜孛來寇陝西太傅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取還即至　上召賢曰溥之爲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其有罪不罰人誰爲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閒住越數日溥以馬馳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浪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帶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愳懼而退○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爲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次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勳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何如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曉而回庶免晚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李賢問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illegible]林部老[illegible]故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爲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

青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賢曰無如鄒幹姚夔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以姚夔為吏部侍郎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士卒罷敝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詐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若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領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旗于梧川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視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是按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升遷撫兩廣令兵劾鎮廣東都議朱公英督寨好與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驅至横廣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將殺之公救以遂賊等鄉居之以爲功叛議公力爭其非事且遂聞使請葉公班師請鄉民始免屠戮之禍愚謂貪功妄殺行兵大戒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居戮如宋泰永平鄉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殆被殺降之譏殆亦有由嗚呼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今古師旅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也佳兵不祥是故聖人慎之是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繼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

不允之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命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寮次日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五品授此與弼具疏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寮亦從容優閒不必辭勞是賜以文綺羊酒米[illegible]太監牛玉送至館[illegible]上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illegible]與弼終不應具疏[illegible]不就[illegible]

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旣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爲言于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此曰按說書玄纁聘起處士我朝自　太祖後僅此一見誠希上盛節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始由未見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然則當時使郎如傅說之爰立作相則與弼鄭然受之不辭耶豈人所謂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與弼踞之矣至他日既石亨旣請則自稱爲一門下士而爲所以春宮論號爲小齋不得爲顧感權好之一爲而甘爲其門下士亦恃矣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諸作與大疏陳十事皆粗淺寂寞草率粗略無所發明有月成其觀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倫錄諸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非一再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錄矣何嘗敎後學夢參攀賢州聖耶康齋世所同賢然衆好必察吾誰毀譽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識別云云邑白遺臨象複壞之請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鉄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綸修止布衣宿門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眞傳許魯齋吳艸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舉一峯論平生未嘗一語謂吳其後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剩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蓄其田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未二當上告憲王正名詩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勝知撫州者番陽張公璜也廣州諸張璜傳亦載此事尹寒齋譏緣謂康齋辭職歸終身無復故態羅倫休官往見之前拒至再意待倫至往而後見之倫怨投許議之白人疑點贊歟職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績所紀爲兩人指公以黨西人其鄉許公論可觀矣邪所世俗多稱名而懸此私務稱名而責實所以予奪成至昔驟因不至此一事遂知我罪我君下尚審之哉愚嘗因揚方震所錄理學名臣而并論之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次之仁罷一峯論章山魏亞之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只吟弹曾莊定山巢只是一箇詩人與朱軒邪韶亦行首未見灼灼定山晩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識之陳剩夫只是狷介之士其學識胡敬齋猶未及鄭吉士省庵鄭名臣不必屬于道學餘非末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載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蔡虛齋欽順皆當續入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榷可否且廉曹吉祥石亨等奸預察之固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左右謂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推狂

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從之則恍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若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爲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必少矣　上以爲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挾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不可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漏言者　上因疎賢復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

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一　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韃官盡數取回物議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　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

按後三載曹吉祥反事倚用此輩殷鑒昭然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潁鎮守甘肅○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九月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盗

十月　上校獵南苑

按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舊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縱麋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獮于此每臨幸則海戶合圍縱騎上躬射於中然以講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獸獻之獸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官而還

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擁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冕遲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孛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營欽分道

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兎里赤獲馬駝兵仗倍
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
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諸酋迭為雄長自相讐
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
寇東掠延寧北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一月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
旦宴亦[illegible]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
此[illegible]由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
[illegible]後歲一宴歲不缺云○是年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己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會
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識察之信使自
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
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
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
錦衣譯者往建州問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
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李賢
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按彪豐偉驍勇累積小功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
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殘暴貪狡包藏禍心
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
之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
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
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朝臣肅然
交通之弊始息○石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旺彥
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皆
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
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
官乎衆股慄莫敢對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按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則登 聖朝文華名聞朝
野官太學二十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嚴北監祭酒李
時勉亦以師道自立
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石亨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為大理通判
十月虜寇宣府○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按亨貪婪司甚賄賂公行蠹政[illegible]易置文武大臣邊
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爍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
知戒上午星象彗出星變[illegible]數重數月不息[illegible]
圖彼太陰之象也時亨門下有術者指揮童先[illegible]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illegible]
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
素厚今石彪在彼可遣彪掌將軍印自命其代李文[illegible]
朝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漕道則

京城可不戰而彼遁議以盧旺守襄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亨先力[illegible]亨成前謀亨曰為他事小難天下各處節司除兵未遇亨之未悅也豈先曰時有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豈先私焉曰這廝不曾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也雖石彪事發罪[illegible]於亨　上曰[illegible]念其功未有之[illegible]其兵權令以本部歸第素養家人為謀逆狀其黨[illegible]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亨亦[illegible]獄中其黨皆坐疾李賢曰[illegible]當時[illegible]兵天下精兵無[illegible]蓋在京[illegible]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不如大同[illegible]有勢[illegible]門外[illegible]應其禍可勝言哉今又為之[illegible]早[illegible]北[illegible]之[illegible]明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氣初[illegible]迎駕[illegible]功者[illegible]之門有朝文武之士[illegible]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此賓客充塞提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illegible]不可勝言[illegible]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皆而從之明年擢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只明年凡百自斷其聽從之門徒闕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該之如蠅聚羶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該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循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在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賞以誰為功

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貶黜之事致干天象而邊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擯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項忠為陝西按察使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瑄為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

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已以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秉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請賢曰[illegible]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illegible]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致仕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illegible]

[illegible]

宗鑾駕入內閣輔政致表為閣格持公論景泰間力主
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　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初
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
加之贈謚恩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致仕尚書學士蕭鎡卒○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决者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祿者　上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

王後秀王國絕○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怨考官遂哉訟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通王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邃于學問其對策為第
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欲傳臚非便也乃抑置二甲第
二云此科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述周經黃孔昭

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焉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按驥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
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料敵明初督兵
攻北虜阿台朵兒只伯兩敗雲南思
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爵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齊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荊倒馬二

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敕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謚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
香讀書而已交游不廣請謁不至其門臨事據理亦敢揮
敢非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則出自天
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讒阻予祿亦為名臣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泰破虜于東嶺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並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陞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

按雍精悍閎達有智略所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壘部署將校料去弱羸訓練士伍適平夜收大勝虜不近塞其在都察院時綜核精明黜陟嚴正石亨逢生有請被曾塞亨等依勢何敢欲牢聯黨於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成政者今敬與亨交爲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爲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當趨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獄得從輕半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寔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恭北直隸廣宗人舉鄉舉有爲官知東州府值歲大旱躬親督捕蝗發郡縣倉粟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遷民冤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遂擢湖廣左參政使巡撫蘇州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按薛囿雜記又載中南直隸清理事務御史郭韶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違例至遣戍十四人充軍者欲訴冤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都御史令勘得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皆必大冲寺許免赦[illegible]神理平反非巡撫而誰[illegible]雖推公果寬恤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illegible]學校徽仰史皆爲校甓士去[illegible]多不公被黜者[illegible]前巡撫李恭不爲理公署之[illegible]一說[illegible]之與選者儆送入學不敎[illegible]者近日以處撫而能及正御史[illegible]之處與崔公之事其識斷可謂[illegible]常

釋徐有貞歸田一月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　聖明所施是當即傳旨下戶部

辛巳　天順五年

正月庠森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遣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上復說校尉緝事亦多枉人且如緝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逵問之實無此情又聞緝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緝不敢辯雖知極枉付之太息惟門逵能辯之

言往時緝事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緝者之實虛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以程信爲刑部侍郎○南雄知府劉實卒

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虜酋孛來寇延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者爲恩惠收以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敗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内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欽偽 上幸南京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 朝北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間誘殺孫鏜等就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曉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後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城欽合番漢兵五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鎮守衛指揮逯杲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亭侯劉安執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覺變不開欽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將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邀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太監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鏜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溺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嘗欽友也先是見欽驕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誅反凡戚親誅家惟賀三老獲免

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忠愍○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寡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治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諒賊者哉上師猶誅如狐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間吉祥爲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虧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色梟獮群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

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輿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
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卹開言路
按先是李賢上言曹賊就擒非小變也宜詔天下一切
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
開言路者蓋臣下不肯進言者有設諫之木
者或進之使言或設下言之刑以禦之故諫言者或進
與之奧賞勞之費用之以勸其賢然後臣下始肯
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得失與朝政之得失與天
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賢否而已皆是有益於國
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於己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
得罪焉
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捨小過采其言惟恐不
得聞其失也惟邪佞之臣恐其陰私已必欲塞之以肆其
所為莫敢誰何由是袞宗故於是大惡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古有石亨張軏楊善等賞為之令可與部書
內開列先是自天順初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
由是權奸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至以為言乃降

此詔兵路始開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
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　其薦欽
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虎撒哈刺難
諸勳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貌
有福如昔人所謂福將云○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
卿
按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
因留一書與之乃識命法也于是研精於卜公卿爭貴
多奇中　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
進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彩幣及不次
方謀召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奚
休宋郊期復辟與金盛佑等及徐有貞師親乾象合　上
親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
部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
勿負國家宜以身上謝則自求多福又欲諭曰尊翁碑
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
也欽乃釋王李二公而逆事平　上聞甚壯之
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
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
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
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
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
洶洶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從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辭

所束金帶贈之遂公二
事忠義凜然一時辭儀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潁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
圍潁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冬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按河套週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
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
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統萬
城之所據以為關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外
元東勝州有受降城之東西中三受降城在河外而鎮
外元東勝州有司處道河外居延北
綏無事正統以後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邊時鎮守
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沿邊之營堡望城堡列營
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防之列營積糧以遏寇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
人以為卿等逆知河套所在入居其地恐以漸犯不能

山沒遂爲邊境
剝虜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歛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
可如此且如吉祥並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
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
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
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皇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令天下生員
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
五十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按祖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卒老牖下不
使天下有遺才之嘆也近日濟因洪武永樂間人士之
途科举有定額歲貢有常格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
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之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其
近因言者慨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
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太監等名目於科貢之
外別開選徑遂致人才數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
若徑衰老乃選用衰老之人皆非治道布滿天下而
欲事理難矣

壬午　上御文華殿

正月癸酉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遜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
始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
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
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
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朶顏諸
戎時竊邊郡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
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遂有是命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
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識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
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聲賊在

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
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
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粮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
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粮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
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
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
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
之○調知鎭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
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

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鵠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嗚呼姚燧比劉敢有造泥人調人首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之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御異教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illegible]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觀在今用存[illegible]聖[illegible]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按丘文莊此議與程敏政議不約而同至嘉靖中聖明毅然灼見千古之非始詔天下文廟盡撤泥像易以木主數百年夷教一旦盡革稱其祖武二臣之議若啓其機耶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擬勑選妃朝罷　上召李賢曰石瑁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瑄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瑄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而美瑄之當陞[illegible]

未[illegible]國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illegible]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按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哀慟居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爲之流涕已而奉柩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黃懋聞其文奇之召見衣敝陋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之贈新衣不受又以葺理學舍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大宇得賑補學諸生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明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兼侍講入內閣學士翰林學士書用事知敬一原新衣奉侍日行將爲公勇衛士原不重脩大明一統志竟遇[illegible]以憂去遇景州故文之歸合塋奉[illegible]中寢[illegible]病逝家[illegible]卒得贈謚公在閣六年[illegible]不[illegible]州[illegible]約身無[illegible]謚惟賜衣數襲[illegible]分祿[illegible]宗[illegible]貧[illegible]若[illegible]公[illegible]家[illegible]隱過于老勤學晨夕不少閒于[illegible]應試中[illegible]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原與賢同在內閣賢達應酬原守正持事故齮齕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一通云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　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建曰按[illegible]于抑庵[illegible]歸嘉和自有數落花詩云最[illegible]可[illegible]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illegible]起[illegible]進士即入翰林爲侍從[illegible]餘[illegible]爲冢宰[illegible]年間一日不在羅巷之中晚年[illegible]八[illegible]五福矣乃備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于位乃爲不[illegible]部[illegible]之[illegible]內閣而出繼部事[illegible]之[illegible]橫而來何撒阿[illegible]之議[illegible]泰之[illegible]於私室也嗚呼[illegible]之義知[illegible]之[illegible]耶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

惠闕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復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逆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按正統六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徙北監土木之敗爲虜所縶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趨西日馬斃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覩其足踵藤棘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又達及閱尚書瑄當時亦以部爲虜從瀨承而還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所命自天數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

癸未　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

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聽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其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塞捒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吟難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illegible]

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擧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興言數奏若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遣際可考也大惟聲色不動兩議意者李閣歷既多而議見素定乃可以富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言言詳若享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彼嘯用直左右責任嚴誠甚至敢不書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然心之論遣蹤之謀例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與可謂萬世法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爲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旻爲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自笑曰此朕少年事欲

復后位號不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寓圃雜記　錢皇后素性孝謹繼無嗣息　英廟北狩每夜哀籲于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損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無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盡禮焉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六月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illegible]

八月禮部奏請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傳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濙廉節寡欲自奉澹薄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也莫與比然爲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國恤建文之難俛首土木之變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濙職司宗伯皆臨常阿順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連云

建曰王文當朝胡忠安皆累朝元老宿德重望天下仰之而彭惠安名臣錄乃不及者殆有深意焉然亦以德量有餘老成持重有餘而風節未著云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横恣

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討得以進言剔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採漆軍匠楊塤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彬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遍嗜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牽此無人證見不若請著衆官庭鞫我對衆盡言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照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黃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塤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士哉王使之奏今皆褒用之豈威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也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爲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謂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按王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提兵前後起總制三邊大膺鈇寄與胡虜數十戰多捷卒符爽利武職之稱

李賢爲門達所誣氣阻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九月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陳督歐信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二月以王槩爲大理卿○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分督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監趙永某勇營奉御郭達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愴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按我 朝自 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歲猶然迨 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覩 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王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踰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僞悉知之矣暨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先於 迺考其故如此此我 太祖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家以觀民情風俗及農桑之勞苦之事也著訓甚嚴萬世以 聖子神孫宜深念之

鄭曉曰 上天資英明沖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勵精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羣神加倍有官屬若衆嚴考察說提學祀宗儒謹英肯厲風憲輯康理文武將指宰執特從諫學務擇人久任尤惓惓論民間利病嘗北狩本爲社稷非徒幸已也復辟之後屢見物變敬天勤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憫念于岳進賢去邪益加明慎萬幾精嚴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諡恭讓念建文友愛景帝升遐治命宜 后妃禮分止殯御殉葬尤盛德事

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爲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遵所生母 周娘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非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遺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登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太孝之心則入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旨並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猶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焉是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緩者皆隱默不言惟李賢朝端

而彭時極力維其後猶主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
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召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

按溥松江華亭人舉進士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改溥為試卷溥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果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期內侍每來謁溥必延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大璫王綸者嘗受業于溥侍讀東宮至是求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綸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綸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綸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韓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逵掌詔獄
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
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逵欺罔
故縱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逵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逵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加李賢少保兼
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俱
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敎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
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獎舉
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柳潛爲翰林學士○計禮

總兵官寧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
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將中軍
督甘涼蘭華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
以並進追至駱駝山寫尒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
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
謚恭定

按富懷遠人剛正言不輕發然靜寡慾遇事敢爲能剋宮不少變氣節不讓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
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

宜遵舊制使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
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結交或
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托獄賣官擅作威
福令後不許內臣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
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
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孰有加于此哉
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漢之制以元相監宮中宋人論周漢之遠亦以官官備參宰相監察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琦公得以徵罰而議沿梁彥珪利渠懷射聽得以達于政事堂而必責之他可知矣

代而下剃蠶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寺不
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人不侔矣我 朝內侍之職過
唐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言之者罪
家信乎無有以周宋之事悟 宸聰者嗟夫
改工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及
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三
團營 ○
按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病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
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作章奏皆自爲之尤長
於吟咏有聯珠
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
諡文清
按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
其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

復性嘗日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必體而行
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若干卷藏
名言
按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諭內閣輔中
致其手楹見爲相位被歸建總推赤明時與對世學
吁有官居內閣無補挽壘昔人以爲美談
令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尤居其右也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孫鏜奉朝請
廿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
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
牛玉徇偏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從不得

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
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徽淵等以牛玉
罪重罰輕上疏謂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
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
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 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
俱謫州判官徽晉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既謫天下
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
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調
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
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
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
頭墾地四千餘頃收粗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
宣牛屯粮不在此數愚按我 朝
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革太平侯李瑾興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魏天順
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有功者今一切襲職非法意 上
念其父子殺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夤緣不
已李賢言于 上曰冒迎駕奪門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舍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衛于謙等官以雪幽
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
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並奔走回避駕擎門者及出使死制乞陞皆天順初迎駕陞賞職據奏言陞者俱革不准襲職 祖宗朝之典式嚴而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狂負朋串殆胃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
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二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
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數十年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皇莊田之

宮始此暴政[illegible]其後承[illegible]
時有建言請以兖缺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
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
在封號求勝于十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寢○擢真定
府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
按顒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illegible]謫知東鹿邑素[illegible]其來相承曰是嘗勸否[illegible]者其人不可犯也[illegible]至[illegible]爲[illegible]史畏而民安之[illegible]去[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相[illegible]請[illegible]任[illegible]用[illegible]争[illegible]訟多年不決者各來[illegible]人[illegible]民[illegible]州[illegible]落[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守甘肅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八終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合　庠生沈國元校正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彝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文宗彝後舉進士官至尚書亦奏雪其父之冤復官　賜贈及謚焉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為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耤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前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仕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執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山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斂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甲疏上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泰陵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待對近臣稱真給事中將欲大用之會憂歸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太監曹吉祥累遣人與相見尚書姚夔亦勸寧行寧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按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有惠政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揚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府撫臣

按宣宗考滿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是時東莞縣令吳中亦以忠政得歷惠州府知府如此仕者為得師不審縉紳為良吏又為得人官良之選耶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按時兩廣蠻獠大猖亂甚憂廷臣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　上初即位銳意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

言賊勢猖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
桀驁驁諸驕子愈恣慣愈噬非流血捷之啼不止爲今之
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
文武屬以討賊可新南廣寇而議將中惟都督趙輔材
畧可任乃推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
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
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征
勦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〇令凡問囚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日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俱罪俱遠謫寧令六科中救惜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御之會兵部請黃旹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荐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不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〇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慮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通之衆宜選良吏撫輯其亂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益儀者宜繞外民交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詳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按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傑尚氣節義所當爲僉往直
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扼
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擊
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
二十餘年至成化
末方卒謚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去〇弗提衛都督

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于畋獵有司即却之〇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府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

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
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俾免買賠庶不使
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
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
官

按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鄖縣吉與知縣王麒縣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聞吉死無以歸斂以所餘銀寄於其家僕爲責其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寧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合憲副夏朱丞來視之厲自稱朔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例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爾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顯垂以還官府幷表吉事忽仆地少頃婦甦

○命撫治南陽荊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
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糧稅○敕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
撫巡按官賑濟飢民○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給孔顏孟三氏學
印令三年通學行者一人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改庶吉士許禮觀政
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
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
不同惟廩給燈油筆墨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
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饌多
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修
爲事云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若輩
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
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
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
怒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
主事

按詞林記謂宜依　祖宗時故事入禁中肄業開承顧問上以儲材蓄德爲教則下必以涵養進修自勵不進人才造就而　君德貴輔亦倚賴焉不然其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　吉士于院閣

會饌悉在所設而法乃廢矣云回庶吉士敘齋居自由各消病齋餘稍食太官無寸補除停止勸懲皆緣呼天下事玩愒靡弛不承權輿之弊豈獨此哉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
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鬪
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
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行伍號爲土兵
原籍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
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四石以下者存四

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按處新房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建曰國初循舊制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殺無謂其友曰軍旅議撰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用已甚誠使常徭橫斂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名出一人為兵而裁免之以一邑計之率二十萬不當行者十二人千人單無歲食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兵一夕可立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此其故即兩兵下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步騎屯田制兵之遺法安邊議有制兵之除有因屯田制邊郡之意帖有同此意

二月遣行人祭故少保于謙○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覲塋○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月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

太監劉永成卒

按永成有軍功護欲封為伯彭時力爭之或曰宋宦官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憲宗成意與庭敬達之事遂寢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恤之聰奏借漕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并與之種○都督趙輔

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illegible]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師　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廣發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伐虢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瓊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又何疑于困哉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荔浦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洞險阻叠嶂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殲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為遣將西出雷廉高廉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湖廣寢安雍等之功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其出有成功

按韓公雍[illegible]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請調發用
給廩餼下程柴薪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
廣省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揷官營房住當用稍昔狱
青破儂智高于崑崙關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韓雍破猺
此意蓋亦用兵之策也王令其遣輒聚處則除夷性猶
存不無傲悍難馴之患亦在于有司者善為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韓雍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疵一子錦衣衛所鎮撫其
餘陞賞有差〇置武靖州〇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
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
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遊賊屢為邊患近有
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鼓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
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

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
顆樹起至鈴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鹼石
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
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
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
土平漫難守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
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
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尋總兵曾銑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北諸營堡盛為備考論之將官故老猶皆記
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復于後套其
討蓋不出此怡乎垂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
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為處置　上從禮
部議勿許〇延安知府王鑑奏神木府谷等縣俱以至安
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
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命撫按分巡等官時常
行邊禁革奸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真惻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
遂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祭謁撫按往返動一二
千里歲月幾何尚有工夫及此哉今之當
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蘇為之所也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乩加思蘭侵掠忠順王
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
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四月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〇召大
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
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
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
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伏勦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

傅議進兵搜剿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逐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

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將謂後成風聽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得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葬襄事林興即促賢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攻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文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亦默討遂遽乞[illegible]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爲難既出而士論益榮之

按黃人萃言貴人則明怨已則善此古今天下通患也李南陽當請楊文貞于本朝爲臣學願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彼論再三申救后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豈謂南陽之得君行政三揚之後一人然後年因諸言而擬馬季方械資文非後世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讀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難生已復官論斯言也則公論炎炎掩圖執訓光是大臣遺父毋喪奪情起復者非止皆是天順中有給事中吾毅奏喪後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雖聞有奪情起復者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

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擒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幷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已而永瘥領兵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前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竹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通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僭行旅將領英多獲賊斯推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伯圭

伯加圭太子少保○勑陜西廵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
信協謀征剿河套
七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整飭邊備左都
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
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于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
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
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衅非厚往薄來之意
人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
不王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勑

戒邊臣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
起邊釁從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
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八月邢讓爲國子祭酒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時復
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
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三
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

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畊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
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
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
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
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
趨今尋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
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
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頂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
塔白落城堡移出龍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
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

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崖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
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
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三十里築墩臺一座共
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嘹北面沿邊一帶
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
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
策應可以遏寇軍威矣
按斯地營堡墩臺雖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
平地當事者自謂遣騎報捉獻人首之外一籌莫展職

者詐綫緊頸之心而委任精力則實有限言之皆府漫不為意來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刺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咎三帖木兒等

入貢

按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皆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日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於是三衛木兒以待雜不平形於言逼事官之對於上書服罪待以本等禮待之遂撫其毋混引然夷使毋得四十人必從大同入朝廷待以一意數待萬世好虜大爆哉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按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七恭選監政練達時務裕應初請減浮官月俸又太學景泰中上疏十策錄樂虜張策上人君鑑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三十萬賑山東饑民與覓郎江南北大水又所盡籌邊策萬用耿野

皇明資治通紀 八 卷之十九 十五

年王李程姚嘗自許頗為諸大吏文武皆稱太人維初遺曹氏之奸繼權門之議然身未危而上亦悔悟之茂陵初位請出宮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朝宮禁甚嚴內外啓閉內飭積不得妄費遊有常所毋起離宮賜有常度毋啓倖途種種皆名言議發時之賢相也但正當微淵終身棄置而有情於復讀雖羅倫則未免下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為雖微之使令賢敗依治復能一疏大節凜然或謂晚節稍沸遜則君子未盡信也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追封董

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上杭賊起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暴致仕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鐫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爲

遵守從之○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壓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按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

皇明資治通紀 八 卷之十九 十六

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人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那舖賊恃險拒敵旋復下遏居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却據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時與後四川雲南軍負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餘級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大磨二洞洞據險不可入益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十二鎮賊乘漢渡撲誚人大捷請於瀘州衛渡都舖控諸蠻分山都掌設縣隸不宜若部更大壩爲太平川步長官司轄暴素論功未下堂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孫一人以世其祿俾棟于諸司職事凡職官子孫廕叙正一品子于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叙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

若乃得錄廢于是我朝但予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嗣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司習學再試故恩薄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官品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吏自有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彧爲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瑄璡瑛彧子璁瑨皆受錦衣衞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

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儆爲所以懲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勑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按翺爲人端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斬房門無私謁權勢將托嫌而拒之故人民而不怨屢遭變故無動處予思譬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敎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杲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評事

按杲爲行人司司副先是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杲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或出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在張燈火爲樂哉況北虜毛里孩窺伺間歲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三月數千里民不聊生共彼災傷庶所尤未易悉恩宜將燈火之事一

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燈費以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開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上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兩宮其孝豈有大于此哉蓋懋等也奏入忤旨廷杖之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能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也永樂初以征蠻下三千騎兵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銃火器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銃礮征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聯操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化初復罷至是復選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團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

處張成勇營名創坐營把總等官與之精選出行手量
須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舊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
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並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
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
班更番營操此營制度之大略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壽與真定武強縣
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
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疏曰山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
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
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
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
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
道交章救之得釋尤定詔以諭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
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按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太祖高皇帝立國除寇天下官民田土識嵌流遷具有
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書方許墾永
不起科　宣宗皇帝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
瘠薄之地葭葦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年之
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年亦有荒棄之患所以
望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
雖有水旱災傷之苦而差役不致民生不
承食矣河近年以來權倖設置莊田不知民間
知一瀕宗制度姦豪獄民假獻撥奪之害若不
州縣人民率多開墾承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奪
為內臣莊田之假挾制而恒產盡歸于勢豪
豪權勢恃強仍侵不止至于民窮盜起
行令巡撫官親詣勘究查明侵占之弊
詔下清理

氣衰□苦白晝無□則晨聚□□於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
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為害不可勝言
若王氏鏊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大江南北不可行
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
己田於此畧倣井田之法為溝塍畝
澮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愈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韶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

按景東廣東東莞人初任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
泰中奉勑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
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
府知府民苦饑發倉賑之或謂宜上聞丘濬曰非請日
待請而發遲矣活者多矣奚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
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
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詛不請計畝起耗歲重增一輕民便之
又因版籍白馬湖歲壓不入湖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
利九載薦擢山東布政
使遂再轉副都巡撫

按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諸曹亦循資然後遷績成而起
能鼓其集大故不擾于往況易加吾鄉先達彭公韶初論
守鄉興者未年者制民之致儆擾漸遼東者十二年尊
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觀近日無定而遷如傳舍起自諸
籍若光祿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其舉遷
皆有矣若此從茲遞化廢進之圖鄉望庶民和國之益
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
學一二千石十人論斯言也古今同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
絛等物事覺伏誅○荊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
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
一時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

淳其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駕北狩　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
郕王監國又來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以陛下為皇太

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俱礙至天順以是正名
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旨仿以昊正
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尚諱
言之王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尊居
天子之位乃皇大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皇親王爲天
子郕之時所立皇之太子也將何爲哉若曰上少國四
方多事郕王之時郕實有功之際敢何不遂王國既已
從若門祚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皆在王國之天
諸親何有元宗分郕宗

是年乩思蘭寇大同平胡將軍撫寧侯朱永率師禦却之
○林聰爲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刑部右侍
郎○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按選先處按江西肅寮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論有正
勵正禮則先領冠婚喪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舉行
訓生徒一正丁身行以變化諸所行不居官者皆
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條行諸視聞旅館指經營
朔望洋洋然翼也比夜入齋館獨如在其上伊吾之聲
錯然選時以二燈前導肖者之羣士争皆前後三十章
諸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從儀之咸得與鬼不遇也
諸生一本于理學士風酬然昭雅熟居喪吳中猶務崇
餘開選至成其下祭
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草○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
按冕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陞武職至是自陳乞改文職上從之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
等處流民

四月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御
史謝文祥交章請改陳文莊靖謚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
當時如何不言而於沒後始言不允
按文天性陰忌羅倫之論文有力焉既卒士人有爲誄
文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觀此
其爲人可知矣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固原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
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編爲軍丞毛里孩內
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所從虜來時因掠藏
庫過甚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

撫馮傑復遣索各土遊騎殺掠士遊怨之游巴流紆城
及靖不城不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北懸崖
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還謝揣
撫承端申登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登敗之都御
進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巡撫都
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副總兵廣義伯吳琮提
督都御史王鉞參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
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備遽發兵至唐兵直趨石城軍
士勞困鐵騎為賊所襲官軍
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吉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輕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敢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損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歡於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者謂　周太后也上雖不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上本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有礙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歡呼萬歲而退

按此舉禮幾失而幸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皇曲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為萬世法矣憲宗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使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此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爵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沮格在位遂利致與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

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以旱災免江西湖
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糧子粒○上遣太監鄭
同翟安冊封朝鮮世子李珖為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
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
兄宗族皆在其地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託
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
臣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巡按雲南
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聞有
疾乞仍留鎮守上諭鄙之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
詔答之
按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
智善媚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
英掌其宮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
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寵震
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浩
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恥希進者
羣趨其門彭時因彗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
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為至急況今年過四
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
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
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普舍其舊而新是圖務
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衆
異息矣又曰賢人才宜俯自
察者不可專委近幸　上嘉納焉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曰正家
之法二曰馭宦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
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上納之
奏畧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
掃台垣人心惴惴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
而參貳者外間籍聞　陛下於中宮疏有參貳之者姚
奏嘗以為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昨聞其聽將及
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壽難息深而禍
甚近權席難發而懸災甚者　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
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憎一之所
又言民困日急吝賑日豐剝裹流民所在被殺人心搖
賊乞罷徵發之務停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
僧徒過於信待而西番剌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

賚隆厚出來慶屬等服金吾乞悉行裁革仍勅寺觀不
得請建額修齋又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
塡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
礦場採辦悉宜停止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
置其餘所司
即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衆議
言曰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甘京等處
種類蕃衍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
恤是以流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寇酋已里孩
去還不遠寧無豪計且兵荒之後民窮資乏勅有司
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
達中年高有識者一員　上恩威論以禍福使之各率其
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處足歡動其心消其患
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能寬往來宜府大同其消叵測
萬一有變驚擾內地意其有可取者二其長退方
號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
一也自恃強衆循吞諸部患滿盈兵驕者二驟不
息人馬疲勞二也此來邊報見熟烟火有一二百里者

自三五十里者散遂水草兵力單分已低矣今逆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直抵大同各一萬命三千人統以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潛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營破之必矣昔李晴以騎兵千卒夜突擊大衆我今宜及其未覺乘其舉為之所懲瞑則潛方畏欲守則節兵力毋孫懋文移致談大計詳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將帥務守只宜戒嚴以備 上是兵議

薛應旂曰成化間陛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竟不行後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照名上表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引咎宥之○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給事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謫誠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按商文毅此舉李文達視之有愧多矣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陷潛退保石城官軍圍原分兵塞六路圍之賊雖荷洋溝而塹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持勇自領鋭卒登山仰攻賊拒戰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遂退項忠即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遂益新嗣完忠與益賊罹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冀節登議以滿四驍勇恐非出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為憂衛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滿天今師臨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擣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 朝廷尚慮師老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陣無補時兵部乘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太監劉永率京軍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議務乃行劉永忠知賊可平遂其議 皇上赦止之 敕旨令姑整軍勿行得報啓行會忠部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日前者賊若西出攻劫誠可賊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所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成化彭時因勢竪款特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須忠堅往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窮水盡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漸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為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登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寇潰走務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徒平而延綏參將報北虜入河套忠奏于是諸將軍馬悉撤回源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畢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以堅于石城下者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衆所甘心豈論常之後項彙衆坐困殄逆之績不下于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議明執亦不愧于魏相充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或違不殄而與虜連兵誠可憂懼京畿雖從徙費餉給增兵擾動搖人心耳于事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于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變燬歲抄曰我朝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庶人
尤諳務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
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詔書遵依禁奉
聖旨方實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非遺
也宣德正統間二揚用事勑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
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
無幾成化仍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
又有言其非正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
具闕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
也下是吏科給事中等各遍謂兩京人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
何事下官令吏部再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
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與故至
是吏部覆題以聞 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
中乃不欲朕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
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爲權者與其論乃知保舉良
法而揚文貞之徐見處然近日簡除推歸內閣吏部爲
本推據撫按皆不過路濟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
故中官傳奉人以爲恥然則用人
出于至公其必上下而成泰乎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場閘

按正統初從御閘從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諸處爲閘
閘俾帶舟由京口出江最爲便利自景泰間壩閘漸廢
以致水道淺澁有議從孟瀆出江者因迫海岸艱
舟多覆溺且鹽盜因之出沒天順已卯巡撫崔恭奏請
從開挑故道增置九閘至是
賁妻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
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卻虛名
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
訪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
賦役 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仁和縣故民邵霜紳妻孫
氏弟綰纓妻黃氏貞節

按巡按福建御史徐栄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
上杭縣紳兄弟興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嫡
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
曰幸存殘喘過河人人家可從賊信從之行二婦附姑
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濁淚各抱兒行至險路迸
俱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按我朝置中書舍人録綸命書寫誥勅在 朝廷近
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歷陞亦異後
來有由勲舊録用者有由技術乞恩援例者俱以白丁
冒居清秩而名器褻矣至是當路以爲言 上命吏
部遵永樂宣德舊例定陞進之格科甲出身
者陞員外主事其雜流陞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己丑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
歲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
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

按秉剛介不阿人意朝士皆進者皆嫉之人以天下
康戡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親言書判四事律
之四有三焉者爲上四有二焉者爲中四有一焉者冠
帶閑家人皆怨爲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
之謂秉太子少保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爲之不恭
作詩送之有云道自無三黜怕直臣又見一番踈之句
天下傳
誦焉

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轉左侍郎調禮部
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
茂畜牧蕃滋納爲土達巢穴亦爲出沒守城堆口宗

若干項寧夏地方多承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
爲變簽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簽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
尚書
建印愚當因張挺撫事問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自概
焉當公觸奏議謂自陝西等爲邊墻塞爲溝渠尋春漢
故迹修復馬邊墻外則溝渠內深渠資灌溉外禦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十務一請去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
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饋運自然儲蓄備禦謀國者
村不拔其迹行之而徒令邊上終歲脫巾殺敵僕于
米珠掌桂也又按九邊通議黃河自然州而上至銀
徙近境春初抄木皆可行則若沿河州縣收役本色水
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按唐書唐高祖特突厥
盜邊市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
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
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令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
舩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
大江所謂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閱古今訂讀遺跡則

黃河不惟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捍虜方冊照
然奈何徒能行於古而不能行于今徒付之話言而不
能見諸行事令志士往
抱恨于千載之下乎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瑢言事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
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
錢而閣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
多者許州縣運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瑢又言臣觀
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
翰蛀蝕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
以致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堪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
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

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
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所以
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
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
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
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按安四川眉州人號䝉昭頑眉目如刻爲外若寬恕長
者而內深刻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
永昌之兒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
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卒安在內閣無學術惟
以彌縫貪黷爲事諂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

朝士無問賢不肖一兩右
內援者則揭之用焉
鹽賊錢原斜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
董寬討禽之
四月正一眞人張元吉有罪擬斬候決○御用監左監丞
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
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在外娶妻
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爲
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爲刑部左侍
郎先是寧夏城背山築鎣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

無益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此下財用不至兩竭內外之弊奠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薛應旂曰當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戸通同本院官吏潜役價值將善藥材撞抄庇直內庫而已出損貴多安得如李瑢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督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强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還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弘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俞僉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朔聖夫人劉氏屡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强武邑

二縣地共六百餘項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項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業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按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迎遞對客揮毫運思稿不易稿成化初入叔閣析疑義指古訓或日咏百詩一揮九劉倚庄滾遊頃拃介叔發北不窮止泉擲逝時或十事敵懷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溜法語耿歌節義不獨長于文已也卒年六十一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亍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武强武邑二縣空閒洵地事下戶部主事蔵臣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没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項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部臣琮覆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簡命大臣兼制兩廣節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粮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揀儞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是年興化知府岳正南京翰林修撰羅倫並致仕○丘濬爲翰林學

王恕爲南京刑部侍郎○徵士吳與弼卒○贈故國子祭

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充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二月禁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毋得隱匿身人

三月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霾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免直隸蘇松常鎮池寧去年秋粮○

編修陳音奏言異端蠹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乞降佛子法王眞人位號併詩建寺觀者悉置于法不從○以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粮稅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其地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板先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粮餉爲今之計誠莫若遴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敕該部每歲秋初遣軍事一員督軍計辦粮草事竣還京繳

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警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粮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粮料并銀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粮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非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粮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它省別用措置從之○罷會官保舉○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

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粟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滄海沮洳之壤也每
歲霖雨輒泛溢爲害論者往古有轉移之策焉畧具于
後嘉靖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南皆窪下北患慶雲一
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粱土膏北方沃饒
宜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徵募[illegible]作田如法
耕種其高下或蓄瀦或叢木或築圩以爲田仍[illegible]
若孝弟力田之科[illegible]家擧田[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官
千家者亦如之將勸[illegible]課有法不[illegible]遷[illegible]加此[illegible]其
三四年後必有成效之積矣[illegible]足[illegible]大[illegible]無不足[illegible]之
畫部歲漕之數可省矣京師之遺莫先于此啓事[illegible]
亦言臣嘗訪邊[illegible]自[illegible]定至平涼州近邊之
境皆有山源之泉[illegible]非人不知[illegible]補反以爲害若能[illegible]
選守令勸民農[illegible]以[illegible]浚[illegible]以[illegible]溉[illegible]
之堤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或爲遇之[illegible]限[illegible]不[illegible]張
驛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illegible]非徒[illegible]
而無[illegible]一參諸代已試之成效[illegible]太學[illegible]義[illegible]所載[illegible]

漢懲何武距營田河北之事及元脫脫說請以分司農司總
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邊剩地不煩海運京師足食總
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贊化育之第一
義尚何水旱
之足憂乎

建佛閣於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
嗷嗷待餔荆襄流民强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
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
命亟巳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
氏出先是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旣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
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
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蔣越節師
巡邊平崖寨州擒達四千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
史又于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級遂進右都御史
九月舉被黜堪用官員○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
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幷各府部運粳米
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

民船帶磚納鈔兼過水閘守閘又爲運軍拔遞及抵楊村
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貧貸請
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
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粳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
其脚價以補其數議上　詔可

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
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合濕再歲之支
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聲崎阻糧少
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于是反諜語之曰汝
虜恃林爾汝不見中國匠斲木翟乎遣鷙卒持器使入斲

之林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
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大以爲然秋發餉實鉄嶺三
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悅選將調兵遣大將旗鼓出遼
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
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
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
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止許子與孫承襲尋復令納粟
招軍歷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陵讚爵賣官巳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
國家武職巳失則冗濫又復行此不可爲後世法矣近
嘉靖中亦有納銀承襲三輩
之令其亦伍十步百步之間與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眞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勑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毛里孩乜烈怨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是年浙江布政使張清罷◎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按清四川巴縣人由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本縣應選非容予罪御酉肉人監爲壽莱張鈍法太監人又謂之投張洆係舍縣消一說之以鈴像同像多不堪竟致似老疾去人多惜之○瑄鳳翔人由瀏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也駕北狩貿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啓瑄由水竇下御卻出瑞咽明進膳羞乾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等還山西叅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今職賜二品服成化初因罝其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乃乞休至是卒瑄貧於少文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于邊務惜不能究其用云

辛卯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勑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飢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粮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運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矣至今爲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若勞軍之爲愈也蓋服粟官軍承平驕倫無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矣自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易也

命彭武伯楊信率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西邊患輔臣有請與十有之師以楊信爲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險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　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令刑部侍郎曾翬都御史滕昭巡視

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飢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廉勤分與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進忠左都御史

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遣人齎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

三月有星孛于天田○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以度費不謹遂坐侵匿之罪時人冤之○設江

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官屬於直隸太平荊州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

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救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詔京城外置漏澤園○命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

六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

按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剏塋祭葬以遺書從之賜謚文靖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暑遽薨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于是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逐一踏勘

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同奏命下所司擇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旣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皁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等所傳

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誚爲所詆傳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皁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洶洶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建曰按此條出尹閣老直所記尹又云予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即扣頭呼萬歲不使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厚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

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願也不得面議而錄事於中
官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爲勝于面對此豈所
正有識之言而尹塞齋乃以爲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
呼萬寶先爲之以阿諛宦者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
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譏萬首敎之耶不召見與宴與中
官相表裏爲之而彭商坐爲所困矣顯至王直用事彭
雖商去而萬安 誼愈附權內閣垂二十年則以能阿
順宦者而爲之表裏之效也成化之治所以不就大率
爲萬安所
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爲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

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建曰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
土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
河南之州尤者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
麥然圖經記謂其時腹中大飢議民入其中采舌者甚
衆踐年發復業尤當謂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罷去得
耕牧套內蓋以根本間羅之利地方富庶爾維鎮馬此
數言鑿鑿皆實驗議又諸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不之
究矣今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
套爲虜地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兵反
在其外爲不亦慎乎嗚呼趙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
于河北以絕虜南寇之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爲固以
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爲巢穴以爲關
隘無寧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是年懷寧侯孫鏜卒贈涞國公謚武敏子嗣侯

按鏜康勝州人永樂中以父蔭襲有戰功
後以奪門封伯後以殺曹欽進侯至是卒

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樊瑩爲監察御史○殺江西吉府知府許聰

按聽以凶暴致禍固宜但像此律不許覆奏
而乘夜行刑則中于閹人不能無議云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勑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猾黠宜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謝其涼莊浪臨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麻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駝馬芻粮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

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能遣休
息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
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擢陜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
築邊牆設衛學兼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
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是歲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木城也禎始
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
廣榆林城并三十六營堡請書於中人有伍籍龍落
若及置諸倚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盡榆林徵又驛俊
子築教之請者請與學立官師爲弟子員從初不皆藝
迺乃求種教稼自是蕃果與內地等凡內邊瓘地皆墾

爲屯田歲得數萬石又相度邊地尋徙行數十里晝得
形勢上疏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
綏居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
始渡河來犯邊守臣以于綠邊沿界築劉墩諭林諸邊
營堡分兵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
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
來犯邊搶掠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中國中
自是虜頓居內而長期也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
帶修塹寨空處築堡以其舊界爲一帶多向山崖宜
休屯形險地勢或劃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
邊墻之上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岩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
袤一千七百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崇堂比不絕人于
中空瞭望使知敵警以爲偵敵辟箭之所
凡爲墩臺一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凡兩月而功畢
凡邊墻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東來臨河等處千外
戰三百里虜輒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虜得
後延綏鎮徙于榆林子俊建議徙鎮榆林據塹山塹谷逐墩
移置榆溪河李之口凡千餘里要害處皆據內地遂吏
焚燒少邊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
熾有團聚之利遂爲一方富庶稱雄鎮焉

許應府曰自圭觀奏之策王越班遲不行而余子俊修
築邊墻之議先後相躍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壞邊
處實未嘗有堆劃削設險之法幾可行耳邊臣屢次
築端爲請朝延屢發帑金韓繼相繼至今迄無一人敢
言邊墻之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泰等長城今且
半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
難與言也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
爲父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科給事中梁璟等
言項者荊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旧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
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

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
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
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
五月陜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
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二級令當先殺
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六月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按瑜浙江鄞縣人久歷法曹爲刑部屬十餘年有聲由
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右布政以李賢薦復超陞
爲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于法令諳習國家典故學術
究獄詳平恤刑門達指寵作威弘農衛卒證指揮李彬

謀及事下違物議違鍛鍊以爲反形已具洎會審論獄明其冤違怨語欲論臣游可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
故枉人以族誅之罪耶違詞詘命欲出冤者上不聽止
詐形而免其妻子違暴[illegible]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諫于上
論曰違違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詘無罪然視紀綱爲
順則有間矣違卒不得死論平怨冤厚頼此至是以疾
謝事歸

北虜寇臨洮鞏昌延綏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寧州深入固原及奸木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還伏驚遁盡弃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

請追寢前命以愼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九月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漂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歲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走民困於供億萬一奸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日久宜勅守備秦貴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接境淮安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扇拢馱負貿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根劄課顏料艸束俱令勿徵邊官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

按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夔性[illegible]山立議論[illegible]
[illegible]然才偉慶遇事立斷[illegible]後進振拔[illegible]留意所交識
不輕許[illegible]在朝多名奏[illegible]千[illegible]后[illegible]力去[illegible]
衛[illegible]之議率百官哭諫竟得從[illegible]太[illegible]生平[illegible]云

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爲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以越累率兵戰下斬獲

甚賊數多故也○擢彭華爲翰林學士[illegible]

按華江西安福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年友[illegible]
其國勢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用人賢[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知[illegible]今[illegible]謀[illegible]
親書當道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權門而得之[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可信[illegible]
官者悉[illegible]自守[illegible]不能不[illegible]
是之時[illegible]以[illegible]身以[illegible]
[illegible]者可知也[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合者[illegible]小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小[illegible]
[illegible]
不法君子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
經[illegible]

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使所望於陛下也
尊兄少保先生資兼圖鈞由人有示敢冊及予可不預
處而決
圖之耶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衅合劾
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
發于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榜訊之王詔指
首曰臣等愚陋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
之○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
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

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
復入檢如是者三日冰料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
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
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瑤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
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甚忠聳然降位對大夏而謝之指其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
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

不能推之于治國哉　上親覽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勿去
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四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
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麥稿民不聊生山東地方忽晦黑如夜乞詔近侍講究弭
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從之○司禮太
監沈繪下獄
繪特寵驕恣後見疏斥常懷怨望奉御覓用致其私造軍器家僮演習以爾不慎有畏斥者遂其平日交內密金銀器物等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奭時掖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覆實論斬廣致其黨二十一人送司法監奏請處治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悉狗司徵海康貢殺將遂海康民其郡實其弟金童挈家避寇斬升之新會北于銘家寓舍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姿色美遂欲犯之不從三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而舁舍擲於江中時江濱民聞適安聞金童呼聲救不果銘婦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尸浮銘門爲莊氏出見識其爲人尸哭視之所殺究然得銘謀殺狀驗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勿汝予水卽自投水隨夫屍焉三尸隨潮上下泛先後銘門與康李達春買棺殮葬銘夜掘發其尸棄之大家吳祁自外婦得弟尸于海乃訴于官猖生李縣李黨及關道安等李連莊氏節義於十人哭訶章上之銘狗坐刑部覆外憑俊特爲具奏　上令有司卽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達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宜遣揚宣論布司卽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旌可垂于永久詔可
丙戌進商輅萬安戶禮部尚書○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卒

○起復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
事
六月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南京參贊機務尚書程信致仕○勑遣都督同知李
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時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illegible]兵部言
哈密入西域諸夷咽要之地[illegible]而不救[illegible]亦力蒙
古[illegible]東[illegible]若[illegible]沙州[illegible]爲土魯番所滅則
我邊之藩籬[illegible]設使河套之虜不
退[illegible]中供億[illegible]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
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
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擒阿力令亦遣使
進貢因賜之勅使備通[illegible]新與可以散其[illegible]哈密
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
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九月以永平知府王璽奏重建伯夷叔齊廟賜額曰清節
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馭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
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
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勑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
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
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
縣湖廣漢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
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illegible]稱名
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多[illegible]擾之弊
勑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
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按我朝韃虜所以敢深入[illegible]肆然無忌者正以擁
軍罪重而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罰輕耳先朝此令
雖矣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以故至今
邊患有加無已恐宜治步更嚴備邊條尤詳之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二月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處水旱故
也○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鼎略曰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
宜以備采擇其一曰陝西入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
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行事不
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

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近年軍法不行爲將者擁
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
官軍勤敵間有克捷或與虜衆寡不敵素隊怯弱惟土兵
驍勇而邊將多假奉其功[illegible]多得其功宜立法召募特加
優䘏有功不得[illegible]則士兵勇而[illegible]矣其四
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蔽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
有失機多端罪于下邊備日廢其五曰古之爲將者
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億勞人于千里
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
邊墻自[illegible]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
築旋傾
竟入陰
甲午　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罷支運
爲改兌時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
兌與軍船名爲改兌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按盛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
家敎孝友莅官清愼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
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
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
大用未
究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
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恍權幸士論殊不直
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
能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人內閣預機務○兵
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鉞馬文升余子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俊等怠于敵愾急于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
郎中張謹劾奏于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重加黜罰
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
已裁處不必再問　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
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粮鳳陽留守左等七
衞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粮武昌衡州常
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衞子粒
四月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役
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劾誠狎恩蠹政誥夤緣求進俱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
丞苗傾敏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
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
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乃與南京通政使蓋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
按槩字同節盧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習吏
事爲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寃詞天順初被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爲上白其寃還任尋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救荒全活甚衆後還大理卿出入十年
凡兩法司讞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例諳律比
者類多深刻爲名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
文切理倫要簡暢時
相傳錄類成卷篇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勑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
縣并蘇州衞子粒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復郕王帝號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
太監懷恩至内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勑諭文武羣臣曰褁者
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旣有年屬寢疾彌
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議構譖害　帝號　先帝尋

如誣枉深懷憮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
嗣　大統一紀于茲敎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按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眞有堯舜之德也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
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咸震百蠻百司悚慴于是
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
乞致仕歸

金時內費日侈督金漸之
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

十一場歲　民夫五十五萬有奇
水者無算僅得金二十五
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
金應用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九終

東莞陳　建著輯　檇李岳元聲訂　門人沈國元[illegible]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及今戶部尚書楊鼎俱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按時攝事閣中不有向平秋閣號泣爭慈懿禮抗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罔安公注及笄宜擬遍大監劉永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弊即引退出處之際明決如此蓋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

廉道南曰予觀何喬新記所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觀國史謂時審慎嚴密外和內剛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姪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按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議官稱為第一受知于　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回私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人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稱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云

四月欽天監官雲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illegible]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德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鎮江衛屯田子粒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漳州衛屯田子粒○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　上命窮理之○手勑禮部朕皇子年已六年尚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四字以進不稱旨　上親定睿名佑樘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見皇子于文華門

按皇太子孝宗[illegible]內宮藏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賜名徙宮大出從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察喜懼[illegible]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乃下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官上官名以英國公為首奏進[illegible]等忠愛但[illegible]重姑俟皇子年長[illegible]行之時[illegible]請皇子與母[illegible]處[illegible]則恐[illegible]未[illegible]獨對上[illegible]曰皇子聰明[illegible]本[illegible]大下歸心重以貴妃[illegible]保護恩[illegible]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illegible]

六月皇妃紀氏薨[illegible]淑妃從事言得諡贈
恭莊僖淑妃殯殮悉從厚禮[illegible]
時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
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誚黃賜張敏之俾得生見次日病
少間不復令入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
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無疑云
七月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時兩途監生各鼓一議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制納粟
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
監之先若仍按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逞驕
取之弊而科貢者不能無淹滯之嗟宜勅國子監于此
兩途酌其多寡分序
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成化十二年
正月王恕為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從都御史原傑議命
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設商南山陽
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
于鄖陽統治之
按成化初元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
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
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乘率
令老皆發戍邊衛當夏濕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
監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說略曰昔因讀前史地
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
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
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
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
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

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
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
時寇乃援洪謨說以上之上可為命右副都御史原
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
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于是大
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落皋令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
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
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
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
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
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
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
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
以為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
就下猶民之棄瘠而好德也果能從之導之豈皆盜耶設
若置立州縣篤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為撫摩其心俾
常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襄猶之土入貢于版籍之間反
覆蒼生安枕于高閭之下撫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鄧
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
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蒞堪代己任

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
入府州縣進[illegible]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illegible]
漢南諸郡縣之設[illegible]其不[illegible]
誠皆為立郡縣焉[illegible]山西陽城人
湖廣通志書鄖縣曰[illegible]以長山決谷土壤膄沃
物產富饒[illegible]以為食[illegible]天地自然
之利也利之所在[illegible]
開其所[illegible]
今置立州縣[illegible]
導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
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illegible]
民與州縣之稱實關國家[illegible]
有之而制置之術須不善[illegible]
割流民為患久矣[illegible]
漢此衆西晉流民[illegible]
責王彌[illegible]
遷[illegible]
皆不應于[illegible]
說守[illegible]

安集之效于蒸黎民采孚于休烈事之北周宜王承獄
尊美矣究一時明眞藏言推賢善圖安民之英謀河
寫世法
故著之

兵部尚書白圭卒謚恭敏

按圭眞定南宮人疑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
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人以故當時有嘆
酣不事事之譏一中貴請託不入令遊卒陰伺其短以
督之主察召四司官令戒飭僚吏而已竟不從請托嘗
典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
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

改刑部尚書項忠爲兵部尚書召鎭守大同右都御史董
方爲刑部尚書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鎭虜衛陽和高山
衛四儒學○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

口六十里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
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
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遂
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
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早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
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
整飭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奏畧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其分三路以備外虜廣
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
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
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開賊走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
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
兵從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横列河中下縣鐵
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堅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
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
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建玉皇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禮乃止○妖人李子
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踪跡詭異人物
俊秀無鬚類小宦嘗旅遊陝西遇一道士妄傳讖
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愚人入京寓綠孫寺住太監韋
舍其宅舍尊奉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入離宮
嘗入內或登萬歲山中窺視禁中想念御床上而莫之禁又而
錦衣衛官得其情不敢言者皆拜禮爲佛有非分之瀆
密言知之密二人於其中亦以投禱爲名動閭約
事以其獄具定廷坐事御白于太監黃賜奏
請捜捕果獲其黨追黃綱弟
妙寇等罪各有差黨皆伏誅

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朶顏
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朶顏非虜
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窺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
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
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徒量免五百人及雲南
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
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虜
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暖放遣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各

法司區處就近收附匪方逃在軍者仍照禁止義者[illegible]
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
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保邊情緊
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
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
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順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
年其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
首李公王令其子狄質等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
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

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
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
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陸
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從其編戶具籍復奏
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
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〇刑部
右侍郎林鶚卒
按鶚太平人歷事三朝儀言語淡于自未奸而秉禮志
切躬行事毋極其孝敬惟待下過嚴于交遊不苟諾世
稱篤行
君子云
十一月鑄略密衛印以舊印爲土酋所劫也

十二月調洪謨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〇耿裕爲祭酒
時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
萃成一書授之它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見之嘉歎〇副
都御史余子俊巡撫陝西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告
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〇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
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
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
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

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探以聞〇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〇
日本入貢
按南宮嶽署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
通中國其地瀕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蒞所欲則肆
行殺掠沿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
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可考於山東淮浙
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其後復委都指揮巡
視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
防範周且密矣奈何通未承久而弊法久而弛至嘉靖
二年倭夷宗設入貢沿途劫掠縱橫務求抵郡府道
令獻城關開門縱馬而走匿民家守臣乘衆而縱賊焚劫
以寧波門之鎮給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瀛[illegible]
設所領修奴不過百人餘人而寧紹等郡重與何[illegible]
萬令乃仍被攻掠至于[illegible]有日之以瀕之揭帆而去要[illegible]
無與爲敵尚請國有人乎甚可恨也概文[illegible]
請倭裝變詐而[illegible]將以[illegible]元
頭規年大和不當與之通[illegible]〇[illegible]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奠培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潘璟往勘多實至是
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
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多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
三之一仍下勅切責
及書報各王知之

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福建都指揮楊曄家

按先是曄殺人命事刑部錦衣衛官勘提曄逃
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璵家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
璵使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于直請曄東廠
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恐而嘗密約生人于指揮之
令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
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擒曄等鞫之搜得
一單簿送各當道賄物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
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曄所送黃白與

備嘗刑具加所謂琵琶者錦衣衛酷之刑每上琵琶骨節
皆解寸許折下如雨幾死復蘇如是者三妄供寄
在其叔士偉所直即令數校往兵部擒縛以來拷掠
如曄仍令數校縶男婦入士偉宅縛其妻孥僕至
廠訊責仍令押回追捜奏誣僞整勘答敲撲晝夜苦楚
追責不已家貲數天過者須湧數日曄竟死廠獄復追
瑛駐王謝縞及曄家貨財入口直京往還所過騷擾
甚有司畏其威勢假器曄父泰亦坐死于獄焉士

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司禮監事

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懼商輅率同僚
奏謂近日偵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
于汪直一人而汪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王瑛同
惡相濟擅作威福官校擒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
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
臣工各不安于其位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庶
民不安于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陛下之忠臣實懼焉
劉珝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文靖難之初專為緝訪謀
逆妖言大姦大惡之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
廠非舊制也[illegible]之後舉一指紛擾于國家安危關無非

小任乞革罷以安人心 上覽疏 謂曰用一內臣何遽
繫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
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韋瑛過惡 上怒即韋去
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構妖言事發斬于都市
人莫不
快之

時項忠具奏汪直草令武選郎中趙璧持赴尹旻請署名
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
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
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
王越遇劉珝劉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
專權納賄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
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珝

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果
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又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
邪越無以應○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賜與

按汪直初生廠士大夫無與往還者兵部都御史王越諂
之深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于途既過越覆遣謝曰直
不為禮越素爭之代忠復謝罷之直以是銜忠後擒給其
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復謝上覽疏言此非朝臣意
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教使也且申[illegible]
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辭請出南京[illegible]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illegible]

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
罷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illegible]

欲置之死忠廷辯愈厲詞氣剛直不能屈竟坐奪職爲民

名[illegible]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

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

時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錦衣千戶吳綬善求進直書禁發須知書直任之屬讞指揮韋瑛撫司東言總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用直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論罷異已者各自求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

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汪直

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

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浙

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擿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

廠獄○黜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章

校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

遂以罪坐之○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

錦衣獄○命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

停勾從清軍御史高山議也○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

子俊爲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

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

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禮部尚

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爲禮部尚書洪謨

嘗手製琢璣玉衡固以木代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

著有書經疑辯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

元疏[illegible]經書義五篇因初舊例也○太子太保

吏部[illegible]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爲

汪直所陷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掌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初越特爲汪直所知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爲越爲介私問黃賜香送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illegible]大恨既出遂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illegible]此時出下諸部所爲非一也[illegible]至此[illegible]時士風[illegible]此極矣[illegible]此今人有餘[illegible]日與斯人何[illegible]

君子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寧爲項襄毅之除名爲馬端肅之謫戍無爲王威寧尹同仁之含羞忍辱持祿固位夫以宮保之重冢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爲闒茸而不恥則亦何所不至面餘人人向何望焉嗚呼項馬二公余日謂矣去矣他日氷山見睍王尹次第斥逐獨不謂乎去乎而此一跪不可復伸百世之羞不可復贖孰若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堂堂博封名臣而馨風千載乎嗚呼富貴猶浮雲蓋棺乃定論一時得喪之草替何如汗青榮辱之無窮士君子處世慎之念之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

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illegible]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邊[illegible]時總太監[illegible]爲衛誼乃令所屬衛所有移文未經[illegible]覆請達者以軍法從事[illegible]代爲巡撫遼功外夷[illegible]貴遠方多事[illegible]

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參議金礦按察司僉事翁遜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能等俟再勘至日處分詔可

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備千戶三人私爍銀者能遂不奏請輒遣人捕拏之三人者懼其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訊以巨梃杖之死者一人弼使其屬以病報乃奏遂借醫竟其獄復以賄誣死者既而從弼以賄謀陷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下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勘得其實適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稱緩其事

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

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葉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君臭及戴縉吳綬皆為直心腹而學士劉珝為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遞達于　上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山西太原府民桑沖伏誅

按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魘魅迷之沖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沖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覺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捕七人者誅之

汪直請南京遣守備太監覃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差得朋嘗乘馬快船夾取私鹽毆傷巡檢事自往南捕械繫之經過兆陸巡河御史王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充淨軍

按震澤長語云先是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西廠命汪直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陷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測人以為黑眚之應也又按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猺種也從李從大古所繫猺民之后也黑眚之應徵而之彰矣

戊戌　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曾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擬時舉樸文以貴以考所對稍涉漬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太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談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必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莊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猶趨老伴令誦經而吉適至　東宮驟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經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此東宮出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爲承歡
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主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謹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視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檢制爲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與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益焉乎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也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按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嘗焚香告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爲御史有聲歷陞今職尚待正致爲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征閩盜既平勑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纔允勑從歸後數年卒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按倫嘗悅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太微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得交與作相爲賴有密薦夢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於隴畝不受饋遺客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賴歲累矣之傍舍子之北舉火甚已恐午亦嘯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
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太大感動得人嘗謂與諸君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則窮不取非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視一生與盡不盡之謂不容寬之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茶○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賊首
籠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遇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
天朝恭奉勑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蓄積埜絶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産寔多不足爲貴臣何所利而占奪其地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殄其宗祀誠恐
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絶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得還陲休息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　上下其奏于所司

六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是蕪湖乘傳給驛歷直隸兩浙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及抵福州稱有勑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旨者抑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按瑄豐城人以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宏
皇怒下獄減死謫戍二悅敗復職　上嘉其節陞案振竄陟本公蒞勤守五十載卒于官人咸惜未究其用云
八月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爲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

之
按先是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爲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官勘實 上宥其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酬猶估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避艱險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按繼宗知嘉興府有閹李能以賞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怒擊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請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爲宗秉明毅然廷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武遣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亟道太監不覚曰何無尊卑曰其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士亦責止行何害明旦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而去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冑封鄜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愉麥暹及其妻妾子孫斬之籍其家

按先是王有疾徇入問稱諸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殿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未問疾但以託之王竟卒 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廢而悔之細家以恐念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庶得其實刑部尚書懸等具狀覆奏 上曰周愉陰謀主使亂宗支凌逄虎及妻妾子俱斬冑并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出是夷益懼爲亂其酋剌萬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准襲宗令武職亦犯罪典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

己亥 成化十五年

春以去歲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其夏秋糧○太監劉恒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復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復設

建曰按先是各處鎮守太監革設多寡江西何日後司禮鑑提遂循襲至成化規天下十三布省無處無鎮守之設嗚呼正統中官之盛極矣今嘉靖 聖天子龍興獸然一切革罷不復設嗚呼何幸與何幸與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

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居滽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銜傳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夤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賊 上命馳勑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靈山蠻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家屬以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鉞度事勢經遂上嚴畏經弟毅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勞大兵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非議云

夏致仕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卒

六月逮整飭遼東邉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論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致會汪直亦來巡邉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飭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邉釁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邉

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論戍然文升所禁者寔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遐曰按焉林聰傳者謂聰再起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迎涉浮沉愚謂林莊敏境年擇汪直之擯而不能白文升之寃宜有以來浮沉之請矣溫謙案件固是美德然豈所宜施于權閹頑獄云汪直用事都神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所至都御史皆錫甲戎裝迎謁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馬過乃與及驛館則易小帽一撒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時效諛佻拜之禮一切不行時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世道至此可難可難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江朝宗下獄論戍謫官陳鉞素卿俸至是嗾汪直陷之遂并及朝宗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謚襄毅

按信河南人負才智以當世為己任正統末上疏劾從者失律追罪首禍薦衛薛瑄等人將命信拜疏城偕出禦寇皆功賞用景泰中條中興國本十事及惟廣學識捷藩夷寵天順中建議東甘有勞請戌化

撫平山猺掌瑕夷泰贊襄務蘇綱謨徽宣威勳泉賞叢文武之崇勳云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荅以南直隸大飢謂以歸諸公非直隸大水皆溥與薛其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都灸丈母脚蹋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

道者又欲求其處知乜乃謀于汪直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休

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邉警言賊皆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邉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若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恐不得已遣重臣往飭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能遂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為監軍便宜先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下廣寧

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廩數十年存積錢粮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滿督都可汗殺亂加思蘭○命徙延綏守邊營于中山坡

按余子俊巡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遷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沙鹵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此自邊白草城池三座皆可輕棄若曰空虛難守則宏是就馬鞍何以防守若曰邊遠不聚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遷前議與川合至是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家滲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以寨坐少水泉為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乎部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謚莊敏

按恭寬厚坦夷中無介帶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正不可奪柔而不貶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應時自居人知嚴憚

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副使以頌汪直得陞時論恥之

庚子　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按彼以復仇為辭掠數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男婦皆支解以割或從春火蒸以洩其忿摘掠生靈殘毀之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剿為賞盡即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賞下是撫無照然屯堡而撫此冒能費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米任攺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條考覈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深西廠事怨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善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

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强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科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

按髮棍爲物謂其陰女主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巽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跟隨以從　上…衣之此其應也

足時有嘉興舉子劉[illegible]得所撰述而江南諸士文[illegible]
誕飲晛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退我扣而夫子循存
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月幾回磨以此為江文莊所黜傚
遂終身不第江文莊之黜豪傑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也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埜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小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藩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坐刻今販行淵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實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定時并務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它端而益以雜用用其何以善後哉　[illegible]

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illegible]
已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還今日又當何如哉
世變江河
可勝慨嘆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illegible]撥民田萬頃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得占[illegible]

是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遼東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奏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二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審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

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上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illegible]

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故使大
直是時東撝懲于交阯之[illegible]與連禍
結於民厚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
未可知幸而本兵職公協力以止之豈非祖宗之靈
社稷之福斯世[illegible]
斯民之大幸與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illegible]州安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職方從[illegible]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迴遠四三大鎮此祖宗深意也[illegible]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皆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於至尊地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直以上知其應亦加敬焉不爲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十

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爲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 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汪鈺陞都督[illegible]書陞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以陳鉞爲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illegible]奇怪相高議不可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

辛丑 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

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疾實無能爲但我軍竊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湖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

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將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康公有威雖塗夷亦信服之永樂保靖二年拜都督曉以威福尋亦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趨遣而諭之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諸酋曰累歲苦寇使德宗并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典肩輿以示敬信爲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若德操賓問居極玩經史出入皆騎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郡不嘗私產金玉奇玩十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富之資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樽名皆爲子孫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者人那計得來○我 朝清廉正直前如山公雲蕊御王公信始所謂絕羣而性有者也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

按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賜及祖父母廕其二子一爲錦衣千戶一爲國子監生卒年八十四木工藝壽至此亦奇矣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三衛去年夏稅秋粮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右㮣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究撫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荒歉以疏濬河渠築堤以防水患從之

夏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頻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㑺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㵾等亦以為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璐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道侵犯邊境設有禁戢不遇者如例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

於張元吳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論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廢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 援擊賊

秋汾川王貢錝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騭孝順事實與之○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已言歷法失推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占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所步算天所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弟一章于有九年七閏之
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次一切
亡進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當稽定今奉令
差所司其看詳之間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
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
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
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
古今曆法但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令正已
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
司正罪詔下錦衣衛執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以禦虜寇○余子俊為戶部尚書○申嚴遼東馬市俊剋之禁○備安南○是年有宿州民妻王氏脅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 成化十八年

春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游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泄禁中語越譏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莊與陳鉞謀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内竊衣來者時崇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遂以其語語銘銘遂于内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虜酋亦思馬因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
因威寧海子之怨深遂虜大舉深入邊垣横遭荼毒野
有暴骨矣然功緣豪汪
王之罪于是乎不可逭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府郡邑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小戶恕初為之損益

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謫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内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珍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潛傷國本爲害反大也韶又劾内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市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言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謫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按彭韶憲何喬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謫廣州叩以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爲其所當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己獨爲之衆人遂以爲好名耳蕉好名何憂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僕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有安肯叩精衛闖于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聞承君責黜志完有云黜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求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謙力行其所當爲者求此世不我知後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確論深得朋友責善輔仁之道折衡公所以勵人如此其所向嚮從可知然豈壁立千仞氣象哉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寘敬斬臣于市

按臣初爲姦盜設壇號王府千戶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手或取人財物物不求輒自徊出衆咸神之傳見上上待爲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恣收索奇玩害民至蘇州命工鏤銀爲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悉括殆盡復拘錄諸生日課妖書不休賓獄罪諸生生忿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殺之敬及臣走避以與適尚書王恕以實聞至是數其罪惡大臣議奏乞誅之謂官戮二人乃至于錦衣獄敬戍臣斬首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慰奢同天之[illegible]

罷西廠時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劾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閣臣萬安亦以革去便遂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中外欣然○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迎逆遼東時奸貪欺罔倚汪直權充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二人論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謝昌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兒其罰削令鉞致仕儀閑住謝謫永平衛帶俸差操

秋以貢案來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按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

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煩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輩皆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益至是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至復上疏乞終養時太監梁芳素銜獻章言于上特授翰林檢討俾歸終養許俾從終養獻章不辭上疏懇乞即歸學者稱爲白沙先生

時號白沙學者名頭到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書爲指歸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詆譽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於

不問之老對曰孫孟子孫孟子給事中賀欽問白沙齋
論陳服郎解官歸執弟子禮上疏薦白沙宜任內閣添
大政既歸省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啓焉至一時
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皆北面焉其能
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
若何淑介齋蕭新若周葦渠瑛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
若羅整庵欽順若陳益庵與皆有明言皆其篤解愚于
學部通許亦已然之至書齋墳翰錄則誣詆已甚譏賞
相半未可盡信尚
論君子其許焉

刑部尚書林聰卒諡莊敏
按聰字季聰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王振罪狀石璟等奸
罪劾抑奎謙易儲大節光著驟佩晴尚多惠政及諸臨
章掌刑曹風裁凜然但其附馬文升構汪直所以來淨沉之譏云

賜顏氏廟戶〇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
等物從車兩丁夾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

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〇司
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聚軍舍孫霑前往
常州府取要藏江綃古書一部虛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
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〇庚戌金華
見于申〇遣少監孫端賚勅戒諭晉王皆巡撫等官奏
成王府奇濶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奸占樂婦王即拘慶成
并奇濶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和不能教子不
之遣數奇濶以前項罪惡降奇濶爲庶人
冬太監汪直有罪黜其黨威寧伯王越等
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

並除名爲民餘敗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
禍譴天下稟稟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于上前作
覔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
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大
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
時王鉞陳鉞結直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
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
鉞陳鉞也上微哂陳鉞是時鉞等劾直數罔弄
權謂黃與王越異謀黨緒等結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陛下繡又聽信陳鉞王越誣建州進貢夷
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帑藏以及府庫未及班師
夷人遂即報稱第只擒其屬官數等冒陞者數百人
獨有王鉞不得預此乃為朝所閣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
虜猾狗貪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
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
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勸致寇致使北狄積憤

招結醜類大入侵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
民横被鋒刃懼罹草在處騷歎之勞 九重霄旰憂
汪直等若罔知其罪尚可容恥伏乞將直等明正典
刑籍沒家產為姦臣黨國邊之戒
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議覆
奏逐直其黨黨斥皆盡中列莫不快之
按汪直黨之斥逐萌于阿丑之恢諧議者謂其有東方
朔諷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爲鑑者時保國公朱永
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
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
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耳上是憲廟密遣太
監尚銘密察之十倍兩師伽丁路邊給役旋化刑致
多類孟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
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問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
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問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
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問胡塗如今儘
去得上微哂而已按三代以時瞽誦詩百工獻藝
符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王丙丑頗令狀亦諫道
也
助

又按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猺獞也成化中內閣賢刑
事恩寧府汪直以像恩明宦從中而臣山東賊陷族戎
大僕卿希文守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江陰之潘
惡豈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宜審論此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請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師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為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
將敕內使驚敕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

為戰守備喬新復虜諜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
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
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
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蠔仁寇逼璽柴北中
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
呼厲將士曰今退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衆
爭奮決戰銳弩齊發冒矢突馳璽臂中流矢分左右救其
欽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為一營北
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擢
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參政

按大夏翔廣萃客人居職方久嘗焚其書時以數寇太
監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譏發于無端訓尚書皆侍宦
之時兵部有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
書黃一性見大夏畢難謝之卒不作史部又議以太僕
少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
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以我做時某事
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
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
可已恐人以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
使累官至大司馬嘗為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
也

建曰實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貪官今世幾人到念
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
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惡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
與劉東山略同大世俗恒情雖重內輕外至于府縣之
職尤不屑為二公乃欲為知府知縣而不可得
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未來成為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按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讀書至老不休賦性孤介遇
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
至于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沂王以
定國本忠節凜然為世所傳誦云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剌加卒于羊嶼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
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
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修治并賜祭從之○詔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參政時陝西饑時
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
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絕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
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

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求寵遂
玩引用方術以星錄異書爲名賄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
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四奴至有胝白除
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
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故芳
等譖而謫之○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冤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
至是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徃皆有勛績東人尤思
之

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

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懇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宜
其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
勅切責調直南京

按直初出使有司迎候不及輒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
泰者預餞具以侍候從者醉飽直心悅之至是從謫遼
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因卧公館孤燈熒然[illegible]至
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索食且曰吾非復前此[illegible]
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
足矣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越[illegible]
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
綬職俱爲民工部侍郎張頫致仕　上已出越直等[illegible]
示疏斥尋復謫直居南京遠發監李榮趣其行至[illegible]

爲勍其人非大姦巨惡[illegible]
職王僉監[illegible]府庫[illegible]排斥善良引用奸邪五擅作
威福驚疑人心六[illegible]納無籍[illegible]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八[illegible]挑[illegible]擅開邊釁詔降黜直等仍追奪越告券
云

九月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倚信兵部尚
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之言誣都御史牟俸請死且累翰
林學士江朝宗遠謫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
强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譴戍謫官給事中趙良
弼[illegible]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頖張鉞陳迪黎副使王齊

皆以附直[illegible]校遂係安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
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illegible]等
俱擢各[illegible]俸半年

十一月[illegible]監李榮傳陞僧錄司[illegible]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二月禮部奏湖廣武昌州民劉壽[illegible]等告[illegible]
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于本府所
陳[illegible]之家選用不許別及從之○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律斬之○吏科王𡔈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汎
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資緣而進伏乞一槩革黜
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
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
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
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按先是鄭時論梁芳彼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
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令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
無勑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
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因者餘尚未所而人
已傳快厭明大雪人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
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居不可
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
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
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
以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糗糒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齊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
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知相持過久彼將
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邊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
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
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其車營圖其二撞兵車
營圖其三撞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撞椿繩
營圖其具說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
以教士卒

建曰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昭然灼然
又按子俊為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難行不
可用所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撫右僉
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會勘降官有差以去年
大同失機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
儲巏等三百人 [illegible]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
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參贊機務○召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按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復循其蕪從餘民多橫水鋒鏑
及徒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撫恤火蓋因用兵以[illegible]
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說用兵得成其[illegible]
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芟夷令撫綏從撫各安
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許[illegible]
者賊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城征[illegible]
[illegible]

件云

業曰有國者之于寇賊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懲創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是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以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禦寇毒吾民矣可予天威既震百蠻既懾皆望之治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及前歲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輯徵即所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而各有攸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譏此後之爲政者尚鑒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按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憂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羈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讀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學謂佚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精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辨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止此耳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盡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畿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兼學士孫溥等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代之

按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羅織縉紳中外畏之賄債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畢趨其門惟湖廣按察使張現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之準廣東順德人爲人平恕清儉下令單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脅殺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遜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並謫遠州

按僧繼曉者始以淫貪敗誣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眞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薄蝕野蠶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死填路驅逐無從可爲痛哭而繼曉乃敢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以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無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賞辦爲名盜竊宗祖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鼠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郎并之徒亦皆竊心憾民之疾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并逮黻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降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

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從大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按是寺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興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皆失之矣萬安一輩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子然為朝廷鳴啄然非王三原及懷恩之力故幾乎不免可勝嘆哉

北虜大入遼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出野口時虜已從張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〇上言虜答遠遁邊輸益困請班師討之

[illegible]尚書余子俊與大學士劉珝書曰禍亂之萌不可數識[illegible][illegible]虜正統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懦怯不肯擒斬以威虜寇不入報張大以聞朝廷據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僨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姦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藏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退則虜來是虜得亟肆以撓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圖果何為乎使京軍疲于奔命而衛軍弱供餽須苟得無可慮乎閣下位兼師相身任天下之重苟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望賜採覽

令天下嚴實預備倉糧者劾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斂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非事事茂下周生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參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〇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假陳被恩以

來每存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〇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旨憂中書科[illegible]凡加太臣保傅皆賜勅獎之旻獨出傳奉與[illegible]獨長命前此未有也〇萬全右衛指揮章瑾依採[illegible]

按瑾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汪直[illegible]居萬全發送功以希太用後自擬[illegible]與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illegible]勒瑾捕獲德與等解以藏刑取其家貲[illegible]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章瑾罪當[illegible]謫戍[illegible]論罪宜者皆釋[illegible][illegible]

南京兵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畧[illegible]南京人惟[illegible]

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撥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常
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
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
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
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
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
京宜遂令奉勑督運俱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
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
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
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
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按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逃匿投御史楊守
建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
太常寺丞守寬奏孜省新郎勅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
祀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遷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
以所蓄圖書封進其黨至此二十

吏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戒飭臣
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蔡璋共疏星變為閹宦
于政妖僧蠱惑受庇王倫黨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
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閫
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黜其級
否則遠遷也于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太子太保○復俊嶽原職南京用

守謙按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
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
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
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伏哭不起
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
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汝殺俊汝等不得獨生
乃探訊于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治療者旁午於
頃俊獄將解所司見變異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于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搬袖顏來謝恩怒曰星之示變

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
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欲寧死章
聖以實石進鎮撫司令懷恩呈恩曰鎮撫掌天下之
獄極武臣之美選也不何只壁得之不肯傳　上曰
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
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
兵部恩諷曰弟亟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
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疊上疏切
直恩每歎曰天下
忠義斯人而已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
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
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憸邪或投獻奇巧如梁方韋
興陳喜韋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戈福杜銘李本劉

俊張鎣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溢童或老儒無爲或清論衆
棄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閒方士道流如
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
變可弭　上批答曰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
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浙江道御史汪
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
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飢民不猶愈于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
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貧販之徒工藝方術之
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

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勳勞
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
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此類難以悉數祿費歲以萬
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勑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
賫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以星變赦天下○正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
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
繁　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宜震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
應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
書余子俊還復爲兵部尚書督政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
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無少避諱遂
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
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珝即疏乞致仕歸
養

按珝實錄譖萬安安闇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時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珝獨往召者止之昌出私一說朱書封示御筆批諭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漢太監汪直惡詔納主遂銀器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以之聞衆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用者此云

攻之侍曰珝性至孝母没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王嘉猷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
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illegible]文達救解洎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締交[illegible]

論不知者或以爲和議斷案是近爲欽辨此誤宣德後數年實歸聞寺設至是始以此役省者豈服食成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流實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者歟其識真

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鄭才護不之避爲其從
入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
錦衣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十二月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
願于延綏

按敬之在延綏也恨恨自用與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李旻屢爭小忿敬會客坐受於西坐嵩于下而自踞上坐其下有邊臣黃璇者招權納賄於弟佐年商賈不致至其境旻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于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布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 上以邊臣不知賜敕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顯代之邊關黃璇謫戍廣西南丹衛

是年侶鍾爲刑部右侍郎○都督同知王信總兵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定西侯蔣琬卒○僉都御史高明卒

按明貴溪人爲御史歷外內能振風紀所不獄劾權倖定寇盜屢裁潔廉愛知于英廟嘉稱之曰能至于以河從無常不欲定宜從之賴民大便焉治無葬之衆釋背徵於民陰德尤匪細云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敢言有不難進易退出處嚴然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
而貪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
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墻
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論其靡
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
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薛應旂曰嘗觀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荒千里兵墟孤兒寡婦哀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移鎮河濱遏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既能僅止北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成守歲費萬千而綏德藩籬竟失須饋轉輸長驅直闘內地其貽謀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宜大之役臺司交章非無自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泰和人李孜省薦之也時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按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爲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廉民政因爲害征役羈和貢廣東給務忠恭聞市舶中官韋眷倚選貢爲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械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激揚論辭海門眷劾國使發其不附選發其贓賄又有撤爲兒罕使臣滿六害以贓子入貢潛行海選圖云欲往滿剌加市舶十選言此西域賈胡耳使貿其謀必啓諸番之笑奋忘選毋事但抑乃中以他事中官成疾選殺極選當坐已尚瑞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按御史徐同愛勸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偶斯選所囚黜吏張聚令誣說選聚不從行等何黍就聚折核聚死卿死耳安敢以死誣減公義脫下何大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經選縛制發聚意在侵數處獎觸官忘圖被論罪當徙奏人詣李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赴

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
十八張聚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民服其忠于處羣邪
之閒獨立衆謗之地太監韋眷通番贓露知縣高瑤按
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
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以致韋眷横行胸臆讒噬清飾
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風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
本小吏以詿誤獨法爲選羅織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
厚賂啗臣令扶同將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眷知
臣志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于理搒掠日將身無完
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
是毀共姜爲淫婦誣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南地震水
蓋漂民廬舍屬郡交縣報災嗷嗷張口待哺而撫按藩
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若轉行勘則民
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
選素剛直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
歿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illegible]以選死報
眷[illegible]快其意夫選砥節奉公[illegible]萬里孰諒
其[illegible]臣子罪人擯斥田野秉耒[illegible]百無所圖敢冒死
被陳甘心鬭讒眷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立志
以古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嚴潔其居此官必欲

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禍去就[illegible]輕一在
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illegible]應者名
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
某司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
或非其人必曰此職非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
惜之別號克菴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
儀部王尚書廷相著浚川慎言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
世羅一峯曰學術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完之也仁
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是正完之也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建曰陳克菴父負節亦爲御史克菴既貴顯惟服先人
故衣帶客至罷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闋喪還
裝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驛出都門而客
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峯爲狀元而客
千乘傍舍不以爲懼與陳克菴爲方伯而騎驢出都門
皆同一高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
象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按龍旻之子也旻由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者
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每語所親厚曰
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
同鄉相厚翊位與安並欲害旻爲翊所沮不得行翊因
爭劾諸事爲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
隙初禮部侍郎缺直爲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薦
舉上不允內批以直爲之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
部久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悉從除至是安與直謀
抵李孜省譖旻于上而復嫉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
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鞫
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
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云
按劉雜記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
屬必先入中官之門又私其鄉人述尤著又匪洲文
集蕭墳傳墳舉于鄉卒業太學尹旻遣子龍就邸講
學焉龍尋第進士擢編修驕蹇不道墳計其必敗旻欲
選墳美職墳辭歸按此則旻父子果有可議去之不爲
過但惜乎安直輩立黨相排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
當時二黨類
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洽江西
人故協謀擠龍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敷爲左都御史
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美所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官佃戶窩聚爲盜
變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
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進彭華禮部尚書

直兵部尚書進加少保兼時已得風疾尋致歸家居數

辛諡文恭

按成化末內閣四人無一差強人意不如司禮監猶有一懷恩言行卓卓可稱述也至起懷恩外廷無人之歎為公卿者不亦愧乎世恒憂司禮監不可倚任今致司禮監反嘆外廷無人世道何可勝歎

擢浙江參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常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禍不少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建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按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議論直道無黨援自筮仕歷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濟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武靖伯趙輔卒○是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按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任群議請郕王即真大位抑南遷之議及而奎虞忠勇言南內事并黃竑易儲事多阻之也曹石用權輅數裁抑被構詔削職成化初復官陳新政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慈懿太后禮請復景皇位號奏請引立東宮諫止玉皇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羅商輅此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錢溥[illegible]懸濟以易儲事[illegible]之休休者歟輅方與劉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illegible]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特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詔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彌縫眾之術然大亦無善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按臣鳳翔麟游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罪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即釋之是棕棚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闔閭而大懸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楚雄府知縣卒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給隨不置譖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給中宦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注之由復令奏聞乃謂外任左遷南寧知府○萬貴妃薨葬天壽山

按貴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宋貴為縣吏謫居霸州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illegible]

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無寵
咨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
人未幾而甍妃亦自是不復娠凡後孕加飲能墮逝
直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
矣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遷居
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謁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請籍不已欲
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
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涂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
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按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
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

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姑贖但肆
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
諭文武羣臣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必更多難論逆情理臨政臨人
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
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帷遣將薄伐不勝勤兵以
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學輯荊襄流移聽有司窮推
竅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正學
儒賢江淮大祲截漕賑饑星文示變側身省過
諫即賜採納時有于忤薄宗遺論旋蒙宰復
孝肅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於愛

純無介帶粹然於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
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興寧實由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
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
誥勑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為僧○罷吏部尚
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
也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
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
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
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持權怙寵殊無厭
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
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忠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懋
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須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素太綱哉然亡採千縱齋無庸守進其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illegible]
按省四川汾州人[illegible]二歲能文章登
丹史一過輒能不忘解居龍泉[illegible]貧無繼母之於則掃地
業蕭之暇以照讀書逆旅中[illegible]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
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illegible]人集魏智爲上口名
曰龍泉庵上若書生偶病三已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
事御人何用太相營計能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頗任
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
在位君子畢壽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
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
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按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
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致于家萬題書鳩文祥御
齋筆作詩未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
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
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論朝廷將相郡縣
先後文祥爲之將俗皆有名目適郎開言路文祥上新
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納忠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
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典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
容辯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
祥與鼐各門徵縣丞萬歷練遂補咸寧
癸[illegible]茂陵○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一 英宗九廟
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廟則當祧廟乃禮
部集群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
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
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禧祖及我
祖宜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報
于未發若之說遂使宋廟嘗闕其始祖之祀[illegible]

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
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
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祭行于
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
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
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
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
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祧廟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
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
物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召
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
道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誤佐王恕剛
諒言行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明之遂有是命恕至京師
嘗往見恕曰孛然而下以臣不獲見君所以陳得道也乎
既往物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許[illegible]
則庶其有裨于受官職而無何見逃[illegible]恕善其言[illegible]

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恕
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刑部侍
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按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往南
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
如何令喬新遽去
南京萬安默然
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
韶為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
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于奉先殿
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
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
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藏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從之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
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
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脊曾經出入宮
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其私關己乃曰我
與萬家久不遑來直慰之尚此事亦宜寬處其興大獄株

延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遂書旨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
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
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及有以為貴丁姓者訪求數
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
膳如母后禮○萬安罷
按安時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
深相結納先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
側目上在東宮給事閻某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
安臣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
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
其疏至閣示安安屢一叩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
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初
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

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其無恥如此
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
修俱富泰不稔卒無嗣家財鉅萬皆
為妾媵自出奴僕瓜分散無餘者
按此前出詞林記及守溪長語所記故國雖記謂近世
一進士鄞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每至為話除
吉士萬陰接吉士日養專醫其藥為洗之法得為御史
時人目為洗鳥御史進按此洗吐事說何地而
以鄙褻施諸筆端吾恐尤甚無恥者
安久據之偷林泰平為誠何觀面以此等事責污無恥之徒酒
之辱國甚矣宜乎為懷恩所深惡痛斥而遂逐之也
與共人謂厚丙青史為子孫累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溥常州宜興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
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
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

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聚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皆利無恥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衆將士安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祀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番祠

三百六十十區○加祀先師籩豆舞佾時有言者請事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止加籩豆舞佾焉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當議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太試冠耳雖公之與魯公與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序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吳澄作孔子封王辭曰王者之號也夫子人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崇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于稱師者吾恐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推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爽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疑丘氏所稱且盡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兵部尚書王竑卒　正德中謚莊毅

按竑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才略初爲給事中值土木之變是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其守城巡邊皆有成勞設策賑荒民多再造督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兵民慕戴心純政平秀出調劑蓋一代之偉人也

夫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補訂　庠生沈國元校正

孝宗敬皇帝紀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給事中賀欽爲陜西左參議

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拘以俗儒屑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近聞新會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

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祖訓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不過職掌供奉關防出入近年如王振喜寧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韋興或隔主聽或廢后庭或勸易儲嗣或謀易后妃或邀功啟邊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方士或導進淫巧陷君誤國蠹政殃民宜深鑒已往之弊示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城池方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肇基之初雖萬務叢脞猶當講之禮樂行朱子家禮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雜其端而頹敗之俗猶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並去教坊之俗樂流入大辭

三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楊守言災異三事從之

一曰減現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脈衰耗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其數乞量爲裁減止因所積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爲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買鈔器皿四時餚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商貨與井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非休徵之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官吏受其凌辱軍民被其荼毒乞下處治將其所積以助經費詔如奏勘處張慶令巡按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兩浙江諸府修省以消天變有不知命者罪之

上耕耤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褻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以韓偉之○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

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山東布政使夏寅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陳俊卒皆名臣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爲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南之瘴毒霧障氛與宛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

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從之也

按于謙追河南將公祕在單營出天順初謙被誣死關封父老聞之祇諭祖率崗啟屏為位哭奠後因立祠祀歲祀之李賀賜為之祀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于胥祠遂良出廝為四忠祠鴻將尚地專祀四忠並列于謙之處為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　上褒納之

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為政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降一語問以考究聖賢之奥帝王

之全道理欲宠發之辨何自而明知止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手儀小而已宮中之所驗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之何官達臣之才何由識之擧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簡之賢才不以自達之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通也伏望遵用祖宗舊制切問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侍講　陛下聽講之察凡有未明輒詳問其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號為思邪政事一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與下者一一孰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四書五經　祖宗典謨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人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　陛下退朝御後殿或請講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遊經書題奏或有陰字與義隨以錄示講官使解奚召問侍對　陛下一日之閒系文華殿之時多處滿宮之時少侍總寡而心請惑少而理明則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遇有大政

會議使人各盡其識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illegible]非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以天下之[illegible]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政[illegible]謂精一執中為腐談崗岳達聰為虛語[illegible]臣問答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illegible]以示虞文御午門以聽政事凡有題奏[illegible]批答謂可以致治[illegible]已深不但[illegible]

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　祖宗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聽明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聽明于門客門客之

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是致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寡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輪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啟沃　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illegible]敘之言正與楊文懿合[illegible]孝宗晚年屢召[illegible]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啟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

按先是大學生虞安正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使身間給舍役效門斥免劾罷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之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詔由是郎此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論

應大之寶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乃有根蟠混本鐵
劉吉尚留擇給科道皆叢然門柔佞取說無所不至覺
成爲善佞惡官壺兇煽熏灼吉與結姻諸赴公府賂入
私門數十罪自謂李林甫之審正劉瑾賈似道之年
龍亢路合而爲一宜亟誅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
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李
潘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
目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逮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

初鼐為人抗直喜為人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鼐馬諸
內閣勑事安劉吉尹直謂日延見論吉褒而不欲聞言
路吾吏得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奏之諸其不當
稍裡而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鼐人
傳古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何訪諸中官諸中
官稍厭鼐鼐意然遂出備肆志自負多以單疏示人已而
交有省兌鼐與李文祥等日夜酬呼以為君子進小人
退雖劉吉尚在不足患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
徐鵬瞻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爲家壽州知州劉槩與
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淖中鼐手援牛角引之而上蓋

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
白金為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
謗逮捕鼐及槩
下錦衣衛獄

六月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

時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以
為民然盜竊賞賚家皆鉅萬且據美姬以自恣罪浮於
邪佞術今在卯城未去而不懲戒也
乞勅其言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斬于市

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靴皆叩頭謝詔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紀之曰日映罘罳曉殿深講退恩賜聖賢親臨襲衣紅潤天葩錦帶寶分物黎金叉幸清班托宿顧漸慙藥髮鼎調簡遂孺紛尋常事消得紆君王念苦辛○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死剌不一禪闍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楠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小猶兒斤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寨外者亦時與酒食蕃人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時阿黑麻強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
王欲殺罕慎畏朱敢發乃姑語罕慎曰吾為若聯姻若

為王當妻我無幼女婿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
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禮結盟遂殺罕慎

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從祀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臨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奏殺李固杜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短喪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祠

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

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

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

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可無毀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按張璁諸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聖天子始毅然一切正之豈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議迭來若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參政許讚御史楊瞻樊得仁屢上言之當時皆以議不同而止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按繼宗山西陽城人性剛廉嘉興知府止帶書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紀振肅初蒞[illegible]諸司所用彼猶于下鎮守中官與給事[illegible]大[illegible]方[illegible]都御史延撫[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多[illegible]有[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南副[illegible]人不苟合人多[illegible]其[illegible]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illegible]人[illegible]千[illegible]知其名[illegible]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太監李良與御馬太監寧欽乞陞職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illegible]典冊疏上竟奪其新命十八論伴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諡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台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恬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為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

按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篤學[illegible]有志經濟人也力于經史百家[illegible]典[illegible]利[illegible]之類[illegible]不通[illegible]究[illegible]樂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勞[illegible]奏[illegible]或三四上凡邊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illegible]然[illegible]具[illegible]年[illegible]事[illegible]三邊人[illegible]郎中[illegible]征安[illegible]太監李良[illegible]數事[illegible]武選郎中[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

驗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建日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副余瓚劾[illegible]學[illegible]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因朝覲以罷去忠諒之上胡端敏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結交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illegible]謂[illegible]也[illegible]亦[illegible]知府盧雍守己慢民而得罪上司應朝[illegible]被[illegible]之[illegible]貪暴自恣而兩京考察皆得完璧[illegible]有盧雍不來天眼曾遭到地無波之謡為彰庫之術然其[illegible]考察之權亦多私鮮公何哉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按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略[illegible]施利弊不徇世耳目以流事功務守西安[illegible]發賑[illegible]引[illegible]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略榆林屢奏延表二千餘里為周備且請置榆林衛墾軍士為屯田計虜至必[illegible]

指莫敢近又問歪腸腿以便觀察南北道以便伺候又勞
南北更戍收帳番之捷大略任邊應[illegible]嘉有警撫原寬
下乃用命嘗謂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卿遇非小
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
任之愼勿徇安而恩爲謀
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隆興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于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渡寒至商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廢吉鄉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按鼐先是御史姜[illegible]印馬赴內閣會勸言新政之初公等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肯鼐

遂郎中[illegible]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
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鼐與壽州人與熟往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
騎牛[illegible]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
入[illegible]路[illegible]公益人前牛背正我朝姓字[illegible]五色
石子不可[illegible]將政爲彈之第一義即
附內閣[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寶瑋即草疏署陳景隆
等名劾鼐[illegible]州知州[illegible]劉槩[illegible]吉新政嫉鄒智者劉吉
因人智[illegible]親身二木偉餘[illegible]神色自若無
所由[illegible]智與今湯鼐等來往好
會或論經筵不宜[illegible]大著[illegible]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奏貴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淆沉或論生
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時當
事者根智[illegible]智爲鼐黨妖言惑衆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
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
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
死使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劉槩
造妖言引諭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
說且監着後鼐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
廣東石城所吏目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按名臣錄鄒智獄中賦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辛
受朝詔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斷衣冠只此時但願
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
言表餘千萬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來諸
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
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
哉建寧鄒汝愚之才大槩方奇諸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按此疏詞婉得諷諫之
體而亦不失爲確論也
閱鄭善夫與人書曰前代以直言得謗者他日公論一
定多進爲美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後之進世士
大夫亦務效之以爲美名于一時及其敗露則皆慰之
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響也其人亦自謂曰吾
言之而[illegible]事已矣不死則亦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
義之名[illegible]者則得旨月而[illegible]敢[illegible]上君子立
少也[illegible]
居不可不知鄭少谷之言爲人臣者宜自省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同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給事中[illegible]命南京[illegible]點軍數少不准[illegible]調守備官
奏其[illegible]令史[illegible]調[illegible]任[illegible]怨[illegible]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直調[illegible]不聽[illegible]周紘張昺點軍不明
如何不[illegible]乃[illegible]轉[illegible]令[illegible]覽調[illegible]任

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王者之罪反責黜禄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聽利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黜紘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上於郎

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爲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不許奏給事中方何等吉崇吉意不悅者奏請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奏下詔獄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常少卿自思明爲今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張鼐等論奏不當人告止御府怨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怒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銜怨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積爲騷擾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猝獰之獸非

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鼎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乎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孝稱不免責躬官市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儲之道也卿大夫世族不絕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陞蓋轎往來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文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夫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復不以爲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疏入不報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 臣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償者百般逼辱舉家

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所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按秉字執中曹縣人眞誠正直盡心職務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朘削軍士蒙排陷落職 英宗知其誣起官 憲宗初巡撫宣府禦虜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忤時宰 彭時弟華嫉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歸以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德丁未

所定數目從之

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渰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盡數捐以與民亦宜革管莊名目請如例祇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留中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按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炳然言信行達知田州潯州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郎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闢門

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啟隨閉賊遙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illegible]寨有所欲言欲當導我賊叵測始導以行老人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僅達賊地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有裸人于樹者望見鏞呼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賊巢賊露刃出迎分從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廳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牀來衆等來[illegible]見賊股慄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羅拜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免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汝[illegible]若能從吾言當宥汝罪可送我還府[illegible]無復出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咸感泣曰誠如公言公在一日我等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饑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饌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暮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illegible]賊設牀蓐鏞徐寢賊衛明日賊復進食[illegible]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鏞馬送出林間諸賊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至解縛還其巾服諸生奔竄去鏞攜諸生出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欺而降導來臨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偏收賊少頃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

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案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錢貫銀每一兩銅錢貫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按國初定律六贓計贓定罪不拘時估後例爲估鈔國初坐贓貫論問數贓數罪不拘何時爲罪輕重計贓後自估鈔例行犯贓數止兩估鈔八十貫便坐死以罪輕重不倫故不得深發爲難也時論者皆是之法

之失而寬鈔估作其弊也竊文敏奏議謂人明有條
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罪為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
其罪已逃托欸定事例改從輕比而評之嘆是以法輕
易犯贓吏亦肆非　太祖制法初意矣建之謂率私制
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已變嘆不可勝言如變
漢律記所謂律書變改始于徒法廢而法亦勝辭
憲罷所謂決斷武臣舍律而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
命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矣後此
俞之意遠
將若之何

九月徽莊王乞升鈞州為府不許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按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
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
陳謝郎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
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竪教成多去為近
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
王鏊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焉　太祖定

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　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
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
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
正草奏將上
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
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
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
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
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
餘照天順元年例

按我　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可
而道之寓兵于農之意與今日奏合制圖丁粮擬募項
役者制之頗不捐思于治安議有闕之
里編民兵之策畧與此合經世者有考之
上考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
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則不屬之遂大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言今日衛所之軍無所資以藉而食也[illegible]合而[illegible]
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illegible]
官得其用之數而衛京師者[illegible]六十萬人為兵者約三十萬
耗其用而已非特徒為耗之物為而費已物而十萬已為
有司給而粮不加增為尊糧為之甚易至為
官吏交掠如朝廷之間推事恩故而養
軍千口用在一民朝今無國家倉廩大半費于兵不惟無

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胎焉諺曰兵以衛民今有
警惟恐折傷官軍顧聽鄉兵募打手以當差役民已
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兵之為愈也若役民之
而議者猶齊軍伍之不充亦非之不究無府州縣各置清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府父張巒為壽寧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

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
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
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豫備
饑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冊册差人齎繳而已
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離職之俸尤微苟
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
格不行其非政體令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
從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
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授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

機合衆議以删印界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憐抑其
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還國以
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
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論附使者以謝
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滽受之滽固辭曰綏遠
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滽又
懇辭曰臣不佞憲臺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
之四方耶　天詔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
使之需○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翊卒贈祭葬諡文
和

按翊字叔溫壽州人由進士景泰初議迎駕天順初以
講東宮多所發明○憲皇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
服在吏部不循私情入內閣無忌末年論李孜省
左道亂政李孜省遂位有大臣之節下毋憂廬墓側濺人
服之有文集等
書藏于家云

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

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
能舉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
愷者本姓李自謂爲太后親兄紀父之弟其婿發愷嘗
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遂
婿桑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詐官四數頃府縣遂
以成既自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
謀于阿主綺日章而冒李貴致富獵貪李姓不可
平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僞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
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奏　上取至京改
金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鑑之
京爭辯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

騎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知其詐迺以黃廣生蔣瀕等
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及廣戍　上命
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
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郭鏞黨比
蔡用欺罔姑原爲小火者陸愷致仕尤輕宥但
曾有奉侍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
左少監同京閑任後歿
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
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濫
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未

正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湫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務有塞有浚有疏有濬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願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者各一置而注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塞能之決山東以爲疏與而河南復慮其塞而議之非定亦久矣自公既從疏議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定廣積倉糧事有司務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務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按[illegible]奏議謂[illegible]守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荒[illegible]多以爲最所以民受實惠國得邦本正德以來[illegible]者[illegible]圖取[illegible]得錢以防速退[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取名以永[illegible]皆不肯盡心民事[illegible]一遇凶荒多致[illegible]宜[illegible]復先朝舊規

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彗星見于天津部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内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内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側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于斯極矣可不亟爲懲刑乎又言臣襲隨午朝竊念日奉壽常起數千事無補顧 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閱除大災異聚急錢糧選將營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

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 上嘉納之

是年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其一言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爲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于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弟伊洛正脉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繼往開來濵濂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翊翼吾道者矣至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可議受

宋之恩歷元之官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耻仕
虜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
大學之師其于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乞非時斥
澄不惟公論允愜實于世教有補矣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禁胡服胡語從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也○時劉吉用
事威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
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籠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吉諷
科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刑部尚
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

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
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
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魯尋亦謫外尋又以罪論
死人皆爲喬新快之

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惟重王恕毋不平劉吉所行吉惡之及得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魯後謫戍寧波家藏辱賠其變自劉吉諱亦罷歸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
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
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
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 陛下優
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
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二
乃恃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
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敕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南
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章懋代之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按孔昭字世顯號定軒太平人自束髮進士即著廉名爲屯田主事歷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文肅公言公在文選預見其賢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遷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馬愍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懿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移勢以動介如石不遷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偁亦爲文選郎中

七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監收廚料見光祿寺製
造 皇壇祭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于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靡之殆盡何爲而猶有 皇壇器

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爲邪術虛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
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
深重蒙　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
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于人之理哉　上怒下鎮撫司鞫
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
上發遼陽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論救不
許久之釋爲民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徐溥劉健副
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
也

臣鑒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
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
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
未在殿廷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
凡修史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
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
總裁翻前之內閣大臣總裁而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
傳亦多艱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
美亦不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
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欲稽遲以俟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
仕初劉棉花之誚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
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
福如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唉棉花去矣吉謂
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
皇帝也
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
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
部尚書

按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嘗以不欺爲
本未嘗以贓怒稱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
人甚遠凡所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
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身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
齊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咲曰此正
不善讀書耳世豈有善讀書而不善做官者悅素清約自處

僚至重任四十
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
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

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
蕭然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咲其得及卒家無餘貲子
孫有貧之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按驥性虞寬厚涉獵書史初襲前正千戶少保于謙以
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
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三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
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兼
奉敕兼理提督刑獄察之務驥爲政不苛將重獄訟禁

人皆當生死驟曰首告者獲惠可餘皆怨民何辜得遇族戊急有衛卒復其隙入傳示妖書者欲係其事冀得賞亟以告驟斥之曰此亥并取書焚之滅其迹北鎮撫下錦衣者所司輒以恐挺加之以威成驟獨否 憲宗嘗命持忤旨者或蕭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驟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驟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鄧楊守陳曰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雖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畢官邪民隱則漢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緝捕京師姦宄則漢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刑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雖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恃寵行勢煩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憤事以貫禍惟朱驥監前車務爲長厚恪守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備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大理寺少卿屠勳言臣備員法曹尸素不職謹條列十事以助 皇上欽天卹民之萬一一乞懸例以清獄獄二參情法以公比附三愼立法以革繁例四遵律令以止深刻五平鑑價以便因犯六廣恩澤以濟災傷七超恐成以備委任八禁奢侈以厲風俗九嚴啟閉以旹水利十專委任以督海塘語剴切中窾 上以其老成練達皆采納之○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按廷瓚以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於丸數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州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廨宇罔不次與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璽出不貽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思南久飯蠶肆守臣告急詔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會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叛苗明將梭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停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迭致無厭已四十餘年軍叛于成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一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三月冊立 皇子御名、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始欲陛下紹休 烈祖也迴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之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缺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及及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發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曰丘濬上此疏自此 聖心益加禮用然諸府年已老矣其後 上日益明幽遠近習而德信內附嬖寵講有以啟之也 建按丘文莊此疏先借漢唐宋中葉爲諭以警 聖心而終陳二十二事欲爲論著之籍以斷 聖聽其啟沃剴切一段之漸無慮爲猜以文繁不能盡錄今節錄二十款錄其除天子誠能倫錄其言列于所轄于節錄之一款以黜遠覽其吉孟于能倫社稷并淺其疏條六自今之後擇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詩祈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然而武帝餓死臺城徽宗羈身漠北皆致禍稱其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者欲俾陞賞者請斷之曰國家之于百工技藝有官者有俸祿無官者亦有根給其所以作勞成就者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以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大界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爵祿一根也哉餘皆類此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濬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典潁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鼐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也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勛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所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六月改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七月河決張秋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

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國初[illegible]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illegible]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數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業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illegible]一石値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宗鹽法乎達按此祖宗朝足邊屯田爲急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備辦于空虛糴買二者而已然[illegible]運告于陸路艱難糴買皆于邊方[illegible]也惟以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備書之以昭來者察焉[illegible]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粟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屆聞不足軍民不聞困疲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計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𪸩巡撫南直隸都御史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薪人不多

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按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循習行之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以爲救荒救饑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爲接濟土木之工矣向猶以爲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輒習視爲當然爲常事爲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物而無[illegible]復有警議之者矣[illegible]

十二月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廢荊王見潚

先是都梁王見[illegible]上疏論荊王見潚威福自恣[illegible]陵[illegible]梁王見[illegible]都昌王見潭[illegible]害身死見[illegible]臣苦諍[illegible]新[illegible]病不容供進湯[illegible]原建[illegible]父子

陰懷異謀包藏兇惡闢出示賊之外勢與山嶽出野驚
發難洧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頓首排命所據崇州內有
鐵風雨山男畤所窩鄰地而況城臨大江與南京洪本
之地順流不過三日[illegible]一乘[illegible]不小[illegible]選臣仍舊
建言始祖舊基或遷[illegible]常德衛州二府[illegible]身家臣
誓不與此奸兇同處乞將大臣星夜前來濟臣所奏
事情逐一訪拿[illegible]除禍患設事[illegible]不顧大臣[illegible]緩臣一
門性命無復遺矣[illegible]
地下終莫能伸[illegible]
監藏敘錦衣衛指揮同知[illegible]右侍郎戴珊按其
事詔下南京七日卸[illegible]鎮守太監劉雅延
絕[illegible]至朝使寄而不
章[illegible]入[illegible]請詞郎令錦
承校尉[illegible]彭浩余壽陰陽羅
啟儒風鑑毛剛於人[illegible]陳勝等數百人盡擒之
而選民間女隸四十人進宮[illegible]悉得其情乃具獄以
聞世子祐柄祖格勘官法當[illegible]王得入京師居西內
等命自盡詔將祐柄[illegible]二王俱安置武昌改調王邸
儀衛一司旗手[illegible]所軍校四百戶于武昌諸衛差
操瞂課局赤東湖悉[illegible]官[illegible]毛剛章與朱貴沈源余
書彭浩[illegible]陳[illegible]等俱[illegible]市餘
黨問遣所奪聘女產業悉復之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
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
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大學士丘濬因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
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
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十人
乃勑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
實迹者亦勿黜

按我朝考察之法利鮮而弊深利小而害大蓋世法
止利于疏通選調而已而弊害不可勝言一起上官徇
私言怒陰除異已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新免下考
之弊一起在位亟圖鑽營以防速退之弊愚于治安要
謀詳言之經世君子考覈大抵我朝後來事體比國
多變異于國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不善者什九

陸容為浙江右參政先是太監李良與御廐為都指揮王
欽求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部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
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
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王恕言祿出自科
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惟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貴州都勻清平

之東叛 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
州合鎮兵營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禮集若
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
非大丈夫分功之私乎此不協心同力以殄寇圖報者有
如此日衆志既諾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
賊遇奮其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俘馘其
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烟肅清居民
安堵奏捷于朝
三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以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太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太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礙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春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目後又有文忠之諡　英宗

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祭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　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上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之時秦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　勅瑄專其事因隨[illegible]閘啟閉兆王府屯官之建并豪右侵廢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邊牆

按墻據廣寧基山面抵開元平頂山約二百餘里地形高阜上脈淺潤後分守八百里之民累守三百里之地防錦義為西路廣寧為中路遼陽為東路開原為北路四路聲勢相接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部從之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元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敬苗逵高永之刑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按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學經術貞風正色立朝先後為國十分之一世無倪古人役所易名宜亦近之其視見諸若大洛羣諸文靖崇儀諡贈實足副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今大節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黜詞彰從易名之不稱由首相與之不協再久論也宜林貝奈疏請改為改諡與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恕以己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遂噴有煩言與濬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

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
疏并封所刻傳進之　上疑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及
下文泰獄降御醫恕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
奏訐濬陰嗾之然濬實不知也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
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尚書耿裕
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
書○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至衢州孔子廟祀
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嫡派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
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
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四月太監韋泰傳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晝監
囚犯笞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
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illegible]
九月禮部尚書倪岳疏太監韋泰傳奉　聖旨四川[illegible]
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切查成化二十三年奏
九月內科臣韓重等御史陳毅等具題奏　欽依將法王
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
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
專有未便且四川離京相去萬里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
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于　皇上初政之
清明不無少損伏望　睿覽寢新命從之
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肇建兩京南京乃　大
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
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愼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
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
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愼
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
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西安知府嚴永濬奏停甘肅採收絨褐織造從之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
人烈婦三人 [illegible]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

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棨王岐雍王王後國絕○巡撫山
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
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貴州鎮
平加顧溥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兩院事○改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汪臧
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
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
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
河襟喉未可輙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横

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決口潤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
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
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
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太
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
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揚守陳子也○塞張秋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
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
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
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
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
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士命工五旬而事
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
無彭蠡洞庭以爲之匯故河常横潰爲患其勢非多爲
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
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釃爲二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
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

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
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入
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乎建按宋景濂謂河北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
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
所見亦同備著于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鼐書曰開
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
舊而疏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
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貲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虞而
北方旱澇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
海理同詳周霍尚書韜議處黃河流溯三代前古黃河之
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滄
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由河陰原武之間
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
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
形勢并擔漕利南北亦可增一運道爲萬世無窮之利也
胡世寧等言宜議請舊開訖水至紅荊口分流一道六
十里遠濬河迄于孫家寨是河因之可以通衛也且黃河
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紅口及陽武上下
相度地勢揀擇應濬所開擬一河北通衛輝前擬附近擬

若此習遇以隙鑿通戒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卓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人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矣觀近時事亦有可徵者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之民免于魚鼈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小灤河復設白尚書潔亦中廢然二復古今昔未遠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嘉靖數年河流南徙而入淮奔亳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一淮容全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患後一統志黃河之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開州即古澶淵宋之澶州也寇準請真宗渡河幸澶州北城以禦契丹者也今東昌總開縣西南五十里今臨清衛河有閘山水驟下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又按金志開州濮陽縣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平郡今東昌府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堤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青州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驗永樂之成功揆古驗今灼然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人越拘學之見或有取于吾言獨矣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疆理回遠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番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次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其衆遷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令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城禮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下等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其城獻鎮下皆與復哈密受賞弘治收元阿黑麻以罕慎非其種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人貢自備忠順王尚慕姓人說之共賞指揮訓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婚字啟種歸目學保遂立安定王孫陝巴為忠順王仍守其地急欲成功舍辛遣彼之議者一日夷虜貴種非此不西戎安定本撒輕部之族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且當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俾還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去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嘉峪關補通阿黑麻貢使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任係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

史臣曰張海謂遠夷來則撫之叛則絕之不可加兵此帝王馭夷之要道哉朝廷行之處哈密者始終有有且微功之失焉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嘉靖數十年間卒莫克有定也將有其來故先詳其本焉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驟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老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平昔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媕婀取悅商榷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如論秦檜

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貽戚
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紀元正統斥許衡不當
仕元㕥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
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瑶侍遠征麓
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啟之

廣道南曰國家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之浩溥王子充之醇正方希古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家若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則有若李文忠之什茂劉文安之該贍然若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辭古今哀然爲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蔚開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焉乎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之珠崖郡之芒含靈鍾和誕生文莊緒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玉潔行義有稱世史有稱潤色皇猷伊昔典常我髮未綠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資國紀

若臣等曰丘文莊公綜博紀人無書不讀其爲已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其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曰丘公一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其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一作其介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書籍不爲張設以爲學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介三也京師以循理爲要宗而貴廉主事成衣錦帛衣以自得爲本生謝遷王蔡二學士讀書循理身謝愛錦修撰濱之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致其毛後進多張之陳白沙王三原皆稱貽名文莊皆以不合之三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江之深公素不發于議論法例得文正文清而僅得議文莊其以此夫按近日議丘文莊者述爲劉閣老從謝得郎中王尚書瓊劉閣老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其所以不能約而作議及眞

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存大但作列山衍義汲來者宜之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鼎之過與嗚呼西山所著一書前世人君之軌範爲政之準綱在文莊所補之論述益精詳規模益闊益大眞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迹日崇君賢相化行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至家傳而人誦焉廖學士極贊其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起前軼何哀然一代論非過情矣噫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東陽初歲貴人皆祖文詳何得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輒上株珍果六歲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逆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奏用李東陽謝遷著內閣同徐溥無游事

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古
城古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荒
莽徒摔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　上亦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瀆于祭祀時詞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猶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正事講論
經史[illegible]說也

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雖未嘗無實盡之若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蓋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略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說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兵一萬用吐魯番兵據哈密復領頭目牙蘭率兵夷數百據哈密時甘肅撫臣奏事至京議熟諳兵事請兵部尚書馬文升謝以蒙古牙蘭之策調從罕東赤斤哈密道路俱被據牙蘭之策三千爲先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書策進階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止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殲之進不可乃北降斬首四十餘級餘衆散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矣升言兵貴拙速哈密之役有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但士遠征勞苦宜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陞蔭有差二千石寧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巡撫白昂等處未竟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主事祝萃自隨巡覽吳中湖州歸安烏程杭嘉常鎮爲水之上流嘉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乃分派工役與浚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太倉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白茆港七鋪浦洩陽城昆承湖水由七浦港以達于海下流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是役也萃功居多但白茆港嶼濟未得深廣數十年後閭塞水寧亦以奉使者急于奏績故也

六月上杭盜復起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十南贛汀漳多盜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滋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焚刻宮室婦民居掠錢粟殺官軍閩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備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剽其南則竄于北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 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荊襄羣盜○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諡文恪

按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蓄居第湫隘服器素樸縉紳世稱其美

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燕湖胡爟上疏言地震之

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瀆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緊陰緩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人皆爲雄危既而廣等果以財敗由雄啟之

丙辰　弘治九年

春以屠滽爲吏部尚書○土魯番復據哈密○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吏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謂各處管馬官多別承差之委請自後承委者與擅委者罪之近例計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州縣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根清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

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金峯初遊陝西州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妄行與其合有名號裂布帛爲旗祭以告天刻印爲仁和十四諸軍會誘男婦燒香喫以任等合行謀欲歸鍊則先虞當路不能去者俗川者不有將部樂爽欲逃歸或不敢首官時行追捕斬獲者多難逃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前後被獲者凡若干人其後被擒者凡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其黨行與等非捕元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合擬罪惡逆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楊川知情不首并家屬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敕勞之

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場稅羅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擢禮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逊以事忤岷王王劾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　上震

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瓜不得與郎上疏申
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
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
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
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
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
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
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
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

性多酷烈一入腸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
力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並請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
廠諸燒燬無遺禱如雨靈何不由倖入厭其職亦已明甚
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
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務學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
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誕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中疏草多出李公之筆此
而疏詞切而尚明尚核而意直辭婉不當如是耶

廟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吉橫索民忘震恐巡撫都御史
濬歟上疏極止之乃寢

梗勲老成歷練過事籌畫周詳時衍畧邊偹奏分劉州
建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舍城設險
居守又于黃花鎮置營堡戍兵勢聯絡黙之虜不
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謚
康僖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數千言 上嘉納
之○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刑部侍郎○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擧爲四川成都府同知

按廷擧初令順德値潦以鄰御史提督廣東軍務徵
廷擧至督府盜言開勞廷擧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
方重事瀕乃府以順德權家廟工程相托廷擧曰歲歉
民貧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瀕爲別處巡按

御史汪宗器亦惡廷擧曰 枝專抗上官市名逮捕縣所
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
白順德之政甚古循
知尋以憂回復致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二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　訂補　庠生沈國元　訂

丁巳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錯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請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相與議定此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于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肅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而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剔部落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遂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自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粮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按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便民莫踰于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而援其姦真羅市良法也為政在人豈不信哉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以左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授官廣西潯州人景泰初以戍死事贈廣東新會縣
丞年二十㘰蕭韶畧適廣西徭賊流刦雷廉高肇狼獉
甚熾及新會皆率其民禁其賊置堡寨捍賊殺警兆以
守之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遷至知縣進府同知
擢按察分事專治徭賊九載蕭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
從化縣平恐平縣江賊置恐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
寧縣復平廣西潯梧䢵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其數萬
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復按察使進湖廣
左布政使兼按察副使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
殺賊黍遁平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嘗子錦衣衛世
襲副千戶

雷公翰作三廣公傳曰岑溪陶賊跳梁四十餘年當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發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illegible]賊紫兵推曰成守賊預為之備或通兵則不逞遯[illegible]通久不得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救而積行兵兵機裨將不先知惟機而畧曰某日某時某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殲故嘗征賊賊無能遁當宴客樽俎未徹賊已報捷坐客驚嘆譽且賀曰陶公神算云當是兩廣賊復熾其民室廬汁民妻女甚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臬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復發兵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征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乃戮遇賊之良民或掠及于以希功級括其妻女為俘擊撫按官率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猺殘郡邑若何之居民故遇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閭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巳苦兵進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嘗之功由今乃益者云以得此傳說出行兵利病昭然灼然可為法戒

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
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
厮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于此乞行裁革一黜
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
術丹藥符籙之技雜進並與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太

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
經之藥二[illegible]于擅之名而有發疏之說三擅置
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
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眞人王應祁自稱廣為教主主人
而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耶人玷辱名器七議甸
百姓疲憊已極乃假逃戶為名侵奪于地幾至激變良民
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
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
守呼之為公乞置之于法以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
為言俱報聞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亦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郎
吝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
歸陝巴于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冕焉
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令悔過乞許奏
麥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許狹
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于闕廣　人
十一月火篩寇宣大許進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八
戊午弘治十一年[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大學士徐溥[illegible]

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嘉納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　上優詔褒荅復其徭役以爲世勸其子不肖奪鬻于人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禮科給事中馬子聰陳二事一謂壽寧侯賜第工役煩興一謂傳奉冗員費傷治體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按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同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共入府三送學必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方試三年歲必守去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業畧無妨息又命鄰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人之登歌盛于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諸言可以諸生之士又被諸生士于書院分授經傳故通方之士咸得親炙先朝于知人一一邑品第[illegible]鄉舉四五人率不出七人入人之外凡所取諸[illegible]士恆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計以[illegible]弟及冠世世及世世法守如所言其所造士由而餘年用之未盡故宜其清雖宗室不能奪生員考選雖撫按經紳不能撓課藝之權爲關中提學之最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衞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衞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徵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綸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火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籍皆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蓋

數百萬石　上因諭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
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
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畹
壽寧侯處求救川下簿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
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戶科給
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
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賜失之未修生靈困苦
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
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
可言之事又勑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

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謫官者悉復而選
諸可為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為諱
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
玩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太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
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是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
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聞議凡有欲謀為大京堂者必擬
二三千計此輩盜據剝削已不容誅況又納諸宦官之門
以為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
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贓內充帑藏之虛外紓軍
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并止弭災之一端也○司

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祠額塋祭　旨已許矣內
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
欺罔之情贓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
乃賜之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
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
按越濬縣人慷慨自許用兵善出奇久膺閫寄凡遇敵臨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歷歷無遺其所按擢後多為名將但急于功利中多攬交結權宦廷直其建復又以與援士論非之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遣[illegible]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
麻以不得通貢留陝巴[illegible]寫亦[illegible]兒等皆安置閩[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使[illegible]陝巴[illegible]州以求[illegible]寫亦[illegible]
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illegible]時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
久并繼近番酋弱罪[illegible]所侵地且哀其故王以守遠[illegible]
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包陝巴[illegible]冠服令其[illegible]
議入哈密諭與復哈密功[illegible]肅[illegible]官都督彭清巡撫
御史周季鳳而[illegible]
[illegible]

此葉北大配補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李東陽詹事府禮部右侍郎
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
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
昶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謫昶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
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旣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
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
下獄會多官廷鞫問鬻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
致仕謫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
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涯翁日錄日程篁墩若擬脫得勢利二字富爲我朝第
一等人惜其不能呀數愚謂我朝公卿大夫能擬脫得
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
有不獨一篁墩爲然
按程篁墩平生著述論辨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
編彙合朱陸顛倒大略蓋朱子于陸象山早歲猶去短
集長吾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
明證篁墩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
變亂之遂以朱子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爲說未子以爲早
年誤疑象山而晚乃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
後人不忘源失察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顛倒爲
變亂爲詖說也其後學甚矣愚聞此爲不勝憤慨
因效法家辭案法著爲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
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庶得罪塵燕不敢爲誣前賢誣
誤天下後
世學者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
汙隆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
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委
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
所向不日陞官則日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
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日生事則日好名使必無所
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
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
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
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麥齋日士君子爵祠自許達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
旦舉而登之于　朝乃悉棄其平昔之所誦讀而依違

于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喧道故舊之餘或
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理或以職任之美否爲憂
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爲欣戚甚至于京師之中搢紳之
士其所羨傳以爲美談者必日園囿之觀金華酒社詩左傳
文志相尚以爲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消張
鮮或縈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
朝廷退矣復趨蹌而出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
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茍幸歲月至于致世翳倍無說
焉群聚而談有不安乎流俗自振拔者則衆共反
爲而議不日要名則日立異而鉏與排之嗚呼士風
如此已非得失知國家生民何恐接後氏所言嘉靖士
風之敝視弘治前爲尤甚焉觀其後君子卑不爲之隱憂
治數百文莊公當謂正統景泰以前氣化隆治人心淳
朴猶未至于澆漓一時士大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
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雖新奇姆之態浮誕可說之辭
嗚呼閱二三君子之言我　朝世變大略可覩安得挽
回弘治以後之風而
返之　國初之盛耶
先是科道官疏劾內外文武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

崇進極其醜惡人人自畏不免鎖刺貴戚之家求解編修
羅進內請之說使其媾自引退以全大體不必屑屑查覈
而南京給事楊廣御史洪遠奏謂李廣雖藉名姓昭然已
難逃掩須正法以警後羅玘所言乃諂媚逢迎以此爲邀
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田里并劾屠滽白昂爲
奸邪魁首詔下處分勿論
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陞浙江右布政雍泰
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按泰在浙江勢豪斂眾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竊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叛其惡泰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宥貢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將可杖之三軍服罪已而稽諂事于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將外戚張氏
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旨差
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
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
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太皆謂朝廷
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及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
國戚異矣疏至上三四止後有與爭退灘地獻爲□□

義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者所陳請總
一切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八月戶部主事陳江上言八事一謂闕里被災乞君臣上
下痛加修省二謂緇黃充斥淫蕩當禁而常法秩不宜
處以道流三謂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教職四謂奔競成風
乞斥浮獎退以明示好惡五謂降調言官乞通查陞擢以
作敢氣六謂禁戚畹勢要估寵宅入七禁奢僭宜委之法
司憲臣八禁喪家飲酒作樂并火化棺槨及年久不葬者
下所司知之○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
捷初守臣奏正月中虜眾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
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是朵顏三衛來貢朝廷遣楊銘等

審之具云三月中虜大人誘太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
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
氈帳車輪死者之親遂來復讐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
三衛遣三百騎與非虜脫羅于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
戴銑謂其說可疑者二可信者四宜命剛正大臣往按如
虜言果實則當正守臣開邊結釁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
妄彼既遭大衂必思報復宜勅邊臣修城繕器集糧練兵
以備之兵部覆奏命佐以行明年正月佐勘事還奏稱撫
寧李杲太監任良都御史張玉參將□麟等轉督錦州

義州備禦官曾勳王璽計誘秦寧夷人入給塩米因以擒斬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曾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畧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字化之心請正其法　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姑從輕治勳璽降一級杲良玉降勅切責餘免追究其陞賞事俱置不行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按廣東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奉隨人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爲銀十萬餘兩矣而既採復費萬有奇爲所得不能償所失矣今嘉靖　皇上天子革罷各鎮守中官并革珠池守爲閒欲用珠則發官銀買于商而爲之亦有限節焉其略識遠矣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口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王鏊請東宮宮制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illegible]三公之職也又爲之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遊者也[illegible]

與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於是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長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畢而授書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朔望寒暑者例又皆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與不可得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則已偏然若無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宋上下交而德業成朝可得也昔漢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所以學爲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而與人同也近至漢唐北魏武矣燕明帝授書于桓榮及爲天子[illegible]顏義爵而隋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擇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時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不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同時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令雖未能如古人之制亦宜務畧君臣之儀設爲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宦官之戲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之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按寧康王覲鈞子曰宸濠其母馮氏故娼也弘治入年宸濠封上高王[illegible]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異喜兵術狗色交宗室貴盛無禮養死士爲盜江湖間及劫掠邑府庫則爲鳥爲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論中朝事闊誘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卿怒不應以罪劇譴衛兵自弘治十三年[illegible]

北虜殘神木堡○陳獻章卒○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
奏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
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
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
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
觀聽庶府文移多致稽閣猶今各邊啓報四方薦災尤爲
可慮意者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
嘉納之○北虜入冦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
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
自保無功而還罷銳職閑住進亦致仕

按雙槐歲抄云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鈔二
十錠器械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遇大[illegible]
馬歸易擒賊則自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誇大勸[illegible]
爲己利況邊粟有限儲餉不繼應生他變近則潜役[illegible]
門願備代操猶不可用矣譬之由此言之京軍出征[illegible]
推[illegible]亦及身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邊將之[illegible]
得[illegible]自文莊論京營兵宜馳忠近地以爲邊軍援[illegible]
京[illegible]進實切中事情何如使遣將軍周亞夫之細柳[illegible]
劉[illegible]旨令屬太監門[illegible]天順中遣都督[illegible]
驟[illegible]非關尚宗驛[illegible]騎此正近地爲羣援之樣[illegible]
也

[illegible]文訓

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各令布政司公帑積貯
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
織造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
下之財豈[illegible]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初命給總督

京倉倉場太監關防周經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illegible]
事與太監會案而行今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illegible]
人自擅殆非所宜也不從
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按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修濂溪書
院取其族孫守之又爲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illegible]
程達近[illegible]
齋寮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
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宮
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以星變兵
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

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
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
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
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侶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
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
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
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按兩廣自成化[illegible]羣蠻後開府梧州專以憲臣
有才望及官尚書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illegible]
恩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決一二人
其當奏除者[illegible]吏[illegible]奉出于丁民徒書[illegible]以[illegible]

旅爲帝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贊言都御史金澤巡撫邊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兼節制廣軍馬設裁可以調度其湖廣郴州設兵備憲臣選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贊于軍務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潯林川雲等大林者植作新以次計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飢盜竊發勢不熾廷贊勦獲首惡李景光單錐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業廷贊歷官處事未嘗苟入不敢犯量所如貸其除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則湖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以備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庸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吏琳倒馬關○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關及總兵私役將都御史劉大夏奉勑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村芭刹袁孫悍悉服從帖息○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毅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拏獲治求

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沿河水邊洗浴得玉璽臣等辯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色洗白光彩與常異一寸連紐二寸方圓只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晰刻劃精古殊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翀會驗此璽歷代傳國璽遂差官齎進報聞○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

辭任本各從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曰英國公張懋本今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遂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遷對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漕營未然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勑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奏凡有所擬者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掌制誥始稱設承和政事由以出其後帝分任五府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illegible]大學士大臣下惟面奏取古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郎所書天子尚親也永樂以來雖設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諸翰苑職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illegible]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illegible]或[illegible]此上[illegible]面議[illegible]翰[illegible]各[illegible]留[illegible]義[illegible]所[illegible]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矣豈和之所批者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
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〇以梧州府知府張吉
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字□□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軍務與其將士同甘苦則□齊舍爲民中者東之又以意創□鳥銃編罪等□神此循教射者潤及犇世忠克敵者之爲者設府江山川盤結草木叢翳或扼要害或緩齊斥以奪其氣失之所又以賊侍營叢中者必死卑易解每樂多置接擊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持角而東賊儇得尤甚深倚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散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未更張其去者賊復來時而遲之以開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後以歷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
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

發南方烟瘴地面衛所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團衛所終
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敘用[illegible]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襲五經博士〇行人王雄
上言克敵在將還任宜慎征虜總兵嘗試于陳銳已爲粟
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粱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
正前日輕舉陳銳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總
其尤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者撓之庶其有濟
不然以郭子儀李晟之勇略而節度之師且潰于相州則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也況其下者乎疏入下以其妄
言阻軍逮詔獄刑部請贖杖還職得旨免贖調外任爲[illegible]

寧縣丞
冬虜寇偏頭關〇火篩入河套
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奇生二男一女三奇據新婦侍門外虎惡熱持門挂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遁去陳負三奇歸死葬里哀而葬之陳氏耦居鄉里親事以孝聚之陳給侯服闋至期欲禁焉只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赴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開于素貴得罪以賄囊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貴將伐柏樹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劍之請疏于朝故有是命
辛酉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
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

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福
地裂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
流如河〇是月十六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〇司設
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
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
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
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
有旨令陸續成造〇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
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敎東宮因薦謝鐸儲巏
楊廉

二月兵部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
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
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
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鄰番
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朔虜十
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
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
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
志非小今海内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内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變
異修省勉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
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
設以省浪費之弊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罷織
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
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内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
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
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
巢穴會夜大霧虜鬨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
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

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撫盡削壽兼程赴任先鄭陣亡官
軍踏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
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飭梁採收不數月省糧芻
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薦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
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
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按指白鴉爲祥與指野鳥爲鸞何異其罪其臣之奸諛也斥遣之命天王聖明矣推此則凡獻白鹿白兔白龜白鵲以爲祥者大率白鴉類也物異偶然何祥之有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
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廠里困于恣睢

當[illegible]道遠應爲困[illegible]走產貢獻爲困于所司辦之[illegible]
四月陞鴻臚寺卿王璟爲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大同中鹽[illegible]商人應之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者王府
遂食鹽之請織造閹宦鹽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附帶[illegible]
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
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illegible]部郎中陳[illegible]建[illegible]
[illegible]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懋家居[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illegible]

長儀雅志理學書稿考
寺淵源功德未就而卒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
遣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
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
既而虜引去○逃藏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
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管造潞府墳價銀
荊吉襄等府府第價銀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
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
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郡君三百
四十兩王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
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
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
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
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

開礦銀寶鈔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
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
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然根源通議
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
則俱本色四分
折鈔六分矣
建曰考大明會典弘治以前王府房價已須二年間而
減祿米中半折支迨至嘉靖而距此纔二二年間
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
桂萼進疏謂有歲給賦二百餘萬而宗室中歲祿
至八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千餘萬將軍中尉祿
省共二千八百府支祿今增八十七萬有奇中尉儀
府而他已千百餘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
祿懷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有可
知矣給事中奏稱各省宗人日多又兩以乏祿米
經年不得祿米因不足者自秦陽不足以供祿
河南宗支因祿米不足借貸多取木料衆事而鐫
謂宗支百廣不工借用仁壽宮料
根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乏晨昏之養者有一饑
者矣有假息逢窩無室居以樓者矣有不幸而無棺者

矣有如年四十不得婚配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而
之富而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忍言之凡民苟致
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而猶有田以祭田以養
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府民失所所以賑濟隙以收
宗何忍使天潢而致與宗祿根不合有司坐受其殘
升堂而號或闌街而罵或擲搶碑擲甎傷吏卒無妣
何仕于其者標卒哀不偶然受變變則生不
矣自古患民窮而擾天下之變所則通
高皇帝生知此亦而先不供守而訓
之變而通之所盡制其事于曰有宗藩不思所以
患不均孟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自有宗藩之患
可久可繼也
欲處之無他焉不過損過以就中損之以補不足
之處之之宜亦已要必天下之有餘以補不足
伊洛諸王之禄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
天明會典親王祿二萬石郡王千石中半支折之例
石齋以從惟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內仍今中半
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
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今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
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以下則從皇廢人之

制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變原所謂不遽制于親盡
惟定制于方來必如豐祚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
宗室之許冒必如祖訓所著官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
之才能夫然後可歷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
火積薪不可救爲十年矣
後愈不可數
又按今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變通者
之怨重從祖訓之遠也恐于此有一不說以服宗藩
心使樂手而無諸怨我此宗有以足以有事宗藩
番者必諸書與諸王議及祖宗令朝來凡大事宜以示
者命告通王洞不論示公此事重以不親
青中奏泰之將王諸及王米章一加事以不親
事不中夢言之選臣不諸使皆其弊審稍不
得不山高所之本省戶所入鑑各稱等哪極不
數如西通繳本今歲戶何秋夏根根出大不
疾稅何所繳今每戶何所漕國根出大之
何官荒生年與所數何之所條何何國
給發之請年與其何之內漲國學何殖
請業何孫逛其何何之內何學何
旱中府盛代其何何之內
歲約共幾何使宗藩之祿根增加共幾何今官支給

費出之不數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令其一一詳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服其恐惟吾之所欲爲不敢議朝廷之淸議而達觀者鮮矣籌國者試思之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濫膺官爵史所部此等風俗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變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竊深惑前幹辦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亦止此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

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貢貢爲得宜令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貢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猶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我朝學校設宗之衆逸邁前代啟剛毅表廣至武市始與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開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僅不設世宗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部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遷故也余下州及縣皆學惟兼領不有司而已我朝天下府州縣衛及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三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皆百倍今天下冗員多而學官爲尤甚矣朱子嘗言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做舉業便道何用他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甚朱子此言則成感深矣莊公因舊因循仍攝後世讀者無後是知敝學之存

宗朝嚴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書儒有學其後所選日輕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大爲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賤莫不謹身飭行職見其卑棄人之養而賤縣美朝廷得人之州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道之廢職日輕公論薄鄙之者不卻之矣而已於舉人多下第者乃叛藏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尊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乞舉專選一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典老宿業考選宋敬爲人之效乎建言謝成之遺典其文藝之議令日皆學緊可行

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責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因以前事缺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第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郎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八月火篩寇固原總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提學副使

按璣丹徒人爲郎時行村邊名檢選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爲務而業未得居師孰爲御史上疏諫用萬言擬憲皇悉逮繫獄今擘齒落幾殺然不爲動至是擢學憲就于瀟家衆翳然自未嘗入念

寺丞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涇王之國長史張顒范兆祥承奉韋瑺張鵬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執夷黃船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瑺及顒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兢擊掠索錢二三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于輔輔集取扒人得內使李順家人令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璿即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船留六日而發殿後者復奪掠柴市居民貨物將輔鼓吹兒孫璿等以輔受賂專制擒夫請于王王與輔由是遂有隙奏顒瑺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即

街中呼天讀　詔踞慢在途專擅殊僭前後各擅離而東應縣事者亦繫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逮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踞與不敬鼓吹先行三事及瑺顒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撒夫時王止令如例發王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須必承奉長史撥置所致之過且瑺實用輔嚴請于王前稱許衛我其縱使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瑺等至京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具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二十人滄州吏目嘐天爵等大餘李升八人俱速逮坐罪

有差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按岳史謙由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諸文雅謙和非詩書不讀岳母搆夭夜夢神人入室而生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講講上前數陳剴切音吐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修飾擬定在吏部獎估抑躁不惜恩怨正色立朝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倚人[illegible]仰其風采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illegible]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

按敷華撫揚風紀於東各道無敢稱法為市務崇大體事綱又介特嶷然不苟言笑足以表正夫臺官云

壬戌　弘治十五年

正月江西盜起勑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招新昌親入賊巢撫諭王五等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破巡撫廣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若失恃嚴不忍其去〇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illegible]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曾鏴等三百人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以羅欽順為南國子司業〇以秦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illegible]百九千餘修堡寨一萬四

千所劃山崖三千里
五月朔日有食之○陞平凉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闕設總
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按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凉固原之間皆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套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游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
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
以爲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常言將全伏　朝廷盛德乃
獲邀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
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
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
曰朕幾爲人所悞惑乃寢○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
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洞人○陞保定京操
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
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稍設都司
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撥定
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敢議
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以譖大夏　上曰宮
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減

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
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詰內閣曰
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傳旨切
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大夏每以
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
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卽如大夏所裁之數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私役
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頃賍以千計爲都御史陳

璿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州大肆殺掠恭
等失于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事給事中鍾激郎中
王蓋謙覆覈遂問有　旨罷其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
有是命于是兵部及科道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
東州之敗總兵孫文毅已坐死罪恭不宜獨免不聽
十月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尚書張悅
卒
按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仕刑部出爲浙江提學請老不行歷官宮保清約廉樸終身儉素一如寒士諡莊簡真無愧云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葺城郭修學校
嚴擒捕至厥盜賊不得以聞人萬職勝罰者勤其本不
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指揮嚴限有司逮捕盜
魁　賜敕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
當原者數百人與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獄民有女
奴自述其讐指為殺詐于官獄既成旨後訊得其有
冤色使人密詢女奴所在得之民咸不坐又有大家被
盜因誣其所恐者數輸守欲直于法哲察其誣出之繕
守悉衆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慴服以為不可及
民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千哲太
平無休歇至今論者
按之賢於縣為首

十一月雲南畫勝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按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矢不營私不阿權貴不
以愛憎為賞罰守其善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
平生氣節友彭鳳議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己所著有
周禮集解朱元史臆見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
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諡謂其壯也有功
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宿道之嘉愧無忝于著述
之多實可配乎丘濬故
特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彥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
嘗取宣德以前一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纂
恒失於秤又遂致我　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嫌
宮聞之防無以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
伏望勅下司禮監將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貢
數何如及　國朝以前舊制如今日貢獻何如進
御膳衣服宮室制度條列其事聖祖禮制之意也建設
不砥孫[illegible]臣職掌誠一太昳此當時纂脩諸臣非不會
載此養遏中貴之燄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將
以此二書卷而知鑑為祖宗成法倘有欲為後來弊政
當垂鑑戒
灼然矣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聊生所爲得天下太
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亦雜耳梁
儲獨爲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一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
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　上亦不答當時已瓜　上之知
人云〇甘肅副總兵曾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
同部落甚衆麟結納愛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求官歸
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
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
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

萬使使至大夏願爲討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
貞且爲國家名將何難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
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
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
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
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霍韜等上脩書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
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二十五年存額止四
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
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
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
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萬口僅五千三百

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如
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紀極乎再數百年戶又少矣且如
何加也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視國初增幾十倍矣有不
物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出擾戶口人數宗支
職官累朝增加大造錦繡供司國計者思明親自斟酌
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　建按我　朝自有天下
垂今二百年冗費不期增而日增田糧戶口不期減而
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見于
劉應之數可考也本山西而天下可知然當時而後來
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焉勤倦累疏言之不置也霍
民之憂賢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余為錄公于後曰人臣
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懿哉言
乎愚敬識之以為
人臣謀國者忠告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

寬為禮部尚書兼翰學掌詹事府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
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瑞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按志瑞髮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吐洪暢儀度閑雅擢
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
其官歷經承祖
為萬曆序班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
省
按瑩時年幾七十奏軍衛府縣事弊詳明[illegible]
人斷所不到之處十二[illegible]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
黜不職文武吏數十[illegible]貪縱者[illegible]
黎息大行有[illegible]人[illegible]至走[illegible]之[illegible]其狀
日[illegible]令歸[illegible]
而道[illegible]主官[illegible]
登曰吾[illegible]不去當直指其[illegible]
咸謂之[illegible]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
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
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
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
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
而濫食者衆六曰殫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
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鎮守倫內臣占軍數
多九曰歷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
納悉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
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

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徇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
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
之○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
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
者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上嘗召劉

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亟跪御榻前上止轉首左右顧近
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衛一日大夏對
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
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
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忍
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
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
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蹤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嘗
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知于　上于本兵外如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輒召至內殿商確參決所議

事體左右貴近元無親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人至帶歸家元實之得退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
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北知州妻也知州死曾王州事
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叛
四鎮守內臣城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
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
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詔遣
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
文劉健等上疏竊聞玄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
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盜賊肆亂軍旅方興
轉餉罄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
無益遂罷不遣○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承芳字茂卿號嵩湖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嘗學明道嵩務當謂今擧天下皆與知學校科舉儒者讀書學問一切廢棄當自其科舉之上與賢者以其意推為征戎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承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秦定怡然自得也承箕早歲會試不仕以理學名世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性江西上饒人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
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

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
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靡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
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桂永祖誥命及封號
誠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輕與夫誥命　朝廷
所以獎賢勵能非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頒給況
祖宗廟數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
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
疏入有旨俱報罷

恭讀我　孝宗十八載之間德之純謙之美照耀簡冊武議之侯祿賞佛收迴不務矣　孝皇何讓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段疋缺乏請支兩浙鹽價
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運司鹽課爲邊儲救
荒而設　祖宗之時鹽法最嚴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
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
更改乞仍舊行止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屬
廉恥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今
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撫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竊以
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敕命舉
家幽明感被　大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柰
何慈闈衰邁夕照加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
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罹呻吟藥
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係戀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處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

苦乞敕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俾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烏
鳥之忱雖乖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涯益勵初心尚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籍少失父茂烈繼其役稱
志適係不與孝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服勤母其居
喪盡止之乃從整然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言學
聖人者莫如須得之克己之目省身非學之法與
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
信孚于民考績擢至京以之寒其東幾不所知費以敵
賈祿救爲御史袍服借一乘馬身若無官而自
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晦庵頤
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出斗室
究極經書與古聖賢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
土苴耳

建曰陳孝盡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是
語至今讀之猶令人臉咽與感想當草疏時未嘗不卅
筋推擊涉陰筆墮不能爲心之甚也慎尋
此讀當與李令伯陳情表同垂不朽矣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
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
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下一月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以裕陵圖一紙

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
大非禮當釐正徒等對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
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
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
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
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徒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
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
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
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
所生母也 上因事須師古來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
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
常祔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上冊立
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
起恐後來紊亂無紀極耳 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
稱爲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儉寬意欲
奉 太皇太后于此[illegible]孝穆[illegible]後殿歲時祭享
一如太廟不敢少褻 東陽奏曰[illegible] 孝穆太后
亦見太廟至正之說而以服朕亦然 上曰此事[illegible]

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
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
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
置徒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
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曾頌姜嫄閟宮春
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
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
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
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
尊稱爲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
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徒等對曰甚當
上曰位序如何徒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
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
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
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
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親 孝宗此舉於至情禮制兩得詳慎務求至當
以副一代之典與[illegible]唐宋諸君專于徇情所謂[illegible]

倫惟王畫制惟孝寺爲能直觀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陽所考皇吾無間然矣

守哈密陝巴葬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

特簽巴答酒結射罕人頭目者力買哈等迎阿黑麻次
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弃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等據城
所殺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人以陝巴辜刺木城其
克投奔也克力遠于所據眞帖木兒婦辜刺木城
兒潛遣人已守令守陝巴人來哈密帖木兒哈密據城
人哈密守京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剌眞帖木兒爲其
論遊陝巴還頭目同寺剌不能克欲古剌任哈密兒守
奄克字剌與餘等措殺陝巴字數字六人錄寫與服至
令都指揮朱瑄等至其陝巴人哈密撫人送眞帖木兒還
上魯番將阿黑麻從諸兒營殺眞帖木兒撫不肯還曰
幾克字剌接外祖劉□之瑄處
陝巴殺貳陳眞帖木兒居甘州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疏曰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
美我國家稽古右文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

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人類多秀俊而教育之者法
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而歷位得人爲
多景泰以後近年生徒漸少許本今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
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得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
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一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蓋
務勵不鄙肝格其舉人一行前該南京禮部劄付開
送新舊舉人共幾六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所羅
嚴于遵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人監既由挨次而
舉人之坐監又無後時故差撥常患于不敷而教養
難于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
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
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拘本分廩增生員通行精
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
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
分設兩監今年貢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其監
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所得皆一時之選
月多精銳可進之資不必限以歲月挨次之拘雖不知所
以教養者然亦教不煩而成功易矣
積分之意用中激勵之方

材有望附選及將貲推差撥恒洗冒濫官與冗濫事
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

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加秦紘太子少保○勑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
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
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遇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
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
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整理各邊
關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

子報說虜中有與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
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
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
往各關隘整理糧草以待出師

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出大同鎮巡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擁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請未
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致殺
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
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
師亦須整點但未可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勝來
日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
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避西擊東
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
一日須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
備俟富有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我太
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
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

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
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
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
非關及通薊等州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
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
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
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懇
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其朕以天下
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
乎大夏以　上言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讀　孝皇待臣下寔亦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
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
以報而不敢
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
入太學舉鄉試第二會試廷試第一歷官尚書忠信
宏厚蘊藉方嚴家皆屬守郵素風
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

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
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
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
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
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
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
兵官吳江本劾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非擬
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啟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

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來
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
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
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徽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
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恐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
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
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
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
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說奏詞亦不甚着意
亦須寺吉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

用一是字爲宜退軍法亦不專爲殺戮重各有法決行亦
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請而退○是月講經
復召輔臣入見文上因令集議家說日講時劉楷講謀善
閑邪陳善解做嘲說不是止子發明其說乃可耳皆應曰
諾劉健曰昨李東陽說以爲啓沃他他字不是止徵
實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理若是書上原有的不是察出若不說蓋也無進益且先
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
敢言則其餘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固然謝遷曰
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講論聖學中外臣民
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
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
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
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
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作及聞此論
益知　上意所嚮云○戶部尚書侶鍾致仕○
十月劉山伏誅
是年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
理邊務

楊一清先爲雲南人後父遊居湖廣巴陵人幼穎異以奇童薦入翰林秀才成化壬辰中順天鄉試壬辰登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爲太常少卿言令臨後僉憲鎮江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
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一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
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
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
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惧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
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

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刼掠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奏請討之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丕變其俗從之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已之所言不得上聞而患人君者聽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棄性命不避忌諱觀事而積憤激于中發形于辭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樂聞者鮮也蓋是以爲君者不樂聞剴切之言不樂行也夫明君矣主則不然謂此言剴切者爲身之藥石非規名也于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遺策之政政治化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觀陛下聰明英武仁主也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至矣節躬勤政問若不及矣然而治化不洽百姓不安何也臣竊病夫之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欲身之安莫若去其病欲其長莫若去其害欲今之今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終不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去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之不可長也乃願陛下深察是棄之去也又爲害者其陛下審察

安也是何異于不樂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之狀開奏惟陛下省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自之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今內氣耗伏未及發孔自手之安此也方病在元氣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拱手日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而呐不出詞則自危於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爲善處是以相則做翁然遇摩爲士者此日無公是非從進承詭隨發不篤知有言行之不矣如藥得不謂之病乎是竊案此不不治必積漸心可被者何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一日身心之病之窮今之病內官也夫之剛氣衰不病也陰炎淵所病許事勢又朋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以痛夫衆張其抑近要也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病窮其錢抑例者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事處其所勢小者可屬也夫綱紀不可廢實貳甚可見大洞五六華多者二三十輩何耶每事一虎十羊全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擒發其姦陛下無其情實紛議愈日是必不赦不可且寬所今閭見而不行夫人猜莫不違于者赦而不玩于彰彼猶尚有嚴心今其姦棄擒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捕寬斤彼何

俾乎昔人有言曰當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下何謂此而不爲也今誠欲安心莫如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可誅不可赦刺內官之權也剷已病今之何也而有積罪者是不安治已病今之何也臣以爲不可赦也傳三日害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兵冗之食而無補名以害本所以弱者以冗積數在京之兵官不而卷尚自官之來者五軍兵甲控弦數以十萬意以爲額空名而冗已正統已後數之十萬名而營至十二萬馬兵無已不能寡是有十二圖營之名年耗萬冗賦費又欺十七本實其內數三而不已伏收之不滿三萬焉然其營至卒又甚二年萬日者亦寡有資今將及實一羸又不滿置等大夫兵糧欲刃不全也日騎者亦本十餘也露宿馬又損若此何等發不不子不勢多食士遣寡業以實貳今述近者若不以報地其兵不虧支出其名占之者則將夫兵老排出而應點官者不恤報何也狗之錢害發壯者多貨增閱其軍閱其一兵害者冗食而鮮實其數名之者寡也臣故其貨令非所謂內兵卵外官既不與其實增其費其者名一兵其于故其人奉富家而氣不騎夫內官按征役之所以後貧而貨役其奪其權不騎以太陰按而貪寶奪遣富權內官廢宮陸其以宮秉廣報也要在何以言罷未錦來衛牙之司禁兵內家學之法宦之圖猶其之精勤內宮之內兵內官其尊學堂之禁陛

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竊
為財重而民負又負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困苦
無賴而有司者不之郵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從之不獨
勝不也曰是所職焉矣是故富者不剝削貧者稱貸
之不足則必當于需子之不足則必逃氣一旦棄父册
捐之親戚悲鄉離井愁怨纓辭上辛逃則必有冰旱風
霊之哭通者不遂者恩纓之辛逮則和必則有木森
之民故曰民害者所東欽徙利之內則必供用華數
宜有常薄也今民害者重欽徙利之則必供用數
十倍于前此也今何也油若未衙有比
者也今又倍十矣倍于前者矣又倍于十
州縣必有嚴緊關者有者又者二工又
內官不必有功以有司又倍稱又貸貸
當道不必者也歛者禁前是關於于有矣
治是此敢不却步以求前矣禁罪矣公詔
然稅是以不步以為不罪者而貸日貸下
所謂盜名而實敢于聖也不家公降者
也三日窮民之害也故日曰矣直不下
地聽民開民之害復科故直隸流者
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莊田民田救正使非其非田此也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二

田也請之朝廷朝廷已有請其田王民皇其家
親家也既奉天命為是尊事有罪者其地家
致其家房屋于其子為之至不民之日民其業
業父母妻子于樹木于乎何不賜士以窮之國
休者也于其里不豈貴之非爭也乃賜觀與
掠害戚而祿非不如北是之遂貴人人遷人
亦亦子畝基本本于與北不年其稅民宮
也令甚實者猶未有若是也但且禁其民其王
勾攝者州牧馬馬與百男其不為奪皇
女老者擒引妨姦本者矣矣者為之其
臣如妻下者殃之殃之不退者者而六寧女
漸者也必有爲不然者又日矣又而
則庸以何有兵不殿然兵日有者有
首不供自卒日無此何有無有者有
廩者不足以卒不及不足之不足
穀之議曰奧設之者日不卓者不
買于是足也求日之不日者不
足于是乃至是買是此之不也
餘焉而鬻于至是至者至而
不已雖歲不遇過得然夫今聽土不已故其

大害非若何奴笑耳者也劉天下之力以供過而且猶
不足此其故何也奧用而無功曠日之損成者為之過
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下而上則聚于下公家則則
爲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上無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室
臣竊非造寺者也動輒萬計動以萬計出一入十由命
彼衛萬春出則其入不止于費由下民惟
其令方春來者賴下夫倉不肯之積庫廳不給
歡不足饑寮奪人以寮以奉佛也
彼以箭饑人者又可畏之悲以大資
入而用于私家矣又出而者奈水旱之
祭所出所以收其內出其不足水旱之
計所出實故日又一年之所以不可
者何也法以為其也其年者苦
彼以爲困以無食矣今十年不得
任職無乏以來者無食又貸
謂官司之稽矣今無貸今貴之無
乎天下無皆恐弱也
維之且民死也今既死而
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
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微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二

臣之所四無不足之閉官奉
紅衛也深武率之人不難事有太倉
之實也然嘗問人所稱之不用又無水旱至
臣謂信行而有得之其二十里太
聖德無之至也且人心數日
有無之遂自不已甚大于兵
有德有一至天不已久宮
之無之有敬有大其不已寮
明德自苦自有之也
其有之以有一
夫公其無得
者以無得其
為無以何者
之者其有理

然也非以事佛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
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佛又最謹然年祚
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也今創寺創觀請祝
老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著其此臣不知　陛下乃
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
酒肉雜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
佛子等並有與出入參食衣錦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
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愁怨于下遣叢不從命
庫爵之官如眞人國師道足以此法足以術　陛下何
不遂一試之耳彼疵設一醮既一法使天變只而嗷嗷
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弗察反聽其誘此臣之
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言賊牆懋之漸夫水防惟堤
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
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　聖王不易
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休戚也不宜有關
今嚴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
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
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
田土擅拆人房屋强搶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

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
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人過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
切齒而談孰非歸恨于壽寧侯者也夫川崩則傷必衆
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
宜亟嚴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
者至矣亦杜漸防萌之道也
按疏首謂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此疏實無愧
斯語所慮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
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縱而流賊則起發至大議至嘉靖
中壽寧侯卒以驕横伏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
可想矣昔人論賈誼治安策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
管未能遠過愚謂以李空同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
第惜其恃才而務後來行事多不滿人意亦未免于昔
人所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
子取人不求備於世全才實難而況文名如空同經濟
之才如空同尤一代所稱論者乎愚故于此疏備書特
書深歎息
致意焉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　皇

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
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
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迴避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
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

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
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
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
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
仁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
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
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視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禎掌內閣誥勑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

謄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例　仁廳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岸之意茲請中後用兵科官言錯入貫址年歲及暨大臣官為奏新動及賢不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舉則一覽則其人兵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不致為奸邪所蒙蔽也　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言弘治末年　孝宗命兵部將武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一揭帖尚有兵柎以後不知廢于何人推用事凡推舉一憑漸官無不資其賄賂遇有員缺故為停閣直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鑽刺稽滯于掌關債帥接迹于邊庭是以斜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良將疲於擁兵而虛耗至今難復蓋臨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差擬而其履歷之詳無所稽考以備其實故也由此言觀之　孝宗此舉關係政體甚大不可復廢

璿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上召劉健李東陽
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

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
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加責在鎮巡令
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
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
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
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
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
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濬河川開山致損人
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
多　上言彼言早論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早論之

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科劾欲
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
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
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
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
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
事可耳　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
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文擅
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干理不
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

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
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徒自然則罪之乎不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
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謂
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
健對曰凡係本部平行事亦須有從推者　上曰此前人
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事
不稱亦無後詞從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對曰[illegible]
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須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

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而不通使須爲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備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私茶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須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鹽政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燕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尤篤輔臣言議論層出天顏和暢爵各許悉聽然有宋人從……之風謂古所罕見矣）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坐御榻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

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詔旨傳禮部行之○初七日　上崩○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敕號詔王

天下咸使聞知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敏慎英明請[illegible]窮[illegible]愛民節用方
術宦寺莫敢干撓惻災思患哉論勝例且崇德報功與
政總綱憂勤惕勵始終不渝逮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
得于二帝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李蔡而秩分甚
嚴友愛戲皇而恩禮愈篤[illegible]念昭德而[illegible]蓋至廟號
孝宗不亦宜乎[illegible]之初命[illegible]徒入内閣王恕入吏
納[illegible]李東陽謝遷直諸賦裕倪岳馬文升
劉大夏[illegible]戴珊張敷華[illegible]河喬新彭韶楊守陳周
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
翰吳寬張元禎王[illegible]延和劉忠謝文林俊楊一清
[illegible]諸君子彙登皇獻句宣方當同列時朝多壽俊
之臣所無愆錮之彥士[illegible]之節人[illegible]躁之吏
剝苛賦之風民依樂利之澤洋洋[illegible]有豈芑棫
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書蹟[illegible]音色[illegible]精訪
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illegible]荒意在裕豐多[illegible]少斷
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時以足民爲富兵以[illegible]伐爲戚

刑以緩死爲恩禮以隆師爲大可謂與民消息培植元
氣者矣内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兵成康之盛何以
加焉非近之民萬方哀痛如
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北虜寇大同宣府遣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右
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illegible]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
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按[illegible]下劉[illegible]疏云[illegible]犯邊擁[illegible]選京軍出
征[illegible]内[illegible]不[illegible]三尚有[illegible]無中有馬無數大將
不識軍人軍人不識將[illegible]以此出[illegible]牽羊而格
猛虎也[illegible]此[illegible]中[illegible]松[illegible]日邊境
近年[illegible]大入[illegible]大[illegible]入聞小利[illegible]不聞有
鼓[illegible]之陣[illegible]之旗與之一用于[illegible]場者雖朝廷之
上[illegible]今[illegible]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者
則西[illegible]其志[illegible]充滿[illegible]服而歸其[illegible]老[illegible]行
不能進[illegible]乃[illegible]棄[illegible]以[illegible]我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功以巧于[illegible]皇奏功[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皆我之[illegible]

[illegible]與其[illegible]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哉[illegible]近日[illegible]軍[illegible]傷[illegible]數[illegible]或[illegible]
敘者弊皆類此此弘治以前邊臣與[illegible]常[illegible]也
大[illegible]驅羣羊而格猛虎尚何斬獲之敢望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
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内閣[illegible]事東陽長
于爲文遷貞亮明斷[illegible]否[illegible]同[illegible]協恭所
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illegible]內閣與馬文
升[illegible]焦芳李傑[illegible]河南人[illegible]不相[illegible]進士
何[illegible]明年少[illegible]人咸以爲[illegible]入翰林
[illegible]日此子[illegible]能[illegible]何用不[illegible]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選提學副使不許[illegible]自來
内閣不私鄉故惟健一人居

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馬
尋陞兵部尚書提督仍舊

是月上尊 皇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杲往
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載
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屬官李夢陽
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下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
初不可作鹽課織造于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
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劉健等
對以內官裝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鹽
鹽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
曰天下事豈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

筒奸人徒□衆起復具補帖乃詣戶部議 上不聽□□□
之止批旨六千引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
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
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按皇莊之設 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先爲寶□之建州縣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
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游謀議將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

而性剛狠尤深惡大臣等專權屢于上前言弘治間朝
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 劉瑾亦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
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因禮監官奏准從吏部推選
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二間房若
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一二萬兩
進 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于是傳旨盡
取而新用者隨地方大小俱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其劉瑾
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後至正德
一按武廟初政本無□皆徐巳焉八黨徧肆奏請皇建立皇莊更易各鎮守將等事緊緊毀矣惜
北虜巨寇入寇宣府累勝直抵隣府關外震恐道路行人絕

搶陝西都御史戴珊等十在平涼寺帳下五十餘人赴至
花亭驛會總兵曹雄議 雄嚴守備虜圍各馬營見所
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
砲稱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按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渾涯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矯激而意嚮近吳仕十餘年家無餘貲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都御史
按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爲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後祭酒章懋云
年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

按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康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有北燈所至有聲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諡襄毅
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二

東莞臣陳　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補　庠生沈國元校正

武宗毅皇帝紀

丙寅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疋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于額外奏封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聽給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

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憲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私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許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于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道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illegible]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天鳴地震○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備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陛下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茲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

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誣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戶部集廷議請革皇莊撫法之弊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實爲帖違捕民人三百有奇巡撫王珝科道張文業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

文等覆言畿民當差站必以莊田牽兩官宜檄巡撫召公
佃種認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宮莊內官宜悉召還又言
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定
定而不可易者今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鹽先帝始雖
誤聽繼念邊餉亟命查議　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
幾僩其陳訴復命分豁若買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益
甚官課何從變賣粮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
等反覆思維殘鹽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
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門通飛輓之利　上曰先帝已許
其姑再擬

三月隕星如雨〇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
已而瀚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
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
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倉卒上賓陛下親承付
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
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
剗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内外推傚先帝所已行者而
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决大政

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積民措
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
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
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〇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馬監太監王瑞以文華
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華選人
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懟
憤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爲之辨事乃寢先是文升
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
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　孝宗因言宇之過宇

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者湖廣人儼與大
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
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辭吏部辭
之不能得繡恨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缺遂
諷同鄉御史何天衢歷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再
後至二十二上乃允〇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
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
芳內援故與東陽輩之謀遂得[illegible]
[illegible]
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遊獵因舉漢文帝從輕陵欲遊

駛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騁六騑
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宋孝
宗嘗親騎馬其臣薛季宣諫曰逸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
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橛之危起于所忽則
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大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大學士劉健等
復言政令十失内言内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
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游子淨身人又選
入千餘至于爵龍玉帶濫賞無算革與齊玄蠱惑人先朝
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聞貪緣分守累劾不退一二則奏請
追究止今取把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内承運庫銀兩姦弊
累數百萬内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内官自請查算竟爾
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輾轉推延至今不與皆
關内臣者報聞○吏部主事孫磐應詔言廢政之弊莫甚
于内臣典兵夫臣以内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
且爲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鎭守分守監鎗諸近
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
于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叚子而總收粟
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
種套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剝
勢若虎狼武職藉以貪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
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鬭决勝及戰有微功虚張
捷報一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
已登于奏牘使沒者冤究被創者抱痛欲兵威之震邊鄙
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内臣回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
部覆請不允○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
韓文等奏疏實夢陽贊成之也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
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illegible]
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腴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按懋蘭谿人先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甫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來起爲南監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illegible]公移呈吏部不待報[illegible]將歸後三疏[illegible]朝政日壞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懋見幾而去云後起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遷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初講學必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力行而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又有語懋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立朝僅四十五年進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楓山集[illegible]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凡四上從之

恢大夏自人伍以來由批至老不嘗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于不應蔭子自乞澤者詔官參驗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辭陳乞今宜與一子以崇廉退朝廷從之然令已到大夏亦不敢辭意遂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幷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狗馬鷹犬舞唱角觝爲樂漸棄萬幾弗親而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三閹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爲辭事可濟也文毅然改色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消瘦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赫天命 皇上帝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類臨何補于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除羣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優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疏並未允于是健等以堅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亦甫上諸閹業惡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以時是 上遣司禮監李榮諸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至而健等爭持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再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儲愕莫對惟韓文畧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明日諸閹益若業自求安置南

京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潛謝明發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懼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其輩 上爲之動瑾因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因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雜劇 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

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罹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同事者曰此爲得疎斥足矣果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〇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你我輩

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推韓文平岳等辭于瑾因得預爲之所既而劉謝二公皆去惟東陽獨留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創造玄真觀于朝陽門外東陽爲撰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illegible]瑾之事爲眞自此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爲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茝獄以上疏極陳時政指斥權奸也

按劉茝疏有云事勢與常人必覺懈機務因之自決章奏落其手中聰明漸被蔽政日滋又云各處地方太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因不若照舊人又云各省鎮守內臣何必紛紛等用養飢虎因不如責舊人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實及資東之庫漸江餓奏軍士無覆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秦歲入不覺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節歲窘逐而用度日者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識茝疏數千言皆剴切不能盡述

下刑科給事中呂翀獄以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也〇擢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按鏊蘇州吳縣人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陰狠尤比尹旻交子旻敗出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謝與韓文謀除瑾芳潛通于瑾由是瑾等相繼斥罷黨勢日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素成憲推標拔工推慕言路陷害良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發意譭詞假辱以洩不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爲禁上遊戲

擧莊以固天戒事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象示
戒天樞星不明因勸　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造
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奏爲謹天戒以保治道事言十
月來占候得連月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
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剝擘甚切劉瑾怒捏寫旨意楊
源假以天象妄言禍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逮南京六
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
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遣還以正國法內開司禮監太監致
仕高鳳伊侄高得林招權納賂乞并黜其職彥徽等上言
保留託輔大臣以安宗社內開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疏

入劉瑾大怒捏旨着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詔提督團
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
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肯令人伺其
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驗出以文不能防奸
降旨令罷職爲優陞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
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慎所激不應勒停詔
坐除名爲民于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
皆坐爲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爲瑾
遭瑾忌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諡簡肅敷華初爲[illegible]
閣李賢所器[illegible]劉大夏力辭不就其[illegible]

後皆以政事爲名臣○陞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焦芳爲
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

西湖游談云西崖少入詞林覽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嘲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視之能無愧然耶

劉瑾既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從
內閣票旨後瑾自于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
人張文冕者紀錄磨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閣
者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
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

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
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
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旨李東陽輩
必稱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務爲容悅
云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守不可奪則彼亦未敢大肆其惡也

[illegible]所稱[illegible]自[illegible]語指宿首相李東陽也東陽受敕命爲首相[illegible]于此宜乎議者譏其伴食中書[illegible]二公有愧歟其[illegible]也乃得[illegible]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瓦拔樹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傾耳于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于覿面恣意于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之于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 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論

官勒致仕時逆瑾側目瀚芳莊主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臨以贐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工事張偉下獄枷號論戍邊時劉瑾方用威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侮公差避來嶠爲邏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號于長安門偉枷號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錦衣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初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也

被守仁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謫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信之命漁人求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附商舟游海至閩入武夷山甚遠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宜爲累乃赴龍場驛

閏正月奪故永平大長公主第爲酒醋麵局外廠時署局事太監請之也俄等訪得其弟匿以爲指揮李慶故賜宅給已廢矣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床斑劍

等物皆在詔給價銀千五百兩○劉瑾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一人并呂翀劉菃各廷杖三十發爲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枷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銷罷其官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如何添出許多小說劉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陞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

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本部尚書

按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既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可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行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帑辭瑾瑾曰劉先生不是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薄忠時劉宇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寧者交通劉瑾累日不來兵部呉和弟廷儀爲兵部郎中與朱寧出門遂入同著留坐欲請遂因寧通情于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既而和寅因朱寧求瑾取入內閣許謝白金三千兩瑾許之[illegible]弘治乙丑廷和以春坊學士王考會試不二[illegible]部[illegible]尚書入閣進少保位一品亦太驟矣所以不[illegible]之疑與皆人謂舉共雖者必非正朋黨[illegible]旋于劉瑾之黨與大錢寧江彬之儔而無一許者必非端士士尚論人物于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略云

勑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先是楊一清疏請

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劉瑾傳勑譴責奸黨朕以幼沖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徐昻陶諧劉蒞戴銑御史薄彥徽潘鏜陳琳王良臣趙祐何天衢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勑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史謂是日早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

劉瑾以勑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爲之

四月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侯能軍務

按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撫崔巖會薦之得起用

夏出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勑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偏鄉野輩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勑自山東沿海達于

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府莫敢言者

按雙溪雜記云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勑該部備事由送進內閣寫勑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逕出勑者也畢眞之勑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勑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等創爲之使東陽等撰奏書不過識請視草之官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之罪文正何所據哉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褫職發海南爲民

按先是有勲戚家奏無錫民設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復遣人勘璞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下勑璞前勘非是瑾提吉遣赴部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搒之幾死數日方蘇贖命全家發海南瓊州為民[illegible]

[illegible]禮部尚書李傑特晉府鎮國將軍表櫟賂劉瑾求封
郡王傑特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
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
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
下
八月初十日今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
翼軫分野當潮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
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
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

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
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境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塹為之限隔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其半人死逆偽術殊墻險日顏灌又日沒　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深入連年操衆我軍失利上廑宵旰之憂臣于　正德三年二月興工自寧夏備賊起築過牆塹料四十里不幸罹劉瑾竊橫橋詔中止議者每以為假版後套城頻年入掩若子木修邊牆拆入正德十年人舉隊入固原平京殺康甚多　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前至華昌柒州地方千嘉靖元年又獲大衆直抵內安之術州鳳朔之地州殺裂之怵其前從之閫非盜除戶口猶托彼　北總二年劉瑾不恤北得綠薦坊所費十逆二三十萬之撫流

人民有耕牧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秋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論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

時源復奏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至左順門責之曰[illegible]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擬旨拿送錦衣衛實打三十提發肅州永遠充軍[illegible]押赴至河南陽驛因傷重死[illegible]豐城人[illegible]幸生還源[illegible]之不愧其父而身逮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
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
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焉奸民李良等

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
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
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為莊田永業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因循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按泰陝西咸寧人性氣廉厲凡度政由進士為知縣御史歷憲巡撫所至被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兼憲山西時以事杖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宣府巡撫尋為李琮所劾部下部[illegible]際大[illegible]羣股栗傑有內援泰遂以歷打[illegible]

官勑罷民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繼錢鋐領疏泰有疏救之節竟為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御史瑾專國嚮佐遷除皆卑躬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南京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批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澤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防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粗草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鎮桓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疲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理錦衣百戶邵琪瑾方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奏聚交通外臣謫南京孝陵太監王瑞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璫自為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野溪雜記謂瑾之速敗以此向使凡事和同洪禍豈遽發五年耐已哉給事中揚州徐昂以論救韓文落職武問昂瑾勝後來當如何昂曰予見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按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瞭然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講論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乾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纔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著求入閣賞假歿于京邸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按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讎之猶不快前憾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向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遊必欲其一至海海錮若答之覓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好者詣獄謂夢陽曰子于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素不相能令聽死生之際乃始北之徊不揚下心乎吾實死矣左曰不請李子而為匠夫之辭也雅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與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求客恐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辭吾也遂謁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步遽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樂語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今公能之乎瑾曰即清宪先生閱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才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亡者也今下獄而公不為之援李何欲自等覽數裁能賁剏泚瑧固囊而止曰此朝廷事令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瀨與之痛飲天明始出夢陽遂得釋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工部給事中許天錫指瑾罪惡與科給事中淵論自縊死

淮安舟中借貸于淮安知府趙璜賂劉瑾不獲放也後
繫論罷給事中郗斐奏致翰林功自經于公署○西廠太
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
家于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
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輙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
其禍自是人不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騸馬實其
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
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之○罷吏部尚書許
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

皇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按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瑾多欲停有中立之意
為朱遠者分為宇護救頻進乘閒於瑾曰許尚書骨
為恭謹而外不抗直如杲奈乎昔則暴朝廷政體
不可令歇公參用部人揚言于外曰公因恭祖用之
非吏部本意璫方怒恭不能及聞此言大
怒票旨屢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太學士王鏊少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㕘
省親丁憂官違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一年以上
皆致仕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舉開武舉○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
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廷試大魁既而衆論不推

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頭芳遂訴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
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
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
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按禎江西新金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遴朝覲吏部
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兩長蘆鹽課劉瑾欲
令劉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恢
于朝門適遇劉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旨意發送錦
衣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提發蘭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
死于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起解補伍及瑾敗始
釋放還家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皇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按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
進士也先于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卒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
邊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
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鎮守河南太監廖堂
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具擬陞調其職吏部多所覆從
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　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
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蓋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
法耳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張家灣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示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眾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詔下獄是日早朝有遺匿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給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枷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盡釋

按劉瑾傳　旨令百官午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已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從東廳詐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貴如此瑾令起出御史寧杲許于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衙門亦朝廷事者所壞了暑加處罷就多怨報　太祖法度衙務不肯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出方有各請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偉日凡朝四品以上各照頭次以下皆猶立去帖之人貴肯役立于此處處了人瑾令役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摘黃偉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肯知覺肯留獄瑾已此事若非黃偉不推優害不知摟出何等無端準計爲御不淺天暑日烈通無片雲饑破體者衆人命機出黃偉忿曰你帖子說的你爲閹爲民事提身出來死了也是奴男于打緊新人瑾怒曰在外說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爲閹爲民奴男了如何不則自具奏皆入留太監李榮臨之榮曰你每與十個衆內使擬下氷瓜甚多榮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榮曰你們都雖者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飲而像出李榮稱它謝任贊

偉南京閑住中傳　旨出都拿逆錦不許追究進士拱伸昏速擾至錦衣衛監不能容去放虎山是夜不知自號身必都人洵告帶而勒各官拿送錦衣衛監送帖責以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素慣明白量僥陰帖私乃內人所爲命單官去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按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補缺拾遺等書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册提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隨續又罰米三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

按先是大夏在兵部鐫革騰驤四衛勇士[illegible]致仕[illegible]名供餉歲省帑數百萬近幸者咸不悅[illegible]有旅怒于[illegible]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illegible]焦芳亦與大夏共讒之瑾曰廣西上官學[illegible]萬焦芳亦與大夏共讒之瑾[illegible]大夏逮　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illegible]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集大臣[illegible]都御史屠滽亦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署夏輕議夷人遷徙致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日單騎單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少老沸泣[illegible]士女携筐盆遮送食亦有焚香祝禱願公生還者[illegible]

大學士王鏊致仕

按鏊見劉瑾亂政遏之不能得[illegible]先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illegible][illegible]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按泰廣東順德人爲人清介謙和成化中爲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撻幾死累遷長蘆運司三任有聲至是發泰入賀萬壽聖節推以上爲布政劉瑾嫌其廉若然酒街之會南京戶部尚書員缺吏部疏泰姓名以請瑾批旨令陞職致仕

八月 上諭鍾敬司太監康能以慶成大宴音樂屢缺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諫臺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揚縣丞

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

按芮爲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

以修撰何塘爲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序獄

按序陝西涇陽人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也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爲洪武禮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學士焦芳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父爲都督造墳葬祭誥命塋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擬部不敢違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前年例銀兩佐報以天順前有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半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堡於是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例江浙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乎寄邊秋之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歲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粮中鹽之法令商人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備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虛冒邊方負而糴銀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資軍實不缺答也今併革罷之邊儲不缺答也雙溪雜記謂使顧佐納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當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猶必不然送邊方巡撫而反正坐法邊儲得實利矣此論甚是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

按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甚貧雖位至顯宦而貧于人以足用音節其所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賤往窮天又嘗自箴有日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樂名器徒以就其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之名也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己巳 正德四年

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按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𥁞已宗以時相知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猾某者屬

我[惟]其家廟[縣]令可[瑾]事之延舉謝已令非[有]舊制新
恐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斂]費也而[賄]太監[臨]例[勾]而[隨]迎
舉印以銀而二萬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參且官為畫
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延舉曰彼身抗上官而
已能者會延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貴僑修學
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磚計万兩延舉因服枯手冊
詣訟所上失[實]致訴其三款[秦辯]御史大怒釋之遣歷
陞左都御史人為[瑾]謀書時延舉為令十年矣講猶
中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水]
政[二]八年廣東[僉]事[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逆]賊[奏]
正德二年[單]兵備[雷]廉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
副使適[瑾]專[權]延[舉]祭[賀]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
有旨取省[察][解]京[皆]非[正]貴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司禮
打點錢路[瑾]也又疏[使]官[專]忠亦[許]延舉瑾遂[矯]旨坐
延舉[枉]道[荷]校不死[戍]雁門[衛][所]月
[紙]罪還[鄉][瑾]誅[致]仕[尚]兵備副使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

按寶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諭諸生
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

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穀法行[計]口[賑]貸[之]法為備荒
計提學江西[致]尚道義以身為教遠[邇]向慕累遷戶部[監]
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欲]以危言[撼]
之不為動乃[捏]有旨令致仕寶[性]度[寬]大[人]事[借]講學
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于聲
色貨利[濃]處[能]退[步]不言惟[潛]思者書[閩]以[為]假令[斜]然自
出機軸名重海內後[學]誅[謗]為史者[書]侍[郎]以[毋][老]
[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尚]不[就]卒[諡][文][莊]
按[鄧]二泉[嘗]行[若]此可謂明[時]全文矣其曰願為真士
夫不願為假道學者[名]言[是]以識警當世[知]真[偽]之
分無他言行相顧不相顧之間而已斗近世[講]道學者
往往言[偽]而辨行[偽]而堅二泉之言殊有所感而發

三月[籍]故都御史錢鉞家

按鉞初[撫]河南從民便改[秦]為[便]以[給][祭]府[祿]米[至]是
瑾受焦芳[囑]謂鉞變[逆][王]府[祿]成[法][遂][籍][其][家][子][俱][戍]
邊[永][冠][莫]不[傷]之[時]
被李[瑾]流[涕][不][還][流]

詔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
士浙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應詔[瑾]以三人皆遷同鄉
而草詔由[健]欲因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
瑾[旨]至內閣欲及府縣官劾舉失實而鎮撫獄詞進及健
遷意劾布政司籍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瑾意少釋焦芳
因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為民禮等戍
邊司府官七人各罰米三百石○以席書為貴州提學副
使

四月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焦
芳專事[媕]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
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以]臨[至]家瑾敗得免

按鏊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
行白首于道[若]然無聞者乎爵廁公孤志懷輸忠幾一味
納約者乎貴感赫奕不能[附]權[璫]征[拂]不能[媕]阿一
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
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樂]然[忘]老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
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蒙]其[躬][跡]其所[至][茲]知[慕]首陽
之節而不知在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職]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乎

降[與]詔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前職

按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
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為懷[嫌][淑]宗制書[遇]陽
[雜]以新例[緣]其事悉追奪之[諸]因降為侍郎左庶子以[纂]
[逆][脩][諸]德傳[理]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等[以]
修實錄完
[修]德[尚]書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三守[溪]振筆[言]曰[此]個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
史者皆世守之[以][正][統][說]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

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
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推易世之後則
紬繹前後奏疏而分類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
皆實乎分書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
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
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識其實而亦莫
能發其情僞或奪于衆論不得書或迫于時論不敢書
或局于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名臣碩德事業汨沒不傳
而奸佞情態亦無能發其覆以爲世戒而監觀者
又借此以私好惡譔乎其間蒙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
惡諸翰林不爲禮欲擬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憾不
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時故遂所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按劉瑾此舉意雖私而所謂文士不習時故陞調有司
俾擴充政務則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路謂邇

來翰林之官上焉者惟從事于詩文下焉者惟恣
情于酒色宜倣 國初出入均勞任與此同意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
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
爲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
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
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
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空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
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官
戶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
爲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甯杲薛鳳鳴督捕盜
賊于真定等處

舊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京師屯軍雜
居其地人性驍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掠輒弃散不可
蹤號爲響馬賊至今衆寡盜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
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發于天津薛鳳鳴于等
淮專捕盜舊例御史出若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
令攜家眷責以滅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
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除鳳鳴
爲徐州守手殺任天津務收斂推杲奏立什伍連坐之
法盜賊捕獲無虛日邸報盜賊入真定者輒被收前
導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出是如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
張忠任兼茂爲大盜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咸其心歸州
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有功陞
杲與鞠皆寫僉都
御史仍專督捕盜

按趙杲殘酷而重然
鳳鳴劉瑾此舉頗得

改典誥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

惡其不附己也○以朝陽關外攢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
瑾奏請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復
請攢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勘定
價以聞郎中蕭啓戶部郎與常徵民間墳墓責令遷改叢塚
謂攢行廠正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考軍民廬于內久
已爲業從便塋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瘞
骸骨力能從葬者十幾餘皆發毁暴露哀號之聲沸天
外

六月以石瑾爲南京國子祭酒

七月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按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師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遣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奪爲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敕其徙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閏九月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先是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邏卒日伺其事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敕○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按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謀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論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罔我我迹因退套虜且逵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按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召京師猶滿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諸悉起京廢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閣郎相得一時清議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薦舊任已而擢侍郎劉宇綵晴瑾爲署瑾任遷方遷擢理部御史尋陞侍郎劉宇薦入謝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過送部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勝紀其言遂禁察鎖遺者適遇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行饋送事發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餽瑾瑾奏收其銀下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閱送饋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公大有用事者多驪財瀆法瑾銜去之其後收取多衣錦之徵必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官者以爲業之練詞類皆綵致之

十一月亦不剌阿爾禿廝掠寧諸衛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儲瓘以疾乞致仕許之

二月擢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

按鐸字鳴治浙江台州太平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後介廉直與進退一循于義雖未竟其素志而激貪立儒者大有足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之黨也

按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擢用

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

時劉瑾專政欲盡除異己者一日伺間言于上請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矜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

和解小忌 永濟限葉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初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歎息語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削以公岂一日忘情願無能爲公笑者從謂手書瑾字永曰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上不樂今兵事付公成事矣柰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見上言寧夏事上必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完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曾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萬公言將須有端緒且委曲上焉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公上前即還報瑾奴狠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瀝懇事稱不旋踵永奮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檻檻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師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旱蝗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亦地震房屋傾動○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僰國不剌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欲薦張綵爲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殘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往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

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擁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門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罥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擁瑾瑾就內獄黎明命法官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德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具得反狀凌遲三日諸被害諸家爭取其

內帑之恣誅其家籍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錠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千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甲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壺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二百六十束

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瑾學問不修後有口辯善羣下賑之爲人在役[illegible]厥時惜職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發怒瑾以說役[illegible]數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日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鍾鼓司而入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臨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罷大臣日求官僚細故深文以自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嚴譴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暇莫敢進言上常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

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等謀假旨行多或累數百言往往其恣雖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矣

下不復知有朝廷矣

高岱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搢紳殆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璫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於諸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後世乃禮[illegible]

[illegible]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

按綵初在吏部推尊劉瑾他中貴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責任于內閣綵以爲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怨之東陽等以爲擅權由瑾惟其恨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南焉

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

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恥時士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嘱求瑾得之後以病黃中亟焉豪處之辭天下唾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逆黨罷職

廖道南曰夫政本之地上應台衡下司禹稷陳猷敷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道汚隆胥係焉逆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瀚內變動社稷幾於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京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賜賚皇知縣王鑾亦頌永功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復褒嘉百餘言賜璽書論賞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長武職疏謂寧夏實鐇之逆彼時總督指揮仇鉞之兵一

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開風趣赴機爲己功後逆瑾伏
誅永與有功可以贖舊惡之罪豈應倖爲討賊之功既
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魏彬陸誾等結爲朋黨專權亂
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兄弟封伯貂蟬玉帶勢傾
中外行鐵券金書光動盟府身不出國門之外足不履戎
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旦大拜書爵生殺
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卒之所以解體也
口劉瑾擅權臣民受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
人以爲大快事故
多溢美之辭云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顧從皆非得已又干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前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
中貴恐後畢馬與瑾東華等往不能容者將葬又往設
祭車馬闐溢京師之路瑾後瑾敗之夕答旨封瑾門置
作樞要出葉于路既而逆謝其官焚其屍獨者欲之初
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假劉景祥葬瑾因爲
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
自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擁鑑者聞即兵
肆然相繼及瑾之敗先景祥卒期二日云

有曾雄死謫海南戍

然雖附瑾爲守陝西瑾爲增置鎮兵將印遂陛者都
御史同知楊德制尚書寸覓不協賞之也雖以兵不忘
言官有糾其邪者皆被切責不理及其下論復以任之故
妻之罪將院左都御史督誥亦及于戶凡所請瑾無不從
者自是初結黨謀人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
敕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　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
遠論戍
不赦

奪神英涇陽伯爵

按神英在成化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
四鎮累官都督同知正德元年中被劾致仕老不
任金革致仕是年附瑾以金資爲託攝古英君官五十餘
年有戰功欲封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郎中王爵
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往瑾又欲併衆八百下廷
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
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
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

復陳熊平江伯

按熊初附瑾清漕劉瑾索金錢不得瑾之遂以濕米等
項罪爲贖必欲置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所化
罪乃不能姑息東陽曰其議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太宗朝時嘗開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
書鐵券子孫皆免死可尋常漕傳天下武臣心瑄曰國
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華彧之下功令其子孫俱
以華陳項不當原發有功苟何以戰之足惜東陽曰漢
高祖撰定十八不功臣位以有蕭何爲第一足以深不曾斷後
但因世給定不功臣位以有蕭何爲萬世之第一足負然後
兵使當時從論不不難逐以爲萬世之功蓋足負然後
何懿陳瑄一時之功張良才謀豈肯以功勞歲論
百萬不至京師至是一時事也陳瑄通漕豈肯運歲四
民稍奪許券論誅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侵
海宗至是復爵

劉瑾既死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九月以誅逆瑾逆琥詔天下○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入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許改武英殿加少

仍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潜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青東陽撰劉瑾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當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令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于八方爲京師傳笑云○大學士李東陽言司

禮監昨奉　旨京城內外並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緝廠事　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權傳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違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謂眞有妖尤于事體殊爲[illegible]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illegible]

十一月以黃懋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illegible]

十二月陞盧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illegible]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按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循翰林[illegible]三十年一旦罷以政務入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而論利害有古大臣風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按進入予六登仕籍長謚衆稱武早年許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令兵部尚書提督團營長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泰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也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奏名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被罷之仁宗朝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不肯試大臣子弟[illegible]宋制[illegible]此權奉擁國而子孫頗有[illegible]者試[illegible]焉士論不當[illegible]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illegible]學士陳循王文子弟試不第[illegible]德辛未科開老[illegible]入試其父[illegible]進得及弟也[illegible]此戊辰[illegible]及第降調諸翰林[illegible]不得不爲[illegible]制視宋爲[illegible]公論[illegible]典制不逮宋大遠[illegible]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按忠河衛人性峻少通方寡合是春累疏稱疾乞[illegible]
强起至會議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　上一日擬會議
錄所刻文字與溪處以示李東陽等皆中官
有識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諡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諡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時事如陸敬輿[illegible]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執也白沙陳公獻章稱[illegible]山先生愛自然如巳于百姓藏之如父[illegible]如[illegible]見[illegible]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章副都御史

[illegible]
月十四日始至[illegible]地依山[illegible]延瑞[illegible]怨俱不出但使
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蓬州江市縣其衆方出見且要
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河營監延瑞
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掠如于搜樹壘劫虜民家許欲
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邏其營不得鬨欺勢窘
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已女與領兵
生員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
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
六日率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寨伏兵盡擒之
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鐘等遣諸將兵分道追
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捷聞
故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
鬍子及麻六兒等復叛破蜀民益被困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刼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
內至豹房樂觀　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甯杲所逼
遂聚衆拒捕劉寵等家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
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師衆劫獄奪去旬
日間聚至數百所在愚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井方

殘破州縣屢敗官軍轉掠
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宮軍在非賊若南奔遏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將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務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

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辭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抗疏敢諫之節高蹈進退之風用兵以殺戮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戴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　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

攻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詔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攻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

按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聚衆萬餘攻掠文安鐩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掠其妻將污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衆爲寇于是鐩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衆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衆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按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歿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兵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以恩信化誘流盜專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偵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匿騎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與之語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潰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餽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掠馬都堂家劳皇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瘐死獄中偉獨革爵閒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中官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馳劄調宣遊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按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明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伏于竇內其餘入各入隊五人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寂寞伏發火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等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餘級復破之于[illegible]自是賊遠遁不敢犯[illegible]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鄰縣一一陷入無有一城無
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横秋霜雲臺功高將
不收拔將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宗
封侯唐劉公鄉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是
賊非坑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
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歸上當首節相收不聞開門
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今樂陵令建日此詩以
樂陵令望平原守並言譏嘲古語平原樂陵皆山東
地顏平原初年率勝安祿山後來陷于李希烈今許公
初成除流賊之功而後卒不免于宸濠之變二人忠節
古今略同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與賊戰于白龍王廟

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游擊將軍許泰邀賊景州御史[illegible]賊阜城縣等奔蒙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illegible]器甲及蟒衣虎
繡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營四馬武[illegible]通等皆歸賊賊勢
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

知府劉祥率兵遮賊不戰自潰[illegible]衆皆無實祥被執
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illegible]璧知縣陳伯安出
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illegible]降伯安不屈劉三
欲殺之遂北得釋攻破永城夏邑[illegible]城盡焚居民執虞
城知縣釋之攻當歸德州守禦萬[illegible]司率與追至亳州
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借兵[illegible]百人邀戰皆敗衆
僧兵七十人自龍王廟渡小黃[illegible]領兵營河上虎賁
李壯士七十人奪船渡河與戰[illegible]上石學費其舟虎
賊燧等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illegible]帥燧更名懷忠稱
副元帥小張永前軍劉四後軍劉[illegible]左軍馬武右軍邢
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illegible]國元帥長史其餘
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illegible]各營大旗長為旐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illegible]地龍飛九五重開
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
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不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一月流賊攻徐州掠淮西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因有僧德静偽稱唐府宮
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鄉
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
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
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
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磐中見撫榜逃君百餘人賊有掠縣
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
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静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
縣不能破饋賊鞍馬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
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子時又
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
強縣知縣侯勇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蔭焉

按趙風子自與劉六分衆為寇至數月縱引而南河
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聞南以
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
過官軍追討迎戰亦互有勝負焉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
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
身免發其先世冢棄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
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以說
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與馬文升尚書家在鈞中引衆
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洪
江西鉛山人〇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
按李東陽謂珪人性剛直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
名士皆趨附善招接外議稱直諒然尚書劉瑾嘗聞遺生數
爭其不公一清不甚避忌致座偏下部尚書實遠之也從東
陽與一尚各相結托而東陽將為部推員郎中前尚書劉書遷
郎中寥廢寮冒呼其名而不官乃按其康法勢苦
貞其吏等郎中不遂他曹避云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
法王外廷無諫會奏請四百員為大慶法王下
院珪因於僧日求于何為者不與尊崇並例大不道當
詠有詔不問其豪求亦止優人樂贊者有寵頗能軒輊
榮辱人縉紳諂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
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
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矣優乃嚴而罷命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閣臣奏稱四方盜賊侵擾而朝乃存此瑞應者
黃河清聖人出寶今 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瑞
應之來豈虛語哉昔元順帝王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
門礙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臣奏慶歷大小
數順帝問之侍從不樂其臣曰河清乃王者之瑞胡為不
樂耶順帝曰能有黃河清者朕太祖當有孔子者故不樂
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祖與于江淮而
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元順帝之言至
是益
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按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
用驕貴擁衆自衛坐視賊鋒殺掠至其地所長地方
遇劉七等與戰人敗損折軍官兵夫輜重無算適皆存
游擊許泰領兵至與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
徵回京師反與名太監張永同事因不問
銳失律責而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宗言從楊一清之議有旨令盜賊二名
者與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譯衆數萬頗多
諒脇從之徒共勸信而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所
追及賊首驍從良民與官爭首級并所掠財帛
迷去官軍爭取財物及斬獲所得報者竟未必奏
勃獎馬論功陞賞各七用陸完齊勃奏請依次陞
功為計而正賊無一獲者至賊已過而官軍遇下則
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黃洲入人家殺二十
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帝權
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目有賞陞蔭自出師劉權
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〇
遣太監陸誾監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閣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誅出鎗軍
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權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
然曰今兵老民疲盾以月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炎
民譁然思亂禍自此及 宗社吾儕欲不價責當盡

唯將何待乎聞者竟選
閣臣嫉傳旨令致仕
起儲瓘為南京戶部左侍郎〇以王守仁為考功郎中〇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
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敗深入山谷險賊選
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許從征見父被執躍
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贈忠官諡忠愍仍旌
其子身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撥按察司玉
鉄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部有降罪黃奇瀆羅
下有習昌任用之人請勛立防不測勛蓋親信令宿帳
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
者與約期令俟報至則示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
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令人寨誘所與約降者來
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賊乃與猛部五百人夜啣枚
登山歷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塵賊方射歷直
夜者擊三更奇援調狼兵五百人奮力攻之內應突
賊亦合勢夾攻賊奔空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

三千餘級餘衆脅出壘乘夜逃匿舟盧璞賊魁盧山及斬獲千餘人韓林等遂平于是兵民誅璫寨東撫賊皆平[illegible]

之[illegible]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山大破之

四月賊轉掠畿內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糊泥舖脇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趙風子寇掠河南州縣至延綏等夏官軍所破轉寇王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黨多遁散于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遂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城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鎭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按南京操江之設起自國初我太祖自淮西渡江以後師屯江南遂定鼎金陵三中原南伐中敵江防視前代尤嚴舟楫之利艫舳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弭奸宄濱南服者甚重自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乃視爲虛名視爲故常平日則戰具抛弛爲舉無可用且有警來乗無措侵遁帳措出而如賠無人之境使世

有貴生將不勝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大以劉六輩尧致殘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預有戰備圖而擒之不啻如數孤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羞萬世使非天幸勦絕其命醜母竄淮東山東之民其不又遭荼毒乎

閔關善夫曰山東群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傾師與律烏合而起志不在大也嚮使降附乃齕此大患朝廷繫南門命將出師散中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率倍蓰衛之兵然而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九者十五衛戶成山流而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者矣

高岱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諸宦首祖宗之靈澤天命之眷佑非當時諸臣所以效智竭力之功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哉當其中錫以張偉何人縱之苟而幾之陸完谷大用毛鋭等視中錫彭澤何若然而卒成功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豈足爲賞罰邪要之推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殄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驚中原身當其鄭則彭澤之勞勳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羣賊無豪傑遠略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寛爲高平伯陸閔弟陸水爲鎭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劵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四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武職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冒濫其弊有三奏帶冒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寔武選之法盡廢于鎭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淡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深

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獲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首先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并功加授之頭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將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遼東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各大臣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横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因之以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藉章曲意逢迎後乃卜自全援長語所指而議其劉守後世謂李東陽也　汪循曰嗟乎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謂名位身退夫誰敢非張東海詩云兒童不讀歸來業見長歸來夫道迎不免隔巷高士笑人擬衰盡得虛名此詩可爲今時在朝致仕者供狀　按朝推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竟任終身無論矣正統後彭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羌後入閣凡二十年李賢十年商安劉十近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珝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妬賢嫉能之奸與貪權固寵

之別而已如國家上何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狼兵蒐剿華林瑪瑙等寨賊平罷總制軍務尚書洪鍾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俱以不職除免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侍郎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按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術之及劉石敗李鬍子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一深宗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木一盒令其自思某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畢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營移他所惟留空身鼓衆劫掠殺人及官兵獲數五先遁走

虜亦不刺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癸酉　正德八年

春河南布政楊子器修元許文正公祠堂成

按元時祠在河內至是已毀故子器捐俸屬懷慶府修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剿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旌日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壁

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啟以爲功焉

按是年廣西蒼梧人爲人所介賄爲先爲廣東參議劾奏總鎮太監潘忠數十事幅忽劉瑾逮繫詔獄柳州垂死乃調戍雁門等遇宥放歸瑾誅起爲雲南副史江西寇作亂遂擢右參政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巳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蹂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三省之兵衆無一可恃者圖者所不發驍夏深慮乎自是邊兵日驕驗得不可控制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爲不忌都御史張璁請征

四川火落赤謂前調岑猛狼兵征剿江西賊稍有一功然猛因此發衆貪財放路其害亦深爲小猛自是益玩嘗于朝廷益輕視中國兵馬矣奸雄日長勝成厥階嗚呼觀此一事則思患預防豫爲飭治今日君子烏可不與察

四月修撰何塘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爲戶部尚書瓊山西太原人○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爲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

先是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末哈密屬夷阿孛剌等誅陝巴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執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遁海剌木賊曰我來恐遂賊古脅哈密若有變來守城緣我歸本土無他意土魯番謀官遷都指揮未真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授阿孛剌等陝巴等死于速壇拜牙郎立遜酗不道屬夷誘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

按茂烈養母清苦吏部奏改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事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詔曰陳茂烈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朱艶疾强起營喪葬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大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謂茂烈欲求伸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從孔門可幾顏閔蹇者謂兼納如若干道而欲養獨尊存存行如徐仲車而所處之困躬未見焉者

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鷹馬廟皇莊曰清苑孫

閭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之徒投獻湖蕩等項無人之地被其溷爭侵占近幸勢要之官簒皇莊名民田地被其溷爭侵占行查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巳有三十六處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正德以前巳有二百餘處八十餘處正德年來增立者成化治年間建立皇莊巳至二十一處共計二萬九千一百九十五頃另外又增立之項坐各項民地共壽之數以肥私家如至九百九十頃其奸人欲盡其地畫規則之為朝廷查勘僧寺之所侵占及各處各項成化年間其肆出而奪民產以至於其管事甚至有侵占其民地甚多者莊宦府縣被其擾亂而其侵占各處官民宦官為之其侵占其民地者各其民頃之內者甚多地不得其正者此一切奸者也欽依勅旨名侵占給王召佃管之非甚原者不給之正者德本悉照原定地例分給及照議將莊田佃戶人等原係皇莊者與內官三莊分原處係皇莊者聽該部類進緣皇親功臣者起科徵收租於是先朝所賜一頃二頃而不盡者自行收受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以王瓚爲國子祭酒○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巏卒

按巏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寧重雅操不群而長才敏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常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肆貨賄引去不爲屈藉藝翰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風節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謚文懿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東莞臣陳　建著輯　檇李臣岳元聲補訂　庠生沈國元訂

甲戌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謂遣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盜導武宗崇佛事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今上始議除去禁中釋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暨部尚書夏言入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兩玉匣藏財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音離傀偏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瘞之草野不得潰留清禁以永杜其眩惑之端功德罔極有　旨謂卿說的是嚴思此忽驗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敢觀愚曰奇異不欲奉之雖理之將來必有竊究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遂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禍扶而萬民瞻仰者也奉　聖旨是使都著燬銷建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于佛者僅陛可數令　上此擧眞大聖人之所作爲其出于尋常萬萬矣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平之澤爲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寇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駱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群盜悉平　御史張十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劇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臥內徹夜燕游外見烟燎內廷大土木摧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粮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猾機之斎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亢侵絕崖于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典亡之故以表天下寬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役褻之狎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際不報○陞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卿○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顧聞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寶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累無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上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擬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促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遂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

衛都進與王管案守王既得議衛益懼
機言官交章論議衛不可與竟不聽
陞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丞王廷相爲贛榆縣丞
按天和廷相皆以相繼按陝西得罪太監廖鑾遂構
怨惟常遂以摭沒諸不法合力擠之俱被貶謫時各處
鎮守者用私作威甚于虎狼監司御史
負違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盡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負母柩將去親友
或勸之不從賊兩舁其門皆不入皆異有孝之而得生
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李氏人處義文徵氏皆不爲
受賊汙被殺於陽學生沈麒以知府劉祥縣丞和禽爲
賊所據奮不顧身而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爲
之感悟釋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乃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按寧王宸濠請復護衛諸近幸意宏吉出于楊廷和宏以
讀卷不預知既而吉出宏言朝廷賜濠護衛者何人也

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
宏嗾之乃共謀諸宏予上勒令致仕
命典誥勑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
七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八月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
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
密尋遣使遣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
我已一向將賊刺殺了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
兵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與撫甘肅
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
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事竣乞歸兵部遂奏差澤往
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糧餉命澤征調三邊人
馬剋期進番夷內速進賊仍勑哈速還滿速兒并火者他
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郎送回本城
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璁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
君禦侮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鎮巡總制不宜復
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未
所苦將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遣書且速送段
來澤以爲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使火信馬驥齎段幣二
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
取哈密城印○按官多同民僾于孚魁兀狀令其書有
遮擺文有總制矣總制哈密守臣者之責乃
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略之官以當時事爲者總制者爲
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者而責成不宜復另差
經略重爲煩擾也彭濟物亦無責謀深策進思以
利啗番夷而已夫番以利啗夷贖城印一介守官
足任之矣夫人能爲之矣更何用拥總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
任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充爲按察使僉事執法
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
名慕之每以求託詩文交贈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
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勘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
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相激夢陽遂謀宸濠遂執
岳贓事門子得擄掠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
忠勘問岳因爲民夢陽閒任時
陽附勢借威逞私宛轉逢爲士論不與○宸濠誅夢陽
以交通繫獄幾不免時皆稱爲
瑞其才力於之偉禁錮終身焉
按士君子讀其書可想見其人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
節甚嚴凌轢一世敢於上之時才如劉瑾諸人
不是多讀古人之所無學理義養之功遂至附勢人
借威逞私譌讒人惡言用錄調遷竄若擬
傳勞利二字爲天下榮
等人忍于李空同亦云然
六月以孫壽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七月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爲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
品夫人

明雄投太監高鳳挾史賂官側爲鎮陳情乞恩得遷撫
修附猶以支倖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堂
知聖明加以存養弃不爲遏詔令銳帝倖朝參初雄
爲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
函祖之第立中堂垂簾衹其父二十餘乃
相抱而泣自是遂至臨目寵恩如此云

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思前吏部尚書曾孫節行耿耿殆不愧其祖云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按泰家居猶有犯必告有司曰其是非令以法治
之凡縉紳失守人躁進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
無私書無非義之饋之受壹寶太宰許進謂都知州曰
吾遣不歸內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年八
十卒卒時鄉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
五卷并正菴詩集六卷傳行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江楊月錄曰給事中王君昂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屢劾
冢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論之闕下敬
遺大臣不欲以小臣翻之章下議彼論楊公持之上章
自劾而留不得留昂乎翻也不塞論丞休辛劾任并月轉推
應天王君昂乃不避權貴楊公甚受善術諫天下兩賢之
都御史王君以爲上官皆日山中要淵忠遂之言近
若留王昂一頭尤爲人所傳一論不附者介淵初發之時衡
公有此舉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避更嚴月之
聞兩轉卽復其殿中科御史今王昂既不復選之責道
則推薦起陞在執事者寄爲耳身假李文達葉擬賢科
然惡羅倫論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陞指
政必得從權令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陽
也前輩影接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已秘誌
可畧也天下看示之後人史氏紀載之嚴畏也
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錄日光陰之易逝者不
稱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衆必可追可畏也
開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
人則羣類沮而士風以頹衞恐亦奈趨之

之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
有以直諒之言進而聽以古人功業望其事者故宗
敢布其愚焉亦
屬山西和順人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寄庫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與論諸自是起用議者遂有米珠草桂之譏嘉
靖七年翰林鍊城餘率先高傷議傷哉邊有賦芻糧與
虜寶以東兵馬境甲糧道不行三日而翰林坐困矣
門庭根道陰寒急飢東手無時寒命一金如山不可食也
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然眉之救豈知遠追
兄金貨浸已壞乘藏計失在官糴買一貫數倍皮于之
藏草束價至三錢有餘伏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議
日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
掌錢穀者以糧草改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
倉場空虛一遇有警郎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誰
照舊徵解本色以備不虞根本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
接寧變舊法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
郎又改根本爲折色
作偏之罪焉乎逃

乙亥 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改之議創凡爲賢相其由內閣守致之相
制凡爲宰輔須曆州郡取其周惠之衣若與人之交
輔達也我則若許治人閣則由御史奔賢入閣則由
王帝者爲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吏進入閣是誠也
賢無方兼能通變者也伏
乞議爲定制永世遵行

三月鎮守宣大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官郤永杖之喜怒相爭訴遂奏永專權自恣誅爲不軌永辭任且自辯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往勘郎喜永

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illegible]誣奏本當重治姑從輕[illegible]

喜降勅切責永調寧夏而以寧夏總兵官潘[illegible]代之

四月土魯番歸哈密大掠嘉峪口諸夷○調兵部尚書陸

完為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慶陽

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變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illegible]漢而[illegible]寵戚[illegible]顧使之預政于紀恃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許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illegible]封列于五等勳第之崇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異熟小心王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illegible]擾門庭肅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為外戚[illegible]寮皆若慶陽不失為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

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

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

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總督甘肅御史馮時雍

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遽

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

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疏既而澤又

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

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陞遂取澤回京

按番夷貪狡變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奉功欲以厚幣啗之[illegible]取城印誤矣[illegible]

[illegible]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近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

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任不常夫

久于其職賢者可以責其底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

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每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

去而新者來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絲粟簿書弊生奸吏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亦寧民生不安皆由于此時不能

行

李夢陽曰古之良吏久任者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今之弊官不久任蓋官非良久必[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提督軍務兵部侍郎[illegible]主都督桂勇帥師討兀良哈

兀良哈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遣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烏

思藏諸勅臣等愚昧竊見[illegible]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崇

邪妄不經之教[illegible]

意以天下初定[illegible]

教而崇奉之也[illegible]

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爲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
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
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
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
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
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
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
木俱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
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爲阻滯且四

州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
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
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
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
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字
相隣時標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擄
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敕
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
番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賚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
聽○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直

隸劾奏鎮守太監采喜疏及爲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勘
部民王臣不法又爲市舶太監翟瑤所搆經唐俱奉旨逮
治臣竊惜之夫喜故違敕旨輕舉撓毀損折官軍其罪大
矣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爲翟瑤用事詐取民財
姦淫婦女其爲民害甚矣陛下爲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今
人人日事諂媚寧忤　天子不敢忤權臣寧負公朝不敢
負私室　陛下何利哉乞特敕宥經唐還其故秩仍將喜
等明正其罪以爲欺罔之戒疏入不報○北虜大入固原
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
黨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

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
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
待哺之民嗷嗷于壑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
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貪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僥倖之中必不能無
天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須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乾剛獨斷
之變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罷遣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
慰解臣一死且無憾如或疑臣言爲誣望遣之察問其得實者

尾大不掉吞食天下其禍不可勝言求出尋常所不料者其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順懼乃委過下人遣錦
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
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
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
無此一舉

按良永字齊卿號挺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錢寧復致仕　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養累起爲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冬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謫前江西按察副使

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賊盜
亡命日夜講爲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覘以遇
其私在位者皆畏忌之觀望彈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因
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於
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羣
盜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
督巡撫之任以消隙寢邪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干擾
有司應宗室有縱恣者圖之朝廷將南顧之憂矣于是寧
濠恨甚賂用事者必以危法逮捕將世寧逮[illegible]
察使過家察濠奏賜其[illegible]遂按浙江御史潘鵬[illegible]捕逮

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部獄累再經冬拷掠備至幾殆
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
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扡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
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刦居民蔓及興隆偏頭
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
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
且撫會祥憂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

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
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
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襪寨擒
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塞險[illegible]青[illegible]寄[illegible]藏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貪財科擾猾民多益緣爲盜利故諸苗亂相煽爲亂

三月內旨起按閑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以其獻有孕妹
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按馬昂以善騎射[illegible]門墨大小皆賜蟒衣[illegible]

東昌府同知何塘再乞致仕允歸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裡擅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

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南國王黎瞷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治國事改年號光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瞷乃黎利曾孫黎利篡　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爲陳暠所弒至　嘉靖初黎譓復爲其臣莫登庸所逐據居清華潘氏而登庸據有其國僭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瀛改元大正登庸自稱上皇朝廷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兵討之登庸父子納款奏乞降詔立安南都統使司莫方瀛爲都統管從二品事　嘉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有其國復爲下所逐竄至今未定云

五月風霾大旱

六月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　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諡爲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按文臣美諡至文正而極故宋推范仲淹司馬公足以當之我　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西涯之在內閣會位尊號勢附奸權諂草詔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諡爲文正尊于議擬之秘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之彰認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諡斯乃敝宜而既沒乃得東安之諡二者予奪督失之者未

夏竦卒仁宗將賜諡文正司馬光言竦之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諡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諡文莊宋朝諡議甚嚴多嚴議厥正哉不聞此矣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入宣府

八月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撫河內修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織造太監史宣酗酒作威肆行毆辱且聲言　上賜之皇杖聽其捶死官吏弗問至鞭孫錦縊省孫富等相繼斃于杖人心痛憤管糾正事並繼沛縣從縣胡守約獨與之抗宣誣以擒送御用事部獄科臣孫懋等疏救不報○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暴著　陛下信

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厭其惡祚與共
更始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如郡守所與共
理也則以翟瑾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
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以史宣之誣而逮王鑾甚者巡
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干豪之誣而逮施儒張經
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置地里圖縣科銀至
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嫉怨羅織陷獄果爾
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爲國盡職耳適以
責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于天下縉紳駢首于狴犴
向以一瑾亂政于內今以數瑾縱横于外伏惟　陛下割

塞私愛大明政刑即乞將王堂韓邦奇下之法司恭對公
問使天下謂陛下之不私于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
天下稱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瑾等罪惡請通行革退閑住
仍勅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倣傚
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
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
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
大喜差頭目虎都失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給火者撒者兒同賞
遣速壇滿速兒令其送還順王還國賓賞給虎都六及撒
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怨速壇
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
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
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
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捶死令內附夷兵刼其營
外結瓦剌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敵功誤
國其受戎羈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羈外
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絶續率不足爲我中國輕重
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

土魯番挾之以爲要求玩侮之資邊臣挾之以爲[illegible]
功取賞之具罕慎陝巴令狼[illegible]哈密而來春已爲虜
番肆其肌上肉矣與復哈密之賞方而等城[illegible]金印[illegible]
報讎雖又至矣納幣之使方[illegible]而來[illegible]
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illegible]西[illegible]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illegible]而反爲西[illegible]
邊寇禍胎且今日邊境[illegible]
河如大寧河套哈密[illegible]
境爲虜巢穴議者舍此[illegible]
亦謀乎昔光武用玉關以謝西域[illegible]
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illegible]
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illegible]
爲國家慮遠也[illegible]
以國家慮遠無益之[illegible]
霍韜諸臣之議[illegible]
謀設者爲此論[illegible]
北邊聞諭日[illegible]
是以夷人視之爲奇[illegible]
令日索金帑明日[illegible]
之以果陷兒[illegible]

彼當徊爲平往建容賢以其能制諸夷漢遂出令諸
落累毀之餘長氏出盡贊才垂死之人身不自惜乃之論
何説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爲中國重輕則在所當後世
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裴嶽立之無益而歲
受上嘗者之揆我以蠡好利故與復哈密之事臣不顧
朝廷之廢路往失此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非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
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
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
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邃庵楊公生而穎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
爲詞停久之術窮數盡譔孤交猜遂復乞休歸又曰予
爲編修時備邃庵楊國見其奬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
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兼指授悉合神算有嘗
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
援引布置窮毀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邃庵書曰識者謂公嘗通才雅辯給拔門
士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濟者之夫多而雅裕鎮
俗之徒寡矣快政辨之旅協而光昌識之上抑委曲
活變之風行而守成執義之公尺言官猶以此病
公而不如道以行事由通勝人通天下之情達天
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事夫日有中易時有李益愚
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
古泰消長生才有高下抑有之而未用之而未
盡耶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
固矣抑觀今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關世變者守
予不
有感
命輿誥勅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冕廣西全州人
丁丑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以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臣于去

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
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死者枕藉益迹遭洪水田地拋荒
而督征部使方且將繫而笞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
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
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
賚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按瓊善結權倖故遷兵部不二
年二進公卿驟至復進少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訴其家人受賄鬻題
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訴
疑于是言官復
劾之遂致仕
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紀山
東掖縣人
五月權吏部尚書毛澄爲禮部尚書○上微行至石經山
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
壯麗乃還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賜以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人擲帶出營獲敕許增添失信致激變澤閣數遇事承爲罪徵沽
賜有功及是瓊劾寧大臣及言官多被之詔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實有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爲民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飾立廠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勑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自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嘗之于是閣寧尉後澤遇瓊憂憤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因一時嫌挺敢爲之才然銜略哈密事則實不悉焉過論者不以功掩過不以過掩功可也王瓊黨附權臣深搆澤罪株連九疇謂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謂有功掩過則亦未爲得也近而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雄略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爲無罪斷言確矣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赴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按嘉靖初楊公一清在內閣亦嘗薦起前大學士謝公遷旣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

霍氏韜曰嘉靖初言官勝疏劾大學士梁公儲設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辦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爲此也人曰是公本非罪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劾者謂求其奏疏如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其戲劾因閣下擬制擬旨大觀若銜素華跡焉故不得自辯以今觀是時嫌後來處焉末有下悻然激且辨返其罪于楊公也公雖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近厚矣而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旣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恐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厚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諫

按斯舉也廷和避疾而梁公力諫不能回[illegible]諫而托辭悟主回天之力妙避于諫甚哉諫亦難矣納約自牖其秘轉移之機于不言而喻者乎求之于古鮮有其儷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太后張良南宮之語漢高祖[illegible]以之[illegible]

七月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甫欲
郴桂流賊為名奏乞巡歷擬方兵部謂不可行陛下特允
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況湖廣困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福
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徭役繁採
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請血已竭欲以藥猶
恐不保況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所行不過牟
利自殖無補分毫易曰饉藏堅米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
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為者亦將許之乎餘各省
皆有鎮守亦有盜賊或皆援甫例奏擾紛至是甫不獨禍
一方又將禍天下矣伏望停罷勑書仍治甫欺詐罪以戒

不忠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郴盜皆知官吏餽遺
里胥供張科斂百出避捉之資盜起皆太監廖堂在河南
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
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始順一人而不恤
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南贛巡撫王守仁
請提督軍務許之 [illegible]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導
導也先是屢導以出宮遊戲至是遂遠出關外
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
邊境非遊豫所宜況為寇衝英宗皇帝誤陷

奸僞欺衆要言親征遂致流寓胡虜延往事未遠可為明
鑒未聽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
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起大同又明日
韃賊犯塞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
尋引去 [illegible]
餘參序錄謂當時若無此二異示儆
上意將必罔乃知天心之仁愛矣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先後

巢穴十有八擒斬近千餘將其巢穴斬奇擇其脇從承餘
流復業 [illegible]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
言頃者國家信用奸邪未將不敢禍者都督朱彬從臬權
之資濮陰邪之志自緣進用別後即事從諫道非或游衍
馳騁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法宜正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
至尊臨潼關四方驚駭以聽詐偷出居庸關
寇甫聞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
使將帥奔命與寇對壘者數十合[illegible]

社稷哉是彬在[illegible]則爲[illegible]親[illegible]邊故議[illegible]
容[illegible]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〇改右副都御
史王[illegible]撫治鄖陽[illegible]
按績廣東東莞人[illegible]先是巡撫南[illegible]
上疏乞[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illegible]
時那[illegible]上欲幸[illegible]請[illegible]供[illegible]以萬計有未[illegible]
虎豹以獻者[illegible]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illegible]
[illegible]禁[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校[illegible]下[illegible]
人節[illegible]以法後[illegible]部[illegible]書[illegible]
十二月內閣大臣赦充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還[illegible]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
親郊祀姓如常儀有[illegible]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

出城丁亥立春[illegible]出[illegible]宣府[illegible]諸戲劇又飭大車數
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illegible]路[illegible]車既馳交擊
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
于奉天門進春如常儀〇來旬〇命還京封左都督江彬
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illegible]
其月[illegible]日[illegible]太皇太后王氏崩[illegible]上還京議[illegible]大行太后
壽貞純皇后之[illegible]奉[illegible]上不[illegible]
[illegible]

治境廣吉人皆立生祠親遊[illegible]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illegible]
祠額并護勅[illegible]
先是太監劉璟[illegible]杭民爲己請建生祠[illegible]許之堂[illegible]
故習復諷杭民以請且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illegible]得
詔覆奏以[illegible]見任立祠非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illegible]
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illegible]壞祠相望民居古墓多
催毀[illegible]者[illegible]靖伽祠
皆沒官棺人[illegible]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illegible]
五月朔日有食之〇是月[illegible] 上還京[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 上復議北巡[illegible]楊廷和等[illegible]乘不宜輕出[illegible] 上不
聽勑自稱威武大將軍[illegible]所統[illegible]兵[illegible]巡邊[illegible]欲以[illegible]

[illegible]爲威武副將軍[illegible]以衛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疏諫
言[illegible]出中外[illegible]民[illegible]推本君承天命以爲天子
四夷萬國皆其臣妾今衛爲[illegible]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同臣[illegible]天地易位冠履[illegible]名義乖謬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illegible]曰此乃[illegible]假設之辭姑以爲戲焉
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通者 皇上時出
巡遊久不親政天下[illegible]無不危疑憂懼[illegible]何又復[illegible]
萬[illegible]宗[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illegible]
[illegible]

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

上不省 按此承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然平果有寧王之變爲微正指此爲言

時上必欲內閣草勑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勑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側于臣臣草勑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勑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怒容止誠擲劍而起不復

促草勑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嘗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遂藩朝臣各陰有所干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許氏論曰韃虜自永樂靖難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擾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此先火師之後套虜中國情狀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衆之不敵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驕橫莫敢誰何虜法因循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蓄縮出沒狡猾亦序漸亦已甚難盡衆寡之勢強弱之形異耳向幸狼貪鼠竊無有遠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擧廝內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備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必益猖獗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將乘黠據位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叛亡逋逃之衆窺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駐之鎮豈能外寧供億之費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七月丙午上復非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六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 上于宣府營建行宮成衆皆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遂京 後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出及西夜居肅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存 上廨大內勸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鎔兵業屬弟爲獻遂爲都督府君尋求專都搶攘關山箭將楊俊等賈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康于是上至屢過關府轉車爲至寅近多先搶良家女子以充本御至數十車在道時有死者左右不敢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籍于軍餉與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將盜劫奸宄稱歸乎豪右況南贛巢寇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遂策蓋有撫賞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須仰給於帑藏夫民已貧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帑藏空竭興作尚需[illegible]以爲宜開復廣鹽[illegible]

定例得[illegible]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索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寵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
督兩廣軍務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郊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聚麗人情洶洶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鑾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
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並連名疏入 上大怒命黃鞏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鑾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
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
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
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自有七人
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謫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鑾發充

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
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是役也舉朝死諫 東駕
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嘉靖初霍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是介冑之獄侵斧筆之權不亦甚乎覺
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部以朱黨異宋祖黨罪則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死沒世江西事發死者四十人
而已是豈令之養廉恥勵節義者衆也嚮不得所養乎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與使吏當衆執逮脫衣冠
則就鎖梏榜體貌以虧武夫朝列清班而暮受杵獄刑氣由此消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察誅可也乃昔晚
析獄制列清班辭下拘符使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儕之矣其也君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
子遂昧良心衆傑浙以多小拙之怨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大夫有罪宜請則

論究誅則誅宜嚴則嚴宜曠則曠勿加苦楚勿加鎖杻
務以培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于世教其非小補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按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傲效成風如以月糧不時稽□動輒譁譟鼓行猖亂如陝西之甘肅直隸之保定浙江之溫州福建之福州延平俱武以至遼東宣府南征往往而是若大同之殺參將殺總兵殺巡撫又其甚矣假此悖逆之風皆張洽以前之所無而濫觴于正德篤於闕南面逆媳于嘉靖然尤于邊鎮冠履初背禍患出自買生居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禍謀國者可不忍所以防微亦社其漸乎○都御史王守仁與兵部尚書王瓊書曰福州從戎之卒驁恣已非一日既無消遣之術又無征戍之役居則陵民之膏血以供其稽有事反驕悍而奮之閩有司養若驕子稍不如意呼嘯群聚而起焚掠居民郡官吏氣燄所加惟其所欲而後已其始作于平盜發于武又振發于建寧發于汀發于海諸衛所其間于驚閩雖大小不一然皆因于前者略無懲創遂致效尤而爽今省城渠魁雖已擒首人心尚猶驚惶未定御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續之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建議朝衛軍之弊誠有如此書所言有軍不若無軍之為愈矣愚欲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兵以備禦兵于農之意經國者其致思焉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劾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光是上遣[illegible]已鋪[illegible]召都督馬昂已嫁[illegible]于宮[illegible]自[illegible]濠[illegible]陰養盜賊已命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民[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歸其財于[illegible]兵[illegible]都御史孫燧等其金貨于敵宸濠[illegible]南康[illegible]乃[illegible]令南昌[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保奏[illegible]要[illegible]人日事有司差人監若與議論言事[illegible]王守仁亦[illegible]宸濠[illegible]可[illegible]

陰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識陛下不孝也稱早勤政譏陛下不勤也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亦黨宸濠助復護衛已而知其初及謀乃議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以息下詔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又欲兵謀叛所為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乃宸濠誘謀不可從也發錦衣旗校忠江彬共言于上將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謂勅廷臣審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准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義等遂行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宸濠[illegible]寧于不知止[illegible]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質畢即召蒙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

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新都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以文學政事俱優以詩著宸濠素慕之與交權以其子為劉養正風談道學稱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負法識緯宸濠之傾之帝星明江漢宸濠恃宸濠舉人事濠深信之至是聞稱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群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待旦既定郎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十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裝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宸濠甲露刃待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太怒一時各官驚愕相視獨許逵又復訴諭明其不可宸日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逵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分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等官並伽鎖于獄令參政季敎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季王

賀贊襄正馬革前左右臨江府[illegible]王倫為提督贊畫
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凌
十三等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賊破進攻九江府
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諸縣皆陷也[illegible]
聽其參議黃宏副使許逵不屈死之贈孫燧禮
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諡忠節並祠曰旌忠城祀
之賜祠曰旌忠
恩卹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犯事自據率兵修戰具李士實劉養正順流下南
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直趨留都餘侯
宸濠不出衆心解體近因得為備宸濠七月朔濠始
出兵議留大號改元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
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兼養正造府朝廷留
其腹心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舵艤世子
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蔽江而下聲言直
取南京經安慶寺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
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
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淘薄攻城賊上矢石拋

角下賊衆多死濠自日不能攻乃令僉事潘鵬遣
其家人持書入城勸銳投降銳磔之[illegible]投城下以
衆[illegible]
遂[illegible]
按宸濠之敗天使之也[illegible]
康九江之敗人心震動進[illegible]
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illegible]
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鑒褫其魄以
爲不義
之戒也

逮太監蕭敬泰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

劾敬通宸濠也 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事

寧初奏用陸完皆從宸濠餘黨下獄

[illegible]

何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爲多也而盛傳之今觀
劉瑾朱寧二逆賊贓籍視元載何如也聞者豈振咨嗟
祥之籍其多國家府庫安得不
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
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
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叛軍命守仁往勘行至豐城知縣顧
[illegible]
[illegible]
與知府伍文定[illegible]
集袁州府[illegible]
邢珣各率兵[illegible]
兵亦會賊[illegible]
鼓兵薄城下[illegible]
自焚各所兵入城門大縱[illegible]
其守仁兵十餘人[illegible]之乃[illegible]宸濠[illegible]攻安慶十有

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
大恐謀還救本根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起各府兵會
豐城之遇吳十三王家渡伍文定邢珣先進守仁之領兵
斬賊有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罷退保樵舍盡出金寶
犒士賊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
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及其妃婁氏皆赴水死世子諸子
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衆多溺死者[illegible]
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叛婁妃嘗泣諫之不聽人既
就擒檻車中歎曰昔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言亡家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奏未至[illegible]
[illegible]所見守仁擒宸濠之報[illegible]
張忠等[illegible]
良鄉而守仁捷奏至[illegible]
逢梁儲蔣冕[illegible]
江西已寧請回鑾不聽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討不足以謀

召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為應援真在浙西泰
踰年而遠有浙江之調正為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
嘗劾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劾宸
濠謀者真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王疑賞軍士以
行私惠又令都史發官軍具器械期三史入候三司官期
四更入揖且欲收各城之鑰遂手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
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鰲救其夜
不知何為也又聞真遣人賷金帛于寧府賀壽驛亭應十
二人舁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産其初至浙出軍
器堆積如山又有開管家者凌虐軍士毒害人民勒取財

物已踰十萬罪惡不可紀極況真乃賊濠餘黨積習已成乞
械黜京師明正憲典詔真已有 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
聞○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
馴象衛籍其家

按賢以伶人得倖于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太
監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錢寧內援禁中動靜以報不
密[illegible]及發
遣行至[illegible]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 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
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
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
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

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羣
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 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
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
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
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
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

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蒙將賜姓也 嘉靖[illegible]
忠以泰暉俱以罪廢乃案文徽奏議曰南征諸臣罪惡[illegible]
已彰猶勦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劉虎經過到
驛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于過舉措國是害
將危讓人成功擅為己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
為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
一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豪邁
求辨極各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亂政以言事謫
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濠平[illegible]至是
平寧濠之變[illegible]嘉靖初論功
承命[illegible]錄王守[illegible]

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首謂其符俠
命鄒獄株逮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所與篤學
誘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
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致良知為說觀其答也
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
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
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
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
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
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
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
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
全宗佛老而補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
妙固以大假禰露分明都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
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諸子亦獨何與
謂陽明文章功業皆足以名世不必講學講學亦不消
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只增一疵贅而為文章功業之
累矣辛未為學之據削爵之命猶夫愚于學蔀通辨辯

之頗詳志道
君子齊之
高岱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
亂夫亦有所恃而動也乃不旋踵而從滅者其天命也
春祐　祖宗之慶厚將以啟中興之運乎孰知帝星之
明江漢　兆有在也夫守仁以變詐陰狙削平諸山寇無不
合動機宜卓有成美況宸濠以烏合之衆而慮儒之才曷
足以當之蓋守仁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
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與宸濠獲與六月
三日之宴則不虎御也四日興亂之後豈朝人所能耐哉
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彼果不能守仁
奉此府功謂非天意可乎孫燧許逵之仁此以碩王守仁
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雖守仁
美矣惜其所以處濠者未盡善也夫宸濠此宗室
欲棄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不聽不可不懼說
闕下然命一將入據無不可者而宸濠立誅于親任勢
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況屢有詔止何可任精
況不得行逆濠之命新官此與誠猶棄軍歸所之為也
阿郭守儀處事節泉即不如是豈所謂公孫之意之累
道耶雖然止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獄訟吾其猶之

髮左衽矣朝廷貂蟬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
業竄川變化之賞其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
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
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豬口盡行殺
賣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騷興
速遣云　之附從步曉保定府張寔後堂與巡撫
都御史合將藏闕俯之詣以為樂於府亡發保定戍至
臨清山東鎮巡官皆疾蒞三日傳令進宴豪具草略
上視之笑曰憂我何甚竟不怒已宴都御史王珝獻酒
參步　上目之神賜以袈裟　謂上意不知明復宴鄖
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　上有諭以為彩也江彬
從旁厲聲叱之龔弘辨罪縣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
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盡出所有以餉彬復取償有司
珝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盡泣訴于　上上曰此必汝
有求不遂耳鑑據何敢辱彼逐鑑語塞而退癸丑上自

臨清指還勅　上之南征也與劉氏有約劉以一簪
且以為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遣使
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
灣與劉俱載而南道還　上廣議集者人捕魚奪其舟
妾乃行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老人捕魚為
欒將提督泰平伯朱彬太監陽集官監捕鄖縣
長吏過州胡琮擢而自猪朱京之宰遣遊
長所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乎羣公之
校門出嫁上吉家民家張鳳尺珍寶古詩得免
上在清江上幸臣子張陽第珍寶貨器無又遣
都督侍衛步入城辛總兵賜第遊寶貨至者官
太監宋彬人道民家瀟巴末顏仕路第了光貨
彝因其縣都滿其余羅寶聽縣遊光臨上至錦
城西遂李方余無途者應齊逸武嶺上揚衣府
遂子揚州上禁命金無悉人為州總手旨州衛
談真之新開撫寺命巡其遂大總檢泰戊州數
獨太監張因撫食具寘都神之命授諭泰總刻揚
慶總太監張劉和宗織太監張鋪卜揚州大騎
炭鑑赫十五年　尚甘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
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將懷不
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
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鎭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
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
取與雖天子詔命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
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遂計不行
○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章都督同

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郞兼學士石瑤侍讀學
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
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
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太廟在
二月二日禮見郞將祔廟今俱改止至再甚爲非宜天下
朝覲官員吏部被察黜者請未奏定奪各官離任旣久政
務悉廢殿試進士赴至制所甚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
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

望亟賜頒師同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得速撥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傳
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　上曰守仁必反　上問曰
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
報守仁旣而召守仁守仁卽行忠等復沮之蕪湖守仁入
九華山安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
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
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旣久復有遊蘇杭及江浙浙湖湘登武

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
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寇刺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土宿瀛承
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
江登金山遂如鎭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
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其第歸
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選易數等

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疋帳綵帛若干兀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詔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是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㭿等皆伏誅尤賜自盡乃燔其屍而揚其灰

時群黨欲自獻俘冀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蔽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羅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正茂等下錦衣獄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閻宏鞫以與宸濠交通也又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敏公初極貧而天性廉約仕歷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餘廩無餘粟尤愛惜人才法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爲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崔侍郎銑撰胡貞祠記曰自閹人谷大用入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起入人又進劉瑾使橫廷論而士禍惟自論者欲司馬之為宰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柱權失自放斥言官而宦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宦官家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額民窮而蠹繁夫思亂驕藩侯濠而生心宸濠敗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夫懿哉若人皮吳有底于淺哉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臣建嘗究觀于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祐我　皇明所永也正德間于類凡者有數事焉逆瑾怙天之黨罹殃無異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長慶之宦也流賊之擾遍及于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寘鐇宸濠之變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之舉也武皇帝之好巡幸盈朝臣在下逆遊宴樂荒棄無異于秦隋漢唐之季也于前代有一于此淶或不誣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之懲我嘉靖之圖以鞏固　皇明于不拔乎照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常作困言欽任吏部時欲興起遴選史館然意以為超遷之說難以

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問
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按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
今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
養丁憂服除復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
仕家居二十年杜門謝客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
市語者謂其冢宰一節自有千仞之意蘇孟子
之辟萬鍾無以加焉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理之
學及古今學術篇佛
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按超遷之法與久任相爲流通相爲補助此議治體確
論爲國莫要于此莫急于此祖宗於循資超遷之中行之以成化弘
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推陞事於循資超遷之間議者
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處如郵傳苟得三年作主人者
矣愚嘗試事概時若其說于治安要議間因知記得
此深喜其先得我心惜不及見其全文焉敢摘附鄙說
大畧
于左

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
者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躐級
而擢則自知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遷遷而
況司銓者又務急循資逐遷以補諸卷乎此久任之所
以不能行也考之人順次循行之賢者或先遷而後
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兩浙由長史
經陞侍郎于謙由御史經陞侍郎王翺由御史經陞都
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況鍾由布政經
歷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經陞侍郎陳鎰由知州經陞知
府知府經陞按察使又經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
加以超遷也然詳論資而超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
廷薦三品二篇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爲遷速乘除適均
無分毫損益雖與任者無分毫損益而于民則之所
損益大淵矣正使以損于任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爲之
況于任者無分毫
損府僻而不爲耶

六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諸翁人張銳上疏曰古稱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
戲樂臣宜嘗之親有疾則藥子宜嘗之今上不豫寢疾
朝夕在側一切人於之備盡所以衛安危疑預備洪濟
也適臣聖躬偶感風寒恒節勤勞數日陛下宜氣完
宣節將宜調爾減膳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
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
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聆上色嘗奉藥膳止于
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撫諸人于事說之義臣愚竊
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輔一念臣子至情每
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輪流各員朝夕詣寢
所候問凡請藥餌令其先嘗是日內侍左
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劑藥依方細開寫
揭帖進內閣收照則陛下起居之外人
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
既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自古
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和平之福者
哉按此疏愛君憂
變之意最爲忠篤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
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
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
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
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
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久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
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
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

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
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撻
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
意乃沮○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
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
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息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
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奏處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
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

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
留京者亦遣之給資及亡番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
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冰
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
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瞻臣乃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怨寔革
時延而臣從不煩理矣假李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太
漸之際天下得人
竟開太平之治也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虞衡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
民竊自今此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

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宗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
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
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
財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飼軍則可
以作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
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狼
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界見于記載而已不勝
其多其實何啻敵國況合寧彬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
逆黨貪婪贓賄其虛則奉爪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
邪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項錄兌例內外奸
人交通蒙蔽上聰竊弄威福倒政廢法言路壅遏將一
應章奏或遲延沉匿不與聞達或改擬旨意肆為欺罔
威福大權盡歸奸人之手內閣員或爲六科給事論
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綱紀大壞姦黨橫行
蓄患邊防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
難屢作貽憂社稷幸賴之禍于茲極矣如先年劉瑾捏
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
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
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 皇
天眷佑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幸耳

戊寅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
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國門外
既受 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
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咽曰謹受教華道所經屏絕諸王
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滌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
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
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
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頃復晴霽景象一新識者知
爲中興之兆云

夷大綸自正德[illegible]歲[illegible]河清者[illegible]慶雲見[illegible]分而今上事八月廿五日生神武英斷[illegible]享不再振太祖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護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毀其德[illegible]者亦不較諂言至居之恬然寡嗜欲初未[illegible]多納交于大夫[illegible]皆有藉[illegible]及濠誅閣臣籍[illegible]平生[illegible]園少員郭及未幾子孫成不免[illegible]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illegible]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韜曰梁文康公在武宗朝時色遜言孫無所忤于權奸宗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逆節大節則屹不可奪

盛武太將軍敕書稱公草上秦藩請地片言折之復無許度量宏弘公嘗[illegible]者諸發[illegible]自[illegible]公[illegible]言不[illegible]之攻試[illegible]宜[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公試不輕[illegible]者亦[illegible]曰[illegible]公[illegible]宜擇[illegible]公[illegible]立擬擢[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公[illegible]主位後大臣[illegible]文康公曰公[illegible]得大臣體文曰[illegible]不中[illegible]士惟公云

[illegible]建日[illegible]文康公[illegible]前論之詳矣公爲人[illegible]乃[illegible]一時人未及盡知去後[illegible]數月文康居內閣[illegible]爲輕薄生事之[illegible]而後快[illegible]十公稱名[illegible]可知矣梁文康之量[illegible]非近日[illegible]人所及[illegible]師德[illegible]五[illegible]若[illegible]

論扈從功以表宗皇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
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
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卿道司禮
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疏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三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
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
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

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
最爲得禮與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
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主
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
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
後宜稱興獻以皇叔見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無
爲皇上屈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
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
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亦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示廷和曰此議實遵祖

訓據古理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日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
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
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曾降其服且與其名也臣不敢
阿順封還手敕○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
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謫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
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
開國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
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

然在當時封公者亦僅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
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
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宸
逆賓逆瑾結構所致伏鉞十數平定張永攘為己功既而
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並受賞崇於是張富張
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
都督都指揮者亦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
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為編民又兆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
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
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時頓清非[illegible]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
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
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
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
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皇帝聖母稱興獻皇
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定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
壽並稱是皆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
奉詔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
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
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

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
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
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
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
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為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為邪說願罷
斥之不聽○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
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示吏部尚書喬宇曰後

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
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瑶語璁曰愼之大禮況終當行
也廷和害滞曰子不應南宮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難
我也璁鞅鞅而去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皇明資治續紀卷之二十五

東莞岳元聲 訂補　　庠生沈國元 校正

世宗肅皇帝紀

壬午 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撥厥咎徵典禮失中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于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杜弊焉不報○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按銘之死由總兵李隆以私憾激亂卒殺之及揭報兵部則稱銘刻激變軍士云

給事中楊秉義等奏臣等奉勅行邊勘賞目覩宣府大同二鎮村堡在堆石積屑之倉卒有變今非直至山西諸角年宜急璞庫銀輸之紫荊雁門等關量地遠近糴穀[illegible]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下 上命二鎮告警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 上從之○兵部主事霍韜進三箴

[illegible]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illegible]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諂領番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籍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鎔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以大[illegible]進議毀[illegible]撫諸寺諸番僧不啣事屬禮部郎中居[illegible]應[illegible]一夕發撤[illegible]從[illegible]論[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空 上[illegible]

按[illegible]

二月詔國母[illegible]

宗蔚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冊貴妃專職
憲宗澤隆啟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
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
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史道
疏更武宗弊政數款乞體臣工黜奸邪開言路慎賞罰行
仁政以撥亂反正上納之○帝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爲
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

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
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蔭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綺有
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
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
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丁
船數恐誤大計帝命總督漕運覈報○禮科給事中李錫
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喧笑褻瀆請自今凡
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
爲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
四月禁額外貢獻○不許廣東採珠池內臣領地方事

○陝西巡按喻茂堅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
速劾以聞○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與其子
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禿廝數萬乞我賜土住牧守將難之
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
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帳服班板丹之方
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
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羈以爵賞啖以
茶利非徒羈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
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蜀外其
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

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
今不治爲患不細疏下本兵○御史盧瓊言景皇帝當也
先犯順之時爲正位守國之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
附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於
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帝從彭
澤議禁閹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撓國事者爲令○王
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均其賞爵諸卿倡義督師
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允
辭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程啓充江王事霍韜路宥皆言之循

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典定策太監扶安何
典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効
勞諸閹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
軍功不授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
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
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蔭至五十二人非所以爲訓
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蔭一子惟外戚伯如故○先是
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于是刑部尚書
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爲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
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按華浙江餘姚人守仁父也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逆
瑾竊柄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瑾怒逐
守仁而壹散寡
華不政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諡文懿

按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
潛心大業居常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
古確乎不可奪凡嘗從學者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
無虛日自筮仕九轉至六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謹滿
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
旭奏其遺孤貧困乞優卹 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
卹詔
任支

刑部奏辨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釋之

秋司禮監太監溫祥實冊寶自安陸州還言齋宮淨潤至
事陳嘉言欺傷遲留 上震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
事中劉濟各疏論救不聽○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珊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威暨左右或伴濟
務陽假一漸也初無事不詣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
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逐何今乃稍稍復三漸也初
和屏絕玩好今較坊諸可得以新奇巧技進四漸也
日覽章奏今或怠而不親其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
冗費初盡裁革今食冗冗費不惡不殺實是謂冗費今御馬實
數不凡謂冗費六漸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
侍以近立封爵錦衣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中懲
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爵金後將何懲八漸也
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銀守守備漸嘗擢倖門
復啟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日
不准有司上奸罪未盡議答曰有旨所謂諱拒人十
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官廨城垣大壞民多溺死敕[illegible]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彌仍遣官巡視賑濟[illegible]
家[illegible]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敕兵部[illegible]鴻臚寺[illegible]
中軍都督府同知妻[illegible]氏封[illegible]給誥命[illegible]
于[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世錄言三代[illegible]
太[illegible]
[illegible]

猶在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通宸濠遞按程廠充錦出秘旨
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陛下猶妄以撫
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厮養王蒞皆爲敬腹心招
權納賄並宜屏竄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
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
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
奏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給事中張䌹
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庚申壽安皇太
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與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鍾鼓不鳴鞭
癸未　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
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傅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
竄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廕其養子雲爲錦衣
指揮太監楊璁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
守備戴義死復廕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廕養子
李賢帝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等復

禮安縣論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illegible]
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逮于獄而令吏部瀉臆寺備[illegible]
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
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
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休輔
弼處分是日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蒔秘疏謝
復溫旨慰之○先是上不豫百官赴左角門問安司禮監
官傳旨言朕躬已安大臣免問候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
定于是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
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

塞險要開糾告好明賞罰以勸出發首從以招降且言弭
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發之邊
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制凡地方盜起彼此玩視不
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撫以下俱坐罪報可○
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從之
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臺周公遺跡也並宜
表揚其存恤勑欽天監委官考正觀候災祥冒之與冊從
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劾郭秋宗不報[illegible]
[illegible]言官史道爲金縣令[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盧[illegible]

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宛非人所居大皆曰閻籬逆彼不死瘴毒必有覬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初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歷不下閣票擬批答稍誤戶科給事中黃侄漸曰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令使內閣居代言之職官皆非其擬之奸關係非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罪如初○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奉詔勅彩幣往封安南國王黎譓行至龍州聞其臣陳暠叛譓遇害立譓從子[illegible]為主莫登庸復叛逐譓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刑科給事

中張嵩以天變上言五事一疏　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逆和顯劉緩周憤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等于欽安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詞見以左道惑　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三務實惠言斷租之詔雖下而貲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儉約節滑冗慎賚予然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章下所司報可○四月廷試進士賜姚淶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逐僧道停罷齋醮孔卿喬宇等各疏諫止　上自覽獨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悉知之○虜掠甘州○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向賄頭求索求賄不獲因以他誣

嗾文杖鉦幾死事在法司勘問米綺奏為陽鳳所究改命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者再　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　上心排軋言路茲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問詐法司為無人謂　祖宗成憲為不足守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臣人思言矣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楊杲等交章論疏京兆有十四署名者共八

十人疏上皆付之所司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竿並石座碎之○典廟祀典大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方諍不報

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賚方物等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偽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寇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蹤躡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璡以去事聞

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
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䝉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
近臣出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
為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戶科左給
事中劉穆往巳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
古多羅等穆至會巡按御史王道鞫之具獄上部覆素卿
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論戍奪俸有差
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
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為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

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
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
八月虜入界嶺口尋入遵東丁字堡殺備禦都指揮王綱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踰
政漸非格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
不如初四言愼惜不如初五言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
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疏下禮部尚書
汪俊言金等之疏忠愛懇至從之
九月林俊致仕
初俊以李福達事被詰已有去志及是親奏九
皐不聽乃稱疾乞休允之賜酒饌資以行

延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刑科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
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
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啓爲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愼重
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裁百官俸祿一引范鎮奏請裁
華冗費一引燕御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
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追擾一引趙汝
愚奏災傷州縣請蠲免來歲稅錢 上曰節祿養廉朝廷
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九月御史秦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養子而冒閹豎之

封或內臣而奪司禮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
律令更易殆盡勅旨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
而六曹不能據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
屢罷禱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實言邇者
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
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訛物
之變屢矣昔人云怒吾之天猶可為也忘吾之天不可為
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托于貂璫如廖鵬張鏡之
緩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赦復而竟辱在爭鬻
臧朮監携私鹽而執獨巡檢御罪責皆失政之大者不可

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十以是月于歸蔡震時秀遠

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
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于志寧以太
宗服未除為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斯喪者不得婚嫁
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
公主坐受其拜大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
亦且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
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
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

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
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
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况至今已二百四
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支大綸曰授時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illegible]大地以三元甲子元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十自太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三百九十[illegible]百四十矣是天地之元也[illegible]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步[illegible]歲一增一[illegible]是以太乙甲子為[illegible]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illegible]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起算[illegible]歲差之法起于何年[illegible]十六年而退一度[illegible]自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歲以至日躔[illegible]元至洪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illegible]度[illegible]以[illegible]推算六度九[illegible]分以治甲子退五[illegible]

分改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三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illegible]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自嘉靖初至今十五年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測里差之法當謂者日輪大月魄小故小下名之似隨南北不同耳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旬下里約差數刻正禮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職實在食乃為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然狀不盡驗閩廣日食後然也

劉寀等繫久所司具叁書上得旨劉寀編戍原籍
黃國用逮詣科臣劉濟言罪在代道南東寀等罪不至
此而故為苛法且斜挑于羅織之門欲使廠衛武夫之手而
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從○帝遣內臣之蘇杭
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爭偷等各諫止
不聽命廷和撰敕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

八月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伍邳廬漂
沒殆盡詩斥而鬻妻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恐激他變敕
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
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九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
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
考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
三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先是上遣司禮監論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叔爭和言不可已而上御平臺召廷和蔣冕毛紀入見授以手勅論加

皇躬延和言奉邇之敬正流本生講論已定豈容有所禮義理徇情而行皆在嫌疑尊等疏入帝心益堅此以
科臣毛玉聶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者爲
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太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恭
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
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璁議合帝
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併從里中起詔詣京集議○典國
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饑
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餓蔡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
戶王臣姚堂以子當毋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

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
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
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六府
江盜勅撫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
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姦
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議而容若輩干[illegible]
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部獄尋降金壇
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 上以災數深
宴修饌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
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邸而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
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
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漳門東繞懷衛北極
寰蘇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玩璃漳洛衛沁洛漯
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
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畜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
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
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 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
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

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
知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 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爾等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爾等安乎 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
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諏吉具議仍執違者
罪無赦○御史盧煥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深憂者四一君
身之修二言路之通三倫序之當四財用之節深慮者
憂者三一京庫虛匱二邊備貧困三災變疊見深

憂者一言宣大兆民虞惑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賊
他變疏下所司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按鏊蘇州吳縣人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傳孝廟講讀嘗事房人寇條上禦邊八事竟未用正德元年召內閣兼尚書翰文華殿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古今諸臣諸左順門中官傳上意請問衆相顧莫敢干先發鏊獨言瑾亂政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恨鏊鏊亦遂力求去嘉靖初待遣使存問鏊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穎悟不群學問淵博爲文奇贊而雅實馳式之北京朝大節卓然士大夫惜其用未竟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所由起詔爲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止定奉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五
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霍韜趙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璁萼主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甚嚴嫡庶防覬覦耳曾晏齊乃不受命歸父漢哀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怒謫爲潞州判官○吏部尚書喬宇言通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茲天氣炎蒸法司非人俱蒙釋放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獄俟疏入
報聞
六月石瑤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illegible]

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同寧調理給事中章僑劾其故違詔旨而敢于陳乞叙奉迎之勞横 康陵之便佞生還之詐投于進之機所宜痛退章下所司知之○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土魯番因仙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夷兵二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將爲詞攻破堡砦殺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傷者衆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逗遛不進及至肅州諸番已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歸貢使關絕貢道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五
還○四川巡撫[illegible]被杖幾死而瑾復[illegible]大同生產殆盡御史潘鵬曲阿瑾意求[illegible]以貪劾[illegible]痛恨皇上[illegible]爲知府繼遷副使不就而卒宜加優卹以旌遺忠從之贈祭葬復其家○員外郎[illegible]上爲人後解三篇爲人後辨其篇止命鎮撫司逮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劾[illegible]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illegible]忠良遂下獄謫[illegible]京尚書楊旦顏頤壽侍郎李[illegible]文侍郎陳鳳梧[illegible]都御史鄭[illegible]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illegible]

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兼言立後三曰孔子
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
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
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
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
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
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
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帝
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
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自憲宗時慈懿太后

埜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
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
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
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
諭退不從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
人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
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
品以下杖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

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衛視衣[illegible]
泉湧出病愈建醮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
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司
勘實命勅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
兵素獷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
弗給聚衆譁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
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
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
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頻年至將因循致邊

鎮姑息不及今重懲恐終釀亂之風宜如鳳欽言詔戮
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
戍守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參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
出塞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
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管隊宿擱仙寨廉得其首惡欲捕
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及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
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野王府叛卒擁衆圍索
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開諸獄門焚鎮守總
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

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勵副總兵時陳為奏之
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
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
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
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
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辭以疾憂乞終制去理
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為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
政司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
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

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矯以嚴刻生變彼之一身誠
不足惜所可恨者綱紀廢壞爲國家恥爲今之計惟在急
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
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斂上俱下其疏於所司
而命昆與部將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
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
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竣枚都御
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赦諸叛卒稍亂狀然
猶頑不敢盡言也代王壽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之
令未嘗不赦元惡禍宜其滋宜勅總督官設法處分勿必

將進諸練兵務大臣總制宜大得賞令會廷臣計處以聞
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將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爲綱領營兵三
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勅曉諭鎮
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
　　賑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
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況
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
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左僉都御史

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
勦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
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華任總兵江
桓時陳等各疏叛軍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
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當宜真確請勅瓚據名擒捕
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
運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
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寺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雖
疑畏勅捕王官既欲寬計捕逆而不將恐瓚等相機
進王官偏同瓚以功得罪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

勇捕得倡亂軍士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遣還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懾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被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擒諭該鎮天祐因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彪等奉璽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勑旨斬首梟示塞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殺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璽請率兵臨境設法擒薙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璽暫駐宣府俟事平郎

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氈等四人璽等遂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並責璽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遠決仍刻榜梟示文錦邮典廷臣屢爲言之上皆不許總准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倉卒難許其從之郵君緣餽餉出卒又從而激怨之運因之而方著命悲其邊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邮慰民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尋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侁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

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愚謂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決之矣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爲先今不武宗無嗣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遵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夫親不可以人爲豈得擬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及宋司馬華濮國之議以溺之哉若中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子英宗于宮中立爲皇子今皇上未嘗育于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若三不同常若與罷白身得幸而强加哉愚謂執民間承繼之說爲人其爲後有之謂以後者爲之迹文以例今日亦有不通蓋民間無子者必取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爲人繼令武宗孝宗已存子武宗矣乃復强爲之繼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乃獻皇子出理天子一人及繼嗣之使他也是

一舉而三得焉三不通矣又焉得孝合而與祔義未申
前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祀事已若至明至明而當
戰舉朝咸之者何也曰有數說焉一謂孝宗十八年
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武宗
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聖祖之恩無思不可不事
之爲父也而不思遡立公也以報之私矣三謂遡合
之嫌而愈化顧改源之風而祈廷之忠也四謂必
思之易道隨時變易禮符爲大順改之不可適莫而意立
親一而滕在此皆由近世士大夫習見于漢宋諸君
後之辛滕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我朝
自有制度我皇祖之訓至于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
漢宋諸君故事不相侔也至于立五代人君抑私情尊
太宋自詭東義也大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
莫大乎尊親今孝臣未及贈封父母則將然皇皇然
而乃欲王未世不同之故事以由遡聖則尊親之孝
是何待巳與皇君異待巳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
謂推巳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是
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
繼統不繼嗣始爲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
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

奚爲愚之爲此言也若發于[illegible]嘉靖之初似涉獻諛
今若于此紀實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曰百戶隨全者請改
還土部尚書趙璜言顯陵爲先陵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
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還孝陵太宗不還皇陵可
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
盤龍實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帝曰先陵遠在安陸
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穗等復言不可遷○先是
衣衛百戶俞寶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給事
報有旨○新定運糧軍官糧隨運支充之法官軍便之
蘇松二府原無坐額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

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鳳倉
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揚等府原坐常
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
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初壽寧人張廣犯斬
且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
子以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其
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鳳發遣刑部覆以聞
上是其言著爲令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諸罪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

止于大僚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許讚[illegible]
信臣以廷平處獄爲職今舉臣以大禮附合調任南京
何孟春論成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皆國
家大獄關係非小願覆成諸遂資擬成者[illegible]
遂而正計者之罪下以副[illegible]
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來山海關殺掠[illegible]
主覓符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遂捕並處斬至是[illegible]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

原缺第二七葉

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
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五月四川兵備余珊效魏徵陳十漸一紀綱漸頹二風俗漸壞三國勢漸輕四夷狄漸強五邦本漸搖六人才漸消七言路漸塞八邪正漸淆九君臣漸暌十災異漸臻報聞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奏言大工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等請務

該部卜日興建○壬寅世廟落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按更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撤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

辛卯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時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illegible]朝禮經皇后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illegible]太廟內外命婦陪祭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大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illegible]宗之[illegible]也不可廢者[illegible]皇帝[illegible]右廟見禮為大婚冊[illegible]之制未及議行後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奉[illegible]後謁[illegible]德殿以守禮法璁萼曰周官宗廟之祭王服袞冕[illegible]立東序后服褘衣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躬然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illegible]具議上廟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吏部奏御史孫元席春劉燮皆當路子弟例宜改授命爲按察司僉事席春書弟也書乃邀璁萼排費宏而上疏乞恩改授館職遂命春爲脩撰燮爲編脩科臣鄭一鵬劾書自負議禮偶合聖意而恣行胸臆爲弟乞憐璁萼甘爲鷹犬無復忌憚乞將書削籍以明公論帝切責之○勑建處士吳與弼祠于本鄉令有司致祭從巡撫陳洪謨請也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殁矜録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

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存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文大端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言盛光好引拔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楊一清請勦西虜 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聖皇太后久處仄智殿意或不安以漸脩復庶足以慰
陛下之孝又有[illegible]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
雖暫更止[illegible]

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造各宮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脩省太
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
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
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賍罰過多而遠方承領
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校充不
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
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
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

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
若因脩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
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
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欲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
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
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
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追生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
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　工部尚書趙璜
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紀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言比者甘肅之捷　陛下嘉
諸臣勞勛恩廕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隨人等均陞
一級似爲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
各二十員名而太監張忠等反至九十員名冠棠濫及輿
臺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不報○太監梁棟奏內
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
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概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再
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
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皐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

要○太監李能言権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
譏奸非以媒利元年奉詔盡革而更開利門乎　上報罷
載有濟者勿概征每歲所入務覈實以爲備邊費有侵匿
者許以聞御史劾治○召一淸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
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淸言　上竟不許
丙戌
正月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
德錄○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
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
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

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　欺正德中改常服存積皆爲正課
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　兩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
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　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御史
張衮乞宥伏闕諸臣吏　部覆議俟報罷科臣史于光疏拯
不報
二月虜酋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
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科臣林士元劾奏學士桂萼
與尚書趙鑑論陳洸罪至援例加戍洸負不服之罪而
萼乃欲撓法以抗君忿戾橫于胸臆攻擊加于輔臣失大
臣體章下所司○大真人張彥頨以府第災請賜更造上

命有司造焉且遣中官往董其事科臣黃臣諫止不聽○
御史甯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
太倉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
文卒贈太傅謚忠定
按文洪心實慈祥厚粹又篤厲有識量然宋帝嘗
御物外臨大事斧斷雷擊之死不撓卒年八十六所著
有續道奏
議歸田録
畿內飢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監張忠以營建宮殿爲工匠趙金等乞恩陞授爲
錦衣千百戶者六十人侍郎胡世寧科官鄭自璧等力諫

未報會太監周綸等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誥許之尚
書李鉞等再諫不聽○御史鄭洛言據張璁劾費宏受玉
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入無非之者以其
藏垢納汙之量也以璁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入
無與之者恐其聊脫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正
足之義戒璁萼暴橫之慾各令能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
不報○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米振都督傅鐸禦却之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　上製詩一章書于龍箋
賜之以寵其行○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
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叙用之推黜崔文之

心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時邦道衛道立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官
太監崔文以禮據序疑故引此爲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　聖孝二曰　聖政三曰聽
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　上優詔褒答○先是內臣黃
土守備潼關勒取軍民財物以爲計考掠人致死者衆条
該撫按劾奏委官驗實奏　旨令南京新房閑住又甲字
庫內臣趙綱需索解戶致死無辜俱會勘明白依律擬竟
從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其罪不聽於是左都御史
顏頤壽復執奏亦不聽
六月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賜詩慰之○興邸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次日宏等疏謝優答之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敬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三月

○時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與大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粮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

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將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為令

八月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群臣○魯迷貢獅二犀牛一帝命收畜內府因留夷人秦之御史張袞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元人君事迹可為法戒者纂輯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illegible]司禮監太監[illegible]八[illegible]司設監太監[illegible]友家

一人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爵賞不可泛濫則濫之而不以為德若以英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寶鏹偕堂莊功賜類責酬之典迎特一時亦足為報矣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濫及疏遠異姓者兵部尚書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瀰漫田廬淹沒請做求濬河運塞等處或濟州故道以通其流或閱支河以分其勢趙按察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洩潰開[illegible]木發則分流以殺其勢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將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縣等州道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illegible]州出淮河其勢既分雖猶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近從[illegible]閉濁河自歸德[illegible]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潰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

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運河[illegible]漕舟從與辨官民船隻[illegible]之路前數年河淹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蕭濟隨湧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至沛然昭陽湖積冰不多潦夏之間湖面淺涸則運道必[illegible]河遠官軍數百萬之衆[illegible]之計必須渦河等河之如舊[illegible]至泛塗徐沛之民亦得[illegible]黃河入淮之道有三[illegible]渦河一自開封府[illegible]集口至歸州出小浮橋日汴河[illegible]飲馬池文家集[illegible]夏邑[illegible]白河[illegible]黃河婁遷渦河白河[illegible]若自宿遷小河[illegible]處逐一挑濬使之通順則[illegible]淮之水不北[illegible]道而徐州水患[illegible]口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illegible]之勢高下[illegible]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illegible]省疏[illegible] 上嘉納之

戛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陞左都御史汪鋐爲[illegible]
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
勵士氣　上從之
丁亥　嘉靖六年
正月兵部侍郎張璁上大禮要畧○南京御馬監太監牛
宣需索解户鋪墊銀指稱舊規南刑部謂鋪墊之名乃正
德以來積弊非舊規也劾之疏下法司
二月降錦衣百户王邦奇爲編氓
時王邦奇以陞指戶遇赦削級邦奇故部職揭楊廷和爭
深怨之及奏後舊職又爲言一洲阿附會事陳邊事陰
譯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覆止言費宏石珤俱
楊廷和奸黨得奏欲爲羅織[illegible]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　三十八
臣舊臣今前後奏辭皆不得驗歆廷弟彭澤又爲交通
請托　上命下法等獄令廷臣會勘科臣[illegible]言奏邦奇
心懷怨望誣罔大臣　帝怒其爲[illegible]臣遊說削邦建
禁下鎮撫司獄遠近[illegible]邦奇所奏皆虛妄仕情狂
陞御情曲護切責之以楊[illegible]宗[illegible]職編
氓楊言輕率妄言謂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石珤致仕以廣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太傅謚文
襄
時言爲少保兼太子太保[illegible]部尚書以目昏乞歸[illegible]
之特賜勅與驛[illegible]
政王是書
丁[illegible]命辭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莊
按寶無錫人[illegible]
[illegible]

廷舉上
于部
三月虜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歿所部卒殺傷
殆盡巡按杜民表以聞　上以宣府一月連喪兩軍切責
鎮守太監王玳巡撫周金令立功贖罪○贈故節知府宋
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反以撫州知府宋以方練集民兵以備濠使
主不爲禮厭棄者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
濠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絕口
水及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得贈卿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以禮部侍郎翟鑾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
機務○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
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　三十九
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者有司怠玩瀀寖
撿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
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
府屬覈種有地亡馬有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皆
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
如議行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召起大學士謝遷辭○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
請封田州判賊岑猛

舉工

八月命吏部右侍郎桂蕚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凶李福達獄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達[illegible]崞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坐發戍山丹[illegible]名李午[illegible]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又逃陝西洛川[illegible]縣[illegible]惑[illegible]進[illegible]從之[illegible]達用[illegible]乃[illegible]進[illegible]等[illegible]衆[illegible]而面[illegible]祿等[illegible]謀[illegible]衆爲亂[illegible]之[illegible]獲供福李五[illegible]謀福達[illegible]臺縣[illegible]姓名曰張寅往來太[illegible]同之[illegible]人京[illegible]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illegible]燒[illegible]定[illegible]郭勳[illegible]仍姓同[illegible]鎮其[illegible]薛良首發之[illegible]遠[illegible]說入京官司捕得其二子案繫[illegible]達寘乃自[illegible]獄[illegible]先[illegible]訊[illegible]代州知州杜蕙[illegible]證之者李景全等凡[illegible]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illegible]

徐文華等[illegible]御史馬錄[illegible]英皆如訊[illegible]福達[illegible]以居民咸廣等爲[illegible]坐[illegible]罪[illegible]外[illegible]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illegible]爲[illegible]書[illegible]錄[illegible]不從[illegible]等[illegible]疏[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賢等言[illegible]通逆賊[illegible]特[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而郭勳[illegible]上特[illegible]之[illegible]正罪勳具服謝罪[illegible]上以[illegible]已而錄與[illegible]上令[illegible]論[illegible]請如律[illegible]上[illegible]勳[illegible]官[illegible]實刑部等[illegible]請[illegible]會[illegible]證李景全等[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以其成[illegible]訊[illegible]言順[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一[illegible]仍屬勿勘[illegible]刑部[illegible]罪狀[illegible]不任[illegible]以[illegible]乃下[illegible]諭[illegible]救獄[illegible]錄[illegible]論[illegible]上切責[illegible]壽等仍[illegible]以[illegible]良抵罪而[illegible]逮繫于是順壽等[illegible]福達以[illegible]不及錄[illegible]上怒[illegible]逆[illegible]順壽等[illegible]獄是月命[illegible]訊大[illegible]

蕚署三法司事[illegible]治之[illegible]錄[illegible]大理寺[illegible]刑部[illegible]

詠御史張英都御史[illegible]大理寺[illegible]等[illegible]

閏[illegible]書[illegible]八[illegible]詠[illegible]書[illegible]等[illegible]

及[illegible]寺事[illegible]及郭勳[illegible]上責[illegible]詠[illegible]罪[illegible]等[illegible]

連及侍郎孟春[illegible]逮爲[illegible]等[illegible]延[illegible]其[illegible]言[illegible]爲[illegible]

良指爲逆黨又[illegible]儀等[illegible]證入寅罪後得白反坐[illegible]

爲民既而錄以[illegible]至[illegible]發書[illegible]錄[illegible]

始寅事指爲福達令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illegible]

前勘[illegible]所存[illegible]承指[illegible]成大獄[illegible]

犯如律有旨[illegible]論[illegible]文[illegible]等[illegible]証[illegible]政使令[illegible]

陝都御史李[illegible]按察使令[illegible]太理少卿徐文華阿附錄[illegible]

按[illegible]八[illegible]人俱發戍邊[illegible]不宥給事中[illegible]劉[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程啓[illegible]邊[illegible]戍邊[illegible]事中王科張逵秦[illegible]

達[illegible]程[illegible]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illegible]

郎劉玉王[illegible]御史江[illegible]文[illegible]大理卿湯[illegible]少卿顧[illegible]

泌寺丞汪淵[illegible]言官[illegible]太僕卿汪[illegible]錫[illegible]

少余才[illegible]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張仲賢[illegible]知州杜蕙[illegible]下獄[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張寅父子俱免罪還[illegible]役馬錄

故入人罪[illegible]以擬猶[illegible]等[illegible]發烟瘴

[illegible]已諸[illegible]逮[illegible]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

劉[illegible]戍[illegible]副[illegible]刑[illegible]任[illegible]南京御史姚鳴

鳳原任刑部員外郎[illegible]司[illegible]俱爲民[illegible]僉都張潤

原任御史[illegible]太僕少卿張英[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俱[illegible]聞任

按是獄初起時郭勳奏[illegible]詔[illegible]具[illegible]罪矣及[illegible]廷

諸臣故之[illegible]遂力圖反[illegible]以[illegible]衆怒爲詞于

是議禮三臣亦力[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自[illegible]馬[illegible]錄以

故人人[illegible]罪未決[illegible]徒力李[illegible]文[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人劉

琦[illegible]程啟充以[illegible]各[illegible]人[illegible]

在乎一何外也況是吏部郎中[illegible]大[illegible]外[illegible]爲[illegible]

訟[illegible]言[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合[illegible]大[illegible]

璁之獄[illegible]心于三臣[illegible]今[illegible]玢[illegible]

[illegible]讀實錄所爲[illegible]獄[illegible]

設[illegible]張寅之[illegible]江陵當[illegible]之[illegible]永嘉遂[illegible]

顛倒是非至此自世

而下誰當從[illegible]之者

諭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三尊究獄乎哉亦黨武定[illegible]

諸臺陳[illegible]當其議大禮時[illegible]等[illegible]助詞[illegible]上議見[illegible]于上亦

以勵為心務者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致勸劾
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訟必欲辯釋而後已也永嘉
等生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以諸臣之黨前者非邪矣甚哉永嘉之寧也然則臺諫諸
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上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
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又福達以方術見
勵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對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覆
特不宜與之清厲耳而殺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
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清厲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
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勵事不相似而必

引此律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況福
達之獄前已奉命鞫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
磔死之後覆改武定則勵亦百戶此所雖欲再鞫福達以
寸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復此而使法司太過落
臬諸司俱羅其禍也悲哉　[illegible]
時以陝西之役推功楊一清命賈詠擬敕加恩一清疏辭
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冒　上察其誠允賜蔭
餘如前旨○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員冗匠并旗校
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匠冗兵四萬
餘人歲省京儲六百六十八萬有奇○大學士張璁疏還署

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劉錫縮相而于儀秩
聲樂聚斂省驕從崔寬畏第舍秦檜陰險納賂禍延國祚
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
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
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節簡不傷恬然成風是監司又
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率與
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府庫矣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
以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
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如
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贓論

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
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
多膏粱紈綺不閑軍旅宜推用各邊開將曾經戰陣者守
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
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離驢
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眾聚散今宜使
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
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
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從或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
征發多係貧弱而包辦走役者京營與為軍心怨憤且管隊

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
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瘦弱死者相繼
聞各實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
供芻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
數累其樁朋之銀及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
下部行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于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
大學士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
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
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
都四都司官軍輪番京師嚴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
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
平兵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說泥宗社 景
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
十營團練是為團營鐵銳尊據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 四十四

用一營二營或三營以次撥發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
剩不堪者退伺原營謂之老家 天順初年罷之成
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宗
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循就簡書四
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欺隱者出錢包操而其名徒
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裝器械氣息奄奄
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禦寇百戰之勇哉再遇
有警欲一二萬之兵未為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練
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一異矣其
以衛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八千石兵
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當提
百姓膏血之一餘也及之選用戰兵二三萬而不足當
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于親兵將官亦皆臨期至選
不知兵兵不知將遷慢日用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閱
士卒尚征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糧
他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
舉盜縱橫乃調宣大延綏之兵征之逾年始得
定是邊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將士遵紀律無警
狄外釁遠兵所可擊調則內援不至不問乎啓邊
糧院中缺之恐不可測四夷而變不測于後復何為之

禁侯制之害嚴發逃故將宿弊修復舊規振揚
一新精彩二下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
者也若此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嚴費百萬糧銀而
殺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者
其不如無之兵而無用甚於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
不充每司府州縣各選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數
思甚矣觀近時事蓋可徵也浙西以行然後欲將
兵討之而道中外四十萬官兵十不適用惟議調湖廣之
苗兵而前兩之彼兵亦大為患山東幾千河南貴東
新兵而已嗚呼清軍之事用之若去之奈何猶勝民之膏
以誘此無用之物為耶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請
留官勿置勿差御史其清勾于隨圖里編民壯
制以救兵之于鄉鄰盾兵化善治可久可繼大治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貓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世今
家苟畜貓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
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奈此思通乎矣
張璁疏請各省鄉舉選翰林部屬京官往試京闈分翰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 四十五

亦用甲科以羅直承從之○發豬遂獄平賜璁二品服金
東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
楊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違羅參曰清謹學士繩愆
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弼違各銀圖書○初哈密為
土魯番所破餘眾走入塞散處諸城命做屋以居貸田以
耕避居困憊留以時其命長以屋地不足奏請量給提督
尚書王瓊言土魯番既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而首
長忠其以國散有所求且與羽訓無遺冀而權上從之○
罷寧羅昭謨與事以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
為數萬給事一清請總所賦將安仰給必興

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照永樂件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衣食之原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旣可水利以灌農畝與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令陞授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與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旣

平交阯開陞賞之例獲賊原者賞賚于一時有限陞職并後日無窮故雖陞賞功餘皆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衆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僧田大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

吳瑞登曰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腐談也北方之民不習農業撫按之官不勸農功武弁以賄襲職兩不如翰林矛矢文士玩藝相高而不知講讀誥律梵宮緇流競鼓愚俗奸弊藏匿乘隙爲非皆後世因襲之弊滋

理寇所已試者微臣漸行之其謀慮遠矣

閒住御史虞守隨復上皇陵正議　上以守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命叙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鄭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日曰添刷引錢法三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

據一清惡勛驕橫誣御史玉黨陳察言之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兗有請乞絕勿復許○吏部右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

勘

吳瑞登曰世廟詘一清之疏請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悉其怨彼近臣帝親戚不塵然守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嘗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逆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　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日一清

戊子嘉靖七年

正月日重暈生珥右有戟又白虹彌天○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禁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旦升祝似煩且褻請罷之報聞○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密未靖瓊遂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帝命逮繫詔獄并能遷謫戍榜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書經久之策以聞

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故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强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務粟悉賫挽運轉販艱難益以便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斃蓋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崔銑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耳必自今永爲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餘兩除豐留以備內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豪佔種者諭令吐退管屯之官貪僥犯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增築邊墻

待給事中陳槃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之虜巢其中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衆墊淺監虜每踰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修延綏定邊營迤東至花馬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此築西十年今則二十年矣屹立如故則斯言謬妄可知　上命從一清初議速發帑銀佐之勿斷費

三月甯夏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四月大學士謝遷致仕加張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院事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瑣事然越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九日而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如仁宗錦翁已陵牙稍非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强我原蓋盃後悵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如也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畢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撫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關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按五元功皆不□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疑族□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非罪毀没前全家讀□南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讒戮天順奪門元功政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夫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番夷牙木蘭鵬木哥土巴率衆内附　上以夷情重大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兩廣諸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賊連八寨諸蠻丁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寨名賊寨攻劫郡縣鄉村擄子女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賊衆畢聚回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爲犄角生擒斬獲三千五百餘級入京又奏置八寨斷藤

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大寨三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十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七月上追尊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百卷詔留覽○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督河郎中柯維熊

九月罷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道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按應期勘得沛縣迤北河道地形頗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淤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其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内諸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堤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利計丁夫若干工可六月而畢廷議是之得旨又分官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南修長堤以防決溢至是丁年而止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之上治河疏略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泛長淮衛趙淮人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悲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渴閘河流水泛衝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爲漕患然非前且上流則壅來水發沙難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敕御史滿頂亟爲疏濬○方獻夫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嫁娶勝妾宜撥立定例成書頒示其有違例奏擾者罪其教誘之人○詔

和伯陳蕎言以中宮皇后有疾乞容妻賢良入宮[illegible]
疾　上以其疏示講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人[illegible]
假以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　皇后作服順言並
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奸朕不敢私以
縱外戚深入禁不如
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
貫之難學聖君子曷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國子祭酒鄒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
贈諡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諡文恪
吳當登曰四品無祭葬贈諡何也假資格也特異鐸舞
非例也祭葬節也何行則天下無躐分之望例外聞行
則天下起顧砥之思是
舉也有關風教矣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為皇后○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
皇明資治通紀
以索所轄夷使牙[illegible]
塔寺佳牧守臣[illegible]之肅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詞令
虎力納咱兒斜兒剌兒麻兒副使起[illegible]擊却之○沛縣河
道口以下淤淤數十里希曾言前法新河來旗衝其土[illegible]
之西濟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徬流而張家
橋之水時後散浸今宜于薛沛等處築東堤以遏入湖之
路更築西堤本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浸而漕道可[illegible]
無[illegible]次仍將上流分處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橫流以殺
而運道安矣[illegible]
十[illegible]

此葉北大配補

穎卿等藤涸兹特酬勞賜一清彝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
一張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
上疏謝○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糧私造大斗需索首端
每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戶苦之戶科給事中張經以聞命
科道官嚴加訪察○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
九萬有奇省腳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選軍疲敝請暫給三
分之一俟一　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廢軍民兩受
其惠報可○是年石瑶卒年六十有四諡文隱更諡文介
按瑶為人沉重不委言咲有不當意者輒沉默寡言咲
清修無玷識譽不擾持論堅確不避貴倖象正族
禮逆主教南雍師道自經諸生不敢
犯屢與文衡力去浮靡惟文體之一變云
皇明資治通紀 卷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六

東莞臣陳　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合　庠生沈國元

[seal]

己丑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霾晦如夕○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至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　家小道一切屏絕

上嘉納之○湖廣衰　以獻詞

甚　等以災

年得罪

諸臣程啟充等其生者間關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腐重原沒齒含痛宜以時收錄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結亦足以致災　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命該部議行○河南巡撫潘塤有罪勅令致仕

初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饑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開倉賑之民皆詣訴塤以是惡璁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　上切責戶部塤惶恐上疏乃歸罪於璁以自解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經等言塤本不惜民數嫉璁賑貸之速百端窘辱及奉旨詰問乃復歸過於璁失大臣體國之義　上然之詔罷塤永不敘用　命咸寧侯仇鸞鎮守兩廣

二月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歿南安守仁方嚭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臣周延劾桂之論覆外○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會議王守仁功罪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文大綸曰文成鞠躬盡瘁痛斷而歸沒于道路為位於既歿何已疾而言者猶以犯議重錄咎之世世忘功如此世也

按文成綏逆璉擒文濠靖田州平八寨勁節凌霄膚功蓋世嗚呼懋哉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謚文成一時公論竟何在耶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君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邑有司不計就糴旬日待哺非事政之善者惟定貯之里社稍之間約二三十百為一會每月一舉推正率身副　高皇帝教民榜文中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行戒之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謹戶而散先下戶次中戶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與中者九給負息于民若令發計斛稽以備有司考則務無稍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耶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丙申　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越三日甲辰雨

雨　上禦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禮部請刊布中外從之○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禦之亾失甚衆匿不以聞逮問之○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貢南還奏求車輛人夫及馬快經站船　上許之兵部執奏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典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

三月御馬太監麥福請復盡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遇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頃從侍郎王杲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福請并是從之○詔凡輸白

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僉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為奸利者悉體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命工部太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修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杲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疏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上留覽時溫州

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仲金殺王簿之亂科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滸務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從之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海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優止宜如故報可

按是時上方總攬乾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靡取假借而楊一清為上信向頗得斡旋其間故言之輪列該部執奏無或阻撓中貴人稟稟奉法非復如向日輈張矣

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

州織造而緊要　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勲以爲言
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命尚書劉
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元任侍郎何詔及營繕司
官俱奪俸五月
八月總督兩廣林富言通者欲廣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二
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不聽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總復入内閣萼復散
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訐臣孫應奎陸粲劾總萼通恣不法帝下詔暴其罪狀曰張總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効之論法當置彼典特從寛貸總還家悔悟以需後用萼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言論可原王王準之法司讞之懲既行當詔乃疏列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並召總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總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追奪輔臣璁覃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朔日有食之○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
督兵禦之虜得利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牆
堅固民賴以安○雲南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多異姓冒伍
以幾餉者令覈之諸冒者怨聚衆鼓譟毀門重皇遽給
餉如初巡按劉臯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勳太監杜庚命令
致仕劉臯糾劾太過謫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御命萬里
之外操縱舒徐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單章
一譴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帝切責之○乾清宮内
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
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蒿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絲刺二種
子可爲麵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嘗
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
題齎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及陝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
之薪四下所司
十二月虜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都御史王憲提兵討
之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調廷帝怒
削籍○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系非等羌受官人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數入殺掠隴右騷然至是議徵叛人境卽以大兵齊其勦羌人畏之是歲官兵非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討叛與四于邝必剿先零乃遣遊擊彭楲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進且剿先撫定六十五族斬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二西番以寧矣鄭卿往西北亦能爲中國患從北侵逼適西同所屬族抵參漢與連土番直入長安未失然河州于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實市馬麋麋西部少寧正德後邊防太弛戎心遂萌瓊議欲手洮岷州蘭詔鎮斬賊堡遠斥堠鹿備當謹爲據賊勿實得達西番仰有侵偷諸聚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淵哀兼之

詔革天下鎮守內臣○時隆冬無雪　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夫霍韜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蠶
廠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蠶上以其疏示璁璁請擇建壇蠶
詔如議行○頒大學衍義于廷臣○皇后行親蠶禮于北
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
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
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
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怒黜
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
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
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
方雜職

按霍韜合禮論曰今地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合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生
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
海瀆象從地地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
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
岳位乎下倫類序矣是故深涵宇宙順序陰陽函贊神
化明真觀象合禮之典微且著焉非皇祖聖智
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長陵等陵神宮監太監楊寶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
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
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勘覈損益截在會典每戶連
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
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
例　上從之

虜入大寧夏塞總制王瓊總兵張鳳上參將王効功言效
于神木境外斬首虜三十有級虜挂去會神木人薛添祿詣

闕陳效積挽胡虜所亾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朦朧報
功　上令撫按官覆實奏報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時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
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西
郊創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
直及軟官齋皂錄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按文定報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
甚著而以靼廢終其身為志士取惜云萬曆三十八年
予諡
也

吳瑞登曰屠漢之平孫許屬其節王伍大其勲而中其
議宜耆其忠惡男則文定力也晉儒謂春面中大矢而
不動文定火燎鬚而不驚以敵保全雖陽與胥鎮崇
賊者讓之一例至于擒源等冠屬徙屢平安鳳等亂闕

風節解被臣部不暗勸之宜矣而我全非之毋乃不知文定乎李更罷兵乞作詔之何哉噫古來忠臣烈士承能依燈腆忍苟身能爲國建功志已乖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科臣高金因請并徽元節李得晟眞人號上令錦衣衛逮訊所使賄官吉徐廣等以正祀典容元節以隆祈禱皆國典之大禁宥元釋金獄○大明集禮書成上親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詔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定先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

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評議議上　上曰音樂郎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通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器祿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鋐遂進甘露矣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揖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瑞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瓚楊東等列憲臣禮官參侍官居八座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僭而矣淨者也乞嚴加禁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恥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鎭接壯浪墩臺爲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墻詔如議行○

大學士楊一清卒

按清爲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寄劒修花馬池邊墻留復河套後鞏遏西通虜皆盡羅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爲入多爲言者所詆已而璁萼以大禮藉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璁萼柄國清猜亦與相並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贓罪清旣去復與評試宗英其罪穆箝畢居忽忽不樂疽發背而卒之前數日自爲罪言号號悲痛欲不測且上聞而憐之乃復卒而爲官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下

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愼所以爲天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屛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瞽矇之教姚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隆文習但瞽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　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誦淫詞豔曲遵祖訓嚴禁指淺告訐之獘○改奉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

池定邊營相接地方官挑空壕塹防護鹽池以通鹽利令
邑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橫城堡通計一百六
十里盡爲挑空塞邊無空隙之處　上從之
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十二月臘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是年北
虜小王子與西海亦卜剌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巡按
𦎛安上　聞且及守備彭願隱匿邊情之罪　上令勘處
後應竟倖免
時諸將帥皆黷貨諱寇掩敗冒功如大同總兵梁震天錫科劾尚銀巨萬爲商人取討通明以情請賞言自解而上下相蒙銀璽畏循諾諾皆然不獨陝西督撫而已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
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者爲定典○諭張
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
季冬中旬擇日太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于奉先殿庶祭義式明邪論勿惑卽會李時議上或咨廷
言助之璁如諭議聞允行乃命禮官議祧如九廟狀畢
太祖南向而群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
特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
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萼乞歸尋卒贈
太傅謚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遇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通顯而才略識有足自樹者觀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文道不終其豪傑之散態哉
張璁以名有嫌御諱請易名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
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廷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
按大禘禮令每逢辛丙年孟夏之吉一舉行推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著爲成典
命建土穀壇于宮前蠶壇于宮后諭張孚敬李時曰農桑
重務建此以時省觀○虜犯大同總兵彭樓稱疾不出千
戶張鉞陷虜歿卒六千人○尚書胡世寧卒
按世寧爲人風采峻整負亮自持初犯逆濠幾不測嘉靖初與大政但獨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牾主建關留觀新河及閉關以棄哈密二議尤爲謀國不盡卒贈少保謚端敏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賡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軼名曰賡和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諡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梧撫兵南北號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發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
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眞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倚仰爲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船衛
分兒巡江軍快務足自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爲要害

雖有儀眞守備巡歷不及乞敕兵部議處建于楊州衛調
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州守備與儀眞等聲勢相接以備不
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丘道隆言也
按是時張孚敬當國意在悉去鎮守中涓刷宿蠹故費上裁如此未几孚敬去位然 上睿聖獨斷灼知各處中官爲地方害日久遂以次裁革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顆曰忠敏安慎○始定西
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
食強兵莫善于屯田而濠塹烽候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
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循歷邊地閱
視墩堡城塹宜修宜浚者仍置立簿冊以時與舉堡寨既
修徐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爲大屯
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爲小屯止立屯長令其督責耕
種有欲種者官爲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
地候三年後起科近堡設立小教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
中仍築墩臺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京運盔甲
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數萬兩解赴巡撫衙門委官
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
約以年限課其勤惰分別賞罰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

也上從之○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
因言陝西天旱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
以旱乾爲災而憫下民爲請廷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
茂膺景福 上令戶部多方計議賜瓊等金幣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
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剏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
達並部議以黃畫難據恢復中原基功差多太祖召諭再
三嘗以世襲卅書之誓但存鐵券載在國史願與以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

○彗星見于東井○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
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
入京 上怒逮問追及使者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
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以
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
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孚敬
二審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看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
八月行夕月禮○無逸殿豳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
文記之○御史周相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
輸粟二斗五升價平邊足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

欲聲之存積什三不時來放成化中每引三錢伍分正德
中四錢今六錢矣而無籍之徒投托權要有占中買窩之
弊鹽商止納有經紀包攬之奸各場官攢斗頭吸耗勒措
需索冗候盤覆關領勘劄名曰六錢費將倍蓰商不得不
爲夾帶計矣此餘鹽之課所由生也夫以餘鹽之課納諸
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趨邊速以輸觀之儲
愈也商人苦正鹽趨邊中引之難納銀運司之易故寧
弃報中引矧不肯盡支徐爲夾帶計而各場餘鹽悉爲夾
帶官司不隔散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
時之需也而今皆爲運司餘課備邊境有急何以濟之宜

勑戶部計圖久遠從之○晉王知烊事嫡母郭妃及生母
彭氏甚孝謹母妃喪號痛幾絕有素芝產于寢宮白鶴盤
旋祭所人以爲孝感所至
九月 上御豳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
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等對
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厲天下觀穫畢復諭曰農
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我 聖祖嘗有訓曰
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
粒粒皆辛苦也時曰 皇上眞逸稼穡之艱難 上命賜
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

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
無逸書各一篇 帝王廟工成修撰姚淶請黜元始祖以
正祀典部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
遵舊制 上從部議
祭文祖于西苑仁壽宮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召李時諭
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旴中蔣瑤俱列門外還宜坐之于內
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
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于殿內
十月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
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詔輔

殺故中官谷大用財產礽都察院讞大用獄入　上御曆
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止是三條謀
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
於天下故臣等止擬一个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
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于天下鑾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
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莊
○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
艸場牧放二言馬艸細艸宜召商上納應納戶不至守候
扣除無復侵尅三言水兌宜用磚砌築圍基以便貯積省
舖墊之費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

買毋專累舖戶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
本色至于陝西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
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
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
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羣虜
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憒疑者有因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
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萬全乃守備
曹勣殺降虜於應州彭楧翟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
降者以覬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
御史以往上是之○左都御史汪鋐言大計羣吏部院在

斥汰未盡者方許糾拾勿得先劾御史馮恩辦鋐議爲鋤
社言官以便己私帝然之命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
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賫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　爲虜乞貢市　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
虜尋以得利引去○星隕于衛○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

劾尚書王瓊　帝怒下詔獄○始行祈穀禮○以　獻皇
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象　上所製祖德詩敬
一箴敬天誦記及內府書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林
塞大掠○
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同張孚敬入閣
辦事○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
今土番投機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爲辭要賞不貲宜勑
都御史趙戴查酌定數勿貪納款之虛名失御夷之上策
允之○吏部言傾來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第

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
絕不齒及雖欲金用何由懲勸請令撫按無問舉人歲貢
拔其俊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詔可○南贛提督都御
史陶諧奏南贛徭役比各處頗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
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贓丁銀兩及供
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
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
者論如法　上從之

吳寬發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徭賦稅戶口若有變亂版籍者有禁富役者不得差貧貢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歲或可待於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周若行條鞭恐難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以身破家困極逃而江北差差貧富無忌亦因也南懸名色多而經役通其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禁革丁田總在衆役定夏稅秋糧計田一畝徵銀若干二分三分民自辦於待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便其便與公有總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上兵食疏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
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浮漢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宜立麥
糴登多方糴置及預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
南運鄭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
招商貨車給食于官兵兩路衛全寧衛懷安衛與天城陽
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懷

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路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
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
選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
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
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按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後提督南贛屢陳邊事歷太常凡十六年式聯且三年不以指摘介意有大臣之風

六月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
刊史書欽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　命將監十七
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

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棄魚臺爲受水
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
等處乃易爲力部廷臣會議○尚書王廷相條陳江防事
宜一留太倉兵備一責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遣沙船興
販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船一督捕
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疏上
得旨兵備官不必多設餘俱如議行○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王瓊卒贈少保諡恭襄
九月詔復選庶吉士○彗星見東井長尺餘後東北行

壁天津星宿芒漸長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
凡百十五日而滅○以汪鋐爲吏部尚書科臣柴洪劾鋐
奸暴帝怒命奪洪俸○科臣魏良弼引占書上言彗星晨
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
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
孚敬強辨飾奸媢疾愈甚乞亟罷黜以謝天意上曰秦鰲
言出忠懇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
進講惠請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更張
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躰上諭李時問之令條例以聞○御
史李朝綱言內臣領中也方太作令尹頁母大同失事罷

太監張伸邊人舉手相慶嗣後請永不差補從之○戶書
邊貢卒 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何仲默作一變至雅然耽於詩酒憲臣劾其居官不事事而流內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
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官劾舉僚遴奏擧章各安職守勿
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
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
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
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

織遠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差
覈降調　上令從寬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雄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
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鋐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鞫究主使名瀕死
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
併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直隸巡按馮恩疏言張
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
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

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帝怒逮之下訊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
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虜回五騎抄密雲鎮虜
墩殺千戶谷壽等百餘人參將袁繼勳閉○壘不出嗣後
虜輒以零騎入寇昌平懷柔密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逮繼
勳等治罪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召張孚敬○汪鋐訐馮恩諸不法事摘疏譽李時夏
言嘗上言大臣德政律斷

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孝敬曰不可此言豈名非其所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緩之久當自斃耳遂得長繫待讞及朝審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鉉詬罵鉉令耆卒挽之西向乃儼立曰汝能殺我乎我死且罵鬼殺汝鉉曰昔日敢汝漢為囑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飢饉備飾也恩曰恩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皆有宣贖者入而恩其貨乎汝受其金權都憲耳玉環起發罪可擢裂數耶鉉無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工部則曰不可我朝一是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者若斬安得作彌帝徵聞之語歲遂免行刑其後吳氏擊登聞鼓訴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二欲遣人和番三欲還彼降人牙木蘭兵部

言點夷瀆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岁修職貢毋得相讎○侍講學士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管司苑局太監[illegible]

修理以固牧得 旨會官勘度工部議言頻年[illegible]浩財力詘之即今勘估辦料工匠已約銀三萬兩餘而夫役吸各廠頗猶未悉計舊例惟屬海户看守葺治須緣有司重困以此差故不能專事本役宜仍復其家令備丁夫本部助以因徒并措處木石等料先理其稍急者其餘緩俟年豐財裕舉行詔從部議

戶部尚書孫交奏[illegible]

按玄錫祥人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公私匱乏之時殫竭究心立經制及致仕之日十餘年積儲奇溢卓為海內之望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為賜白金彩段○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井易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力求行以資治化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上曰白鹿鵲兔疊至重出以明示天下勿來獻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上謙沖之德上褒答之○提督總兵張輗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

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恭數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及燒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竊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窮坑從之○戶部許瓚言陝西稅粮以供延寧甘肅之需先年官廢賦務未嘗輕發內帑邇來水旱頻仍已發鹽課三萬餘金而至是封乃請內帑收糴計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里延綏一千五百里轉輸跋涉為費甚鉅今發太倉十八萬金貸三邊秋成收買芻粟似為長策從之○[illegible]

馬時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騎
照夜璧銀河練碧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
侯重華殿已而合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
觀花木上乘玉麟飛音盍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
酒肴務飛魚服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
等命各和以獻
五月禮部尚書夏言上雩壇禮儀言皇上肇建雩壇于圜
丘之傍以祀天禱雨為民祈福樂章宜奏雲門之舞雲門
者乃周官大司樂以九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而出地
氣也……復詹事霍

韜復任
六月彗出畢昴
七月本兵奏甘肅在河外歲資縣官宮錢宜復屯政從之

禮部亻乍
時侍郎欽史部凡値令者之　上皆不用宗明前以
論被欽讎楊名韭為福建參政而至是特召用之
吏部侍郎席春削籍與汪鋐有隙故也〇都御史王廷相
條考察五回　上御史條例六事以聞　上嘉之
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令天下官邪民冤有所申御史
出巡祇作威福以資觀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
部但有姦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中
究理枉令排門到審姦弊富室則斷通訓鈍而奪守侵

諸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盡心推鞫但有冤獄非指成
案卻與辯明一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大
品第取遴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貧副少吏苟塞責其
奸貪盡乾友以私意庇之自今宜嚴賞考察舉劾必合
公議一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或官民冤
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多遇事
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白今須一一勘明發
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明報一御史責在清修簡靜
生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属吏供億不貲自
今負者約騎從禁止迎送属吏亦毋越境參隨以為民
擾一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近者動以小忿至致構
嫌多以按臣不避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
必欽生後班以正體統其
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慢論
是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內殿〇張孚敬擬都察院申明御史
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

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
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〇星隕如雨〇皇子卒
時虜自秋渡河入固原外邊議于大城左後濠四十
里以遏虜騎而總兵官以徵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
人共殺提督都御史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總督等官悉發請置勿問
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乃覓賁從降皇
甫遇總兵劉源清擒首惡若干人時源
清駐陽和下撫以上賞之變則遣太監令其護將天
討乃議於是五保遣尊皆撫源清曰甲申之役朝
廷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
捕而所捕乃皆被脅者因啟譁之耳徵乃史捕八十人
鬼夕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參將孫允中諭
令釋兵以廷賊中訛言兵來屠城更堅閉拒允中又擒
二十人餘猶解散至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遣擊俱亂
少頃郤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永殺指揮太監出驅往諭應
日城外屍塞道亂兵出戕大發兵攻之乃

洮江柘總兵楚[illegible]祖[illegible]至[illegible]祖請以金幣入賊境
之蓋慮其北連虜誘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
本兵議邀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宍咸木
泄之賊守益堅[illegible]虜人[illegible]以食兆師[illegible]承[illegible]之
不測諸將率鼓譟虜引酋入成若代府爲酋虜留精騎
犄角我師而分掠[illegible]諸將[illegible]夏言議論
日版亭謀殺主師不[illegible]然若數人[illegible]部永湖清貪
力皆殺妾傳屠城敖劫因遇虜大同北門娶地祖宗
所遣必欲城破人滅縱使成功何由典復今罪無二人
副遣大臣備虜[illegible]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贊代爲總
制贊至下令別攻城卒登陴[illegible]吾等非殺主帥者
畏死自保耳贊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遂獻首惡
免死是夜郎[illegible]倡亂三十人殺獻軍門繼但乃入駐節
撫諭源清驛至退兵二十舍外督士以次上渴[illegible]明御
史蘇佑亦[illegible]疏中大[illegible]臨之[illegible]之惟
源清御[illegible]下獄源清[illegible]先中原
既致仕張贊樊[illegible]
楚書等賞賚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先朝侍寵驕橫正德中日者

曾祖有子昇爲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春延齡等與子昇
不軌狀指揮司聰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祖所首爲
疏以訐延齡事下刑部勘鞫得擅買違制田宅及擅殺僧
婢司聰事有證其陰謀不軌事歲遠無左驗尚書聶賢等
以應擬親臣其獄詞上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
明宜從重罪第告變人於無從質證今但以睚眦殺人不
法論於鶴齡同惡相濟姑革爵聶賢等不奉公秉法奪俸
十二月○上御殿遣吏冊封諸王○虜犯宣府夏總兵王效
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擁上套[illegible]西海虜竟上[illegible]并其土地[illegible]
蕊勢益張時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illegible]矣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爲皇后○總理河道副都
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 皇陵及 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 祖陵夫 皇陵高去河遠無可虞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爲逼近屢有淤
沒今宜于 祖陵築土堤以遏泥流 壽春王陵砌石斫
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宜敕該部上下其事于部令覆
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横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兵部以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科臣六人部司六人分
詣各邊召諸勇敢以資軍實報可○金星晝見光耀與日
爭明
四月北虜[illegible]
府李應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illegible]遂收經歷吳尚質
楊掠備至今叶騰霄叛狀不從捶之死復收知縣周議下
獄檄推官楊經鞫之經承旨誣議謀殺部使律斬遂以聞
聞又遣書巡撫周金共濟金不從騰霄周議亦各訴稱寃
帝命新芳回籍而收楊經訊之周金巡廣東士民遣訴請
枉經懼匿諸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擧措乖違構釁姿報

下都察院議○科臣黃幀理言國初軍餉俱辦屯鹽今屯田不與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乃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奈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巡撫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墩堡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稔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

也私鹽四出官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illegible]

鹽收盡又利于竈俱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廟成進絲○李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與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與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諡莊敏

按誥靈寶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illegible]

六月西苑河東亭榭成上親定額名○南京太廟災禮官夏言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爾回祿皇天眷德之意聖祖敕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上嘉今西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

按南都鎮京文武王廟豈及洛都皆有之禮官之議誕甚

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及實錄○翟鵬改憂歸○先是各邊鎮守太監總兵等官俱有養廉地土已而奉旨退還時郭勛請仍給之樊繼祖請給民佃種徵租濟邊不得從與從之

八月虜自七月入榆林塞大掠總督唐龍徵兵尾之弗敢前吉囊卒兵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巡按以冒功劾不問○直隸巡按李禛奏鳳陽連歲旱疫民多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稄則量加賑濟戶部奏墾田勸課之法宜通行天下又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等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陵寢高牆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今歲有警請與免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孚敬等恭和之留覽治郭勛奸訐之罪

先是內官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發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劾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後大越制詔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爲所逐思有以頋之乃祖源故智訟容犯龍脈容不行遂改去歲又奪妻陳氏家産內致負冲太子不永令其子郭勛陳濮錦衣衛帶俸指揮陶紀所變之韓奏紀選紀闕氏久也上詔謝自口此疏甚無謂人命定治大則禍後人禍則淹其祖攻之德頗幾不違皇祖皇考涿仁厚孝耳誠如紀言則奏諸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辜小人競爲浮辭嚇許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奏帝乃受郭勛告詞爲之轉奏其等郭勛至使其明此風若漸長大於有壞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邢麒校訐害人王使圖紀瀆奏其今法司速訊重擬報紀等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祿計窮乃復具奏訐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文通中有太監蕭令妻陳氏及男子服懷亂闌入午門前爲麒寺宛詔鎮撫司鞫付法司如前旨從里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諸用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務郭勛以張永故有蔽于楊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容爲發犯詔諭禁中容于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故奴告奸而初開衆使、以其置諸姦重典中外人說爲告訐風少衰

吏部奏定穩接考察各屬務自行體訪毋得假手雷同所註考語必鑿鑿處實○建九五齋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子東室繪敬一三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暗龍馬神龜麟鳳三圖復撰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上優詔荅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弒其土岑邦相

按盧蘇聆與後功遂[illegible]今當剿之不克邦相紏黨使蘇既還蘇乃攻邦相殺之御史陶諧言邦相病夾無後立其子芝盛仲于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逐邦雲下蘇爲衆殺怨目其參開官之如故諸土官相廣漢日殺人不罪獄主無刑吾輩首尾皆懸于僕妾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天降瑞雪夏言進時玉賦○上嘉之○上以御製元旦詩一章示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鋐夏言等命賡之○改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二

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直隸提學方一桂請禁冠服之非制者從之○改吏部主事唐順之翰林編修以疾請歸上曰順之方改史職校對訓錄輒自稱疾令以原官罷不敘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躰霍韜謂累朝事躰在所當遵上不悅以事躰無如事毋之理遂

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皇后[illegible]議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并儀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焉可與之娛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孝敬純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議減乎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減則皇后亦當別乎手叛知達世廟而忌武宗似不可以為訓也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上親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寧夏鎮巡張文魁奏虜酋吉囊俺荅等糾衆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墻俱應修築第該鎮官軍勞憊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 上曰講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

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謂議諸臣謂王廷相好衆材甚正聶賢尤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非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違事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再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賜問政事時日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丕[illegible]

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廟侍班[illegible]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以上祀天重飛始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鋐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上各傳旨戒飭之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賚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慶慰朕懷孚敬表謝遣行人敕送歸里月廩輿臺存問有加○增設七廟樂官樂舞生

六月太常寺卿張鶚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宮縣以備古制[illegible]以備鐘律禮部以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誠宜特設至宮縣古制廟延未便不得再更惟候元氣則為作樂之本謂築室圜丘外垣隙地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事待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虜犯大同總兵梁綱等敗之○以獻皇帝誕降宮中即其地為啟祥宮廖道南撰頌以獻優詔荅之○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泰將魏祥禦之詔旌其忠

七月召費宋入閣辦事○科臣楊僎言建安諸臣鐵鉉張恍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練子寧黃子澄茅大芳[illegible]

忠義凜然宜加官贈謚錄其子孫夏言覆諸臣悖君俱國
僕不識忌諱上責僕姑宥之○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
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
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
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
革嘉靖二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
泰沿海沿汛視海洋為非辦沙州為巢穴往往嘯集
亡命私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
來如鳥飛去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
歸勢在千里莫覺蹤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
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僥倖去僥來者誠為不可必得精
選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以科道缺
人疏請行取內外考選詔令務求賢焉老成諸事諳者
吳瑞發曰耳目之官非朝政德失生民利病皆得指陳
糾愈所謂言行道亦行者於將務之士嘗舉要指移之

政新進之徒無得閑廁覺之如國家其何賴焉哉之世
窮故以醇篤老成諳練事休者充之爵篤厚存心忠厚
老成則持重不苟詳練則視官剛維使朝廷養和平
之福而守其身安之慶者必斯人也吉哉言乎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舊事一軍餘丁三供之兵馬一給一田
五十畝其來久矣興進旨將撤行清軍餘軍給餘丁一
餘悉編八發副總兵馬田不俱從輸由是衆怨之會經
過役遼陽都督更並城築圖牆及臺將吏帝經意督役
嚴急諸軍遂大噪羣擁都經巧跪工人兒焉周程都指
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此衆遂不速經
怒言者將衍之衆叛捕寺起險尚德及前指李鎮經倉
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內室中衆軍遂取其經從藉焚之
種鼓躁衆儀述人投之城外書閉諸城門出放獄囚
軍宿大恩於獄叛散持以爲主尋闘苑馬寺據得經不發
其衣冠拔付都司于衛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
令巡撫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
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散罪守法者歸營在營者捕治
於終官田仍令照舊給事中監候聽勘總兵官

多苟偷生畏縮安頓懸洲諸假如擬城惡擦變
斂被邪僉復附變已行劉總兵李鑑得勝無害凡經所
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詔俾稍稍就緒東延門
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然遂復遼陽分部將士令撫守
遼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遂押經安覺字撰而爲單士
之原飄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
戕害主將罪在不赦臣嘗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及發之迹而乃罪尚從以致變
事情決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哉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參以
銳言爲是請覈勘諸官議其輕重者不過數人而御
史按御史查實主謀上從部議尋者察院左僉都御
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總院事並還入論發者若
中軍都指揮素璘者素輕事指揮並諸軍月糧則價焉
節裴只得辛龍史見等紹遂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
因陽中育表學見者先以精惡爲經措發因假證迷辛
衆特挺指院門而入説經數之日非尔汰我糧下獄徭
役銀那並奪我妻馬田那而復能害使我夫擒種者
鄧淺者按髮裸而詬之奪衝獄取鞘婦一人同於措之誅
守五門復入撫衆諸公懸并慰秘振撫以燕之延撫公

署及儒學東廳一時俱毀遂破庫掠旗纛分其寔爲四
部鳴鐘鼓竟日夜割日毀經及舉因首揭標黎遊五門
而舉兇見行北其頗繁尊備至醫復繫之獄負營根
郎中李欽吳案緒房派帥借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
賑濟賞帑萬兩復叛之鎮守太監王綬總兵劉淮等
各疏言事聞議變請遣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
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因生于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矣然而起釁
復發之亂于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貌等請遣
官按謀懲辦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坐奇兵
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都指代洛兵
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榻兼僉都
御史以行是時撫順撫備盤指揮劉鼎亦爲其部卒
經等所因辱以掊斂故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及掠其
紫蓋說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
鐘鼓一如遼陽率而官校逮問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許
矢使逮與趨也復譟亂據經及官置諸獄總鎮官詣
自請扈乃出官校遂二日乃出經付官使行然其以共
事謂然官校被繫事覆中未之及也部行庭攔并勘遊
撫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

姑息故諸將率成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擁衆而起其
勢因然矣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收執縛因辱之
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汪悻悅太監同晉
甚本兵人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
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晏言奏撥官校既被
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
揮王佐等亦奏言之上遂怒希元任率與同若降外任
遼陽叛卒趙剿兒等聞上遣將至乃詣廣寧與塞兒合
審結夥罪因王果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誘城中人爲
逆謀益急鋌寄樹二城及趙兇所首惡名浩受方略於
剿總兵李鑑修鑾韓承恩等就明捕捕於是剿兒等四
人塞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銳以事聞且
言遼軍無紀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繼無素謀終負
罪而逞兇濫戚不軌夫法不可假恩不可濫上有假借
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從陝西兵變木變而大同效尤
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
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
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踰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
法或未盡意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敕遣
本法至於應

參將劉等官悉從重究處能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
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掃取到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
按御史勘明具奏錄等懇上詔剿兒塞兒王經等俱坐
斬即時處決梟示尚遼東永戍極邊準法世襲雄戍邊
衛經等就誅作欽天令歸別鎮就待有
京欽銳都用誅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曰今日閒暇與卿等出遊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爲重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咏豳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殿廷之故而自儆尤切宏因薦姚鏌爲三邊總制上命賜酒飯遂寢鏌用焉○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逵獄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翀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

錄平遼陽廣寧功陞 按曾銑爲大理寺丞餘賞賚有差

○費鋐卒于官賜太保謚文憲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辰自言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夏言請擇日選親帝曰郊亨之初淑女遂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進大內○姚鏌罷兵部左侍郎劉天和陞僉都代之○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遂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除未經丈量者照舊徵派外丈量已定悉從新制中間若有富民增糧過多屢行懇告者委官查勘處謬或將欺隱田地丈量均派或將減賦等則量與增加或將輕減錢糧量撥抵補務使貧富適均不至偏累戶部覆議從之

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一泗州祖陵欲築堤以護陵淮湖河之水又將遷遷
非使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服乞聖裁一壽春王圍
寢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築上堤砌以石基但地脈
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
濟恐臺而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至濟寧臨清五百
里間俱賴汶水諸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併水入漕

河一南北㕓過湖閘巳築成百餘里泓砌石以禦横
流令黃河南從汶泉水漸培還六巳高厚外宜更汶六
淮安清河口飯閘迤西新武河道併工疏濬築堤岸
一新莊清江等閘仰瀆岸剛剛以時啓閉一如漢祥符
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堤努
詔黃河當防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
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堅築使北岸七八百
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勞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
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又初章論可以完陵兵部而
祖陵建閘築隄務備則都御史王杲郎中張景魏有
本末後薰其事以三
十一二年繼告成焉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勑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　詔復彭澤生前
官秩優加䘏典〇三邊總制唐龍奏曰兵部尚書王瓊用
任彭澤孝友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剿賊劉三趙風子

等嘯聚河南劉七等流刼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漢擁衆
多至十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爲檢王許奏
吏情誣澤閒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巳物故五年坟墓
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勵功勸善也乃有是
命〇三邊總制唐龍請勑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
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往牧之所戒
諭屬夷毋與通謀搆之爲間牒布之爲聲援伺虜間隙爲
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巳從之〇廖道南言九廟肇
成請謨種頻上獻命付史館
二月兵部以聖駕詣陵上章理防守事宜〇御史張景華

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勑內有防禦虜寇修理城池整
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年之終以
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堅賞廢弛參劾從之
三月　上御文華殿講學〇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
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
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昝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
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
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
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illegible]英國公

張溶祭顯陵〇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
曲十首　[illegible]行大命禮于太廟〇上親詣長陵獻
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illegible]
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
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　駕還京〇詔求紅黃玉以禮神〇[illegible]

奉天殿賜郎時言艾虎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郎等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盡歡而罷○除禁中佛殿
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銀佛像○上諭內閣訓錄
已完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
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館
○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
于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
請量存其制○上欲親往決之○貴州都勻夷會王阿向
世據凱口囤屢為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上嘉其功陞
賞有差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七月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餘二請
鹽盡入官二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章下所
司○遣官視子徵疾召之入朝道復病歸○皇史宬成
八月先是虜酋吉囊率衆牧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總兵
王輔率兵逐之塞外依山墩戮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
獲馬百四十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奭馳兵再戰
再勝虜騎大集奭伏兵空口併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
弍十餘級獲馬二百匹捷聞陞劉天和左都御史賜璽書
褒獎餘陞賞有差

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
實効
疏言中國長技輕車輕步是已而議設險修邊墻據水頭是已若兵車制步不勝騎騎之不勝車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不一前任總制秦紘所造兒輪小車一孝宗嘉其取各全縣車令奉行在書損八輛累為規制宜做制造可分列營以遏虜入據犯險要以邊虜歸路邊衛墻塞上堵一墻高雉砲品字鏡銅鐵神銃見則長少不足用近乳陝西省城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發運其衆之法諸路踏照尖又傳以河南高縣射虎箭乘人與中之鐵不古鐵更修禁邊墻挑挖塹壕以剿虜入邊虜當有先缺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師泉四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天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上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諡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

天壽山遷孝烈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
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幸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
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上御門受朝賀○更世廟名
為獻皇帝廟○初張延齡下獄刑部尚書聶賢擬以贓完改
不宜入重獄後代者唐龍擬讞詐欺人對東山拾延齡任獄
當申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端上終下命察
院擬將等論斥有差○議征安南○增飾太廟當建 太
宗廟昭穆群廟獻皇帝廟工成○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
圜丘

十一月，部飭兩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于國，爲州[illegible]有
[illegible]方礦洞居人嘗竊發之，乞遣內官及錦衣官一員[illegible]勿
往督，[illegible]家業殷實者爲礦甲，義知礦脈者爲礦夫，所[illegible]
分爲官課，十分[illegible]分歸之甲夫人等[illegible]
[illegible]則彼此皆竭力，而礦[illegible]戶部言[illegible]已
[illegible]不必[illegible]差[illegible]
[illegible]從

諸處流人皆我赤子，宜嚴其之懲，衆者保選承襲，長眼[illegible]
若罪報一官，使其願心，俾化爲我藩籬；五言被功陞賞
宜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敵戰，必有傷損，轉生
諭及之，往以故入來，自全避賊，慢避其中，明定例以敵
戰爲怯，不戰爲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充軍若干，以下降
殺令，以防官易于遵守；七言邊塞城堡，宜行修濬，原充
墩宜行創築，蹤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既處，死刺誅遷
使三事下總督議奏，餘如議行○命[illegible]時言誅法司[illegible]

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汪鋐乞○加授致一眞人邵元節禮
部尚書，以禱祠皇嗣生也○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
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沖愚宗承，仰荷上帝下佑，
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安[illegible]
茲切典長，惟宗何經傳所稱，亦多譌亂，聖賢不獲按詳。聖
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
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
乃不暇他顧，祇明于皇天，默十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
力，首建圜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
創昭穆群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群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嚮百世之祀，
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
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祖而奉太
祖配焉，毋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
廟，循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
時之祀，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將頒恤典，由是先致孝
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闈，恭上兩宮徽號，上昭聖恭安康惠
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恩
宜頒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東莞臣陳　建著輯　檇李臣岳元聲合訂　庠生沈國元較正

丁酉　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安南國世孫黎寧遣人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阻截請討之　上差官勘覆以聞○徽王婷得白兎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禮部請冊立東宮○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大廟

按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配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先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宜于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廟定廡祀特因議生外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户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功大上下其不可易勞有無之額毀數增損乎勳言往丁其事以文上爲本朝錯然徵臣英武乃紛然附思　上是勛言進英祀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乾沒內庫銀以鉅萬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亦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察四署正遷同爲奸乞并治　上命逮從謙泰于鎮撫司訊鞫科道待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屢肆詆訾擬謫佐不足深誅

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泰各候追贓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邊方雜職鎮撫司官不用予罵文條斷獄奪俸五月于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內府物者律雜犯死罪應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迹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杖從謙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謙遂死杖下○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二月虜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虜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溺傷甚衆事聞降巡撫張文魁一級調外任餘降有差

四月還京

五月起復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上令之任候征討安南命因條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俱允之○雷震謹身殿鴟吻○御史桑喬調陳三事一禁奸弊以節工役二重邊防以銷隱變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林廷昻張瓚張雲也報聞○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拊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令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南科尹相劾霍韜侮慢怨望丁祭而縱飲太常有慕官守下吏部覆覈令各奪俸○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覆奏前夷孑鮮爲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鄧鼎等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孑鮮等授以官爵○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圖一本留覽

九月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上嘉其誠賜賚甚隆○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汝璧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李得志試南宮

十一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諡文僖○兵部尚書王憲卒按清先爲編修守正不阿瑾惡之落職瑾敗復官○憲東平人有才略閑于軍務而勞績尤著邊關一時倚重

十二月侍讀郭維藩卒 上念講讀勞特賜祭葬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殿○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李時夏言郭勛扈駕詣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廚中失火延爇三人行帳 上以言不宜放失至是命省改以副簡任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是日還京○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郭勛欲復鎮守內官兵部許瓚科臣光隆等言 皇上登極詔書內革中外稱狹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再復鎭守恐黷貨殃民天下洶洶 上從之○大旱 帝躬禱雨御製祀文焚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四

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巡按張如貞劾張孚敬居鄉縱子張邦荒淫吞噬流毒十年孚敬亦許如貞諸不法事都察院兩寢之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寓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聖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月立冬祫享太廟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謚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蠲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援議禮請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戍○冬至祀天
于圜丘○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爲中國
門庭之險而近爲虜酋吉囊所據并吞諸戎兵力日盛外

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
除

按其策有二一曰討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何其北若宣大則陝西三邊悉其[illegible]以直擣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襲逆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曰禦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遠陳輜重強弩火銃刀斗相間羅兵依馬不卻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致之形而又皆下諸[illegible]以皆斷將領量須[illegible]以[illegible]待阿從衍且兵欲解[illegible]勞有[illegible]東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illegible]衍[illegible]使其集輔不逐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與復屯田法以裕邊餉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其事無可助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
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李時卒于
官謚文康○進夏言華蓋殿大學士○上議南巡科臣姜
良輔諫止報聞○是年虜犯宣府都督周冕把總韓錦死
之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皆武英殿○勑諭禮部以
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闓卜兆重建玄宮
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
第三子爲景王○啓鑾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
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
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即

仲文師事致一眞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眞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張孚敬卒贈
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
蓋特恩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剛明博學羣書奇節遇[illegible]

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兩四字謚之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謚

鈔批俱
周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
至　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
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四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　帝避火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焰中　閣部有焚死者逃三百乃
行次尤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
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陵亮
等祗及武當山神○庚寅駕詣承天府舍舊邸轉寓宮謁
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陵山立
表于顯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特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
陟甲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
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
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載令乘輿
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勑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
選宮寮不愜人望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

年諭劄繳進毋匿華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
復入內閣○更定宮寮官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徐階
任翰林周鈇趙時春胡守中王同祖○右都御史朱寂卒
寂性峻直有清操初大計考京朝官第一○奉章聖皇太后
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
巡因謁陵寢及觀大峪已擇絳峪地空立宮如純山完美
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　聖慈恭奉慈宮引發
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
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
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

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陵遠孝之城
六月左都御史王廷祖應詔備陳今日士風臣節之敝乞
罷黜以儆有位以召天和不允○勑咸寧侯仇鸞總督軍
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
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水火金木四
星聚東井○南禮部尚書霍韜考功郎鄒守益獻東宮聖
學圖冊凡十三事　帝曰此冊語　多譏訕無人臣禮姑不
罪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遣

東廣寧衛達軍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殲之陞永左都督○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大計京官以二月南巡故也○帝諭翰林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致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但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虜酋青台吉那林台吉屯駐塞外入掠宣府諸路參將賀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無算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按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賊被死瑾誅贈秋曹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同[illegible]之後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illegible]鎮巡每[illegible]之猜不如意即反叛月或飛章詔語州撫賊梁震開總兵大同命鄭宰家丁五百人騎至[illegible]中中嚴約束曰我無[illegible]陵爾無長級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按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不敢者十將者皆眾[illegible]無不一當百百步內恐[illegible]不有訓其采鋒乃越卒給餉修五壘軍中不敢[illegible]先之兵[illegible]甘蓄[illegible]覺復虜不敢近塞卒贈

尚書湛仁和洎內臣護送慈宮副象無忌御史黃正色劾之仁和遂許正色乘馬避慈宮輿尤不敬 帝怒逮正色戍邊

十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朱隆死之逮總兵江桓獄○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上以其有講讀勞恤典從厚

按孔暉堂邑人有德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之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浙城知縣吳璟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按璟為保定新城知縣有[illegible]殺其子誣不孝[illegible]江蘊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illegible]御史金清按保定府按璟置[illegible]而得虐殺[illegible]其真不孝者清訴奏聞 上謂璟專權殘殺罪當死乃謫戍至京里杖一百發邊衛充下命詳之江蘊朱雲所各論戍

庚子嘉靖十九年

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事竣還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進封貴妃王氏為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 上以累科未見得人故也○順天巡撫馮彬言薊州起居庸東至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古北口營州等十餘衛以控馭之又封建親王西聯宣府東接遼陽蓋藩屏要地也 成祖以朵顏三衛靖難有功官其酋長通貢厚賚使為藩籬而已已之變除為向導今宜做戎化以來故事專

設重臣鎮蓟保以固邊防不報○黄霧四塞隨變爲紅赤
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
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史姚虞言鄖襄河南饑
民就食永天應役而匠額不能遍及饑死載道陰風凄雨
號泣悲啼在天之靈必有惻然者謹効鄭俠爲圖十二以
聞乞命賑穀散遣從之○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御史包節劾張瓚貴官嵩許瓚
疑王廷相嫉之因訐[illegible]挺李事燒煅士林共嫉廷相亦上
疏自明　帝曰二臣皆朕簡注務期協和毋相詆也○詔
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閔

仕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棗强縣天鼓鳴夜星隕如石○旌表江西南城縣烈
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穢日與惡
少張柄十餘輩呼通胡氏自自誓又不顯言姑惡將
商坊末[illegible]春華入年始終一節炎諸
至少溺其[illegible]之物按上史事部所在爲立祠名
[illegible]

命總兵湯慶駐節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黄良泰播

時良等聚衆駱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
渡江良劫舟要七艘殺運士數百人商舶被掠甚盛執
情[illegible]之流[illegible]劾商科劾該府官不濟渠
以致盜賊[illegible]之諸于理　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
官職罷何念[illegible]

五月致仕禮部尚書李浩卒謚莊簡○詔給還大學士夏
言進繳御札四百二道録記一刻手勅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

按賢長壽人持心清苦
始終不改人服其操

戶部尚書蔣瑤巳致仕梁潤代之乃議上四事一議財用
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
止有六萬餘兩而所大夫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
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腳價崇文門商稅皇莊并草
場子粒兩淮餘鹽光祿等廚料兵部缺軍等項銀借支充
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戶部見食糧丁匠內官監

錦衣衛各鎮撫司府庫等衛查議分撥亦自足用再省顧
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工部各委官會同
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外工如天壽等官
今巳有次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壽宮并六聖碑亭
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卷查四郊所估銀兩不
過四十六萬慈寧宮不過四十八萬乃今慈慶宮巳用七
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巳用七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
工務未完乞勅內外官共量撙節務在愛惜其有會計不
實及放役軍匠者治之以罪疏入上曰各財用軍匠事
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illegible]等處欽[illegible]督造成餘皆停

止○郭勛請鉄軍粮銀濟工費戶部業材以法裁之勛遂
劾其違抗命罷材官
七月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
雷壇　上悅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卒不驗云
八月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輔及
婿吳濬俱食博士俸○原任巡撫遼東左都御史劉潼卒
按潼薊州人以邊功得給祭葬
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
爲酋目餘皆僞作僧道流丐狀爲虜偵諷窺我虛實甚悉
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嚙指

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至
平虜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
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覬恣不爲應援山西巡撫陳講告急
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勢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
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
鏃簇上而守隘者洶洶不戒虜登隘入大掠固原乃詔辭
帥立斬之三軍股慄率精兵九千爀虜而檄延綏寧夏固
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蹙蹙淖中死者相屬
我兵分左右翼奮勇騎弓強弩大破虜奔北不暇殺吉囊
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奔走捷聞　帝告廟策勳庭子賜賞
有差
九月火星犯南斗
十月皇太子卒　上悲悼輟朝一日謚文康○大學士顧
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按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自入翰苑爲郎受知于
上及卒遺表猶　上視賢愛其保護聖躬　上覽之悲
悼而輟朝一日故
贈太保謚文康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按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稱旨擢詹事府上會試充大明
會典副總裁官韜資敢好古行論高潔當嘉靖初張桂
始倡議欲之議本朝皆非之至尚爲奸邪獨韜以其言
爲是屢獻議助之至定大禮顧與其力　上以其才可
任公輔不次擢用故歲中超拜入座韜亦自以蒙被知
遇知無不言言無復顧忌每朝興有大政韜輒建論累數

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能達時
宜初張孚敬議禮與韜交後更相惡夏言以論事不合遂
相交訐如仇讎久之　上亦厭
厭之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矣
十一月慈慶宮成本恩殿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問　上令禮部按刻之
○虜犯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
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　上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　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撰進頌○死亥莘國鳳亭召施
國公朱希忠武學士夏言等觀燈○科臣李文進請禁大
臣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　上可其奏

二月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　上怒甚命械訊禁獄○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令公侯伯子孫葬畢方許請襲○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奉成仁二主于景神殿○御史党承賜請勅所司修時政缺失允之○湖廣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

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廒倉乞速議修補以圖寄囤戶工二部覆言此臣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鋆亦言寄囤之便〻　上曰寄囤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時樊繼祖以兵書兼右都總督宣大虜酋俺荅遣夷使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撫臣史道遂披讀學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便請添設總督大臣臨邊防禦上乃命繼祖往而東使石天爵仍命撫按官戮來遣俘報遂遣天爵歸又陷胳虜行令擒賊已所部于是虜遂趁大同塞下石嶺關徑從太原而南吉襄直平陽衝小

號召數百里久敵萬騎犯平定等處漸通眞定直入內琸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俱賓一入軍民被溪等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算總兵第與諸將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乃係降殺命事中龍遂御史商鎮等言總兵丁業崔秦俟成梁功代而按臣王達則云孝從容出關誠學則曰虜回未敗繼而車步虛詐上命紀功料道御史賓共奏已勘論並言令武祖職道與保定巡撫陳濂撫爲民總兵下獄等各降級逮問寄遣侍郎張漢張漢勵州按節繫而紀功并道張翼翊張光祖俱以應援失詳罪抵尸後令奏捷者不許敘及內閣本兵與巡按御史

福建僉事錢士賢雲南人也以御史包節劾罷後節按雲南賢率僕從辱之節以聞謫邊戍○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爵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遥授襲其爵以聞香史受賂者

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熄與嫡孫懷熺爭立嵩復受金亦爲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　帝曰表栖惟熄襲爵行所司勁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鄉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如虜椒木自出乎天啊五年學來寇陝西馬昂等上疏訴趙璞王鏜等斷河西之後塗

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興
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
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
起用翟鵬內批用鵬○服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
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先是給
事中戚賢劾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辯 上是賢言之已
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覆勘未竟而科疏允賢
論都察院畏豪勢而慢朝廷遂逮不勘 上怒令鎮撫司
械訊勛再疏辯 上允之命給以勑勛故不領科臣復摘
疏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勑等語 上怒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十七

曰郭勛語甚不遜强悖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違二併
劾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勛奸邪事勛坐殺人律死
長繫斃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召原任吏部尚書許
讚復職
十一月以鹽法久壞命戶部議尚書李如圭奏請禁革餘
鹽 上曰鹽法壞于餘鹽卽革之以復祖宗之舊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
互爲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以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文臣總督薊
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
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
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
詔逮至會訊論斬○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孫程心世襲
五經博士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中胡賓以近畿荒歉議處發糴請動支通倉粳米
百萬減價發糴尚書李如圭覆可其議
三月尚書顧璘戴璟與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删
訂○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恐虜蹂躪不能築議大有謂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
設大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
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
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棘乃兩邊修築亦一
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 帝命整兵慎守修垣
姑已之○虜掠蘭州○夏言九載滿考賜段鈔勑賜褒諭
○五月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保錄平安
南功也○詔革開府將軍安淄爲庶人河南巡撫魏有本
上言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諸將軍安淄等充百
人譁推行府門淩逼撫臣遂革淄爵

霍韜疏曰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唐封一郡
恨一司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府矣親賦
將軍將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
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上
地沈入不能多盈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粮須所由不給
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
一千有奇以二萬八千增四倍而由
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

六月虜擁衆數萬至廣武天屹屹攻遂我兵敗績虜乘夜越雁門沙溝墩越忻州代州○虜遂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七月朔日有食之○華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罷後追謚文簡

按柟高陵人性剛毅識高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
名鄉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
已柟以人附耕絕不往來瑾憾之且欲
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猾其子世蕃招權納賄蟠助虜焰疏入不報○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縊 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 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帝後常憫妃冤○兵部尚書張瓚卒瓚屢被論劾 上終不去而䘏典反加隆云○以毛伯溫爲兵部尚書首禁揞克命刊布中外

八月戶科給事中劉繪劾山西巡撫劉臬納賄奸黨冒破帑鏹修築邊墻且掩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酣高臥將士離心因薦知府爾豹參政王儀於敍其才可當一面吏部議劉臬失事重大不容辭責應革職聽勘楚書才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回籍聽調得旨如擬○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爲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爾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粮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歎曰得人一論尤擦本鎮源延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月郭勛死于獄

十二月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職方郎中楊博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隨輔臣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乞勑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勣不次殊擢 上從之○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吴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桑惟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實足邊

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勑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師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僦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小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增伊尹秦越人淳于意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其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兵科給事中陳斐請行大閱大射禮吏部覆議罷之○湖廣筸子坪田興爵爲土官不法苗逐之以叛貴州苗

不輸租銅仁府以責見戶見戶益亡以督土官土官亦亡諸苗共保蜡爾山結砦以叛守臣不能討以聞 帝命卽家起萬鏜爲都御史開府辰州相機勦撫鏜檄諸路土兵討之亦不克○宣大督撫言運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粮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粮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爲定例從之

二月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初乞增銀接濟戶部請推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宜于京通二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以技窮且得罪故也

三月遣內臣往蘇杭福建監織袍服科臣蘇應旻諫止不聽○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令賚使如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悖臣禮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

之

六月遣科道官楊上林沈越清查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科臣周怡言翟鑾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 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負君致禍甚正然本心謗訕詔如楊爵例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月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賀上答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共竭誠贊輔遂獲感雨詩以示羣臣○熒惑入南斗明年春江南斗米二錢

八月禮部尚書溫仁和卒謚文惰○虜犯延綏遂至綏德

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叅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曾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從及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令者求將太狄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處文廢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那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　上命務實舉行○甘肅邊港各種番夷

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詹榮欲乘時進剿以禦兇悍除民害總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撫定兵部尚書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殷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宣布威德陳示禍福若各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還原擄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要追勦不得互相異同以致失機誤事　上從部議○虜寇宣府總兵郤永禦卻之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

六月熒惑犯南斗

州總兵吳瑛以追虜斬獲賞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諡文定

按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尤塞仁義

上閱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譏訕禮部尚書張璧奏曰今歲虜不入犯乃　皇上廟謨所備而策謂虜飽而去乞逮治考官　上曰尖鑛等出巡按教官徙著衛耳葉經狂悖不道逮逮治之比至杖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禮科給事中陳斐奏順天鄉試以冒籍中者十餘人得旨錢仲實法司逮治中式者所司覈實以聞

十一月勅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虜犯宣府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　上不御殿○木土火三星聚于房○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請盡罷全陝禦邊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按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主會場卒于試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兵部覆科臣戴夢桂奏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

七月虜犯大同總兵周尚文禦之追斬五十餘級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〇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雩壇靈黍五岀者一〇禮部員外錢萱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避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馭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徐引嫌而陸箕畫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進一覺當遂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鸞疏請覆試　上以弊跡顯然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璧奇勳清鳳馭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煒得無恙〇以許

瓚為文淵閣張璧為東閣叅機務
十月虜抵完縣〇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卍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〇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効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修戰車以禦勁敵六撥富厚以養馬疋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明烽火九譏盤詰以杜奸諜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命酌舉行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諡文定
按邦奇鄞縣人有行學 [illegible]

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諡恭簡
按鐸泰和人有文學操履修潔士論重之
詔加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雖勳戚內閣近臣至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眞人踰宗伯兼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古奏葬賻謚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降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工課實以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遞例則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請今後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言勞績者必原其年

勞之與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候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閑讀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閑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頭別用及聞

仕誥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
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〇
湖廣苗久叛鎮遣人誘苗酋龍求兒一千戶爲質龍至遂
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illegible]以牛酒魚鹽
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illegible]如故[illegible]遂奏苗
平班師功賞遷敘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幷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
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〇詔中外

嚴禁侈靡〇仇鸞奏去冬虜大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朶顏
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馘百餘幷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
王功本兵劾其辭多虛搆仲冬日短方及午特貿明開警
追躡于沙河道至朶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戰豈雄捷若
是且[illegible]于大不孩而今又詐斬狼台吉
濫引[illegible]之功妄冀[illegible]之賞宜罷之　帝曰斬獲既多
厥功可嘉加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陞一階
閏正月金星晝見〇山西巡按陳棐言北虜三犯山西殺
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illegible]
而虜之南侵皆緣板升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
加以亡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囊皺万[illegible]
自楯虜人既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
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二月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兵部侍郎張漢條陳選將練兵
信賞必罰四事
奏曰[illegible]
其行[illegible]
則丞加法[illegible]
之衛署其[illegible]皆
得以自見小則[illegible]
用如是而又弘[illegible]奇
蕩除寒暖責令自效以[illegible]
勤必加異罹將人思奮矣夫[illegible]以
稱線卒之術則練矣宜[illegible]
習士爲耳目而戈矛火械等[illegible]師

慎人所長分[illegible]其勇[illegible]夫士幷賞
不能令欲練[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獲利于上
者非[illegible]則其道無[illegible]容兵
[illegible]此
[illegible]莫
[illegible]殺
[illegible]新
[illegible]行
吏科給事中盧勳等陳慎考察四事
一集衆見以照大公一體考察以[illegible]除疑肆以
全人才[illegible]行之事嚴加考察其未[illegible]之前及
[illegible]一禁奔競[illegible]官果
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謹事例黜退無容倖進
〇[illegible]吏部[illegible]議行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
事〇[illegible]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

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先是南科王燁首劾嵩奸嵩乘
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與書南考功爲應旂黜之應旂執書
擬奏爲尚書張潤所阻而傑爲南兵部主事有贄係應旂
亦黜之特常用守管驗故南御史趙亦在[illegible]令御
史林[illegible]
五月楚[illegible]巳錮
三而杖殺其[illegible]耀
復納之王怒欲杖殺[illegible]喉耀先
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illegible]後以舉砲
爲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壽款于西[illegible]就食耀

衆手發砲衆從丑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捶丁濁倖各亂捶
殪之立死猶鞭屍以洩忿爲入內寢盡目殲用長史孫立
及承奉張等謀以中風報訃而錮武岡王于別室王從者
破門出告變鎮撫官以聞詔司禮太監駙馬等官會鎮巡
審問之武岡王具聞揭耀狀[illegible]獄具祭告 高祖斬于
市燔屍揚灰[illegible]謀者[illegible]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illegible]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

[illegible]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
撫都御史張論戊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論死
[illegible]
八月加秉一真人[illegible]代給賞誥命
蔭其孫從爲國子生○論立京營[illegible]○西海虜酋整克
者其初北虜小十王部落也[illegible]據西海有年及是遣
其屬阿都亦赴甘肅納欵求得內地而居之總督張珩奏
整克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寇兵也納
之便但虜情詭詐難信宜令整克親赴軍門覊縻無異然
後俯從其請仍令照舊海上住牧俟套虜入寇即于境外

拒戰有斬馘功一體給賞或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
典旣以羈縻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于此者
上命相機酌處仍整搠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先是
八月中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裹門等處總兵張達
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
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殁[illegible]
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illegible]
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illegible]上[illegible]
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illegible] 宗鳳原官贈[illegible]
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illegible]

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甥隨之戰虜眾我寡邦直等慮不敵守者促之邦直曰若業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救邦直取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眾而圍之邦直奮勇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請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其壇次○夏言起用至京○湖廣巡撫以淮楚間羣盜嘯聚漢江攻剽州縣請設總臣專理 上命廷臣推命刑部員外卜大同為蘄黃江防僉事控御羣盜形勝定經防其盜屏跡焉○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

校崑山人幼有異質從遊諸家言所著六經解如 [illegible]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麻城人 [illegible] 為御史以法裁 [illegible] 陝西 [illegible]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illegible] 人多 [illegible] 用之

正月朔 上親行拜天禮于玄極殿出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南科游震得言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府不宜外補尚書唐龍覆應旂疾惡如仇去奸若脫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太監廖斌擅權遣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洩斌乃傾節誣陵獻膳違使擬去說稱節麾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

月嶴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賕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負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 [illegible]

[illegible]

江西省參官綵建賢表 府宗就封之日舟過小姑山製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以獻 上命工部製碑書勅完日仍勅遣按建碑亭貯奉建賢賞紵絲衣一襲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謚文簡

玘會稽人 [illegible] 為吏部主事 [illegible] 三年始白

（……）撫以廣西素患猺獞與其召募防之不若召
（……）之以撫其巢耕其土兵部覆廣西一省狼人半之猺
人三之居民二之事難猝舉且恐他日各據為賊　上從
部議
七月吏部尚書唐龍卒贈少保謚文襄（）詔增設貴州鄉
試解額五名
按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按金出按陝西值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欲旣娶女弟一妓載滿妹帰還其女久之得還歷中外勞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矣

八月詔旌表嘉定烈婦張氏建祠賜名哀貞
嘉定民汪翁妻張氏其姑陸氏淫欲惡張築止乃與所私殺之棄火焚室欲滅其屍而不得至是獄成巡按南京御史王言以聞詔有司建祠賜之名曰哀貞
調甘肅巡撫傅鳳翔于江西科臣楊宗器劾翔始爲叅政
以籌邊缺遷巡撫一籌未展遽改江西使非邊材何
以叅政驟列僉都果有經略又何憚移內地乞罷之部格
不行
九月修復河西屯地○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與
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戮屍餘黨斬以示
十月夾囚建昌侯張延齡侍郎……伏誅

（……）令有虜殺降人冒功者許……
（……）行衆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發帑修發……以……
邊墻復言邊墻不過數十年之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安之
部議不決　上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宜亟定見何
也令銑與邊臣悉議以聞

廿四甲辰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後學生沈國元校正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以內省京運方藏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事悉皆取自本省又擬照滋沿邊設禁開以防奸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朝鮮

國王李峘送閩人馬淑等貨物於遼東淑本福清人販繒綺諸物售日本爲大風飄入朝鮮者巡按以聞帝曰通海玩法反爲外夷所執何以肅紀其嚴以聞○左都御史朱景卒諡莊靖

按景江西奉新人鍊達國體而心行端方縉紳推雅重之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以聞淵代之

按用吳江人爲人有節操識正晉稱紳方嚴自守朱乃大及其要通江士論重之

三月給事中查秉彝疏陳利弊七事

一事體不一除事關軍機員須尊議者弗議外其可就省者一切專責守巡一體決去尚有宜發故人之條事語告之律法官用則止付外律例擬用例以枉深文之嫌二禁者須難去盡照之欲依官總巡按今巡按查盤三參巡撫使行之官近各道又行之至有一人而三四署一署而二巡按一事而檢連十數人者宜從併省四贓違禁科罰自二十四兩以上者送部降罰其專爲守令言監司以上所同也令有罪贓至伍兩以上者並無故有勒民出來至數百者甚至有給部人家生者又有從輕發落量折工價者宜禁之以懲贓濫五征科無藝今後民間出備重來宜定限輪撥各里輪換六宮爲宮總其數戶令報長者不令解頭具令解頭者必宮專領撥實役輸以絕那借累累之弊六濫役不均夫圖編差役十年一編九年空閒適于籍子紛更年年編審甚至括索編丁者滋多給事以充稅賦字責兵責其驛驛遞行斗級責其賦輸耗米首中物之後使供役七供給過客州縣添此供辦有以給賓應而今則官吏交賓送賓給鋪絮從將辦宜一切禁革從之

白礼僧惠金妖人楊惠誘衆汶上人田斌聚衆流劫曹單濮陽間所掠丁壯以藥毒醉之爲選鋒所向無前州縣不能制帝命速擒首惡赦脅從無罪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北虜俺答去歲欵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詐蓋是時有復套議將督兵出塞故當事者力阻之也

四月苗賊乘萬鎧還京復出抄掠湖廣貴州合兵進勦不克

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按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立朝謇諤力辭老歸家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爲寶賦李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月曾銑劾仇鸞剋欽士卒阻撓軍務　巡撫楊博附和上

請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
參將李珍夜刼其營帳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銑有擣巢奇功命賞銀幣
八月前大學士賈詠卒贈太師諡文肅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命郎中
余繼按銀色不足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張
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杲竟歿戍所上論惜之
閏九月戸科都給事中鄭大同劾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
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避忌長奸請加罰治并敕所在巡撫
官務遵敕書行事從公舉劾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

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
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閒住不許再
用
十月御史饒天民張登高上復套議天民言各當預防虜
勢奔突各邊嚴兵守險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洩軍機
登高言蓄財賦養士馬久將任忠先聲防他患速犒賞六
事 上言各邊防禦奏議刊布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爲
也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將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支大論曰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德無求名競進之念
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訪爵接臣少故以好語從適爵
方飯幾有麥飯一盂蔬一盤與校臣卿與同食更畢官
校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謂曰若亦一出淵乎齊口
去矣勿復顧官校吐舌之揚不懼慚
乃爾其磊落疏豁之氣少憾殿前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
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匹曰進兵機宜
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形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
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孥蓄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
復上營陣八圖上嘉奬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鸞十罪
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遼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
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勢亦弱又緣我官賞交市且
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懈怠減賜物又討殺虜酋遂失
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
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
皆罷聽勘起李珏代宗明○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
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悞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
部費寀都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
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詣京鞫訊○兵部奏虜酋俺荅等

與套虜謀寇延寧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因計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乃斬于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歿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寃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按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也練習國家典故性酷暑不伐嘗以兩老宰輔大惧盈滿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箴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勳戚細物一無顧乎耳爾眞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御馬監太監李慶等以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爲其姪鮑恩乞恩陞秩入人收入勇士營五十人給事中劉體乾執奏 上曰科臣言是鮑忠故後恩卹非常況前已准乞數名矣恩等姑准三名勇士收五十名餘已之

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科臣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凡民間宴會輿馬服舍悉爲等第上從之詔都察院榜示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啣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初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上致成大獄

支大綸曰夏言豪邁斷博果于有爲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名略也獨不念枝經肉固鷹犬外列眼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服膽自以無前記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壞固在其奈騶虞之語何嗚呼成宜以後大將無排敵之夜尖雄無借箸之籌久矣吳感于二公之不終也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寀卒謚文通○金星晝見十日沒

己酉 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先是甘肅荒歉莊浪爲甚甘肅巡撫楊博條上四事一莊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本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於甘肅倉糴價銀借用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乘春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倣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照原估官爲之糶賣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植春

初給糧秋成如數徵還仍擇戶之殷實者領之至是兵部議覆報可

二月以張治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爲少詹事兼入閣預機務○北虜犯宣府把總江瀚董暘禦之全軍皆沒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親督總兵周尚文追斬其殿後虜遁捷聞萬達陞尚書尚文加太保

三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冠尋薨諡莊敬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吏部聞淵錦衣陸炳欲論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目羔剌等借爲土魯番所追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若

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于是監生李時暘疏言不便恐貽內地患請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舊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煙墩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酋諭以利害給以耕具諸番皆務耕各令總任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上深嘉之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上怒束肆欺市恩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人至京晏賞有差

太傅兼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卒（按元尚永康大長公主上入繼大統遣往□元奉金符迎請于興邸及上即位眷遇隆渥勳臣戚畹莫敢望焉卒賜祭葬如制贈太傅諡榮恭而封侯賜官不以關功自元始）

七月浙初巡海都御史朱紈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匪牟利因爲向道宜正典刑刑部覆紈所論未審真僞宜俟覆臺臣因劾紈擅殺啟釁帝令紈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虜入宣府大同攻燬堡寨科臣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築牆甚固今虜得衝入請治其罪令巡撫勘問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愼節財用納之（宗藩長語又云　祖宗時歲用省庶貴璫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　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

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歛內侍靴料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　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按此或　謂却府庶冊後來自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九月諜報虜酋勢將深入尚書翁萬達乞飭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保邊上令相機戰守

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繫于策走京師以長至日職副衣隨班奏纘宗以私郤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呪詛帝怒逮纘宗鞫訊○禮部疏請考正

天文生○命祔　孝烈皇后弗主于　太廟　時嵩議安
主于　皇妣獻后后側上從之
孤嵩進新郊祭饗覆以往年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
廟統嵩進覽因言秋享九廟當文學大臣言不同文
昭于親八廟嚇恐不可亂識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
升祔日混次序恐已有上五世又不忍祧遷來孝烈
不識何所下稍俱顯爽部中外贈立昭穆世世
長守則自無所遺然上以議使諸貴其罪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正月削典史厲汝進籍以劾嚴嵩父子故也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公卒
按問武進人深沉練諳累遷廣
東布政以治行第一陞賞
二月諜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寇

海西關廢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謨惟當急備薊鎮為
京師屏蔽發兩關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
薊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興州四衛亦聽徵調臨口戍守詔
如議○浙江巡按黃廣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從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黃霧四塞
四月張岳在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
撫之便郎中黎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
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責岳岳諭知縣
盆久戍守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總兵則沈希儀
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
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則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
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
疏留之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
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男女妻妾官兵報稱
龍許保已獲第未遂至俘獲逃竄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
巢寨俱已焚燬所窖穀米積燒殆無遺具以捷聞○刑部
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劾王聯以奴囚誣
妄續宗詩詞頌美無謗訕語嵩謂訒以同里故黨續宗帝
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續宗廷杖與訒俱削籍
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嵩乎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斛數血馬蹶
見殺副總林椿不介馬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蔭
子賜諡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
戰功詔二子同廕俱緊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各廷杖謫
戍宗臯論戍邊○佳起復兵部尚書總督宣大聞往都御
史趙錦巡撫大同○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政事宜言古
者立郡縣等明銓序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劑量
政務繁簡地方遠廢道理衝僻列三等為銓除中間或有
請托規避者請加裁抑至于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
又有出于銓擬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令撫按官奏改以

謂則人才可適于用銓選漸趨于平吏部覆議行之

瓊州賊亂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督兵剿平之

釋漳州府知府盧璧等于獄

按漳先本處視朱紈命查夾所執通番諸因已而副史柯喬都指揮盧鏜被逮論死紈與鏜必欲同坐而人人力辯與鏜無干刑部勘議改謫詔令釋之盧鏜以守漳陽初璧有漳平白葉洞賊架梁寨事典小用用罪人唐盜臣破巳賊李大用如百殿自謂不世奇功而爲人所擠止以平賊督餉受賞爲不稱其功之尔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剌合會虜人犯宣府不得入遂犯薊鎮人同先爲奏虜衆行且犯宣鎮恐逼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至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薊鎮虜自宣府東走薊州塞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督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

掠懷柔順義圍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撫王汝孝先期駐通州收漕舟艤潞河西岸之不得渡巡撫楊守謙雲昌平諸州縣將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發京營十三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關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虜大衆營自河東徙營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薊守議以保定兵五千爭遊擊衛仁以遼兵三千至巳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兵七鎮凡十萬三千人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蟒衣玉帶上尊千金及拜爵封記山服所在惟郎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護爲侍郎提俗闕營駐師城下以備都城復以武督宜諸門議祭井常都御史商大節督理五城防禦內外有獄中邊將戴倫歐陽安從戎自擇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闕京兵俱見敵之出皆言不肯前將勤王兵皆聽騎不齎糗糧上命行酒諸營戶部無經費以文移往後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既發粟而釜甑靡無一所操士卒饑疲甚陸炳疏乞潭以悉帝怒責兵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被服視事率已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諸御內臣入人去見俺荅虜坐□帷請日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及啟書多

褻語求入貢帝召嵩本階入便殿示以虜書按閣令各書所見群臣相顧莫敢發言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從此釁決難於事虜大衆入逼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撥討毛起謂時中孔懷宣暫許俟出塞而後圖之貞吉比起謁詣然中貴人業已聞上矣議寢入將已具上思驍騎召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己詔諭速獎敵將督闕問文功諸將求獄以作人心十年不力以守將多冒首功耳今以募一首予百金十萬金盡[illegible]諸權自古[illegible]御[illegible]貴[illegible]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表大[illegible]出御天變勑責邀擊都御史王儀汝孝總兵[illegible]解[illegible]御汝孝道被不及遂時儀在通州屯兵[illegible]外而入御[illegible]會勢兵掠食諸村今人捕之盡[illegible]從[illegible]關爲御史所劫遂至以推怯不戰解籍[illegible]逢行愈都御史守通州上下怒照忽遇[illegible]本兵來[illegible]措仰偵報無一當者無從偵不十里遇逃寇者[illegible]逮報後遣一卒亦復得日數十報報御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推罄掠村落無所忌郎捕之輙自諸口遂東北盡朶顏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爲乃蒙縱春人不敢

件大同軍而帝以其人援爲諸道先郎掠食足幷齊亦自私其軍不縱以法汝夔便可奈何輙令日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掠汝夔揚事人遂誘變由東人旣其勢耳及虜薄城而汝夔交錯日然當令諸將勿嚴語勝他自去耳諸將闕不敢戰乃財日虜波夢有禁勿顧語指將闕禁中而焉宰兵不敢逮地閃之[illegible]揚守議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嚴中人人見之[illegible]無從驗自謂夔虜醜戰不能固滿城人而虜[illegible]庭堅中貴自遂誘汝夔守護試分虜帝乃命飲汝[illegible]道宙自軍前逮守護郎試內戍部乃命[illegible]古遣宙自良才會訊法夔守職戍部彭寧都少部[illegible]人學流獄不全怨顯其決罪斬其羨者錢部[illegible]宮人無其條時虜巳東京師巖丁[illegible]科臣按例三歲奏帝亦嚴丁亥之二臣於亢西部刻時餉器諸其狂謡中理闕高文沈東而窟理自吉其議多秋九[illegible]諸務高其史巳虜將金人寄金不能得有功自羊口出塞而衆除衆賊外以焚我營鸞北去欲西奪之[illegible]險不得出乃村棄餘物東兩行至鸞率諸鎮兵尾軍遇騎騎臺軍創發鸞得稗將方[illegible]畏兒身許與鸞苫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遣太

保賞賚甚渥波孝難被譏未至就斬中竊虜後首功此試準後功未惑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遷侍郎騎賜驗撫諸處郡縣撫該理嵩學士鄰先以之爲微取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遷執父政
關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燁陳塏謝瑜童漢臣今安
在哉乞亟罷斥下獄郎訊
十月仇鸞請選補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
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闘于堂奧可乎帝命宣大二鎮
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
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諸各訓練練士
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

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餘工部尚
書胡松願利器械帝從命戶部括各省貯積逋積逋以俟
軍興
十月大學士張治卒謚文隱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略大臣○
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劾無
功不問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三等給糧隊長
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
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待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
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
尺籍于官饑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
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
罪繫拷訊編戍○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
婚議學賞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
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爲言　上竟不行○大計京

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
其在中有留之難不問所由而中外已仰聖明之精鑒矣
○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地以爲功會督臣何
棟泣出入貢如故
二月議罷軍備騎非伐議急令諸臣建議會給事中劉
體乾乃上言邊患非虜陸梁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虜而國
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耳計姑以紓目急佐經
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蘇輒有之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
則華冗員清冗費當個理財第一議也我　朝成化五年
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卷十萬餘計個邊功之陞授勳

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承襲太監之恩蔭不知凡幾出其恣
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
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
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私沒其他供應衙門亦移侵盜米
易悉數乞敕禮部酌議著爲令與科道年終查覈奏激一冗
免除所省不貲民計不極國亦不乏○苗酋龍許保吳黑
苗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刼思州府殺吏民百餘人掠
帑藏執允簡及經歷邦事等官去石邪憲等聞報亟分遣
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
箐檄或謂四川酋陽宣慰冉玄主之畄以事狀未明不暴

其罪第嚴督責之求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
復以撫按
三月以李默爲吏部尚書○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
許使俺答遣家丁肘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
酋利貨帑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遂錦衣仇鸞等議暫
爲許允帝以問嵩嵩云一年四次期容貴廣宜以一年二市
爲準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
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
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虜命兆征諭一旦更議失天下大
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
誓死決戰利則阻其奮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
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
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彀術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
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
籍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
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
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
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

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
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
千七百餘疋御史簡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藉遂省鼠之欲
以飾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
是在奉行者豫爲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斷恐而
往巳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
薊州紫荊關等處形錯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經營卒伍
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單之
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

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兵部如其言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住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繫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請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櫃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通州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潞河達張家灣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備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猝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紀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走京報效者乞收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畧袪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況朶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竊據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

○俺首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之于市

時虜旋市旋擒詰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吏部尚書李默以推張臬謝存儒爲巡撫革職以刑部

萬鏜代之○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　論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冦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按樂山海衛人與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達周尚文皆著
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近塞去大同大同遂
有虜
患
○總督尚書王以旂報延寧馬市完終市無譁涉秋及冬
三邊絕警詔賞以旂等有差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杖楊思忠于午門外黜為民上御其
議孝烈后廟祔相牴牾也○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內不自
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命

徐階入內閣辦事○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譔力
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
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
廕子千戶
四月倭賊駕百餘艘率萬人自浙江府山象等處登岸攻
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參
將
按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絕阻
斷往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誘亡命惡少奸[illegible]
黠倡又為之指畫嚮導[illegible]
于是東南歲有倭患云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
宗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
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
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強
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上
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代
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
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
梟首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高拱等充二王講讀官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更新營戎政
○科臣麥汝忠劾蔣應奎寅子總部名于兵籍冒首功官
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為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
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納
賄帝怒其誣詆謫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謫戍邊
起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
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科臣李用

敕請開新膠河循副使王獻濬治舊跡報可○御史聆[illegible]
言諸臣條對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成
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柔佞爲
盡節歟 陛下誤國事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
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崇孛而不為之動
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
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張岳委石邦憲購擒龍許保等邦憲密使入告賄苗麻得
鑑等偵知許保至姻家爭喪給至別所醉縛以獻岳誅之
吳黑苗匿深山乃故緩其令釋諸繫者領偵知匿所命劉

甫等入告襲斬持其首出諸苗懷去燼爲乾腊索價指百
金得之以白岳乃上聞其指揮田應朝受委緝捕貪婪詐
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然徙特其叔田
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竄匿苗砦遣徒自辨
岳令自效以贖不從既革緝捕而土日共仇之乃皇遽求
贖岳佯釋令從征追諸苗破併戮之洲貢苗俱平廷議即
以岳爲總督數年乃去
十二月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泰
亦誣謙誹謗皆逮訊泰免罪謙戍邊死杖下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兵部員外楊繼盛疏
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
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
旨竊美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
傳言于人歸功于已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
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
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逼兵部薦
爲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皇上逮
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
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
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
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
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
諜奸一 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
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
鷹犬奸二 懼緹騎緝訪即與嚴備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
賊嵩之瓜葛奸三 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
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

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　徐學詩等不能無言
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
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
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事以全國體　上怒其
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卽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嵩者
且　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　命杖
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
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
任侍郎王學益贊鰲具其獄尋遷一級

按王世貞皇明奇事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盛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參同顯官賜祭而爵獨缺論蓋世稱三楊之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
黃河下流須為淤沙雍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
次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渰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
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
高六尺若闢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猶輕若闢新口
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
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
工部覆議從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
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海賊江浙斜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百
餘艘薄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漢郭琥死之詔各加
郵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
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按以旂江寧人為總督在鎮六年開拓布置虜患深入前後御虜斬首以千計其阨絕險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送見疾作致仕卒于邊邊民號慟詔贈太保謚襄敏

○詔逮繫武選郎中周冕于獄削籍以其發嚴世蕃奸狀
也○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十人突
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
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
却之賊渡海走大戢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鏜于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
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
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
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南科賀涇奏留都根本
重地海寇窺逼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洲儀真及漕運

門戶請添總兵駐劄鎮江待寇平罷之報可

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時通政使趙文華少有文學爲嚴嵩義子擢通政使至是都御史缺嵩順指會衆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惡并撥而罷鏜日素恣貪饕而廉恥盡喪鄉黨爲稍稍細畏其部閣撤備盡惡行貪忘何學任與文華奏除吏部職所親伯辰給事中以責鏜以不得一品怨之上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經奏抉衞留都七事

一攻事收二爲宮市三浚城濠四嚴門禁五計撫細六處擇將七重戰援

○南京科道祁清徐栻各奏言京師之將藏既虛各省之摻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已第與之供億及焓工作之役蠲與挑河之費且廣乞汰冗費省繁文戶部覆言管兵官

兵民兵新兵二十七萬計而官校廚匠勇士旗手又數萬計皆仰給官食光祿寺歲派二十四萬計而近歲額外奏討又十餘萬計內府供用如黃白蠟脂歲坐派一十七萬五千餘斤而又召買二十八萬五千餘斤沉速香坐派一萬五千餘斤而又召買一十四萬五千餘斤諸所督率蓋可類推其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益之費不可勝紀夫一歲之入不過三百餘萬而邊儲歲用大約以五百萬計而近來繕邊撫夷修城濬河衣裝賞賜皆萬將來制用益不可支宜如清等議制報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挿箭等峪關南大震圍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荊鳳玉夾擊虜至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懼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起且聚兵鄉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乎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論矣開關納之劫庫獄翻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從學宮以免而詔家多金珽娼妲詔既出攻城而柘城士賴子乘虛掠所蓄遂其妲妲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獲劉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三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曰我恐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出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鋪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衞訪着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
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涞與其子
松死之後贈涞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謚立祠焉
十二月命兵部侍郎楊博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起李
默為吏部尚書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謚孝恪皇后）
○戶部尚書張潤卒贈少保謚恭肅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

輔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既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俟
襲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掌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
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審決囚比得報已踰
冬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
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
劉東陽詔革克寬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鏜代之
為巡按孫慎劾二人懦情觀望故也○京城外城完各官
陞賞有差
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陷嘉善○倭陷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彗星見北斗天權星傍○科臣王國禎言招降賊首
汪直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
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上
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
賊陷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
智謀者可用每苦貧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
蚤為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

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
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
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
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
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
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
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戶部覆侍郎陳儒奏請
以各鎮屯田責之分巡僉事管事以各省起運宜大糧草
責之巡撫催督發循環簿于管糧郎中以便稽查建倉厫
于朔州等處以備民運將大同犒賞地一千五百七十餘

頃收本折給軍從之

六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爲募集廝將士築城堡捕豪猾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

七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橋○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仍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九月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南京太僕卿章煥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預區畫三練土兵四收豪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沓至　上遣嚴校往察其狀見博探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內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倭寇分掠蘇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擊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鎮遠侯顧寰總督京營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爲慮責成本兵趙切聶豹卑多推諉惟狀未類衆各臣報捷疏請玄祈而已　上以豹年衰不勝重任與存所人臣言之于是豹引疾　上特令閑住云○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些相採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背以背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藉以玩寇爲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侍郎趙文華奏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

文華爲嵩私人嵩緣爲上所倚用既出益寵自恣所壓嘅郎立權利自所需索財賄就進其倭寇焚掠尤烈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虜宣府青邊口保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利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目等死之文

藍園急督戰黃秧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
庶保萬全文華固强經不聽文華遂劾經恩有以卑之矣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
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
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
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邀其前鋒及保靖兵躡其後
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
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
文華論經旡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冤哉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垻○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
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起
遷巡按胡宗憲爲巡撫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爲總督○倭
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
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
蔭子錦衣百戶立祠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
里山賊伏兵四起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
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
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環遇親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六月吏部清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皆無冊
籍一遇故絕爭襲汾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
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伯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
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
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前者爲令以杜紛
爭部可○三丈浦倭駕舟出海大猷邀擊之沉其舟七艘
斬首一百卅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人○
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還道士二十三人分賞秀府祀歷代帝王陵寢○
巡撫四川都御史張臬討夷亂平之○倭突入歙縣流劫

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
士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鬬殺指揮
張大綱士卒多傷亡將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
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安合追盡殲
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御史且已而欲俘
剪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
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
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率

被驅秀水人居實孝友孚于遠邇執父喪絶葷[illegible] 終身無二御歷官刑部山東[illegible]

[illegible]

〇胡宗憲劾汪直本投降許以不死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結甚固約以十萬兩托龍文通嚴嵩父子[illegible]擢職銜將[illegible]可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適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

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嵩可其輕嵩曰上下所議三法司曰所議則用反律嵩可又減一等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會議未減法司亦不敢違名嵩父子咈然不應竟以首[illegible]汪直背華勾夷罪[illegible]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illegible]俱死於獄王汝賢亦[illegible]

八月虜大舉入寇分犯宣大山西等處總兵歐陽安督兵邀擊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去

九月戊午虜自宣府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頃引去參將馬芳夜襲其營斷其衆為二奪獲人畜衣糧虜衆遁西奔出境

十月倭始犯福建〇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巴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任珍等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〇[illegible]丁生等殺

十一月戮京城大辟囚紹興九人張經李天寵[illegible]叛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illegible]鎮滿城香[illegible]看員外郎[illegible]同聲稱義上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illegible]來

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繼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illegible]

〇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〇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鸛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場

〇征倭兵再敗于嘉定之高橋士卒死傷几半諸軍氣沮

〇遣官往四川山東開礦〇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督察主趙忠討賊覆賞布[illegible]

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
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
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科道楊允繩張巽言劾光祿寺丞胡膺乾沒帑財
僞增物價數百金宜正侵冒之罪膺訐稱玄典所供不敢
徒取充數允繩訕 上齋祀巽言劾臣 帝命允繩擬予
罵父律絞仍同巽言杖之巽言與膺俱降外任○山西陝
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室陷入地
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
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任環率兵追新

場倭中伏土舍彭翅等全部死焉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library seal]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東莞陳　建輯著　　檇李岳元聲訂合　　門人沈國元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褊貪汚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内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輕人在銓部大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同構獄則近于反唇腹誹之法矣故人遂惜默而罪文華

三月顯陵宮殿成諸臣擢賞有差⊙以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冦温州同知黃釧死之○倭冦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倭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為文華保全計矣于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為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迨盡

六月大學士嚴嵩乞休不允○倭冦破慈谿城搢紳被禍甚緣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團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没事聞贈官廕子有

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八月徽王載埨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衡州初寄知州衛命箠死建按劾之帝謂御史私其屬官逮係廷杖王乃益橫日沉占士民田園覩女子端麗者輒舁入送之小有忤箠死或生喫虎豹或生葢棺中又私其伶人凌轢搢紳無敢言者又挾諸客微行留都鳳陽有梁散人善煉女癸爲鉛云服之延年知帝好方術乃竊鉛以獻帝悅後索之散人遣書王求鉛王不與銜之帝聞問散人徽王何似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帝愕然州民耿安女爲王笞死遂上變告詔削王爲庶人人鳳陽王聞當徙令妃妾麗散自經王亦經死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莊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遣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

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
遂寧
十月湖廣酋叛總督馮岳平之陞賞有差
十一月虜冠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瑟官死之贈䘏
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皐落職○獻倭俘加文華
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以誅海功也○
賜嚴嵩免朝仍腰輿入直○汲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
沙船三百艘命遣參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左都督陸炳勑提督皇城八門兼掌

刑司禮太監李彬侵盜帝真殿工物料及內府錢糧數十
萬私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僭擬山陵大逆不道 上命錦
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與其黨太監杜泰李
康王愷皆論斬餘發配沒其貲白金四十八萬餘兩玉帶
金寶絲環八箱珍寶不可勝計○裕王第一女生○改阮
鶚巡撫浙福軍務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宮軍逆之擒其酋討
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山東御史毛鵬請復預備倉
從之○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總兵俞大猷勦盡舟山餘賊○吏部推鄭曉為南吏部尚
書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命王用賓往
四月虜酋打來孫擁衆入薊州諸邑總兵將承勛戰死上
怒奪王忬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僉都視事巡撫張䄫降
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視事○雷雨大作火光驟起
奉天華葢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
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
官修省五日○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右都總督湖川貴
木務○虜犯宣府
六月止陝西採礦○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辦珍珠○福

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龍涎香十九兩○
時三殿事屬工部而尚書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
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卽不得已具疏
觸 上怒罷之以歐陽必進為工部尚書○先是虜犯都
門錦衣經歷沈鍊抗言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
誣詆大臣編保安州宣大總督楊順承嵩旨會有白蓮社
勾虜者托巡按路楷寘鍊名于籍以叛聞本兵許論附和
楷議詔斬首宣府市籍其家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暨各藩府及嵩本階助金有差
○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

按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脅朝廷歸之道隙間傳給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婦環視殺之而富卒不歸料臣吳時來劾順請餉六十萬寇至判委無兵桃松寨一逋亡婦耳失策納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恫喝及為虜所困而巡撫路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為奸乞罪之上命逮順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鈇改南

○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加太子太保

初蔣洲之再往人倭也偏歷諸島披誠開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許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偕與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既遣陳論倭酋未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洵舟定海蓋初同洲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方對理疑缺望不道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侍質遂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歸海中自效宗憲慰藉之使居閒館候命陰柬轉之既有旨直梟斬直義子毛臣聞直死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詐直功宗憲加宮輔夏正蔭子指揮而蔣洲僅釋罪出獄竟窮死

十二月戶科給事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今事勢稍息宜培植休養別求生財之道而督撫胡宗憲阮鶚乃于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戶部覆議責宗憲鶚宜如其言報可○工部尚書蔣曜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妖人馬祖師反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光祿寺火○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

按鑑宗紀鶚先督學浙江適倭遁會省守臣閉門素開之民鶚率生徒啓武陵門納之全活百萬故超拜巡撫時總督胡宗憲覺于世蕃建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閩創建巡撫兵費搆亂鶚遇賊于福寧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黨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棄養民間驕恣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勦下兵部世蕃復嗾給事中劉佑劾之乃臨陣逮歸京師鶚立論不屈且先有撫客兵頌賊善后疏上以鶚屢立奇功前建勦議尤合睿斷察其無罪乃免歸田然破倭之功鶚力為多宗憲攘其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其功

○虜圍大同○御史何儀望劾何棟在薊遼周玧在蘇松楊順在大同驕縱不法福建巡撫阮鶚大徵客兵肆虐命究治○御史萬民英劾吳嘉會巡撫薊鎮侵牟箝削命收繫削籍○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誑為賄鄒王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廕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廕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膴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塡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寀為文管家職方郎方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

繫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胡宗憲獻白鹿○楊博奪哀總督宣大軍務○御史

欒尚約言右衛殘破宜大加賑恤嚴設守備爲善後計上

深然之○彰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淸執知縣葉

宗文刼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

時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

五月叅將尹鳳等擊福淸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興少寧

然之○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

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鎭視事○大旱帝齋祀高玄大雨

沾足群臣表賀○蒲州潮州地震○東陽縣湖城圻泐湧

血㿊爲片

六月遼東大水○浙西倭分掠樂淸等縣指揮劉茂督兵

致仕僉事王德等死之

七月南陽府地震○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薊鎭兵馬

閏七月淳安諸縣雨雹○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

接連左衛濬濠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奬諭焉○大朝

等門成○虜犯遼東副總兵劉岳拒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一日審要機令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日愼選用言邊將多營賄以冐寵榮請託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掊尅三日勤懲歷四日明戰守言虜之得我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令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畧當乃許自贖五日攻火器軍久無敵手獨火飛炮不識爲何物者宜專其教導六日淸耗蠹七日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殘創以爲首功甚有購莽崖谷之中誘人而撲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日恤凋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法司覈勘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

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北虜土　蠻界嶺口副

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谷墩諸處把總馮時

雒死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

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

三十六萬上疑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前軍都督府火○詔祔享瑞州知府

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瑙賊被

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方孫一

范請祔享于旌忠○直隷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

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鎭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

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

以　　　種餉蘇松叅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靑村南匯川沙

諸處常鎭叅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

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
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
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
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郎叔棋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棋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嫉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辯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所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遂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拏了相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諸將啓新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說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先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

○楊博言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千六百餘人乞錄諸將佐
功許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號時亮蔡一槐蔡國熙曾同亨蔡悉皆理學名流官績甚著王世懋張鹵張憲臣詩文典贍有前古風石星宋纁清介自持至老不衰袁貞吉舒化丁士美張岳薛德雅操不妄詭隨霍與瑕剛直忤俗郭孝恬退高尚周弘祖建議明剴皆科目之豪雋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
詔安漳浦者尤夥南畿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
督叅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
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叅將高鵬有厮養卒八百人馭術諸卒遂謀叛殺鵬及遊擊軍文焚府縣虛廨劫內帑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平寇乃散
○裕王長子薨○貴州都御史高翀討普安亂卒平之○
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
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皋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
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楊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
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
一百二十八級倭乃勦絕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
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六月雷擊奉先殿○七月令倉場侍郎每二月具出納數
進從科官龔情議也初命太倉銀庫月報出納之數
八月原任刑部尚書何鰲卒贈太子少保○江北倭自鄧
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于劉家橋等處
賊勢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我兵四面圍之胡宗
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
顯所擄嘖嘖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卷

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奔走追擊之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

按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虜入寇數犴攻城具時俺荅引衆西掠聞二年留千騎守老弱夏從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叅將王孟夏麻承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王林隘為後繼孟夏等贏糧疾馳掩襲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寫稽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得旨允行

十月工部侍郎程文德卒德篤學脩行稱為儒者命譔玄文不稱旨疏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以斂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飄犇齊賈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欲捕之諸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洲吳縣刼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遁乃縱火焚其廨較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聞命大立戴罪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叅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原任大學士削籍翟鑾卒時子汝忠陳乞復秩　上念其贊襄有勞許後故職召起原任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軍務

十二月詔開天津海道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淳以遼東大飢議開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也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威勢薰天海內騷動

二月鸞勢遣官祈穀于玄極殿○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藍璧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按支大綸曰郭公磐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不加點竄盡天才也以直道行時動遭顛躓晚年一疏理確辭贍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闗權廟廊哉君子于是思剸刃賊嵩之腹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營留巢竝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上諭兵部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勦四方盜賊尚書楊博條上弭盜六事宜一止額外之征一寬脅從者之衆一賑遠方之民一嚴督巡捕一責成有司一申明賞格凡六事俱允行○倭刼潮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端鍾塤降之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褀知縣李堯卿

按是年福建倭患冠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爲賊藪倉廩懸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竄入賊中爲謀導甚且掠行人發墳冢量其家貲索贖時擄往來居不爲怪諸將冒功斬敗賊濫戮婦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措爲逃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捷復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誕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劾猶得以風上不便調外則由賄嚴氏父子云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欺曰日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衛馬用是冗食蠹爲哉于是故爲裁抑各月各衛遞支冊必詰其逃亡𦱤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踏卒忿甚比歲大祲月已既望而嗣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弟懋官閔變踰牆而出諸軍邏而撲殺之懸其屍討市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論之稍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聚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米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識首亂人一金補戍折糧餉始徹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横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嫋嫋如布帆○科臣王文炳請下兵部議安民蓄兵絕寇策部覆以安民宜去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征嚴貪酷之罰蓄兵宜訓練鄉兵至隸行伍者責之軍衛募民間者責之有司絕寇宜令沿海有司覈有部民與寇通者即置重典又無賴子竄入軍中託言報效者平居糜餉有事冒功亦將來禍本悉宜禁革俱從之○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蜀世子宣圻進金千兩銀萬兩助工賜以金幣降敕褒之○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

按珩石州人行履高潔器度弘遠尤聲藉爲御史時輔臣推完持從講臣疏辭不就至是士論高之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按順之武進人博學强記凡六經子史兵法朗以至算時無不精透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曰死國吾志今得良死舟中矣遂卒于官詔賜葬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始有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逮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按陞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難於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祓服雅素口不談人過世稱篤行君子云

七月茂州大雪○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游擊胡鎮等却之○革大同總兵劉漢山西總兵王懷邦職以禦虜失事也○戶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

按永威縣人鯁介廉清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卒之日得孝蕭然宗無餘儲

○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

爵級已革及大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 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八月原任戶部尚書賈應春卒

按應春真定人歷官三十年慷慨任事家居鄉人稱爲長者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謚榮僖

按可學無錫人以煉術見幸士論鄙之後奉遺詔議其官

○巡撫延綏董威在延綏贓私狼籍士論不齒嘗屬慶陽知府孫績績本貪汙爲撫按程軏李秋所劾于是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覆奏軏秋言是詔除績名而威調別用威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大理卿倒植甚矣○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 上曰曉毋事偏執終是自尊褫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毋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爲憂忽聞夜半中旨遣邠京師士民踴躍稱慶○趙王厚熹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璐真蹟一畫

按論家莊有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至是進 上嘉其忠欵受之

○陶仲文卒

文習祀禱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事邵元節薦于帝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死謚文惠以伯禮葬焉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掌錦多智數職尊寵析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云

○虜犯遼東○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嘉靖四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叢中生

人得白鹿巡撫以獻○虜渡河掠五花營○廣東巡按潘季馴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衛辟以爲用度之煩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于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胥里老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代任者在通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乞旨爲垂久之計部請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藉用過銀數以聞報可

二月朔日當食不食請舉大禮從之○金星晝見○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御馬從諫既罪中官勢益張賊動以樂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

庸辨恤矢心區畫按籍正裁古役純司禮尚膳之饋遺亦時爲中官所間有大監耿清嘗目之爲鐵人而康辟亦聞于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楊舉寺用則自植持買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踰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乏大木漕艘皆不能前河流且非從瓦廠等處甚丞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植聚議日中原爲南北咽喉而徐州糧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勤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立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日終不言然植不務攘事爲奇功循流而治故省費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南京錦衣指揮徐繼勳獻白鹿○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勘奏黃花鎮守備太監杞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太監之設其來已久荷皇上洞燭邊情盡行裁革獨黃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謂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參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不乏人太監自爲虛設況此輩類多殘貪怯懦原非可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　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訐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乃命并逮紀遠鎮撫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爲大理評事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有司進退悉聽世蕃即邊方小吏亦無敢自尊公道久湮人心咸鄙薄之至是給事中梁夢

龍等劾之上勒力致仕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按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自守介然不爲珍域

萬壽宮災

初年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疾疾時作因爲一祈天永命計且冀獻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會五六員入直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劉循傳論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玆又重建萬壽宮告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贓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本料與夫西苑舊磚石稍新收用聯原無坐處于各省派辦于民間其于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僱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

識是以中外無擾軍民懽躍而功成蔑易皆匠師徐杲
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
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虜犯延綏

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隳太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卒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充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益浩穰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運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后總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尤莫有甚于薊遼總督許論者今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部議令論回籍聽勘

五月晦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往東南亘天○命修撰

唐汝楫充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霾陳言五事

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令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常入覲多方科斂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糧餉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蓄國威上從之

六月朔日昏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李本夷歸○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內訌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儆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春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田官進嘉穀時御田產嘉穀異穎同大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于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晉書

先是太原知府于惟一在郡潔己任事節財愛民歲飢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雁門撫兵王懷邦

率眾過入令城軍士操掠于市惟一執而榜之驅其衝于賊父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原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巡撫都御史孟淮時奏免防秋民壯盡徵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論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恨乃劾調惟一太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晉王上言惟一任郡得軍民心請留之上不悅乃成論王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以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淮王厚燾獻白鷹群臣表賀

十一月虜逼固原大掠而去○以禮部尚書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薊鎮宣大邊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科臣鄧棟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遂劾許論調度失宜郎中閻光潛劉勃出納不明狀而弊端所由有十虛塡藉伍濫守家丁債報不實調遣不時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餉商民將領影射成風其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左都御史潘恩陳四事甚切時弊允行

一言通來管錢糧者半羨餘之利理刑名者徇出入之私開廠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

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來轎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棠戶耳目見殊失官常乞敕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巡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令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供億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私索地方士物今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羨餘贓罰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獄鍛鍊成獄假積穀之例記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比追壁產有同沒籍今後宜坐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 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案許孚遠徐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盧仁徵骨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梓守建寧不愧循吏去後見思穆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台輔

宣大糧儲霍冀薊州總督楊選奉旨勘上糧餉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一十二三萬矣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今 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日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新敕賜之重其事權部覆督催民運屯田則巡撫巡按及御史已更新敕但屯田御史原有專敕惟河南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

○四月鄠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

五月廣東邊外屬夷王果等導虜人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游擊徐繼忠禦之虜衆大敗棄鎧用遁備禦劉普亦敗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捷聞有功諸臣俱論賞○詔免考選庶吉士以蹐賂營求者多也○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上令嵩致仕歸世蕃卽訊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廣東賊首張璉等械京伏誅○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异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愁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焉

八月戶部集廷臣議上理財十四事從之一日省兵食國初邊儲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始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嘉靖

十八年以前僅至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宜令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客原額諸所新設營堡查將吏害帥當隨宜併省其京營軍士亦宜會戎政官一體清查二慎調遣三先節約四完積逋五清屯糧六議收放七均修邊八停外例九處銅價十省供應十一杜奏留十二議補助十三議濬銀十四定稅法上允其議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煃條五事一日寬民力二日懲贓吏三日重料察料察四日正士風五日禁奢靡

○景王薨○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費用數何丕淵增封發何祿米及諸費裁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削籍

十　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于顯陵之松樹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以昭聖孝之徵許之

十二月倭陷之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

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城時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刼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云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戶科都給事中何煃言各邊巡撫視

內帑如棄餘以請討爲得計甚至慮計部之遲難而先之
以餽送利官階之速轉而藉之以鑽求如山西巡撫楊宗
氣計見在兵糧巳十五萬仍討銀六十萬宣府巡撫趙孔
昭計兵糧見巳足用仍討銀五十萬此何爲哉宗氣相干
名檢猶堪策勵若孔昭則專事鑽求不可一日居位者伏
乞裁處詔宗氣策勵任職孔昭回籍聽調各邊耗財省財
事宜薊遼宣大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甘肅限五月
以裏具奏
二月昌平自壬寅戌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巳十三年至是
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李春芳爲禮部尚書○詔修鳳
陽　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興總
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令不爲備繼光卽以是報部勤諸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壘而敵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薙捕之無遺者蓋此舉爲閩中戰功第一云
七月總督京營鎮遠侯顧寰疏陳事宜六條
一日精挑選之法二日校操練之實三日明摘替之例四日禁奸詭之習五日專兵車之用六日預器械之設
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
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絜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
儲郎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于
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
賚有加○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
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
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
者疏入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
郎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
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擴乘勝逐斬三百

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
勤王功
十月兵科給事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請
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
今不一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敕嚴諭刻期勦賊五
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
而窮寇可追因劾楊選徐紳　上大怒命官逮來加嚴刑
訊究○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
于東蕭力屈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曰尊主权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勤功罪勤至經年徽錢穀寂無一字柴私饑則潛行于昏夜以售損劾貪律則聯及干張寒以塞責是主权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慤者則誑門爲拙以恬势海威爲風力而戇愼者則笑以爲儒以沓安泄沓爲得体而勤務者則鄙以爲俗流以究奸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譏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爲過汁以恤民爲迂談以特法爲苛刻以奉公爲乘辯是國是未定也上嘉納之

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壽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

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東虜土蠻等犯遼東

二月給事中辛自脩疏陳吏治　乎易惆幅之吏校錯則事廢而民多玩擱霍卓犖之才當之以安靜則更張而民必擾故銓才要矣量地猶急耶如近歲考察大各府屬以讁去者居十之一順天府屬居十之五豈輦轂之地盡爲匪人而畿甸之一隅獨多賢良哉今宜分數議處若銓選時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其易若考績時必于難者求之恕而于易者責其洋若推陞時必更難者無淹滯之　而易者有循階之久若黜罰時則于易者必盡其法而于難者量其故庶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無不可用之人疏入報可

閏二月京師雨雹○伊王典楧陰蓄異志制軍器蓄戰馬巡按顏鯨上之法司請置重典帝不忍廢爲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熱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時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凄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

送毋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京中有呂姓者以白蓮法惑衆陰結亡賴僞投告身約八月連丘富虜衆入寇河南有李應龍者眇一目兩手涅日月置太白旗懷衛間不逞者推以爲主約四月初間舉事官校逮獲僞告身二帙徐階以其事具奏聞緝呂伏誅應龍逃之山西

四月大雩祈得雨表賀

五月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焉是夜白兎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荅之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梁倉粟儲積計

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
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
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耀上人
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冗費而已皆納
之
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
事
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令獨任一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計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邊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

可以新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虜未起薊鎮未聞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毆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〇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濫　詔嚴加
清汰既而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輩執事內廷若一付有司
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上惑之由是部議寢不行○桑
顏三衛素與虜通桑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總督都
御史楊選誘執通罕合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
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
入寇時虜騎掠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
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剿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
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
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
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東而還時總督楊選同
巡撫徐紳愴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兵部尚書楊博
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
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
由墻子嶺出邊去○旌生員高汝節閭
按汝節續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汝然曰所為人後者要以奉宗祀俾不絕如線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為利悉剖其貲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力辭其遺橐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有司旌其閭以聞

○虜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祈謀戰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
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
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
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十二月刑科右給事中張岳奏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
皆思疏瀹澡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雜
亂無章胥吏朋奸博噬武弁此其咎必有所歸楊博聞之
奏乞罷歸思過　上詔留之○是年戚繼光俞大猷湯克

寬等相繼勦殺廣福浙處倭孽殆盡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〇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〇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畧彷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威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漵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

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〇萬壽宮匾額完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〇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應元按湖廣不逃權相張居正毅剛正爲臺臣第一顧養謙開將畧有古俠士風王貽德守嘉興王象坤掌臬江西屠元沐葉朝陽皆清苦有志操錕遵褚鈇溫純蕭廩持正飭紀長於經濟陳文燭歸有光袁尊尼居守工詩文

〇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題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黨配有差

四月敕嚴紈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熿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敕賜褒諭〇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藥命于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楹斃于獄〇罷雲南錢法

六月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衆天津副使黃忠捕誅之以聞

八月河決沛縣等處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

治之〇虜因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掠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爲所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薊遼邊外屬夷夜潛踰箭嶺至黑石庄劫掠〇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蠭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〇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多忤中貴人意會有議之者上以詢內官皆毀其不敬君命令落職士論惜之〇山西巡撫張槓言吳時來董

傳策張卌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止
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安肅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
主于玉芝宫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賑畿內饑民○上諭輔臣曰今日風
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因
疏言邊備一薊鎮總督監司縱士卒暴橫宜禁戢之一天
虜不時入犯輒取利去宜謹備之一邊將畏虜有決一死
戰者宜申斥之　上以言示兵部令如議整理○上諭徐
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

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
以上慰　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爲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
躬計二爲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
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
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
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
幸之議猶時念郢中不置云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
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
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
臣猶脩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宫室
工部極力營辯買香市琛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
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
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
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
悔疏竟留中
三月以郭朴兼武英殿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
務○詔開新河

時衛實封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于呂孟等湖以防潰決卽感應致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致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鄙思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築壩之河口流泗河築馬家橋隄過河之出飛雲橋者更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就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潦蓄洩八月間河功成實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閘阻于是羣囂乃息
五月木星逆行留守太微垣左執法○帝久御西內黑氣
擾宫帝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虜寇大同塞馬芳禦却之○湖廣承天衛作亂
時衛卒以求需月根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譟

恭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日軍士既法至每守臣其令守捕嚴捕是惡依律治之

七月南贛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黨搆亂攻畧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討滅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内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

大任萎敵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内養諸藥王金等萎敵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敵俱授翰林侍講敵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内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

○吏部尚書胡松卒以楊博代之以趙炳然為工部尚書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按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機秘出人意表故臨試輒效服其戡亂之畧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内地六日攻掏窑窖畧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暇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内加意九邊舜風霆將作輒行戒備諸兵請餉敕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詳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說

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二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棊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屈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推以戰勝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繇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贏馬殘械空拳課軀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繇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懇懇將難恐逃散何暇中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繇也山陝人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秋操沙土之持和終歲勤庠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繇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賞設部額給止尤三分之一夫欲不饗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為

所畏勝乃至遍軍採柴秣斂軍需以充其費此撫恙不衰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報工役無歇懸鶉捐履手持敝器比其遇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敝也狀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彼虜襲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鹽費不支馬死不償負載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益二疏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措充功罪混淆猶不與馬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餉不充惜小費而誤大計部覆謂營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過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啓請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祔葬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先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按世廟有不世之奇漢亦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也正世及之大典復四郊之大禮黜胡主廟祀革祭國脩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迪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廢黌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拆司拱之乘用四儒烈也正獄卹之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既外無禽荒不以廢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攝生而廢化哉五獨行也

支大輪曰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精一之傳其爲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爲務而節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勤責外戚凜然一惟三尺是繩晚進雅尚玄脩而遐陬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睿思其宰撲大臣或有干竊但攬摩窺測乘間從臾云爾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哉

吳端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威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嚮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廟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臣竊窺聖容愀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艾惜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

按禮官會議帝德云罷貂璫之出鎮而宿弊革於朝廷剪勳戚之內訌而陰禍消于宗社恩無倖義盡政者雖責必誅斷以定謀于紀者雖親必僇問性道則敦一有箴五箴有註上接精一之傳敦綱常則明倫有典明堂有問曲盡尊親之道攘夷狄則狼烟息警鯨海澄波征叛逆則讋服南交蕩除羣盜定營制以作六軍徵將材以備九伐報祈歲舉賑貸時施慎獄屢勤于欽恤謂是嚴黜于貪殘奉獻廟極追崇之典侍慈宮竭就養之誠躬度士口地于耕山學舉瑞僞于大享惟遊義之咸備實皆剛德之所成號曰世宗比漢武帝光武帝

東莞陳　建輯著　檇李岳元聲合訂　門人沈國元校正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膚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爲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儋爲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奮庸俱爲尚寶卿○諭德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加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致仕

按舊制新即位皆有銀幣之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勅加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勳子是勳戚武臣重封累贈金紫雜沓幾有灶養爛羊之譏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𣘦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　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擴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爵王思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愼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佩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

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权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刑部侍郎鄢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胡應嘉疏言大祖之制躬臨聽納烈聖相仍弗替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孝宗接見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

札牘上下竟爾聯遑左右投隙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氓尋謫補外　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寶司丞○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勅禮科

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覈內府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初胡應嘉在○先朝論學士高拱曲庇鄉里法拱頗啣之及吏部考察胡應嘉劾尚書楊博以私憤議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牲價一切宿弊承天府香火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詔停止不許進獻○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汪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珤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儁等六人前修盧溝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躐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

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夤緣乞陞一時冗員少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蔭弟姪錦衣千戶○皇后幽閉貞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爲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曰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照格三曰名器甚重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緋魚靡世祿不可爲訓四曰輸納白糧物料當令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詔諛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三月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汰增祇候皂隸從之著爲令　上淵默泐穆朝講漸踈百司章奏皆閹臣條旨語涉貴近者中貴人輙以中旨痛懲故宦豎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時亮馮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御史龐尚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葢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而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按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鯁直每師事之懋于京邸謂日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上以亮陰遠祧廟祀君身與係鉅矣未可以言興治默然良久卽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葬肅皇帝于永陵上攀靈駕慟哭慕戀篤甚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睟優答簡確人心喜忭○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速謗旣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徑令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槩使覩殘破則思保障睹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刁頑則移易衝繁則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上令銓曹奉行○罷刑尚書黃光昇以以其擬海瑞疾也命以毛愷代之○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何致仕以霍冀爲兵部尚書○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廕姪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尋以罪革後復當廕其弟姪爲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爲浦復用會錦歿事竟寢至是太監滕祥復爲浦請及其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爲勇士允之科道交論其不可上曰錦效勞年久素著誠慎黃浦特准起用○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权盡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旨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摶噬善類上納之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滕陳

悃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
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
六月上卽位初允科臣言特遣科臣巡視監局頃因言官
論事多與奄寺忤因讚　上怒華至是戶部奏供用庫解
至錢穀中飾科道查驗而中旨云庫與局同遵旨行益併
華也第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奄寺凌剝
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卽命御史監之　嘉靖四十四
年因僞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盖良法之必不可廢
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卽位以來朝講日疏入言鎭日
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也不報○御史王

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頌戴今山陵既畢羹墻漸
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娛樂而言或誠謹皆足
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令輔臣既無由入待而皆
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報聞
六月先是禮科給事中趙軏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
郎薛瑄從祀孔廟耿定向亦請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部
以薛瑄相去百年輿論共服王守仁世代稍近猶恐衆論
不一宜會官集議　上是之○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
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銑謚襄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
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金星晝見○
禮科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命司禮監治之○
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寃詔復忬原職○裁
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令虛
其數○湖廣巡按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乞徵還
罷其官勿議兵部覆太和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
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祥還而司禮復令劉進往科臣言
劉進卽劉倰先朝守顯陵以貪酷遣戍孝陵今逃藉易名
徼求復用上悟命吏抑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力爭
之乃命朝止督道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

志以修德業語多訊切內監　上怒落級外補○禮部傳
旨言官不諳政體屢肆欺瀆卿等詳處以聞○傳諭聖駕
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
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
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鎭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
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上然之止召綸還京○虜犯永
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將寬欒河兵部議調兵入援
久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按兵不動而令
零騎四掠　上幸太學賜輔臣空酒鈔錠有差○耿定向

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遴典試王希烈孫鋌遣毆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恭論諸生互有異同喧𫌇難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僉同者坐戍遇詔赦宥各衙門屬風聞一無所聞時又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日此事一時監臨當與本管殊科也獄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柰何輕試于危險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抽木真定故事滹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

印正德中差內臣民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民稱便至是李芳奏學康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數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戶部奏令中外各陳理財策○虜酋黃台吉寇莊浪褚虜諸處○俺荅入邊駐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亮采死之殺人五萬余縱火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稛載徐歸官兵亦

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燒虜及殺土民避寇者報捷以聞○大暑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達旦○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各言其不便　上怒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法矣乞寢前命從之

十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祠入掠永平半年顏三衞人○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關　上怒命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

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寮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令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

畧日狂胡匪指分道悉陀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令按各邊地勢險隘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二鎮有墻可恃但來高據險西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斯爲中策薊昌合勢督臣修築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迤尺昌平四海邊至道八達嶺皆賊徑所出宜敕重兵獲南山以衞陵寢鴈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鴈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以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薊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輙令勁兵擣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瀕海僻處中通一綫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厚推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疏言　先朝停免經筵
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
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今天道尚未嚴
寒視前日期則爲大早宜以　聖學爲重祖宗爲法有旨
報罷○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令薊遼總督劉燾回籍
聽勘○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先是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以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嵩與世蕃深啣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寃鬼多少覓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士論寃之後嚴氏敗鍊尋以遺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倭匿賑銀反邊儲銀七千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爲父訟寃遂命逮順及楷雜治坐交結近侍律斩

十一月吏部議卹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申
良給事中張選常泰清紀郎周鈇上請上怒不許部以例
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龐尚鵬上疏力爭上以從謙所犯
比子罵父律申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從謙劾中官杜
泰得死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仁
子正億仍白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
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伯石○甘肅衛奏天鼓鳴
自西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
天東行尾跡有光長二丈餘○兵科都給事中王治言故

禮部侍郎何瑭理學純臣宜加美謚夏言曾銑均屬無辜
宜與雪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傅潮煉鍛夏言曾
銑之獄宜追奪元職詔賜瑭謚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
職

按王治爲都諫與嘉庠士朱德懋善每聞朝政缺失輒中夜籌畫具奏如立謚　獻皇　世廟諫止亮陰逸豫以誠定論矣至何瑭理學夏曾寃抑復䘏然表揚之且以鍛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頗令忠寃氣壯邪臣膽寒固王公敢言之節而朱生夾輔之力亦頗可採云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師達江浙皆然○
金星晝見○享　太廟

先是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官請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因時首禮　皇上必躬奉祼將而後爲孝爲敬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奠有數其禮不繁夫以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太廟行禮從之

詔停正乙眞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戶部尚書馬森吏科都給事中王治
御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
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
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
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趙

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
輔臣薦　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還南京禮部尚書以吏
部右侍郎林爌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謂爌南京用而
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殷士儋協管府事
巳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
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
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宮太監王彩盜伐陵樹內官監刑保
尅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爲閒
植竟置之法○張居正高儀等復疏請立東宮命擇日具
儀以聞○命太監李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

上曰有成命矣趣予佑勑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呵
奉踰禮必致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加朱衡太
子少保仍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千○
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
鹽三萬斤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
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
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人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
之　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
聖躬驁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
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
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官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
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槩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
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陛鳳儀偶遺聖旨而削籍
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
切齒中傷譖以欺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閽
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
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披蔽星中官其詈之文熙且詈且披
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丈夫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靡不溺於友者遍天下矣
修君其古烈上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

王稺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卿于趙
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質不欺於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上好乘馬磬控提馳
俄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貰之○張居正張卤各疏請
勑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
皇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從
之○上謁陵
三月册立　皇太子無何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
先生良苦翊贊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
字經旣而曰先生且休矣磨音清粹舉朝稱慶○太監陳
洪奏以上用龍袍行所司織造工部言前遣李佑計不下

四十餘萬今復徵派民何以堪乃止○新城縣空中迅響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氷雹如鷄子損麥○京師地震高儀等勸　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上然之○殿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爲内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濂皆忤居正爲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麒廉介微底顧梁才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鼎元羅萬化醇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陛故内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讚之上幸南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　上欣然欲觀諸臣諫不聽是日駕至則荒莽沮洳宮館不治　上亦悔之遂命還蹕戶部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批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意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晦暝雨氷雹霧擊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納諫恤災邊防守令實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省弭災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皆大氷雹夜見火光○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　上禦虜長策

疏言今之禦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延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　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强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得也故詠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選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虜入動十餘萬而吾卽以車戰不過三萬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强弱餼廩豐於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强壯不選旣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難也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氣盡矣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襍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不可信也尚能任之專哉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功或至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鎭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爲

上策萬一乘墉潰入亦願少寬罪誅臣等決一血戰收桑楡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者若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衛鋒而時加肄習非邊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上從之○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待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内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視使聖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卽還宮無多言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一覈扣存數
三重侵冒之罰四復屯鹽之舊戶部覈如議上然之○南
科張應治條陳修弭災異七事一曰勤政二曰親賢三曰
立信四曰足兵食五曰平盜賊六曰復軍儲七曰察幽枉
語多切直上頗不悅○內使許義持刃嚇財御史李學道
執而笞之其黨忿恨不平是日朝罷內使百餘捽學道其
擊之科臣以聞　上命緹騎執首事十餘人杖百遣戍南
裔餘皆杖遣戍孝陵○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是世宗
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歛
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温旨留階切責張齊

降調外任已故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有朋党之疑階
再疏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
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贓發遣○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弊過絕中外奔競積習仕階
復清紀綱後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
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言拜醮雖與王旦受
金珠倘天出之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
階六付引啓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賍
輒擬謫戍處處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
阻言階部院諸公乃疊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

詔報復之跡則夫朝廷黨之六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初大同人丘富者入虜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
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
為嚮道邊民苦之　上即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
以千計而向春魏良相田汝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
至是聞風各率衆來降隨表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
仍懸賞格于邊外九邊皆此例○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
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
邦本六飭武備疏八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
國忠懇該部院勘議以聞

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故朝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為架睚商鞅商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哉商鞅為公家而斂怨居正為私室而招尤為公家者且出亡而無所舍車裂以殉矣況為私室者過得以善後乎君子是以知奏疏不足以盡人也

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休允之以為太監滕祥所
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故也○內官監言本監傳造御覽
奇玩時新茉莉蘭草瑞香松柱鰲山藥欽安殿觀花殿清
望閣五芳軒慈寧宮花園乾清宮陳設修葺南城金海亭
龍鳳船鞦韆架傳造寶雕帖金雲龍堅櫃龍箱擎臺香几
白玉盤及四時供進蔬菜皆奉內旨不敢外傳不領于度

支之經費所頼者細瓦廠灰廠糞廠楊村實坻抽分清河
土城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
廠藍靛廠皇水廠共十四所及金殿廠等又二十一所租
稅以充不時之需初年允言官請查覈如官帑法既而已
之其工部物料一萬四千金太監李芳酌減九千兩而楸
榥廠逼迫西山多侵民產部臣劉體乾檄大使以稅冊入
且議悉裁以贍國用奏　上大怒杖言者華大使尚書奪
俸
九月諭買猫睛祿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强柰
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

允之○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二清理侵
占三查復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將召商收買沓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後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耀六年吉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請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閒住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上惡之諸閹亦共恨其正直
短于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
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寃亦令生者不犯芳供
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日芳上無禮笞錮之
十二月邊臣報俺答大舉西行潛蹤會掠瓦剌諸部都御
史王輪令尖哨至嘉峪赤斤不得其要領科臣請嚴兵以
待之○諭買猫睛寶石魏時亮復奏請罷前命上切責之
○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進科
臣李已言崔敏獻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私橐積
財貨以奉私求乞罷斥不聽○廢遼王時張居正故隸遼
王尺籍至憲𤐤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
第壯麗乃以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申減反謀僅

坐以淫酗憲𤐤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恚朝
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云
按朝選泉州人後居正謀殺之下泉府推官夫太倫執不從竟罷官法朝選卒斃于獄士論惜之
己巳　隆慶三年
正月御史部永劾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尚書
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日近來吏部專
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
用中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敭歷中外民事邊情
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
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太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

展所長不聽〇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
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
交衡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
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
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
邊兵惟習馬耳未閒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
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
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
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

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〇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燒御
史劾奏不聽〇太監滕祥孟冲陳洪縻弟姪世襲錦衣指
揮千百戶二十人〇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
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
四十人〇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
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卽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
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余
員千把揔皆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　上保
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
宜儆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
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綸音
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請遵
祖訓寶座制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稟旨近來旨多外
蓋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
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泰和山事旬日間
六日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
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

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
銑胡膏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
革以安善良報聞〇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
〇駙馬鄔景和卒
按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
八年護蹕幸承天二十四年奉勅勘問楚獄情二十八
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聖節忤
旨奪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官侍衛經筵至是卒于
官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閒召
用時時為　上引親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〇御史賀一桂劾陳洪
臧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〇直隸巡按劾鳳陽守備太
監趙芬貪酷驕僭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

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
四月諭禮部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子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命大臣分督屯田後以無功諭戶部取銀三十萬進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獨賑請○淮楊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

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　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疏言諸藩日盛祿根不給不及今蚤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室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見而後人多祿家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定强者劫奪于效衙弱者竄入千典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余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于倍節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貲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旣絹茶鹽等用亦復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計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不能給而千代藩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乎故借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貴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擬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必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其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其嫡庶四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庶子止許以世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是則可無失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承亦已矣不得使親姪弟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子卑屬乃得祿及祖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弟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至五世而止冒貴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旣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槩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

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生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
科臣張鹵言用人理財誠為急務　言不當實或及其禍夫垂綸者一日而協卜扣角者經宿而授政以知明而用當也乃促柱通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夾以意見按名登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加賦而　上用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旣虛民力亦竭妄持畝說不本經常道聽塗說何濟實用乞敕臣工務秉至公勿事苛屑○大學士殷士儋言懇望　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

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闡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筭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宣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與論其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吏召輔臣面賜商謀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郎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報聞○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山西巡撫靳學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帑一費也空之宗室親疏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餘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雖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召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原非祖制今乃拱勾拑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而又議鑄錢之法重積貯之合廢其恒足矣○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二曰限輪對三曰容直言四曰崇節儉五曰正題覆六曰復執奏○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詔相之令吏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克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六曰黃河捲掃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漫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日糧船漂沒陵阻艱難倍載之矣陛下悉然省覽知大官之騰氣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糶糴踊加從殞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閉溢洪水衝激數堡傾頹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

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激之間颶風鼓浪兵舡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況盡衛國壯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爲文具上以圖留覽下某章於所司

七月上命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工部奏災異頻仍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當修省以消天變上乃罷鰲山而令修葺其敝壞者

九月吏部覆奏九卿科道所薦邊才見任侍郎楊巍等丁憂都御史石茂華等養病侍郎吳桂芳等俱以次擬用○先是副總兵田世威叅將劉寶皆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上忽諭所司釋二將俱充軍立功自贖張鹵等請上

仍付二犯于法司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以釋群疑上以鹵爲瀆奏奪俸二月

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特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左右而求爲分解故忽有此詔耳然而此罪一縱則邊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外奸鎮內蔽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討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夯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冑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于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詔命宜追奪讞上下各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按植生平峻潔處閨閣未嘗有情容其斷徐氏獄各司俱生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植父孫璽舉進士正德已巳爲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灑塗當道不爲諂白郎自爲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教武廟南巡淮揚璽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泰州飢璽發粟賑之民活三萬餘人楊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爲屯田僉事時戚畹中貴侵奪民田日甚上以兩御史往勘復改以侍郎俱不能制乃命璽攝僉事往勘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秩貴戚中官之產歲輸公帑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丞方古人云爾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云○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畧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燕雲遼代中原之春也擎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洪流蕩析而四顧無烟刜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强梗悉陵而聯聚沂直問廣財貨之藪也奸宄覬覦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怵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孛星兩見于女尾日月薄食于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　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謀陰已三朞矣曾召一大臣賢一諫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折權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美違賜珥之規日觀絶嚮咨之益回詔屢懲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追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勞協鬻獄賣成會使白鞭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恊侮于孤立百職驕首而奔命茲霜雖未永月已梵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令戶部奏納銀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庫折俸布當用銀二十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計入不能當計出　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言國家備邊之制在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千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餉各鎮原自有此因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世此私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

加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者滋甚年府庫定而國
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
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所兵餉與本鎮此粮之
數備呈上覽旨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
弊姑置不公
十二月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致傷和氣廠
衛暗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廠衛暗訪係國安危昔創西廠
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　先帝首鑒此弊一洗而更
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廠衛者乎且日暗訪則迹
多寔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足搖手之禍在

今日矣後尋寢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銀十
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不印不名
安辨真偽命如數進○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
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衮闕一
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
民兵六曰重農穀上嘉納之因累疏乞休上不得已允之
加太子太師給驛傳夫廩如故事
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
定太平之至計俾免强臣握兵之害至深遠也今祖制大
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驚時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
之內府有事則領勑掛印事完則繳勑納印太和之柄持
矣疏入令會議以聞議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深
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揔
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
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
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
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
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

杜漸相應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
人戶科給事楊鎔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各自上疏辨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大學士高
拱至○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
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體大獄皆先帝厲精之政而槩議
更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
言削籍迄擯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例以行○尚衣監傳
旨令南京加造段四十萬部科執奏宜令所司亟進原造
之數卽宮用不乏民困亦蘇　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

之一餘悉准歲造不必加○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
恭肅賜祭塟如例
按鈞江西進賢縣人諱嚴庸正當劾奏武定侯郭勛大
學士嚴嵩直声居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可知云爾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惟獞而畏明惟
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役然未敢深入出防守有
狼兵也頃歲汰減狼兵置募兵巳復盡箄狼募二兵而用
浙關兵而捕鼠者易猫以犬然臣當講求禦禦法宜莫如
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益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取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
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粮資以嚮道進據

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諜購求并勦勿赦
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獞村塞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
萬其中固有納粮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
俱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之惡
使眾心知所回皆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男年
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例授以巡檢戢街令其以夷
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獞寇即他日之狼兵
納粮聽調與遍民無實古田永無患矣 上彩了之○高
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
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

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
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
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尚出員缺如此而猶稱
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
司官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
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
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
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
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用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
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

宜特示優原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
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戢任不
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
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類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
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
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德恩而不被
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
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意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
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陳入上褒參並如議行
三月裁革南京冗官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御史邵陛請行各公候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勵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紜　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都御史葛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犖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顏三衛爲我藩籬耳而夷情軟異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

無寧日矣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郤于俺酋挾其妻闌人邊摠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黄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蠡抉置塞外其與黄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脣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欵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囓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欵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强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

官有差崇古以欵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群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旣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

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能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邉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褫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之

七月戒諭司㦤刻用刑者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緒籍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数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巳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巳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巳及巳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顧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旣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致澱淤旣淤則必衝疏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檟往視之○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素好奇計力主海運之策乃遷揔督漕運副都御史提

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　上疏言唐人都秦右據岷凉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實與元恃其強無水則會呂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宜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漕粟于海猶憑左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也從之遂以十二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廿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数萬言者交擊之乃罷○虜因黃台言等犯遼東大勝

堡總兵王治玉及叅將郎得功死之○大學士高拱言方
士王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 先帝殯于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鞫于
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爲天
下持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思爲 先帝之地今則一主
于出而不恤乎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更將金等重擬
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已今死矣疏
入報聞○
十月命薊府輔國將軍縉績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

縉績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
之部議不能奪也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而奏北虜封
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 上日卿等議當其節
之于是內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十一日大學士掌
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
庸橫故也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礦徒從呂化突入寧國池州
沿江剽掠江南騷然○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時俺答款
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

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强盛
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鉞務以餌叩之飽其欲于是利
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
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筭老酋死其子故誣爲中國所鴆索
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
邊塞爲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
辛未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
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

儀從高拱薦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
紛更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未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政
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旣往爲戒將來
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令歲士一
日端趨向二日崇節儉三日正心術四日勤職業五日敦
禮讓六月弘器度上然之
四月浙江杭州栗樹生桃○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

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子太保及總副參遊金幣有差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餓瘠無復生　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

大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揔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先是古田獞賊改叛命城戍移官民連歲苦苦其梟黠者韋銀豹收其五千回出擄掠與甬黃朝猛據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攻到是正茂與遷講調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令大猷統統直抵諸巢合營進勦斬首獲捷萬計聞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宣未先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見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金柱踪跡之銀豹兄銀站生致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罪械銀豹赴闕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纏于西市傳方夷號令為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疏凡五上上察其誠懇優詔褒奬賜馳驛遣行人曹誥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六月陝西巡按蕭廩疏留榆林鎮入衛軍報聞○雷震園丘廣利門鴟吻碎之○尚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揔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按奮庸陳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為久不徙官有快之心更相與詆訾之

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疋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

流自景泰以後出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浸廣凝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渚閘盡廢後趨邳迁則決野鷄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頻涸今沛邑新城使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溝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但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

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粮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言諸衛兌南粮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窺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

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十月大學士殷大儋致仕○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寅緣入閣未几御史侯在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故也○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十二月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小等處大破之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以呂調陽爲禮部尚書○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大有瘳○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困閣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鉗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

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爲邊臣勸從之○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紬錦鶯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止不允于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民不擾而可獲更生　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　泛

溢歉患源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
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
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
水緩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倉嘉定而
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
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
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
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
沐言詔允行之○待詔劉奮庸條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乞
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遲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

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清而聖壽永矣二曰總
攬政權先帝英明果斷臣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
百司之所奉行人才用舍國是更張果出宸斷手協公論
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便朝廷名器本勵
世之具而敢以市恩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萬測
其機而政權不至偏重矣三曰愼儉德近者內府取銀巳
數十萬求珊瑚作鰲山鏤金雕王國計日虛所宜痛戒四
曰留心章奏言官奏事皆以效忠非有要挾乞于當理者
痛之狂直者恕之五曰用忠直即位以來或以勤政諫或
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望風承旨而攻擊以泄
憤非迎合權要而爲披以樹恩皆本直忠乃遣斥逐乞速用
以盡其才疏上謫興國州知州
史大論曰劉待詔此疏言言中竅而望風
承旨迎合權要尤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科臣曹大埜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嵩故事時賜
罷黜　上責大埜妄言調外任　禮部尚書潘晟乞致仕
許之　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
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慶九江道
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
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
而無憲司以黔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遥

制者報可　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河套胡宗
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
以爲邊臣勸從之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　月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浙江
黑青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掣電水
竈隨之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
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　中宮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
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洪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　上崩于乾清宫

吳瑞登曰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點用之作蠲非藝之征弛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　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供內膳吾不忍也歲時遊帳行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為豈約　上書裁取至約者歲省光祿萬播其節儉如此雖震怒吉官然責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穹廬大漠之表暴義來王峭峒憑林之葦俛首就縛即史稱鳴鐘清渭懸首北闕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頃先髓戴之敎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弘遠矣支大綸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咈使李芳不黜高拱早用內外交持而不惑于滕祥諸璫之奸即漢之孝文何以加焉